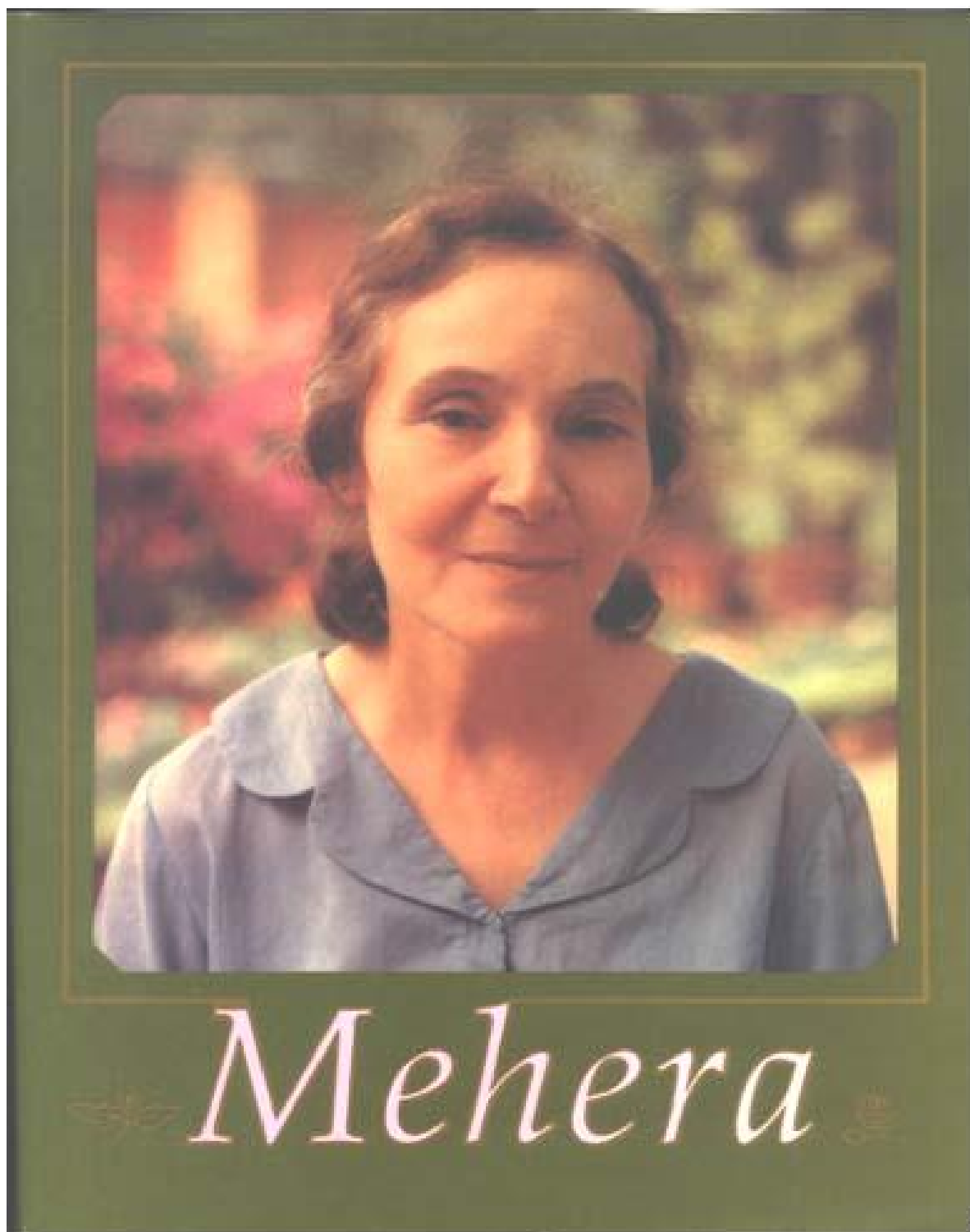




美 嫻



目 录

序言	/2
第一章 最初的一瞥	/5
第二章 童年	/8
第三章 等待巴巴召唤	/14
第四章 第一批女子	/22
第五章 在邮局的日子	/29
第六章 修爱院年间	/41
第七章 纳西科	/46
第八章 美拉巴德山	/49
第九章 总是在迁移	/57
第十章 新生活	/88
第十一章 访问西方	/91
第十二章 德拉敦	/96
第十三章 美拉扎德	/98
第十四章 永远在一起	/ 105

《美嫒》至爱书社 1989 年出版

翻译：美赫锋 校对：田心 丽纱





序 言

玛妮·希瑞亚·伊朗尼

美赫巴巴，一切心灵的神圣至爱，把美嬉称为他的至爱，我相信他的爱者一定想知道这个称呼的确切含义。在跟巴巴一起生活的整个期间，作为美嬉的伙伴，我可以说有权回答这个未被提出的问题，就言语能够替心灵讲话的限度之内！通过美嬉的书的这个序言，我的言语只能试图去述说。关于美嬉在这次阿瓦塔降临期间的独特生活和独特角色，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瞥见。

正如悉妲 (Sita) 之于罗摩 (Ram)，拉妲 (Radha) 之于奎师那 (Krishna)，玛丽 (Mary) 之于耶稣 (Jesus)，在这次美赫巴巴的降临中，扮演这个最重要角色的是美嬉。美嬉担任着神人的被选配偶这个角色，她与美赫巴巴的关系相当于最高、最纯洁、最灵性的关系，它体现了世人难以想象的神圣之爱。

在巴巴与美嬉之间的这种爱，属于内在的领域，它与世人词典里所定义的“爱情”毫不相干。在当今的时代，外在的成为膜拜的圣坛，包装比礼品本身得到更多的关注，因而与“爱”有关的一切东西，都自然地解释成外在的、肉体的。但在巴巴与美嬉的关系上，请不要产生任何的误解；也不要误解与巴巴共同生活的任何人。我们跟巴巴一起生活的基调是纯洁，在这一点，巴巴非常、非常讲究与严格。他从来不允许哪怕有丝毫的妥协。所以，我们同巴巴的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涉及到任何的肉体纠葛。

你甚至可以说我们就像孩子，围在巴巴的身边：东方的和西方的，年轻的和年长的。巴巴就是这样来培养我们的，培养那种孩子般的品质，它引向心灵的真正纯洁，涉及到最高意义上的忘我与自我牺牲。因此，正如美嬉是巴巴的至爱一样，她也是他的灵性意义上的“孩子”。美嬉的一尘不染的心灵，巴巴苦心呵护，它成为一面绝对清晰的镜子，反映着神圣至爱巴巴的形象，这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

从最开始，以及美嬉与巴巴共同生活的整个期间，美嬉作为他的至爱的位置，在很多方面都让我们觉得越来越明显。在关系到巴巴的所有事情中，她的位置是最优先的。照料巴巴形体的特权都属于她个人——梳理他的头发，修整他的胡须，修剪他的指甲，打理他



的衣服，以及与他的宝贵身体有关的一切事情。

在巴巴与美嫒的关系方面，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它清楚地表明了她在她的大爱王国里的特殊地位。当我们坐在餐桌旁，总是美嫒有幸服侍巴巴。当美嫒从自己的盘子里给巴巴一些东西——她知道那是巴巴爱吃的，比如一块奶酪或者类似的美味——巴巴会品尝一下，让美嫒高兴，然后还给她：“不行，美嫒，你吃吧，那就跟我在吃一样。”

另一个例子也说明了美嫒在我们中间的一号位置：虽然巴巴偶尔会让我们吻他的手，但却是他吻美嫒的手。我们在美拉扎德和古鲁帕萨德（Guruprasad），多次目睹这个自然的表达，所幸的是这个镜头被录在电影里，与你们大家分享。

巴巴一再重申：“若是美嫒高兴，我就高兴。”他不但这么说，而且用很多方式加以示范。我注意到，巴巴总是同意美嫒的每一个观点。如果她说：“巴巴，某某事情是这样的，不是吗？”他会回答：“是的，是这样的。”无论美嫒说什么，巴巴总是同意；甚至有时用我的思维和逻辑看，似乎巴巴同意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从不说什么，但有一天我感到恼火，所以当美嫒不在时，我对他说：“巴巴，我猜如果美嫒说地球是方的，您也会同意！”巴巴看着我，严肃地点点头，“是的，我会的。”巴巴的回答令我震撼。这给我上了一课：一个人该怎样去取悦他的所爱。在与美嫒的关系中，巴巴扮演着爱者的角色，他在向我们表明，我们应该怎样去取悦巴巴——我们的至爱。假若巴巴对我们说，地球是方的，那么作为真正的爱者，我们的合适回答应该是：“是的，巴巴。”假若在明亮的白昼，他说天是黑的，我们不仅应该说：“是的，巴巴，”而且还要跑去把灯笼拿来，就像一位古代大师的门徒兼仆人曾经做的那样。

所以正是美嫒——担任神圣至爱的至爱这个永恒的角色，让巴巴有机会扮演爱者的角色并向我们示范该怎样做。这让我深深认识到他对我们的莫大的爱。通过扮演爱者的角色，至爱向我们表明应该怎样取悦他。

巴巴的每一个行动都有着多重目的。即使巴巴所做的最不经意的事情，也不仅影响到他周围的每个人，而且会产生宇宙性的反应与反响。巴巴-美嫒的关系也是如此：一条纯洁的山溪从世界的中心涌出，它不仅给美嫒而且给所有的人饮用。任何一个误解这种关系的人，哪怕他让狭隘头脑的一个闪念或怀疑去污染其纯洁性，则剥夺了他自己的汲取那个真爱源泉的机会。

1968年1月31日，巴巴舍弃他的可爱形体整整一年前（尽管我们当时对这个日子的意义一无所知），巴巴帮助美嫒进入一个更公开的角色。美嫒过去一直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虽然巴巴让所有跟随他生活的女子严格地与男子分开，但美嫒的情况极为特殊。有很多年，她甚至不能听到男人的名字，甚至比如在读报纸的时候。她的隐居生活是最独特的。巴巴不仅给予她任何时候都不可被男人碰触的限制——这个限制一直持续至今——而且美嫒一次都没有与任何跟巴巴一起生活的男满德里成员见面或打招呼，甚至从未在近距离内看到过他们。但在1968年1月31日，在女满德里宿舍的门廊上（现在被称作“美嫒的门廊”），巴巴让美嫒站在他身边，第一次问候男满德里。这恰好发生在美嫒必须在她们的至爱肉身缺席的情况下，开始问候巴巴的爱者的整整一年之前。巴巴想让她见男门徒，对他们说“Jai Baba（胜利属于巴巴）”；经过年复一年的隐居生活后，美嫒的紧张是可以理解的。巴巴告诉她：“不要紧张，你将握着我的手，我将握着你的手。”巴巴让美嫒为这个场合穿上纱丽，他因身体虚弱而坐在门廊上的椅子上，美嫒站在他身边，她的手放在他的手里。所有常住美拉扎德的男满德里，以及从阿美纳伽和美拉巴德来的男满德里（比如阿迪、帕椎、拉姆玖、查干等）都默默地向巴巴和美嫒走来，站在他们面前。随后，按照巴巴的指示，美嫒合掌向他们问候说：“Jai Baba”。那时我们并不知道，通过这个完全没有前例的事件，巴巴在为他离开肉身后美嫒将扮演的角色播下种子。1969年，我们去普纳在古鲁帕萨德参加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达善”，那时巴巴的孩子们来接受他们未见过的至



爱所许诺的达善。每个达善的早晨，我们都会看到美嫒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抬头看看大厅里满满的几乎全是新的巴巴爱者，害羞而清晰地说“Jai Baba”来问候他们。

而且，你们知道，她继续这样做下去，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同时巴巴的数不清的更多爱者随着那些将来到巴巴这里的人类洪潮，加入到初来者们的行列。

巴巴是万物的太阳和源头，无论我们献给他什么，我们已经从他那里所接受。通过要求我们爱他，他在给予我们用以爱他的大爱。

这甚至适用于至爱巴巴给美嫒的最后信息。在离开肉身之前不久，巴巴让我带信给美嫒。他让我告诉她：“美嫒，要勇敢。”虽然似乎巴巴通过这些话在向美嫒要求什么，实际上巴巴是在给予她做到勇敢的勇气。因为它来自巴巴，所以在他离开身体后的最困难时期，她能够做到勇敢面对。

因此，在1969年2月那个难忘的一周，我们在美拉巴德山上爱者人群中的时候，看到美嫒欢迎到来的巴巴爱者，拥抱妇女们，用巴巴继续临在的信心安慰她们。很多人从南印度来，甚至语言不通也不是障碍。只是“巴巴，巴巴，巴巴”，通过简单的呼喊至爱的名字，美嫒与爱者们景仰至爱的心灵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伴随着我们与巴巴分离的痛苦，他的临在也随时间而变得更强。他的临在自然对美嫒特别强烈，巴巴让她的心灵变得如此纯洁，能够完美地反映他。至爱巴巴曾经这样说到他的至爱：“美嫒以我应该被爱的方式来爱我。”

这个无限美丽的神圣恋爱，将在全世界被歌颂与庆祝，它启迪着爱神者去培养美嫒那样的对至爱神人的一心一意的爱。

玛 妮

(Mani S·Irani 巴巴的妹妹)

1

989 年



Beloved Avatar Meher Baba Ki Jai!
胜利属于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
愿我们配得您的最美丽、珍贵的爱，巴巴，亲爱的。
愿我们用善思、善言和善行来愈加爱您，
愿我们用不断的忆念您来取悦您。
——美妮



1

最初的一瞥

1922 年 萨考利

我第一次见到至爱巴巴是 1922 年在萨考利 (Sakori)，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Upasni Maharaj) 的埃舍 (ashram)。我那时十四岁。他在萨考利被叫做“默文吉 (Merwanji)”。我母亲已经从她姐姐芙瑞妮玛西 (Freny Masi，帕椎的母亲) 那里知道了巴巴和巴巴



简，她想让我姐姐和我也热爱并跟随一位大师。但我们对灵性或大师一无所知，她也无法给我们解释这些事情。你怎么能够解释怎样爱大师并信任大师呢；你只能感受之。她听说过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并听说默文吉在萨考利跟他在一起，因此她同芙瑞妮玛西一起去拜访他在萨考利的埃舍，去看看我们住在那儿会是怎样。她喜欢那儿，并决定马上带我们过去，让我们能够处于并感受完人的氛围。

“你们会喜欢那儿的，”母亲对我们说：“乡间很可爱，那里有一些年轻的婆罗门女孩子，她们歌唱得很美，会陪伴你们的。”她试图诱使我们去萨考利。我们还年轻，不怎么想去，但我们当然想让她高兴，于是就去了。

我们夜里一点钟到达萨考利（奇塔利 Chitali）火车站。那里几乎荒无人烟。母亲去找马车带我们去离车站十英里远的埃舍，我们俩姐妹等候着。

我们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埃舍时，天仍旧很黑，芙瑞妮玛西接待了我们。母亲回去接我们姐妹时，她一直住在那儿，我们与她共用分配给她的房间。我们很累很困，于是就休息了一会儿。清早我们起床，洗漱，吃早餐。我母亲对我们说：“太阳升起来了，你们俩该去看看庙宇了。”

于是我和姐姐手拉手离开了，但这是个生地方，我们不知道走哪条路。我们转了一会儿，走上一个门廊，进入三面都被两层的楼房围绕的庭园。有个年轻的婆罗门女孩跑过来，后来我们知道她叫甘吉（Ganji），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侄女。我们请她告诉我们庙宇在哪儿。她把我们带到一个很大的门口，嵌在绿色的花格墙间，这是那个盖在小小庙宇上面的建筑物的入口处。庙宇真的很小，在上层建筑物的里面，入口处的另一端。

我们正要跨入上层建筑的门槛，就听到外面的脚步声，是从近处一座楼房的木制楼梯上传来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侄女说：“等等！快来！默文吉来了！你们一定要见见默文吉！”

我们没看庙宇就走了出来，站在那儿，这时巴巴疾步从楼梯上走下，离我们很近。还没有人给我们讲过默文吉，没有一个讲过他，甚至我母亲，她觉得我们不会理解的。

巴巴离得这么近，且走得很快。他因多次禁食与不照顾自己而非常非常瘦，他的脸也非常瘦。他很美。他没有穿白袍（sadra），穿的是皮尔罕（peerhan），穆斯林常穿的白上衣和宽松裤。巴巴没朝我们看。他直视前方，所以我们只看到他的侧面。我们看见他的白皙皮肤和棕色卷发，头发很短，大约只有一英寸半长，乱蓬蓬的。他头上裹着花色的头巾。就这样，当他快步走过时，我们仔细地瞥了他一眼。

我们本是来拜访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但我们首先看到的却是巴巴，甚至在看见马哈拉吉或赛巴巴的照片之前。那时我们不知道我们多么有福。

马哈拉吉的侄女接着带我们进入上层建筑，让我们看庙宇。它由石头雕刻成，小得只能容纳一个人站在里面。只有婆罗门祭司可以进寺庙。庙里并排挂着两张大照片：一个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一个是他的已去世的大师赛巴巴的。这里气氛很好。

看完庙宇，我们遇到一个叫多戈麦（Durgamai）的婆罗门妇女，她是赛巴巴的门徒，赛巴巴告诉她，在他离开身体后她应该去服侍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她在埃舍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她住在一座茅草屋里，就在庙宇上面的建筑物旁边。之后甘吉把我们介绍给另一个妇女，她叫苏贝卓（Subedra），像多戈麦一样也曾是赛巴巴的门徒，并且被他派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这里。就这样，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侄女把我们一一介绍给整个埃舍的人。

我和姐姐回到我们的房间，中午阿提（arti，祈祷唱颂——译者）铃敲响的时候，我们都集合在上层建筑里的小庙宇周围。男人们站在一边，妇女们站在另一边；人们唱了几首阿提。我们后来得知，一首每次都要唱的歌是巴巴用古吉拉特语为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创作的。阿提结束后，我们得到一小块帕萨德（prasad，意为神的礼物，多为糖果点心——译者）。



现在是所有的人都去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屋子的时候了。因此男人从上层建筑的前门出去，女人和孩子从后门出去。其中的很多人是从孟买或普纳等地方来住几天的访问者。我们穿过一个古旧的手制门，沿着一条可爱的小路朝马哈拉吉的屋子走去，这要经过一个芒果园，园子里有小树和遮荫的老树。我们从未见过这种房屋：它由泥土和石头建成，茅草屋顶，不是石头地板，而是锤平的泥土。屋子很干净舒适。

马哈拉吉在屋里，靠墙坐着，他坐的姿势，使他能够望见窗外，看谁进大门，沿小路走向屋子。大家在里面坐下来，男人在一边，妇女在另一边，我们坐在前排。马哈拉吉见我们是新来的，就问我和姐姐什么时候来的，从哪里来。随后他问我们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美嫒。”

“美嫒，”他说：“婆罗门女孩子发不好这个音；她们不习惯。我给你取名叫弥嫒(Mira)，这是个圣人的名字，从今天起我们就叫你弥嫒。”于是我在家叫美嫒（波斯语），在萨考利叫弥嫒（印地语），在修女会学校她们曾叫我玛丽（英语）。

正说着马哈拉吉突然脸上放光，显得很高兴。我们都很好奇，想知道他在看什么。那是巴巴，在沿着小路走向屋子。进屋之前，巴巴出于敬重，在屋子的门槛上向马哈拉吉行礼。随后他走进来，双手合在一起——就像我们祈祷时那样——再次向马哈拉吉行礼。我很害羞，而且从来不喜欢盯着人看，所以当巴巴进来时，我眼望着地。但我又告诉自己，“我必须看看！”巴巴站在马哈拉吉面前，是那么可爱。虽然他的脸颊因很多次的禁食而塌陷下去，但巴巴的脸非常美。他留着胡子，但不是像后来那样丰满的胡子。

马哈拉吉对巴巴说：“我很高兴你及时赶到，默文。我正等着你呢。到外面的芒果树荫下等我，过一会儿我把信徒们送走，就过去。”于是巴巴再次行礼，没有转身背对着马哈拉吉，而是倒退着离开屋子。他在门槛处再次行礼，走过去坐在芒果树下。

这是我们到萨考利的第一天里，我第二次见到亲爱的巴巴。

马哈拉吉随后让大家都离开。“快点儿，快点儿！”他说。他急着去见巴巴。我们向他合掌敬礼后，都离开了屋子。我们走出门口时，瞥见巴巴坐在芒果树下。不知为什么，我们被他所吸引，身着白衣的巴巴在树荫下看着非常可爱。

出于敬意，我们绕屋子走了三圈，我们每次绕到前面，都能看见巴巴坐在树下。婆罗门女孩们总是对我们说：“走快点儿，”但我们想看看马哈拉吉是怎样跟巴巴打招呼的。所以我们慢慢地沿小路走向门口，幸运的是这条路很长。到了门口，我们再一次回头，看见马哈拉吉走出屋子，身裹麻布片，手叉在腰间。他走向巴巴，坐在他面前，离巴巴很近，但是他们没有拥抱。之后他们开始谈话。

因此这是那天我们第三次瞥见巴巴。

我们回到房间吃午饭。那些日子住在埃舍房间是免费的，我们只需付饭钱。很多信徒在一个婆罗门妇女开的饭馆吃饭，但我们在房间里吃。年轻的我们非常容易饿，所以吃得很香，过得很开心。

午饭后我们——我母亲、芙瑞妮玛西、我姐姐和我——坐在我们房间里说话。埃舍里这些专门为客人准备的房间都在同一排，也没有阳台。前面是一小块开阔的平地，还有一条供马车用的路，路在离我们房间的不远处终止。坐马车来往于埃舍的人，都必须走我们房间附近的这条路。

突然我们听到马铃的叮当声，马车在离我们房间很近的地方停下。接着我们听到妇女们欢快的笑声，很多脚步声快速传来。我们探身门外，看见巴巴正疾步走向马车，很多妇女边跑边笑，努力跟上他。她们是婆罗门妇女，有老有少，有几个孩子，还有几个帕西(Parsi)妇女。

巴巴到马车前，抓住马车扶手，跳了进去。巴巴虽然很瘦，动作却非常迅速有力。他坐在马车里，把脚放在用来歇脚的踏板上。所有的妇女都抓着这个机会跑过去，开始把头



放在他脚上顶礼。巴巴弯腰说：“别，别，别这样。”巴巴那时候还在讲话，我们能看见他企图阻止她们这么做。但是她们都匆忙地推涌着，一个接着一个顶礼他，因为她们知道马车随时都会出发。巴巴转向车夫说：“快点儿，快走，快走！”马开始小跑，年轻些的女孩子开始跟在后面跑，试图够着巴巴的脚。巴巴说：“别，不。”但她们仍然不听。她们想触摸巴巴的脚。这叫达善，对印度教徒来说，它意味着碰触神的双足。除此之外你怎么能够触摸到他呢？

马车转个弯，巴巴离开了萨考利。年轻些的女孩们只好停下追跑，走了回来。

我们目睹了整个情景，但却没有想到去达善巴巴。我们命中无缘在那时触摸巴巴的脚。我第一次接受巴巴的达善是在美拉巴德。

因此我的故事的最开始，是在萨考利的第一天，我四次见到巴巴。第一次是寺庙的入口处。他是那么美。第二次，我们看到巴巴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屋里合掌致敬，他站在马哈拉吉面前，非常可爱。第三次我们看见他坐在芒果树荫下，与马哈拉吉交谈。第四次是他坐马车离开萨考利时，妇女们试图触摸他的脚。

那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肉身在世时，巴巴在萨考利的最后一天。他们在那里的共同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正好在那天来到，真是非常幸运。

我们可以说见到大师的面也是获得达善，那天我们四次看见巴巴。我们原本是来看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但是我们首先看见巴巴。我们与他有缘。

2

童年

森林、丛林与政府别墅

1907 - 1915

[1907 年，当巴巴十三岁并在普纳的圣味增爵高中读书时，杰罕吉尔 (Jehangir) 和朵拉特麦·伊朗尼 (Daulatmai Irani) 的小女儿美嫒在苏库尔 (Sukkar, 现在在巴基斯坦) 出生；她的父母均来自于定居普纳的琐罗亚斯德教家庭。1914 年 1 月美嫒六岁时，巴巴简亲吻了巴巴的额头，他体验到无限喜乐。]

我的故事不是讲灵性问题的。巴巴对我说他在书里已经给出了一切。我能告诉你们的，是我们跟随巴巴的生活，我们跟他在一起时发生的事情。

说来话长……我出生在苏库尔，现今巴基斯坦的一个城市，那时在英属印度的西北部。我父母的家庭都来自于普纳，我父亲有个高职位，是印度森林部的高级森林官。我们在苏库尔住了四年，之后被调到其他地方；我父亲最后的职位在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朱纳伽得 (Junagadh)。我说的“我们”指我父亲、我母亲和我五岁的姐姐珀茹嘉 (Piroja)——后来巴巴给她重新取名叫馥芮妮 (Freni)。我父母还曾经有一个儿子，但他在我出生之前就夭折了。

在苏库尔我们住在一座有着各种便利的、很舒适的政府别墅里，并有很多仆人：一个厨师，几个挑夫，几个马夫，一个清洁工，还有一个洗衣工；他们都住在我们的大院里。我还记得我们有自己的马车，由两匹马拉的维多利亚式马车。

那真是段快乐的日子。我姐姐和我深得父母宠爱，尤其是我父亲，他喜欢跟我们一起玩儿，溺爱我们，看到我们开心。他长得英俊魁伟，宽宽的胸膛，体态优雅。他性格也很好。他是那么心胸开阔，心地善良，精力充沛，十分有趣。我不记得他疲惫过。他喜欢开



玩笑和玩游戏，还热爱音乐。他虽然温和心软，但又很勇敢。我父亲真正不知道恐惧是什么。

由于他喜爱与人交往，所以我们有很多朋友亲戚从普纳以及其它地方来看我们。我父亲会带客人们观光苏库尔。有时我们去河中的一座岛上参观一座印度教寺庙。我们乘小船过河，我记得岛上有猴子和孔雀游荡。我们到了寺庙后，脱下鞋子，光脚走进一个铺着地毯的房间，里面挂满圣人的像。寺庙外有大理石台阶，引向河边，我们在那儿看人喂鱼。一条鱼有个金鼻环，我们这些孩子被它迷住了。

我记得我们随后进了一座清真寺，那里穆拉（mullah）们点香祈祷，之后拿出来一个丝绸盒子。你猜盒子里面是什么？另一个盒子！在那个盒子里，又是一个盒子。最后，在最里面的盒子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一根头发。正如你们在美拉扎德的巴巴房间里看到的，我们把他的美丽的头发保存在有机玻璃中。但在那个年代没有这种东西，这是他们的密封保存方法。

有时我们的客人也被带去品尝棕榈酒——一种用新鲜扇叶棕做的低度提神饮料，或者被带去野餐；我们会去公园里的可爱的湖边，它离我家房子很近。我们的别墅在山上，公园在山脚下。

我父亲的工作的一部分是视察他那个地区的森林，他旅行时我们也经常一起去。有时，甚至他调动工作时，我们也是一起骑骆驼旅行。那时苏库尔没有汽车或马车。只有森林和沙土，雨水稀少；我们遭遇的不是暴风雨，而是沙尘暴。车队真是一道风景！骆驼驮着我们的帐篷和行李先行，父亲的下属们骑着马殿后。

我母亲的坐骑是一只温顺的母骆驼，她坐在由一张安乐椅做成的鞍上，头戴遮阳帽。她随身带着书和编织物，用来在骑乘时消磨时光。我父亲骑在一头高大的公骆驼上，那是一只很有力量而任性的牲畜，要两个身强力壮的信德省人才能制服他。但我父亲很强壮，他让我坐在他身后，叫我抱紧他，他握着缰绳，我们便疾驰而去。我没有掉下来。骆驼跑得很平稳。这只骆驼几乎全身白色，我记得他戴着彩色串珠，脖子上围着一条美丽的织物项圈，还带有流苏。我还记得站在他前面看他张嘴。他的舌头巨大，牙齿也是；我又害怕又着迷。

我们的仆人先行搭帐篷。帐篷很可爱，都装饰有扇形饰边和缨子，有窗户、家具和地毯，还有一间单独的客厅，几间卧室。做厨房的帐篷是分开的。我父亲是个好枪手，他经常打鹿让厨师们做来吃，我们总是与所有的同行者分享。我们还带了一部留声机，在晚上听音乐。

我仍然记得我们在森林或丛林里宿营时，发生的很多事情，这些给孩提时代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记不住最近的村镇的名字了，但我对我们在丛林宿营的一个夜晚却记忆犹新。每天夜里，一个盛着牛奶的蓝色搪瓷罐放在帐篷里我父亲的床边，他睡前喝掉一大半，然后把罐子放回床头桌子上。这个晚上我们全睡着了，但在半夜，突然黑暗中有东西碰着我的头，随后又撞着我母亲。我母亲尖叫起来，我也是，一片混乱！大家在黑暗中乱跑，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

最后我们终于点亮灯笼，看到一只大野猫在帐篷里乱窜，头上套着搪瓷罐子，它一定是被牛奶的气味吸引到帐篷里来的。它把整个头伸进罐子里去舔牛奶，然后发现它出不来了，可怜的猫疯狂地乱跑，头上罩着罐子，没人能抓住他。我父亲卷起帆布门，最后猫嗅到新鲜空气，头上罩着罐子跑了出去。第二天，我父亲担心那只被困的猫，派仆人们去找它。他们在一棵树下的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撞烂的罐子。猫在石头上敲击罐子直到获得自由，这只猫平安无事，我们都很高兴。

我母亲不像我父亲那样无所畏惧，夜晚在黑暗浓密的森林里，她会感到害怕。我父亲有一只水猎犬（water spaniel），老虎闻到它的气味儿，就会绕着我们的帐篷吼叫。我母亲



自然很害怕，但我父亲会告诉她：“尽管放心睡吧，没事儿。什么都不会发生。”我母亲就会回答：“但它们离帐篷这么近，它们会撕破帐篷闯进来的！”我父亲就会安慰她。他对什么事情都不畏惧。

在森林里的另一个村子里，我父亲听说有个小偷打扰穷苦的村民们。小偷是住在森林里的部落成员，他半夜出来偷窃。一天晚上我父亲和另外一两个人在小村子里等候，在半夜抓住了小偷。他被绑在森林官的小小办公室的门廊柱子上，直到第二天早上。天亮后人们看到小偷是如此强壮。我父亲那么勇敢地擒住了他，尤其是当时小偷可能带着刀。

我们的帐篷离森林官的小办公室不远，小偷被绑在那儿，我走过去看我父亲。吸引我的不是小偷，而是一只巨大的黑色蝎子，有人用一段绳子系着它的尾巴，把它悬挂在那个门廊上。它的螯特别大，它尾巴上的刺也是。它的螯夹着一个相当粗的棍子，前后摆动。它很强壮，能抱着木棍不掉！

通常，我们旅行时会在傍晚一起到周围的森林里散步。一天夜里我们正要回帐篷，听到地上的干草里发出沙沙声，父亲马上知道那是一条大蛇。他让我母亲带孩子们和狗回帐篷，母亲试图阻止他，但他不听。他甚至连一条棍子都没有，但却设法用石头把蛇打死。然后他从树上折下一段树枝，挑起蛇，带回我们的帐篷。我们正点着防风灯在那里等他，我母亲吓坏了！“你为什么把那个东西带回来？把它扔掉。”她告诉他。但我父亲想给我们看看蛇的毒囊，所以他不顾她的反对，打开蛇的顎指给我们看。我很小，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条蛇的毒牙和毒囊。我母亲也向蛇口里看，尽管她并不想。就这样，她关爱地陪伴着我父亲。

我还记得我父亲旅行时穿着护腿。护腿就像长长的皮革袜子，覆盖着你的腿，从鞋上方直到膝盖。它们包裹着你的腿，由扣环扣紧。我父亲从森林回到我们的帐篷感到很热，他会坐在一把折叠椅上，我则坐在他脚边，为他解开护腿。我喜爱做这事，感到很自豪。

最后，我父亲被调到古吉拉特邦的朱纳伽德（Junagadh）地区，我们在那儿时，我姐姐和我被送到普纳的寄宿学校。我那时六岁，我父亲想让我们在家里受教育，请私人老师，但是我母亲担心他们的爱会宠坏我们。因此我们被送到普纳的“耶稣和玛丽修女学校”当全周寄宿生。

学校放假时我们回家。我们在韦拉沃尔（Veraval）有一所漂亮的两层政府别墅。它坐落在一个美丽的地点，俯瞰着大海，与沙滩只隔着一块空地。我姐姐在学校已经开始上钢琴课了，这让我父亲非常高兴。我当时还小，后来才开始学。因为我父亲总是搬迁，所以我们没有钢琴，但是我父母的一些欧洲朋友有钢琴，假期时我们拜访这些朋友。在他们的钢琴上我姐姐弹奏她学过的曲子，我记得我父亲喜爱的一首是“家，甜蜜的家”。

我们在韦拉沃尔的邻居一家是基督教徒，他们的孩子中有一个女儿只比我大一岁。我记得在傍晚仆人会和一些椅子拿到外面，这些邻居们就会加入我们，一起玩游戏与聊天。他们还有一个上大学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大卫（David），但是我发不准这个音，而是叫他“魔鬼”（Devil），我们孩子们喜欢在沙滩上嬉戏，“魔鬼”总是把我放在肩上，驮着我走到海里。好玩极了！我父亲非常喜爱运动，他想教我母亲游泳。但是她不怎么热心去学，他们就会为这个亲昵地拌嘴。之后，为了让他高兴，她会走进海里，只到水浸腰部的地方。

早上我们孩子们会沿着沙滩散步。一个方向的沙滩上岩石逐渐增多，在那儿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有一天早上我们散步时，看见有个东西在岩石间移动。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设法捉住了它。我们异常兴奋地把它带回家给母亲看。“是螃蟹，”她告诉我们，“但是我怎么处理它呢？把它拿给厨师吧。”厨师对我们的礼物非常非常高兴，“但为什么只拿来一只？”他对我们说：“多拿些给我！”“多拿些？”我们问，“我们怎么能多捉一些呢？”于是他向我们示范怎样用绳子做个套索，怎样用环套住螃蟹的螯，然后拉紧。我们回到沙滩上，我姐姐和我又设法捉了六只或八只螃蟹，放在装着沙子的小桶里带回家。我



们把它们递给厨师，他给我们做了美味的咖喱螃蟹。

我六岁时，我父亲送给我们每人一匹小马驹，并且教我们骑。我记得我很小时，还被放在一头大象上！所以我小时候骑过大象、骆驼和马。我喜欢骑着我的小马沿着我们房前的沙滩走。总是有仆人和我们一起照看马，一天我沿着沙滩疾驰而去。我还记得听到一个仆人在后面大叫，“停下来，玛丽巴巴，停下来！”他是穆斯林，他们叫小孩“巴巴”。

我们在朱纳伽德时，父亲还带我们去爬过一座山，那儿离巴巴后来闭关的地方不远。它叫戈纳（Girnar）山，山洞里住着长着长头发和长指甲的圣人。我们一大早就出发了，我母亲和一些客人被轿子抬上山。山很陡峭，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半路停下，在一座客栈寺庙里休息，除了我父亲。他远远地走在前面，参观了一座甚至更高的寺庙。他总是充满力量，从不疲倦。

下面是我对幼年的最后几个记忆。我记得父亲是怎样救挑夫妻子的。他们是一对穆斯林夫妇，对我父亲很忠诚。挑夫妻子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有一天她走在外面的草地上，突然有一只毒蛇咬了她。我父亲知道他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他也知道该怎么做。他迅速在蛇咬过的地方割了几个口子，用手帕做的止血带扎住她的腿，以阻止蛇毒在血液里循环，并给伤口敷上高锰酸钾。挑夫妻子很幸运，因为我父亲在场，她活了下来。

我还记得父亲是怎样帮助了一些村民的。朱纳伽德四周森林很深，有一次附近丛林村里的几个人跑来，对我父亲说：“啊，求求您长官。有几只老虎在偷我们的牛犊、山羊和绵羊。这对我们损失很大，请杀了老虎吧。”于是我父亲在一棵树上建了一个隐藏处，在那里等候老虎来。他是个神枪手，设法打死了那些吃人的老虎，保护村民和他们的牲畜免受袭击。他是那么勇敢，有一次他甚至一个人走进森林，追踪一只受伤的老虎，在它的窝里找到它，把它杀死，以免它受痛苦。他打死这些老虎不是为了娱乐或是喜爱射击，而是为了帮助穷人。

上述是我的一些童年记忆，我的童年非常非常快乐。我们过着一种有趣而自由的生活，充满爱和历险。

普 纳
1915—1921

[1915 年，美嫒与她的母亲和姐姐来普纳居住。在那一年美赫巴巴，当时叫默文，遇见了其余的四位至师：纳瑞延·马哈拉吉，塔俱丁巴巴，赛巴巴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看到巴巴，就向他投了一块石头，击中他的额头，刚好在 1914 年巴巴简吻过的位置，因而开始了巴巴向正常意识的恢复。此后的几年，巴巴大部分时间住在普纳。他管理过两个月的剧院，在他父亲的茶馆和棕榈酒店工作过，在这整个期间他不断地拜访巴巴简，有时拜访乌帕斯尼·马哈拉吉。1918 年巴巴在普纳城的卡斯巴佩斯（Kasba Peth）开了一间棕榈酒店。同年赛巴巴离开肉身。1919 年巴巴的家人从普纳的南瓜住宅（Pumpkin House）搬到近旁的巴巴住宅（Baba House），在那里巴巴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用额头撞击石头（这样撞击额头最初始于 1915 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用石头击他时）。在棕榈酒店，默文开始吸引了一群灵性探寻者，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他的满德里。

在整个 1920 - 1921 年间，巴巴对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频繁拜访继续着，最后是从 1921 年 7 月到 12 月在萨考利连续居住六个月。在这次逗留结束时，巴巴作为当代阿瓦塔的面纱被揭开。]

在朱纳伽德，我父亲 40 岁时，从马上摔下来，这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次摔倒伤了他的耳朵，他去孟买的玛西纳（Masina）医院咨询。医生建议他做外科手术。但在手术之前，我父亲决定去普纳探望他的父母。他的母亲建议他再去咨询一下他们在普纳的家庭医



生，为了取悦她，他照办了。这个医生告诉我父亲手术很小，他能够轻松地在当时当地做。我父亲相信了他，在医生家里，一小间设备不良且满是灰尘的手术室，做了手术。父亲的父母没有通知我母亲手术的事情，她当时在朱纳伽德。手术后父亲的切口开始化脓，我亲爱的父亲突然去世了。

我可怜的母亲完全心碎了，我们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父亲时，他强壮而健康，可现在因为一个粗心的手术，他突然地走了。这个打击对我母亲是可怕的，从这以后我们很少见我父亲的家人。很多年后我听说，巴巴的父亲希瑞亚吉 (Sheriarji) 曾经帮助把我父亲的遗体运送到静塔，那天回家后，希瑞亚吉说他从没有见过像我父亲那样优美、强壮和健康的身体。

我母亲不得不回到普纳娘家。我那时八岁，在我舅舅阿德希尔 (Ardeshir) 的邀请下，我们搬到他家，一个很大的房子，在滨江花园 (Bundgarden) 附近，我外祖父母和两个舅舅，还有他们的妻子孩子都住在那里。阿德希尔是大舅，也是户主，他一直对我们十分亲切慷慨，他在普那的萨查坡 (Sachapir) 地区有一个生意很好的饮料工厂。

我母亲的另一个哥哥，伊朗尼上校 (Colonel M·S·Irani)，在中东亚丁 (Eden) 的一所医院里当外科医生，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他很喜爱我母亲，所以当我父亲去世时，他立刻请假回普纳安抚她。他到家时，我母亲抱着他，哭得伤心至极。

我母亲因父亲去世而极为震惊与伤心，她不停地祈祷，无论早上、中午还是晚上。她会独自带着我们的水猎犬到河边散步，那离我们的房子不远。在那里的水井边，她会点亮一盏油灯，献花并祈祷。当母亲后来从她姐姐芙瑞妮玛西那里听说巴巴简后，她每个早晨都去坐在巴巴简身边。

那时我们定居在普纳，我们成了同一所学校，我们曾寄宿过的“耶稣与玛丽修女学校”的走读生。我喜欢听修女们讲耶稣和门徒的故事。我九岁时，在父亲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日，举行了我的皈依仪式 (Navjote)，使我正式加入琐罗亚斯德教信仰。

有一天，我十岁或十一岁时，我在学校里有一个朋友，名叫兹依娜 (Zeena)。她在课间休息时间跑来对我说：“美媚，我们去巴巴简那儿。她很伟大，我们要什么她都会给我们。你向她要些什么，我也要向她要些什么。快点儿，让我们去看她！”

“好，但上课铃响了怎么办？”我问。我想到巴巴简总是坐在一颗苦楝树下 (neem)，离我们学校较远，我们可能上课会迟到。

“今天巴巴简就坐在外面。她离得很近，我们不会迟到的。”兹依娜答道。

于是我们手牵手，一同跑出学校的场地，跑向巴巴简，她就坐在修女学校的墙后面。但是当我们走近她时，我开始感到很害羞。我对朋友说：“我怎么能去巴巴简那儿？我从来没想到向她要任何东西。我没有什么东西可要的。你先去！”

但是兹依娜回答说：“不要紧。使劲想想！”我们到巴巴简那里时，兹依娜在她面前跪下，并提出她的要求。现在轮到我了，我还是想不出要什么。我非常害羞地走过去，跪在她面前。她亲切地看着我说：“那是什么，我的孩子？”我仍然不知道要什么，因为我什么都有。我开始非常努力地想，当我朝街对面望时，看见一匹马拉着车经过。我脑子里出现了想骑马的念头，因为自从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只留下一辆马车。马需要人照管，她不要更多的仆人和更多的工作。于是我告诉巴巴简：“巴巴简，我想要一匹马。”

现在那听起来有点孩子气，但是那时它对我来说并不显得孩子气。我爱马。巴巴简看着我，轻轻地、非常甜美地微笑一下，并且点点头。随后她抬头望着天空。“是的，他会非常美的。你将得到一匹马，全世界都将看他与爱他。”她用乌尔都语轻柔地说着，我听得不是很清楚，但那几句话我听清了。之后她拍拍我说：“现在你可以走了，我的孩子。”

我很高兴离开，因为我感到非常非常害羞，但我也感到幸福，因为我想我将有一匹漂亮的马，当我骑上他时，很多人都会羡慕的。



就在这时学校铃响了，所以我和朋友拉着手跑回学校。我完全忘了我曾向巴巴简要过一匹马！

那次会面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当我放学回家后，在院子里和几个表兄妹玩吉利单达 (gilli danda) 游戏时，我舅妈对我说：“美娣，去看你母亲买了一匹多漂亮的马呀。”

我想她在跟我开玩笑，但她重复说：“去马厩看看。”我跑到马厩里，欣喜若狂地看到一匹非常非常漂亮的马，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是那么美。他的毛色雪白，浑身没有一点儿杂色。他的鼻子和皮肤是粉色的，不是黑色。他的一只眼睛是蓝色的，另一只是黑色的。他被喂养与照看得很好。他在马厩里开始腾跃，摆动着头和鬃毛，我看得出他是一匹烈马。我甚至更高兴，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太安顺的坐骑。我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坐马车外出回家时，看到一群人围在那里。她停下来，在人群中间是这匹漂亮的白马。她非常喜欢，于是马上买下来，把他带回家。

马到了两天后，我开始想：“为什么我不骑一骑这匹马呢？”我喜爱骑马，但自从父亲去世后我还没有过机会。我知道大人们是不会允许我骑这匹白马的，因为他是新买的，而且性烈，他们会担心我摔下来。但是我父亲教得很好，我并不害怕。

我父亲去世后，我们的所有马鞍和笼头都被带到普纳，堆放在我外祖父母家的一间大储存室里，于是我悄悄地进去，找了一副马鞍和笼头，让马夫给白马套上。他以为我得到了许可，但是我没有。他帮我上马，我悄悄地骑着马从后门出去，这样大人们就不会看到我。可我舅妈还是看到了我，虽然她叫我回去，但我一直沿着滨江花园边的一条可爱的砂石小路骑过去，英国人喜欢在这条路上骑马。在那里我试了这匹马的步调：小跑和慢跑，经过长时间而有趣的骑乘后，我安全地回到家。大人们看到我能对付这匹马，就允许我以后再骑了。我经常拿糖款待他，所以他就开始跟我熟悉。

几年后，我母亲作为投资在普纳的图地瓦拉 (Todiwalla) 路买了一所漂亮的房子，房子曾出租给一对欧洲夫妇，曼迪 (Mandy) 先生和太太。之后不久，大概是在 1919 年，我们在外祖父母家住了四年之后，我的大舅阿德希尔去世了。他对我母亲特别慷慨，但他死后，我母亲住在娘家不再感到舒服。所以当我们的房客回英国后，我们搬进了图地瓦拉路九号。那时我大约十二岁。

那是个非常可爱的地方，房子很大，有单独的仆人住处和马厩。花园是美拉扎德的两倍，有几百棵美丽的大树，宽阔的林荫车道一直从马路通到房子。我们从学校回家转入车道时，就能感到花园的凉爽。房子在图地瓦拉路的尽头，位置很好很安静。附近是田野，在晚上很静谧黑暗。我们有一匹拉车的马、白马和我们的宠物水猎犬。我们的邻居是一些欧洲人，戈尔哈布尔 (Kolhapur) 的王公，和从孟买来的富有的图地瓦拉家，这条路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稍后他还会进入我的故事。

我们住在图地瓦拉路时，有一天，我记得我骑着白马，穿过我家附近低洼的田野，向高坡的马路走。当我们接近马路时，他开始向前猛冲，后腿站立。我跳下来，相当安全地着地。接下来发生的是：马鞍突然从马上滑下来！马的肚带已经断了。如果马没有像刚才那样后腿站立，我就不会跳下来，而是随后重重地摔下来。我设法抓住缰绳，但是马太强壮和兴奋了，我不能长时间抓住。幸运的是，那时两个仆人从附近的戈尔哈布尔王公和欧洲人家里跑过来。所以我重新上马，他们很友善地领着我骑在光马背上回到家。

这个白马非常淘气。他有一个朋友，邻居的拉车的马，我的白马会设法松开绳子去拜访它。然后他们两个会绕着我们的院子，还有别人家的院子，小跑嬉戏！让我们的邻居不安，也让我母亲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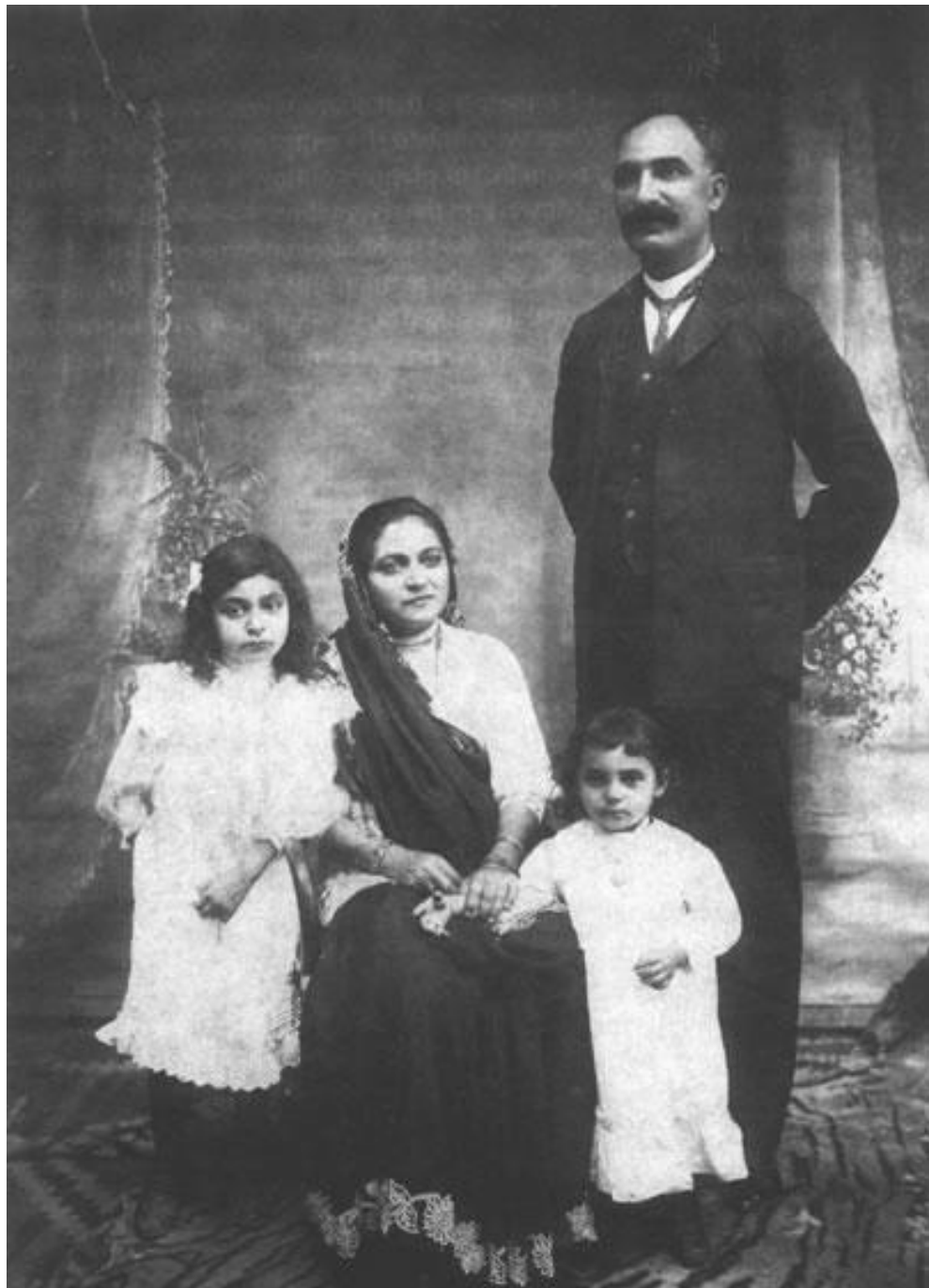
不过，由于我的学校功课，钢琴课、钢琴练习、音乐理论课和其它必须做的事情，我很少有时间骑马。因为我只骑过几次白马，我母亲决定他应该派上用场，学拉车。因此我们的车夫就在马后系上重木板让他适应拉重物。有一天他甚至让我站在木板上穿过田野。



真是很有趣!

我母亲后来在我家院子里的一所倒下的房子的地基上，又建了一座较小的房子。完工后我们搬进去，把主房子出租出去。我母亲还在马哈巴里什沃 (Mahabaleshwar) ——孟买与普纳之间的山间驻地——买了三个小农舍：“白屋”，“温馨农舍”和“蜂房”。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很熟悉马哈巴里什沃了，后来跟巴巴在那里度过了很多时光。我母亲经常带我和姐姐去“温馨农舍”小住。

我们现在从“耶稣与玛丽修女学校”转到了“圣海伦斯 (St·Helens)”，因为修女学校离我们的新房子太远了。在学校里我喜爱莎士比亚的戏剧，尤其是《暴风雨》；喜爱圣人的故事；喜爱狄更斯和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小说；还有弹钢琴。但是我在班里从来不是尖子，与学校功课相比，我更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玩游戏。



美嫦的父母、姐姐和美嫦





等待巴巴的召唤

1922年初到1924年5月

[1922年，仍被称作“默文吉”的巴巴开始了他作为本时代的阿瓦塔的工作。他第一年初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普纳的弗格森学院路 (Fergusson College Road) 的一座小屋里度过的。在此期间他被给予“美赫巴巴”这个名字。他还去萨考利拜访乌帕斯尼·马哈拉吉。1922年5月底，美赫巴巴同他的亲密门徒启程步行到孟买，住在大师之家 (Manzil-e-Meem)。1922年10月，巴巴短暂地拜访了萨考利，这是马哈拉吉肉身在世期间，他最后一次访问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埃舍。一年之后，1923年5月，大师之家的阶段结束。巴巴参加了美嬉的姐姐馥芮妮与鲁斯特姆 (Rustom·K·Irani) 的婚礼；与他的一些满德里成员住在美拉巴德。1923年6月到1924年3月期间，巴巴在美拉巴德作过数次短期逗留，同时他还在印度进行了大范围的旅行，并且首次访问了波斯 (伊朗)。1924年3月末，巴巴回美拉巴德生活了几个月，这几个月被称作“伽姆拉瑜伽 (Ghamela Yoga)”阶段，他对男门徒进行了强体力劳动训练。]

朵拉特麦的信心加深

1922年 普纳

我说过，我母亲是从芙瑞妮玛西，帕椎的母亲那里第一次听说巴巴的。芙瑞妮玛西告诉她巴巴简吻过巴巴，巴巴是觉悟者。当然我母亲那时不明白巴巴就是阿瓦塔，但她对他怀有真正的爱和感情。在那些日子巴巴的跟随者很少，极少数来自于琐罗亚斯德教社区。相反，大多数琐罗亚斯德教徒都反对巴巴，尽管巴巴是那样纯洁，但关于巴巴说什么的都有。所以这个时候信任并跟随巴巴是很困难的，人类就是这样，他们能够把心智降到最低层面，也能升到最高层面，成为上帝。

巴巴那时没有在美拉巴德定居，他有时从孟买去普纳一两天，那时他住在这个或那个爱者的家里。我母亲就是那时第一次得到巴巴的达善的，从那以后，每当巴巴来普纳，韦希奴·玛斯塔 (Vishnu Master)，巴巴的一个早期满德里，就会骑自行车到我家，告诉我母亲巴巴来了。不跟巴巴在一起时，我母亲的晚上就跟巴巴简一起度过。她尚未告诉我姐姐或我关于巴巴的事，也没有带我们去见巴巴，因为那时我们还在学校，忙于功课和跟小朋友玩耍。

巴巴访问普纳时会给人们达善，他的爱者们向他唱赞美歌，献花环和椰子。有一天当节目结束，所有人都离开后，巴巴转向仍坐在他身边的我母亲，问道：“你还在等？你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我母亲并不是脑子带着问题来的，她只是喜爱在巴巴跟前，但她感到巴巴这么问肯定有原因。巴巴给她时间去想想，出现在她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我姐姐身体不好。帕茹嘉 (后来叫馥芮妮) 不吃东西，心情忧郁。于是我母亲把这个告诉巴巴。

“带她去乌德瓦答 (Udwada).” 巴巴告诉她。乌德瓦答在古吉拉特邦 (Gujarat)，对琐罗亚斯德教徒是个很重要的朝圣地。就是在这个地方圣火从波斯被带到印度，此后再没有熄灭过。去乌德瓦答被认为是有点儿旧式，只有非常正统的人才去那儿朝圣。因此我母亲感到非常惊讶，她对巴巴充满爱与信心，巴巴却让她做这个。但是她回答说：“好的，巴巴！”



过了一会儿，巴巴又转身，发现我母亲还坐在那儿。他问她：“你还有其它什么要问我吗？”她再次感到巴巴这么问她必有原因，而这次出现在她脑子里的念头是邻居的女儿，图地瓦拉小姐的困境。

我曾经说过，图地瓦拉家在我家附近有一所房子，我们现在住的马路就是以他命名的。他们是孟买的一个很富有的家庭，每年赛马季节都会来普纳住几个月。我们两家很和睦，他们在普纳时，我母亲经常拜访他们。一天我母亲造访时，刚好图地瓦拉的女儿单独在家。这个女子向我母亲敞开心扉，告诉她说自己几乎四十岁了，虽然她的其他兄弟姐妹都结婚了，但她的家人却尚未为她安排婚事。那个年代在印度所有的婚姻都是由父母为孩子安排的。这个可怜的女子很为自己的将来担忧，当她父母不在世时就无法为她提供一个家了。

听到这个，我母亲感到很难过，并且同情图地瓦拉小姐的处境，现在她向巴巴讲了这件事儿。

“把她带到乌德瓦答。”巴巴告诉我母亲。“好的，巴巴。”我母亲答道。尽管她不明白去乌德瓦答将如何帮助我姐姐和图地瓦拉小姐，但她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巴巴。于是我母亲邀请图地瓦拉小姐陪伴我们去那里，她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我母亲没有告诉图地瓦拉小姐这是巴巴的命令，因为她是琐罗亚斯德教徒。

乌德瓦答在海边，有一个美丽的海滩，孩子们喜爱在那儿玩耍。人们不认为有必要在那里长期朝圣，多数人只是呆一两天。朝圣者去那里一座很大的圣火庙，向圣火供奉檀香木，祈祷，得到圣火达善；这被视作朝圣。因此我们到乌德瓦答时，就去了圣火庙，供奉檀香木，祈祷并获得圣火达善。

在那里的第二天，我们注意到我姐姐的胃口恢复了，她非常快乐。实际上，她完全好了！我母亲很高兴，她意识到使女儿恢复健康的真正药品不是朝圣，而是她对巴巴命令的服从。

我们回到普纳一个月后，图地瓦拉小姐仍然单身，我母亲开始担心，“怎么办，她还没有嫁人！”之后相当突然地，这个已近四十岁且一生中尚未得到一次求婚的女子，接受了某个提亲并很快结婚了。

我母亲非常高兴，通过这些事件，她对巴巴的信心和爱增加了。巴巴向我母亲显示，当你服从他时，他会照看好一切。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母亲绝对地服从了巴巴。这是我母亲服从巴巴的经历。

就是从那以后我母亲带我们去萨考利，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巴巴。母亲不能带我们去巴巴那儿，因为他没有定居在一个地方，但母亲想让我们处于一种灵性的氛围中，她知道在萨考利还有别的女孩子。

反 对

正是藉着至爱巴巴的恩典，我们才离开我的外祖父祖母家，搬到图地瓦拉路的。随着我母亲对巴巴和巴巴简的爱渐渐增强，来自她家人的反对也在增强。她的家人不理解灵性的事情，像那时的琐罗亚斯德社区一样，根本不喜欢巴巴。所以如果我们还住在那所房子里，我母亲要想自由地去看巴巴和巴巴简就会很困难。

我的舅舅，默文·索拉伯·伊朗尼上校（Colonel Merwan Sorab Irani，他姓名的开头字母与巴巴的一样），我以前提到过，他在亚丁（Aden）的一所医院服役，每两年就会回普纳几个月。母亲的这个生活于上流社会的兄长人很好，在全家人中他最爱我母亲，我母亲也爱他。我说过，我父亲去世时，他立刻从亚丁回普纳安抚我母亲。从那时起，他在财务方面给我母亲很多有帮助的建议，他还给了我母亲关爱支持，我母亲总是听从他的建议，并且尊敬他。



他从亚丁回来，从家人那里听说我母亲频繁地拜访巴巴简，还有巴巴。他在普纳时，家人毒害了他的耳朵。他们对他说道：“朵拉特跟一个穆斯林老女人坐在树下，甚至还去那个帕西人美赫巴巴那儿！”我舅舅很难过，来到图地瓦拉路对我母亲说：“我听说你在拜访圣徒们（sadhu），为什么你要那样做？你有必要那样做吗？你缺钱花吗？”

他也对灵性不理解，认为一个人去圣人那儿，仅仅是为了需求物质利益。他继续说：“一直以来我照顾你，爱护你，你为什么去追随这些圣人和圣徒？我们有琐罗亚斯德去祈祷。如果你想要你的女儿们结婚，我会照管这些的。我跟很多上流社会的人交情好，我会照看好一切的。”

我母亲解释说：“我去他们那儿，只是为了灵性原因，跟他们在一起我找到了平静。”

伊朗尼上校很生气，对她说：“他们是假的，是骗子。他们没有任何灵性的东西，只会榨取你的钱财！”

我母亲回答说：“你愿意怎么说都行，但在这件事儿上我不会听你的。我不会放弃这个！”

听到这个他气恼得离开椅子，转身看见放在钢琴上的巴巴的可爱的照片，不知怎么，他认出了巴巴。

“这是谁？”他问：“这就是人们叫他美赫巴巴的那个人？”

“是，那就是他，我们爱他，跟随他。”

“你不知道他是一伙罪犯的头目吗？”我舅舅问。

“他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弟子，而且他成道了。”我母亲告诉他。

事情是这样的，我舅舅在亚丁时曾经保释过一个伊朗人，此人因某项指控而入狱。作为伊朗人，我舅舅听说此人被监禁后感到很尴尬。此人曾经是巴巴最早期的一个跟随者，但他名声却不好。这件事儿加深了我舅舅对巴巴和他的跟随者的已经不好的印象。他不知道巴巴是谁，不知道巴巴既是为圣人也是为罪人而来的。舅舅真心地相信我母亲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出于对我母亲的深爱，舅舅竭尽全力阻止她跟随巴巴。但我母亲毫不动摇。

“我将紧跟美赫巴巴。”母亲告诉舅舅：“我爱巴巴，希望服侍他并且去他的埃舍。”

我舅舅非常生气地离开了，那段时间我们没有再见过他。

后来，我母亲和我在美拉巴德跟巴巴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我舅舅去那里看我们。巴巴叫我母亲和我会见他。看到我们住在如此简陋而僻静的地方，我舅舅很是惊讶。他拿着手杖，站在他的汽车旁。“你们在这个荒郊野地做什么，朵拉特？”他问我母亲：“这里没有树木，没有院子，什么都没有！你怎么能把你的年轻女儿带到这里，周围全是男人？”

舅舅还是不能理解巴巴是谁，要求我们跟他一起回普纳。但是我母亲非常坚强，所以我们继续留在美拉巴德。

这个时候我舅舅从亚丁回普纳定居。他的婚姻并不幸运，他妻子已经回娘家居住。他爱我母亲，希望我们跟他一起生活，作为他的家人，他想在我们女孩子结婚后，他还会有女婿。他想带我母亲离开，不仅是因为他认为我母亲被骗了，还因为我母亲选择跟巴巴而不是跟他生活，这让他非常伤心。舅舅感到我母亲不再爱他了。他不知道我们和巴巴在一起是多么地幸运。

由于所有这些情感，我舅舅开始在报纸上和古吉拉特语杂志上发表文章贬损巴巴。我母亲对她哥哥的行为很难过。但是巴巴告诉她，她哥哥实际上是在帮助他，巴巴说：“这都是按照我的意愿。如果他写赞扬我的东西，没有人会感兴趣，但由于他写文章反对我，我的名字被传播开来。”

巴巴来到美拉巴德



现在我们把时间倒回去一些，回到 1922 年我在萨考利第一次见到巴巴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时，巴巴的姨母朵拉玛西 (Dowla Masi, 希芮茵麦的姐姐) 也来拜访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她看到我姐姐，姐姐当时 19 岁，朵拉玛西就问我母亲想不想让大女儿嫁人。朵拉玛西心里想到的是阿美纳伽的鲁斯特姆 (Rustom Kaikushru Irani, 顾麦的儿子，阿迪的哥哥)。我母亲问她：“他也跟随这条道路吗？”母亲的意思是鲁斯特姆是不是倾向于灵性。

“他是巴巴的爱者，人很好。你要是见了这个孩子，会喜欢他的。他跟巴巴一起在孟买，在大师之家。”朵拉告诉我母亲说：“他跟帕茹嘉很般配。这些伊朗人是很好的家庭，在阿美纳伽很受尊重。”

我母亲对这桩婚事感到很高兴。于是她和朵拉玛西去征求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意见，他也对此相当满意。他叫我母亲、帕茹嘉和朵拉玛西去孟买，与正在大师之家的巴巴商量这件事，而我留在萨考利。

在大师之家她们向巴巴问安，并得到他的达善。巴巴听说后，也同意这桩婚事。

“叫鲁斯特姆来，”他说：“他们必须相互看看。”

所以鲁斯特姆和帕茹嘉见了面并同意结婚。在 1923 年 3 月初，我姐姐和鲁斯特姆的订婚仪式在大师之家举行，巴巴在场。直到那时我姐姐的名字一直叫帕茹嘉，但在大师之家巴巴为她更名为馥芮妮。巴巴有个妹妹叫馥芮妮，他很爱她，但她夭折了。现在巴巴对我姐姐说：“我非常爱我的妹妹馥芮妮，我把她的名字给你，馥芮妮。”于是从那天起，我姐姐就被叫做馥芮妮。

婚礼计划于 1923 年 5 月 9 日在阿美纳伽举行，鲁斯特姆的家人住在那里。鲁斯特姆对巴巴说，只有巴巴参加他的婚礼他才结婚，巴巴答应了。这就是巴巴离开大师之家，来阿美纳伽的原因。我母亲为了安排婚礼非常忙碌，于是我就继续跟芙瑞妮玛西一起住在萨考利。

鲁斯特姆已经安排巴巴和从大师之家来的满德里住在当时叫做库希如大院 (Khushru Quarters) 的地方，它现在是信托办公室，叫做美赫纳扎 (Meher Nazar)。那时它归鲁斯特姆家所有，虽然他的家人不住在那儿，而是住在附近的一所新盖的三层楼房里，叫做萨如希寓所 (Sarosh Manzil)。库希如大院已经空了一些时间，相当残破，需要修缮。巴巴和他的人于婚礼前几天到达阿美纳伽时，修缮还没有完工，他们不能住进去。于是鲁斯特姆安排巴巴在幸福谷 (Happy Valley) 稍住几天，它就在现在的美拉扎德附近，很久以前罗摩和悉妲在这个地方歇息过。

库希如大院准备好之后，巴巴和满德里返回阿美纳伽。他们住在库希如大院，有几个前来参加婚礼的近亲和朋友，同鲁斯特姆的家人住在萨如希寓所，其余的客人住在附近的帕西圣火庙，那里可以容纳很多客人。

这次阿迪 (Adi K Irani) 没有跟巴巴一起住在库希如大院，而是和他家人一起住在萨如希寓所。每天早晨阿迪会过来拜见巴巴，巴巴会问他有什么新闻。在一个特别的早晨，阿迪告诉巴巴说，有个客人说了一些贬损巴巴的话，“我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我当时不在那里。我只知道个大概。”

巴巴很不高兴。“我被邀请来参加这个婚礼。我完全是为了让鲁斯特姆高兴才来这儿，他们却这样做！”巴巴立刻起身向院子外走去。

那是早晨，早饭刚过，满德里们还没有准备好。有的在洗澡间，有的在喝最后一口茶。他们的茶杯（他们用铝杯喝茶）还没洗，铺盖卷也没捆好。那些看见巴巴走的人对其他人大叫：“快来！巴巴已经离开了！”他们害怕巴巴从视野里消失，于是从各处跑出来：洗澡间，卧室，把脏杯子和盘子丢进袋子，匆忙捆上铺盖卷。

他们全部在巴巴后面跑，在车站路追上他。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到处都非常安静。没有机动车，没有汽车，也看不到卡车。偶尔会有一辆牛车，或者一辆自行车，或



者两三个人经过。沿途没有行人车辆，几乎没有房屋。

巴巴沿着这条通向火车站的公路走得非常快，满德里们以为巴巴是因为不高兴，而离开阿美纳伽。但是他们到三岔路口时，巴巴没有继续直接向前往车站走，而是停了一秒钟，便向左边走去。现在满德里们认定他要带他们去敦德 (Dhond)，那是沿这条公路的下一个村镇，离他们有很多英里。但走了五六英里后，巴巴在一棵苦楝树下停下来，树被石凳子所环绕。附近有一口井，巴巴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儿后说：“我们渴了。这口井这么近，但我们怎样从里面取水呢？向你们看见的第一个人要一条绳子和一只桶。”

有一个人经过，满德里让他停下，对他说：“我们需要一些水，请帮助我们。拿只桶和绳子来，让我们从井里打水喝。”于是这个人跑回附近阿冉岗村的家里，带来桶和绳子。巴巴和所有的满德里都喝了些水。这个人是印度教徒，他很幸运能够这样来服务巴巴。他名叫帕特尔 (Patel) 先生，他后来对巴巴很忠诚。在托卡 (Toka) 就是他的牛把巴巴的汽车从泥沼里拉出来的。

天开始黑了，巴巴说：“我们需要一些照明。让你们看到的第二个人拿盏灯给我们。”又一个人经过，听说需要灯，他跑回村子，给巴巴带来一盏灯。巴巴祝福了这个人，说：“愿你家里永远有光明。”这个人是个改信的基督徒。

这时，鲁斯特姆发现巴巴已经离开了库希如大院，他开始疯狂地寻找他，见人就问：“你看到如此这般长相的人吗？”一边描绘巴巴的模样。最后有人指给他看阿冉岗。得知巴巴没有坐火车离开，鲁斯特姆如释重负！他沿着路寻找，一直到看见巴巴。

“巴巴，如果您不回阿美纳伽，我就不结婚。您答应您会在那里参加婚礼。请您，巴巴，原谅那些人吧，至少来参加婚礼。”他恳求着。

因此巴巴返回了阿美纳伽，他没有住在之前住的库希如大院，而是住在萨如希寓所的顶层房间。那是个可爱的小房间，有着独立的入口，这样满德里就可以自由出入，以及给巴巴送饭。房屋四面都是一半玻璃一半墙壁，可以鸟瞰整个阿美纳伽。

巴巴参加了婚礼，因此鲁斯特姆很高兴。

决定我的命运

1923 年 5 月

我没有参加我姐姐的婚礼，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说过，婚礼前我母亲忙于安排一切，所以她让我住在萨考利，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埃舍。

就在我母亲来萨考利带我去阿美纳伽参加婚礼之前，我的膝盖突然变得肿胀，疼得几乎不能走路。我没有摔倒过，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会引起肿胀。它只是突然出现了。马哈拉吉让我去找多戈麦，她是赛巴巴送给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女门徒。她往肿胀处敷上热膏药，但这并不管用。

我母亲来接我去阿美纳伽参加婚礼时，马哈拉吉对她说：“她连路都不能走，跛得厉害。她怎么能参加婚礼呢？她在这里很快乐，你干吗要带走她呢？婚礼没她不能举行吗？不管怎样，在这种喜庆的场合，让她跛着腿穿纱丽，不会美观。”

马哈拉吉显得不愿意送我去，我母亲不想违背他，她知道不应违背至师的意愿，因此她同意把我留在萨考利，尽管这样做对于她是件很尴尬的事情。这是我唯一的姐姐的婚礼，整个家族都好奇我在哪儿。

就这样我没有参加婚礼。

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对于我来说有些尴尬，但是我不得不讲出来，因为这解释了为什么我没有参加姐姐的婚礼。有一个年轻人，跟我父亲那边有些亲戚关系。我八岁以后他就没再见过我。从那以后我们互相就没有联系了。我们从未碰过面，虽然我 14 岁时他可能在



一次婚礼上远远看见过我。现在他的家人觉得如果他与某个合适的女孩在我姐姐的婚礼上宣布订婚，将是很方便的，因为双方的家人都在场。在那个时代，不像现在西方人那样的求爱过程。安排好合适的对象后，很快就宣布订婚，并在那时交换礼物和戒指。当这个男孩的家人问他想娶谁时，他说出了我的名字！于是他们带着一个金戒指，一条金丝纱丽和其它的订婚礼物来参加婚礼，但是我不在那里。

在琐罗亚斯德教徒当中，婚礼之后大约八天，还有另一个小仪式，新郎新娘把糖果放在对方嘴里，还要做其它一些仪式。巴巴在婚礼后返回了美拉巴德，在这下一个仪式之前，我母亲去那里拜访他，接受达善。巴巴问这次仪式我是否来参加，我母亲回答说：“不来，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不让她来参加婚礼，所以这次也不会让她来的。”

巴巴对她说：“去告诉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她是你的女儿，并且把她带来！”

我母亲恐慌不安。她怎能去对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说这个呢？不过，她对巴巴说“好的。”她没有意识到，巴巴是在考验她，想看看她会听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话，还是听巴巴的话，巴巴想看看她会取悦谁。于是我母亲提心吊胆地来到萨考利。她请求单独会见马哈拉吉，他们见了面，并谈了一会儿。随后马哈拉吉问她为什么来的。她回答说：“我是来带美娒去阿美纳伽参加仪式的。”马哈拉吉说：“好的，你可以带她去。”巴巴知道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会同意的，但巴巴想看看我母亲是否服从他！

下面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我母亲把我带到阿美纳伽后，在那里我们住在萨如希寓所。巴巴从美拉巴德传信来，叫巴巴的母亲希芮茵麦、顾麦（阿迪的母亲）、我母亲、朵拉玛西、我姐姐和我去美拉巴德接受他的达善。

这是我第一次顶礼至爱巴巴并接受他的达善。我们到达铁路边的邮局时，巴巴还在现在称作旧免费客栈（Old Dharamshala）的地方。我们在外面等着，巴巴得知我们到了，便疾步穿过公路和田野来见我们。巴巴大步穿过田野，看起来非常美。他的头发——可爱而闪亮的棕色头发——很短，他穿着白色长袍，头上系着手巾。巴巴迅速走进邮局，里面没有任何的家具，只有一张大大的棉地毯铺在地上。

巴巴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进来。这是1923年5月，巴巴那时还在说话。巴巴的母亲第一个向他致意。她没有顶礼巴巴，而是双手合十，然后坐在他面前。之后顾麦和我母亲上前达善，接着是我姐姐和巴巴的姨妈。我看着她们是怎样达善的，于是也照此达善了巴巴，当然我是最后一个，但我那时非常害羞，巴巴的脸是那么可爱。只是向他小小的一瞥，我也感到那么快乐。然后我坐在面对着他的一圈人的边上。因此确切地说，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地见巴巴并得到他的达善。

巴巴问：“所有的客人都走了吗？走了多少人，谁留下了？”我母亲回答说：“只有那个男孩（指想娶我的那个男孩）的姨母还在这儿。他家里其他人都已经走了。”

巴巴说：“好。”随后他问我母亲是否想让我嫁给这个男孩，我母亲说：“是的，这是桩很好的婚事。”我母亲想让她两个女儿都结婚成家，这样她就可以自由地来跟随巴巴并服侍他了！

之后希芮茵麦发表她的意见，朵拉玛西也说了些什么。然后巴巴说了些什么，希芮茵麦开始与巴巴稍许争执，问他：“为什么，默文，你为什么那样说？”她总是叫巴巴“默文”或“默劳戈（Merog）”。讨论就这样继续下去。这是个重要的事情，她们都热烈地讨论着，直到巴巴说：“为什么你们都在争吵？为什么不问问美娒她想做什么？这应该由她来决定。”

每个人都转身看着我。我感到非常尴尬，因为她们都突然盯着我，而不是专注于巴巴。但是关于说什么我感到肯定。我鼓起所有的勇气说：“我不想结婚。”

“什么！”所有年长的妇女都叫道。她们看着我，好像我有点疯了似的。“她说什么？”她们互相看着。“好吧，不是这个人，那就其他某个人吧。”



“不，”我说：“不是其他人，我根本不想结婚！”

“你们听到她说的话吗？”巴巴问所有的妇女。“就到此为止吧。不要试图劝说她或强迫她，也不要再提起这个话题。”

因此我相当自由了。这些是巴巴的命令。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巴巴是怎样地解救了我！马哈拉吉从婚礼中解救了我，不然我就会单独一个人，被我的家人和那个男孩的家人督促着结婚；而巴巴解救了我，使我不至于单独地对抗长辈们。

巴巴当着所有人的面决定了我的命运！

巴巴的召唤

1923年5月－1924年5月

在邮局与巴巴会面之后三四天，我们都坐火车回普纳。我说的我们，是指巴巴的母亲，朵拉玛西，男孩的姨母，我母亲和我，也许还有顾麦。火车从阿美纳伽火车站出发，过了几分钟有人说：“噢，到美拉巴德了，我们可以看见巴巴！”

我不敢相信我能从火车上看见美拉巴德！我把头伸出窗外，看见巴巴站在铁轨边的铁栏杆旁边。巴巴身穿白色的长袍，太阳照在他身上，看起来非常甜美。我们都朝他挥手，他也向我们挥手。火车开过，我们一直向巴巴挥手，直到他变得很小，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了。他还在向我们挥手。

后来，1923年8月，巴巴来到普纳。我母亲和我去接受他的达善。巴巴问我是否有些个人的事情想跟他谈，但由于我想不出什么，就回答说：“没有，巴巴。”

然后巴巴说：“你斋戒吗？”我回答说：“是的，巴巴。我在爱卡达西日（Ekadasi，按照印度教是阴历每月十日）斋戒，但是我总是拿不准是哪一天。”于是巴巴对我说：“不要紧，从现在开始每个 Hormazd Roj 和 Behram Roj 斋戒（琐罗亚斯德日历中每月一日和二十日）。”这个我做了很多年。

我曾经说过，现在我母亲对巴巴的爱与信心非常深，她想服侍他，永远跟他在一起。所以当她的达善时，她对他说：“巴巴，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服侍你。”

巴巴回答说：“你如何服侍我呢？我不呆在一个地方，等我决定在一个地方生活时，我会叫你。”

后来我从普纳去阿美纳伽我姐姐馥芮妮那里住，她现在嫁给了鲁斯特姆。巴巴仍然在旅行，不过他在美拉巴德做短暂停留时，我有一次在库希如大院接受了他的达善。

跟我姐姐住时，我发现我不喜欢家庭生活；不知为何我对此感到漠然。当顾麦拜访萨考利时，我跟她一起去。我们想跟巴巴在一起，但是就像我说过的，在最早期，巴巴没有女满德里，他居所不定。

我喜欢在萨考利的生活和那里的气氛。它与家庭生活是那么不同。那里有祈祷歌和阿提，还可以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见面。“乌帕斯”的意思是“斋戒”，“马哈拉吉”的意思是“伟大的王”，因此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意思是“斋戒过的伟大的王”。他被赋予这个名字是因为在赛巴巴让他成道之前，他曾经斋戒过很长的时间。住在埃舍的年轻婆罗门女孩们在寺庙里唱歌击鼓，我也加入她们，并学会击打一种双面小鼓（dholak），巴巴经常击的那种鼓。我们还会唱弥拉蓓的歌（Mirabai）和奎师那的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歌和赛巴巴的歌。我们全是些女孩子，没有其他男人。

我在那儿时，还帮忙为埃舍建一些小棚屋。小蔻诗德（Khorshed，苏娜玛西的女儿）也在那儿，我们互相做伴。

有一天我们都在马哈拉吉的棚屋里，准备做阿提，这时有个婆罗门妇女走到马哈拉吉



跟前，献给他一枚金戒指。这个妇女想把它戴在马哈拉吉的手指上，作为爱的联系和表示。她试图去拉他的手，但马哈拉吉变得不高兴，拒绝了。他说：“你想做什么？你没看见我穿着麻袋片吗？我一个苦行僧，你却要我戴金戒指？”

她回答说：“马哈拉吉，我把这个献给您。”他告诉她：“我不要什么金子，把它放下！”她显得很沮丧，马哈拉吉最后让她把戒指放在他的小脚趾上。

阿提结束后，男人们接受达善并离开，然后轮到妇女们。达善的意思是顶礼并把头放在马哈拉吉的脚上，然后合掌向他行礼。那个戒指还在他的脚趾上，婆罗门女孩们这次用更长的时间顶礼，完了仍留连不去。我心里感到她们想看马哈拉吉会把戒指给谁，每个人都希望是她自己。大多数女孩都达善完后，我走到马哈拉吉面前。当我达善完抬起头时，马哈拉吉说：“等等。”他从脚趾上取下戒指，套在我的手指上。他对我说：“把它保存好，戴着它，永远不要摘下来。”我很惊讶他把戒指给了我，但它非常适合我的手指，我向马哈拉吉鞠躬并离开了。

之后不久，1924年初，我还在萨考利时，巴巴到孟买郊区，达达尔（Dadar）的巴如查（Bharucha）楼居住。巴巴很快派顾麦来萨考利接小蔻诗德和我去孟买，离他近些。当顾麦告诉我要我们去孟买的消息后，我去跟马哈拉吉告别并接受他的达善。我正要离开时，多戈麦告诉我不要走。她说马哈拉吉已经给了我戒指，我应该呆下来，但我坚持去巴巴那儿。

在孟买我住在小蔻诗德的父母家，达达尔的伊朗人大厦（Irani Mansions），我母亲从普纳来与我们会合。每天晚上我们去巴如查楼，跟巴巴在一起，在那儿我们会看到古斯塔吉梳理巴巴的金棕色的光亮的头发。我们是那么羡慕他的可爱的头发，那么柔软丰满。他的美是怎样令人赞叹啊。

我记得有一天巴巴带古斯塔吉来伊朗人大厦，他让蔻诗德为他唱歌，拉簧风琴。古斯塔吉也唱了，巴巴喜欢他们的演唱，他头随着音乐节奏摇摆着。巴巴离开前我们给他做茶喝。

巴巴后来去了波斯。我母亲、我姐姐和我回到普纳图地瓦拉路的家。在晚上我们都会去跟巴巴简坐坐，那时她的很多跟随者都会跟她坐在一起，因为他们早上必须去工作。我们晚上去是为了不同的原因：看见我们跟巴巴简坐在一起，琐罗亚斯德教社区大为惊骇，他们也反对巴巴简。在巴巴简就坐的路上，来来往往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在大白天认出我们，就互相说：“她们在那里做什么？她们为什么不去圣火庙，而是跟这个老太婆坐在一块儿？”我母亲的回答是：“没关系，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们不在乎。”她不害怕，她确实在早上去巴巴简那里，从附近的市场买水果和蔬菜。跟巴巴简很亲近的芙瑞妮玛西会同她一起去。

巴巴简坐在一张椅子上，那是巴巴成道后从萨考利回来给她做的。她现在已经很年迈，在各种天气下坐在地上对她不好。按照印度的习俗，男信徒坐在她一边，妇女坐在另一边，巴巴简坐的总是更面向男人。人们给她带来食物，巴巴简会让人去附近的茶铺取茶。她经常给每个人帕萨德，有时还给大家热茶喝。很多晚上，人们唱卡瓦利赞歌（qawali）。那是非常美的场景。我们从来不用“她”指巴巴简，而总是说“巴巴简”。巴巴简内在非常强大，她比任何男人都更坚强。她就像个帝王。她有着白皙的肌肤和淡蓝色的眼睛，看起来非常美。

巴巴简很少说话，她说话时则非常轻柔。人们对她说话，她会坐着听并点头。她有时转过身看妇女中有谁坐在那里。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巴巴简转身看妇女们的情形。她逐个看了每一个人，然后在我身上停留了稍长的时间。我很惊讶她会看我，我感到很害羞。巴巴简很少微笑，但她看着我时，她的脸上出现一种很细微、很甜美的微笑，好像她知道我。之后巴巴简转过身去。



巴巴从波斯回来后的一天晚上，一辆汽车停在图地瓦拉路的我们家门口。有个人从车道走到我们的房子门前说：“巴巴要你们到汽车那里！”

我母亲和我非常高兴，跑向巴巴的汽车。天快黑了，我们走近巴巴的汽车时，可以看见他的白色长袍发着微光。巴巴没有下车，但他允许我们顶礼，吻他的脚。随后他和我母亲说了大约五分钟的话。巴巴要去某个地方，他中途停下，以便我们能够向他致意。这样巴巴从未进过我们在普纳的房子，但我们在门外接受了他的达善。

我姐姐现在怀了第一个孩子，快要临产时，她来普纳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的传统是，女儿生头胎孩子时要回娘家，以便她能够得到适当的照顾，并学会怎样照看婴儿。馥芮妮于1924年4月底在赛逊（Sassoon）医院生了第一个孩子，三十年前巴巴也在同一所医院出生。

孩子出生几天内，一封电报从巴巴那里来，上写：“尽快来这里！”他还指示我们只带一箱衣服，够一整年用的，并且带上我们的铺盖。我们非常高兴！也很忙碌。我母亲很快买来布料，让裁缝给我们做新的棉布衣服，她还为我们买了新的棉布纱丽，等等。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因为巴巴说过要“尽快”，所以在婴儿出生十天左右，我们用一把大锁锁上屋子前门，只告诉仆人们说要去另一个地方，就把一切留在身后，永久地去了巴巴那里。我们只想着巴巴；当你去他那里时，其它的一切都不重要。

我们到阿美纳伽后，受到鲁斯特姆家的热情欢迎，因为我们把头生儿子带给他家。我们把馥芮妮和婴儿安顿在库希如大院，就去美拉巴德接受巴巴的达善。1924年5月中旬，我们住进美拉巴德的洗浴房。

巴巴派鲁斯特姆去普纳处理我们的事务。鲁斯特姆看到白马后，对巴巴说卖掉这么漂亮的马很可惜，因此巴巴让鲁斯特姆把他带到美拉巴德。巴巴给他起名叫苏非。我听说这匹马到美拉巴德后，巴巴祝福了他，给它额头点了朱砂，并在他背上坐了一两分钟。

苏非在美拉巴德呆了一小段时间，之后巴巴把他送到阿美纳伽的库希如大院拉车。1924年后期，我们在库希如大院居住时，有时我们会坐由苏非拉的车，但他不是一匹很好的拉车马。他太勇猛了，我们乘车时，他喜欢踢车底！这就是白马苏非的故事。他是多么有福啊，曾经让“白马”阿瓦塔坐在他背上！

巴巴履行了他对我母亲的承诺，召唤我们——美拉巴德最早的女性——来跟他永远在一起。

4

第一批女子

1924年5月－1924年底

[在1924年5月，美嫒和她母亲朵拉特麦最初来美拉巴德，跟巴巴一起生活，她们把富有舒适的生活抛在身后：大房宅，众多的仆人。她们走进的生活极为简朴。她们经常为很多人做饭，清洁自己的居所，穿着棉布纱丽，住在条件最基本的房间里。]

我们是最早来美拉巴德居住的女子。之前巴巴从没让女性在那里住过，我们却在美拉巴德住了大约十五天，给巴巴做饭，也为满德里做饭。我母亲、我和巴巴的姨母朵拉玛西住在洗浴房，从邮局穿过马路就到了，是如今下美拉巴德的主房子对面的小农舍所在的地方。洗浴房现在已经不在那里了。洗浴房是两个很宜人、干净且相当大的房间，中间有一个拱门，是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的，那时在美拉巴德有一支军训营。它们一点儿不像普通的洗浴房，它们很大，可供很多人同时洗澡。

当我们刚到时，巴巴在刚建成的阿格拉库提（Agra Kuti）屋子里闭关。后来那间神圣



的小屋被重新命名为“小屋”(Jhopdi)。满德里住在铁路旁的邮局里。

有一天我看到巴巴从邮局穿过田野走来。他可爱的头发，金棕色的发梢，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他穿着黑色的卡木里(Kamli)棉袄，1924年它还没有补丁。我正在房间外面洗一些用具，因为那时在美拉巴德我们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只带水龙头的木桶。纳瓦斯，一位满德里，从井里打水把它装满。我见巴巴来了，马上跑进屋子告诉我母亲：“巴巴来了，巴巴来了！洗手收拾一下。”

那是在早上，我母亲和朵拉玛西正在为巴巴和满德里做饭。巴巴进来对她们说他和满德里们都喜欢吃她们做的饭，并让她们第二天多准备两个人的饭，早点送到邮局。也许鲁斯特姆和阿迪要从阿美纳伽来一天。

然后巴巴转身问我：“你平时做什么？”我回答：“巴巴，什么事情需要做我就做什么。我清理火炉，扫地，剥蒜，洗米和扁豆，巴巴，我还洗盘子。”

巴巴说：“很好，我很高兴。那是在服务我。”说完这几句，巴巴就离开了！那时他从来不跟我长谈。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点亮灯笼后，听到击鼓声。在那些日子里，日落时一切都非常安静，我们能听到最轻微的声音。我们被鼓声吸引，意识到是巴巴在邮局击鼓。朵拉玛西说：“听！巴巴还在唱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巴巴唱歌，并且亲自击鼓伴奏。大家说：“我们去听巴巴唱歌！满德里在那儿，我们为什么不能也去那儿！”于是我们稍作整理，穿过马路和田野，来到邮局。

我们到时，巴巴正在唱歌，声音优美。我们很安静地走进去坐下，没有打扰他。巴巴的满德里全都坐在他的一边，他仍在唱，非常优美地唱出高音。

等到合唱时，巴巴突然停下来，指着我问：“你在想什么？”我大吃一惊。我没想到巴巴会问我的想法，不得不大声说出自己在想什么，是很尴尬的事情。

幸运地是，那时我只是在想着巴巴，我在羡慕他的手指，心想他的手指击鼓时是多么可爱呀。在防风灯下，巴巴的手指看起来非常优美。

于是我用古吉拉特语说：“巴巴，我在看您的手，它们击鼓时真美！您有一双可爱的手。”

我说这些时感到很害羞，但是我不得不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不能撒谎。巴巴看了一下他的手，好像他以前从没见过它们似的，只是点点头，便继续击鼓唱歌。但是巴巴很高兴，因为我只是在想着他。男满德里在房间的另一边围坐着，我会很容易看看他们是谁，但是我甚至没有瞥他们一眼，我只看着巴巴。

所以那也许是我让巴巴高兴的一次。跟巴巴在一起很不容易，你无论想什么他都知道。

1924年5月底，巴巴来到我们的房间，对我们说他将离开美拉巴德去孟买，之后去奎达(Quetta)，让我们几天后去与他会合。他那次向我们的房子走来时，还是那么美。巴巴说他将在小蔻诗德的父母家，伊朗尼大厦住几天，我们应该在他离开孟买去奎达时去那里，这样房子就可以空出来给我们住。马萨吉(Masaji，彭度和娜佳的父亲，巴巴的姨夫)、鲁斯特姆和古斯塔吉将同我们一起旅行并照料我们。

我记得我们在孟买的几天，鲁斯特姆驾着敞蓬车带我们兜风。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坐这种车，我很喜欢。古斯塔吉带我们去剧院看戏，那一定是我第一次在时髦的场合戴着麻纱巴努(matha banu)。麻纱巴努是一种白色的穆斯林头巾，从前所有的琐罗亚斯德妇女都戴着它。但在那些日子里，只有老年和旧式的妇女还在戴。她们戴头巾时会露出几寸头发，但巴巴却要我们往下盖在额头上，一点儿头发都不露。巴巴对我们说：“你们只有戴着麻纱巴努，才能跟我呆在一起，一丝头发都不要露出来。”只要巴巴让我们和他在一起，我们并不在意表面的形象。

因此我们戴着这些麻纱巴努去剧院。后来在同一年我戴着头巾去参加了萨若希



(Sarosh) 的姐姐莫塔 (Mota) 的婚礼。她嫁给了我父亲的一个远房亲戚，所有的客人都穿得时髦优雅。几年后我还戴着头巾去参加了巴巴的生日庆祝。我们看起来像老妇人，但我不在意人们怎么想。我只关心巴巴怎么想，我是否在服从他。这种头巾我戴了很长时间，也许有九年或十年。

从孟买我们去了奎达。

我们于 1924 年 6 月从孟买到达奎达。我记得在奎达我们有很多人和巴巴在一起：大蔻诗德 (巴巴的哥哥嘉姆希德 Jamshed 的妻子)、娜佳、我、我母亲、顾麦、巴巴的姨母朵拉玛西和一些男满德里。我们大家都住在一所租来的房子里，紧邻着高荷 (Goher) 和恺悌 (Katie) 父母的房子。巴巴和男满德里住在我们房子对面，穿过楼梯平台就到了。

有一天早上巴巴叫我们拿着自己的盘子去他那里，所以我们都穿过走廊到满德里的房间，巴巴在那里给我们分发水果。巴巴给我们每个人一大份各种水果，一种白色无籽葡萄给得特别多。他还告诉我们把他给我们的水果都吃完，因为他亲手给的。我们很高兴直接从巴巴手里接受这些水果。

我们把盘子带回房间，开始吃葡萄。它们是那么甜蜜美味！但是它们太甜了，过了一会儿我们的嗓子开始疼，可还剩下很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必须一次吃完全部的葡萄，还有其它水果。我们走上阳台，望着马路；那时巴巴不怎么严格，他不在意我们在那儿。通过注意偶尔经过的马车和行人，我们努力忘记喉咙并吃完水果，我们真的吃完了。

第二天巴巴穿过平台到我们的房间。他站在门口，头发披下来，显得非常美。巴巴刚洗完澡，穿着干净的白色长袍和拖鞋。他很优美地走进来。我们房间里没有一件家具，只有一张地毯，为巴巴准备的一个小坐垫和靠垫。巴巴走到我们房间，背靠着靠垫坐在坐垫上，顾麦为他梳头。

后来有一天巴巴对娜佳、大蔻诗德和我说：“过来女孩们，带上纸和笔，坐下。”我们拿着纸和铅笔坐在巴巴面前，巴巴问：“你们念什么祈祷文？”

我们告诉他，“我们的圣线 (sacred thread) 祈祷文，巴巴。”巴巴知道这个祈祷文只用五分钟就说完了。

“什么！”巴巴说：“你们只给神五分钟的时间！你们整天吃饭、说话、洗衣、清扫和娱乐。你们整天都在照看自己，只留出五分钟时间去纪念神与赞美神？那不够。我将给你们口述一个祈祷文，你们把它写下来！”

我是在修女学校受的教育，在那里我们学写英文，不是古吉拉特语。虽然我能流利地说古吉拉特语，但却写得很慢。不过我开始写，巴巴用了大约五分钟时间口述祷文。

他结束后，拿过大蔻诗德的本子，看她是否正确地下写祷文。巴巴更正后还给她。然后他拿过娜佳的，改了还给她。

轮到我了，而我还在费力地写第一行。巴巴看了看我的本子说：“你只写了一行，为什么？”

我回答：“巴巴，我很少练习写古吉拉特语。我上的是修女学校，不是帕西学校，在那之前我学了很短一段时间古吉拉特语。这些年我从来没有练习写过。”

巴巴满面笑容，他说：“好吧，把你的铅笔给我。”他拿过我的铅笔，为我写下了整篇祷文。我很高兴不会写古吉拉特语，因为我现在有了巴巴亲手写的祈祷文。

这是一篇很美的波斯祷文，叫做“末那加特 (Monajat)”。巴巴孩提时代在父母家里时，他每天早上很早起来，用优美的声音与他父母一起唱颂这篇祷文。听巴巴的声音唱这篇美丽的祷文，一定是很美好的吧。

在奎达时，我们在卧室隔壁的房间用饭，我们的箱子也存放在那里。我曾经提到，我们没有家具，因此这个大饭锅被端进来，放在巴巴前面的地上。巴巴喜欢给人盛饭并看着



大家吃。他会用大勺敲着饭锅说：“快来。”满德里都把盘子递给巴巴。他先给他们盛饭。他们离开房间，接下来是年长的妇女们，

我们这些年轻女孩子跟在后面。大蔻诗德和娜佳会在我前面，所以我总是最后一个。

一天巴巴对我很不高兴，他从我手里接过盘子扔出门外，盘子“梆”地一声落在我们住的一楼平台上（在美国这是二层楼的平台）。我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有人把一只盘子塞在我手里，低声说：“把这个递给巴巴。”于是我把盘子递给巴巴。巴巴给我盛了饭并对我说：“下次你不要最后一个来。你每天都是最后一个。保证再也不要最后一个来了。”因此我尽最大努力不做最后一个。这是另一项命令。

巴巴盛饭时，有时给我们很大的一份。“不，巴巴，太多了。”我们会告诉他。“不，”巴巴会回答说：“你们必须吃完，一点儿都不能浪费。我把它给了你们，所以你们必须全部吃掉！”

“是，巴巴。”我们说，然后坐在另一个房间里吃啊吃啊。最后我们一口都咽不下了，我们吃得太多了，但不得不吃完。

几天后巴巴来我们房间说：“今天我们要出门；准备好四点出发。”所以在下午四点我们都在楼下。

巴巴和男满德里，还有两个年长妇女，坐进一辆小型面包车，那是高荷和恺悌的父亲鲁西珀伯（Rusipop）为巴巴安排的。我们女孩子和其他的年长妇女乘坐另一辆小些的汽车。

我们开出奎达，驶过远处一些可爱的秃山。巴巴选了最高的那座山，让车停在那里，他开始爬山。他穿着拖鞋，我无法想像他穿着它们怎么爬山。然而他却爬得特别快，连满德里都跟不上他。他们手脚并用吃力地爬着，而巴巴却异常敏捷地攀登着光秃多石的一面。大约在半路，巴巴停下来，坐在一块石头上。这时鲁西珀伯的弟弟给他拍了张快照，鲁西珀伯的弟弟总是带着照相机。巴巴独自坐在山腰，非常可爱。

他们下来时，太阳正在落山。巴巴从山上下来，说我们要直接从布鲁斯路回鲁西珀伯家。年长的妇女和男满德里坐进小面包车，留下我们三个女孩和巴巴坐第二辆车。巴巴转向为我们开车的鲁斯特姆说：“记住我们来时的路，这样我们就会知道走哪条路回去。我们将走同一条路回去。”载着男满德里的面包车开走了，转了个弯儿，随即消失在视线中。巴巴叫我们：“你们站在那里做什么？快过来上车。”

巴巴和鲁斯特姆坐在小汽车的前排，我们女孩坐在后座。我们出发时太阳已下山，鲁斯特姆记不清路了。小面包车已经不见踪影，鲁斯特姆走错了路，结果我们离奎达越来越远。

巴巴对他说：“问你看到的第一个人去布鲁斯路的路。”但有一段时间我们一个人也看不到，于是我们一直开车转来转去，越来越迷路。我们女孩很高兴迷路。我们跟巴巴一起乘车，所以并不关心要多久才能找到路。只要巴巴和我们在一起，就算整夜开车转悠我们也不会介意。

最后，我们遇到了一个为我们指路的人，终于找到了布鲁斯路。不过我们很享受这次迷路，可以跟巴巴一起坐这么长的车。

从奎达我们去卡拉奇（Karachi）做短期逗留，我记得在那儿观看巴巴打板球。1924年7月底，我们回到孟买。我们又一次住进小蔻诗德父母在达达尔的伊朗尼大厦。它是一所很漂亮的位于二楼的公寓，有一个大客厅，两个带独立卫生间的卧室，一个很大的厨房和两个阳台。巴巴住在客厅，我想男满德里也住在同一个房间里。我不敢肯定，因为我们很少去那个房间。我们女孩子住在一间卧室里。

巴巴的饭菜由和我们在一起的年长妇女来做：朵拉玛西、我母亲朵拉特麦和小蔻诗德的母亲苏娜玛西。由于巴巴从来不吃早餐，只是在破晓时分喝一杯淡茶，所以他很早就会



感到饿。因此她们在九点时就赶忙准备他的豆糊、米饭和辣酱。

过了些日子我和小蔻诗德商量说：“她们能为巴巴做饭多好呀，为什么我们不试着给他做些他爱吃的东西？可我们做什么呢？”那时我们真的不会做饭，但是我们想起一种叫都德-帕克普瑞（dudh-pak puri）的甜食，我们略微知道一些。于是决定做这个。

普瑞类似于用黄油和面粉做的油炸小点心，我们决定用粗粒小麦粉来做，这可以使它很松软。要把小麦捣成很细的粉很费时间，但是它们很松软可口。

于是我们做了普瑞，结果做得不错。我们对自己很满意，然后开始做都德-帕克，它像是用牛奶、糖、肉豆蔻和豆蔻制成的蛋奶。我们把牛奶放在火上，但送牛奶的人一定是往牛奶里加了水，因为它并没变稠。

这时巴巴问饭准备好没有！年长的妇女把他的米饭和豆糊送进去。此时我们很着急。

我对蔻诗德说：“巴巴吃得很快，他五六分钟就吃完了。它不会做好的。噢，我们该怎么办？”于是我们决定用小麦粉把牛奶变稠。我们往牛奶里放了一勺，搅拌后它确实浓缩得很好。巴巴的空盘子被拿回厨房，我们冲进去，一人端着普瑞，一个端着都德-帕克，把它们放在巴巴面前。

“这是什么？”他问道。

我们回答：“是都德-帕克普瑞，巴巴。我们希望你会喜欢。”我们哒哒跑回厨房，感到相当自豪。

随后一声大吼从巴巴那里传来：“把做这个都德-帕克普瑞的女孩子叫来！”我们有点害怕，因为听起来巴巴不是很高兴，但我们走出去，站在巴巴面前。巴巴说：“你们做了什么？这是什么？”

我们回答：“巴巴，那是都德-帕克普瑞。”

“都德-帕克普瑞！”巴巴说：“你们尝过都德-帕克普瑞吗？这不是都德-帕克，这是给病号的食物，我没有生病！”

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只是站在那儿。我们不再感到骄傲了，反而垂头丧气。之后，为了不让我们难过，巴巴确实吃了一些，并让我们拿着他用过的盘子回厨房。

过了一会儿，巴巴叫厨房里的女孩们过来，于是大蔻诗德、小蔻诗德、娜佳和我都过去了。

“把都德-帕克普瑞忘了，”他对我们说：“味道不错，我也吃过了，别再为它烦恼了。”

巴巴旁边有一个装满汽水的篮子。他叫我们每人拿一瓶自己喜欢的去喝，但他没让我们离开房间，所以我们不得不站在房间里从瓶子里喝。

那时候瓶口不是用盖子，而是用玻璃子盖在瓶口防止跑气。这些饮料很容易发出滋滋声。你一打开瓶子它就“滋滋滋，滋滋滋”地响。因为满德里们在那儿，我们感到很忸怩害羞，我们一边对着瓶子喝，一边试图躲藏。

突然整个情景让我感到很滑稽。开始是做都德-帕克失败，而现在我们试图喝滋滋作响的汽水。我想笑，但笑的不是时候，反而噎住，开始咳嗽。

巴巴转过来问：“你在做什么？”

“我噎住了，巴巴。”我答道。

“那就去厨房，在那儿喝完你们的饮料！”他说。因为出洋相，我们被送回厨房，我们很高兴在那儿，并且安静地喝完饮料，没有人看着。

就这样巴巴给我们饮料，与我们和好。他留心不让我们因自己做的可笑的都德-帕克普瑞而沮丧。

第二天巴巴问我们：“你们知道怎么做土豆饼吗？”

“不太知道，巴巴。”我们回答说：“但我们会试试！”

他说：“不，你们应该知道怎样做得好。我来教你们。先煮些土豆，然后剥皮。把少



许的姜、蒜和青辣椒放在一起磨碎，再切碎一些新鲜芫荽。我九点钟来教你们怎么做。”

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完全按照巴巴所说的，把配料准备好。

巴巴来后，让我们把土豆捣烂，然后对我们说：“现在加一点盐，把全部配料混合在一起。”巴巴亲自和我们一起搅拌。之后巴巴拿起一小块儿，放在手里拍成形，给它覆上一层粗粒小麦粉。他示范给我们怎样把小饼做成圆形或椭圆形，怎样煎炸。他显得那么甜美，对所做的工作专心致志。

随后巴巴离开了，我们继续为他的午餐做土豆饼。这次我们感到很高兴，巴巴已经教给我们怎样做。我们把混合料拍成小饼并炸好，给巴巴端过去。巴巴很喜欢这些小饼，他告诉我们它们非常好吃。巴巴很喜欢土豆饼，他还教我们如何做好，真是可爱！

[1924年8月初，巴巴把他的大部分满德里送回各自的家，把美嫒和她母亲送到阿美纳伽的库希如大院。之后巴巴只带了几个男满德里，包括古斯塔吉和帕椎，在印度四处旅行，直到9月中旬。这对巴巴和跟随他的满德里来说，是一次非常艰巨的旅行。1924年9月中旬，巴巴回到孟买的伊朗尼大厦，这一年余下的时间他往返于孟买和美拉巴德之间。接近1924年底时，巴巴又回到美拉巴德，他让美嫒、朵拉特麦、娜佳、小蔻诗德和大蔻诗德搬进那里的邮局。朵拉玛西也经常来邮局小住。]

巴巴在1924年8月初离开孟买，在印度的不同地区旅行，做他的工作。那时我们为了跟随巴巴而永远地离开了普纳，所以他把我们送到库希如大院。因为那个期间巴巴仅仅来美拉巴德做短暂停留，所以我们不能住在那儿。巴巴告诉我们，等他在美拉巴德定居，开始在那里的活动时，就会叫我们来和他共同生活。

小蔻诗德后来也到库希如大院和我们一起住，在那儿我与她和朵蕾（Dolly，阿迪的妹妹）合住一间很漂亮的屋子。我母亲住在我们隔壁墙角的小房间。我们的房间里没有家具，但我们知道巴巴在美拉巴德时睡在地板上，所以我们很高兴也睡在我们房间的地板上。

一天巴巴为某些工作离开后又返回美拉巴德，他叫我们很多人从阿美纳伽去美拉巴德接受他的达善。我们都很高兴。载满人的几辆私人马车从阿美纳伽出发，我们的车由苏非拉着，就是几年前我母亲为我买的那匹马。

那时候，去美拉巴德的路非常非常安静，一点儿不像现在到处冒出工厂和房子。沿路有可爱的树木，可是现在很多都已被砍伐了，乘马车去美拉巴德的一路上，乡村的风光很美。因为我们要去巴巴那儿，所以一切都让我们心旷神怡。

当我们接近美拉巴德时，看见巴巴正站在邮局的阳台上。从远处看，巴巴穿着白色的长袍，头发松开来，显得很可爱。我们看到巴巴正向我们张望，又见到他的美好感觉使我们很激动。

我们都下了马车，朝站在阳台上的巴巴走去。我们得到巴巴的达善，然后女孩们坐在巴巴一边，年长妇女坐在另一边。巴巴和年长妇女们聊了一会儿，便转向我们女孩问：“你们在库希如大院整天都做些什么？”有很多人住在库希如大院，巴巴想知道我们是不是把时间花在闲聊上。

“巴巴，”我们回答说：“我们不跟人交际，呆在房间里写字、缝纫、洗衣服。空余时小蔻诗德给我们讲大师之家的故事，那时她经常去那儿拜访您。”

“好，”巴巴说：“但是现在我希望你们用古吉拉特语在纸上写耶兹单的名字，字要写得很小很小，一天写一个小时。”耶兹单是琐罗亚斯德教中上帝的名字。

然后巴巴告诉我们：“你们每天要静心半小时，用琐罗亚斯德或我的相片，把注意力集中在上面，想着照片。走神了也不要担心。头脑就是这样飘忽不定，只要把它带回来，再集中在照片上就可以了。”我们的思想总是分散，巴巴用这个办法教给我们怎样专注，怎样想该想的事情。从巴巴那里得到这个美好的命令，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回库希如大院的路上，苏非制造了一件很好笑的事件。小蔻诗德和我坐在马车的



后排。这个座位是朝向后方的，因此当我们离开时，我面向美拉巴德，我脚下有一个铺盖卷。我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也许我弯腰阻止铺盖卷掉下去，但我们刚出发，我就突然飞出马车摔在地上。每个人都吃了一惊！他们很快停下马车，但我那时很年轻，我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跑回马车爬进去。幸运的是我没有受伤，我觉得这很好笑，虽然苏非很勇猛，但我骑乘时从没摔下来过，可我坐他拉的车却掉了下来！

回到家后，我们要来写字本和铅笔。每天早上我们坐在房间里各自的角落里，这样就不会互相打扰，然后对着巴巴俊美的照片静心半小时。休息一会儿后，我们回到自己的角落，每人写一个小时的神名“耶兹单”。看巴巴的照片的感觉很美好，然后写上帝的名字。巴巴就是这样教我们集中精力与静心的，加上其余的工作，这让我们很忙。

巴巴后来让我们把写了很多遍“耶兹单”的纸张切割成小片，每片上面写着一个“耶兹单”。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小纸片。巴巴对我们说，他想把这些纸片混入小麦粉做成小球，把这些小球扔进海里喂鱼。他说这将对鱼有好处，但是有太多的工作要做，这些纸片从没被做成小球。

巴巴再次离开了美拉巴德，他回来后，又送口信让我们去美拉巴德。我们问候他以后，他询问大家写字和静心的情况。“我们很喜欢，巴巴。”我们回答说。然后巴巴告诉我们：“现在我想让你们为阿冉岗的村民做衬衫。”我们很高兴，为得到巴巴的另一个命令而感到重要与自豪。

我母亲指导我们。她买来做衬衫的布料，还有一个大地毯，铺在我们房间的地板上，我们坐在上面做活儿。我母亲裁剪出不同尺寸的衬衫，以适合从小孩到成年人穿，我们女孩缝纫。我们有三台缝纫机，有手动的和脚踏的两种类型，分别放在房间的不同角落里。我从来不喜欢缝纫，但我尽了最大努力。

就这样我们在每天早上做个人的功课——对着巴巴的照片静心，写“耶兹单”。每天下午我们缝衬衫，巴巴让我们的头脑完全被占据。

当巴巴再次回美拉巴德时，我们去看他，巴巴问我们缝纫进行得怎么样，做了多少衬衫。我们回答说：“噢，巴巴，做好多件了，大概两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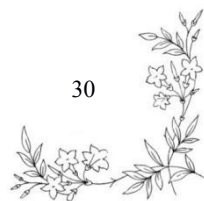
他说：“只有两打？那不够！你们必须多做些。”

“是，巴巴。”我们回答。回到阿美纳伽后，我们的缝纫速度越来越快。后来巴巴来阿美纳伽时，又问衬衫准备好没有，当我们告诉他大概五十件时，巴巴说：“很好，但我还需要更多件。这些不够给村民的。”于是我们开始互相比赛，缝纫得非常非常快。当巴巴又回到美拉巴德时，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百多件。他说：“现在这个数目够了。”

巴巴随后让我母亲买帕萨德，我母亲买了一大麻袋出若（chura）——混合着干花生、雏豆和爆大米花的食物。这些出若将同衬衫一起分发给村里的穷人。巴巴总是喜欢给帕萨德，它是村民们珍惜的东西。随后我们将衬衫捆起来，把它跟出若麻袋一起，用牛车送到美拉巴德。

我们在下午到达美拉巴德。巴巴坐在邮局的阳台上演奏多拉克（dholak）——一种圆柱状的鼓，并唱着优美动听的巴赞（bhajan，印度教祈祷歌——译者注）。整个阿冉岗的村民们都在那儿：不只是男人，还有妇女们，带着小孩。巴巴看到我们，对我们说：“坐下等到我唱完这首歌。”我们坐在他身后的阳台上，听他唱歌。那是一首图克拉姆（Tukaram）巴赞，我记不清是哪一首了，大概是有这些歌词的那首：

“我有什么引以为傲的东西可献给他？
我把自己渺小的生命放在他的脚下吗？
即使这样都不足以臣服于他。”



村民们喜欢听巴巴唱歌，他的嗓音非常可爱动听，音调非常优美。

随后巴巴转过身，让帕椎打开帕萨德麻袋，并让我们解开衬衫捆，所有的村民都在那儿从巴巴手里接受帕萨德。巴巴坐在阳台上，显得非常高兴，他叫一个坐在母亲怀里的孩子过来，拉着他的手抚摸一下，然后给他一件折叠整齐的衬衫，上面放着出若。这个孩子也很高兴，有漂亮的新衬衫穿，还有帕萨德吃。所有的小孩子都拿到了自己的一份，然后是大点儿的孩子，最后是男人们。

巴巴给那么多的帕萨德，小孩子手里的出若都落到地上。巴巴总是慷慨地给予，用两只手给，他是那么大方。巴巴喜欢看另一个人吃。他喜欢给人食物。

因此村民们很高兴，当巴巴让他们离开时，孩子们都兴奋地又笑又叫，一边吃着他们的帕萨德。那真是一个美好的场面。

巴巴转向我母亲说：“看他们有多高兴啊！看到他们这样快乐，你不感到快乐吗？”

我母亲回答说：“是，是的，巴巴。看到他们快乐，真好。”

巴巴说：“看到别人快乐，我总是感到快乐。我今天很快乐。”

之后巴巴说几天后我们可以过来和他永远在一起了！我们也非常非常地快乐！

要搬到美拉巴德了，我们很兴奋，返回阿美纳伽准备搬迁。现在快到1924年底了，小蔻诗德对我说：“我们要去美拉巴德和巴巴在一起，巴巴喜欢睡在地板上。你知道他像个苦行僧。我们也应该像那样，不能太舒适，巴巴会赞许这个。我们必须放弃某个东西，我们要放弃什么呢？让我们停止睡枕头吧。”

“好吧，”我说：“是的，去巴巴那里之前，这样做会非常好的。”

我们已经在地板上睡了，现在我们开始不用枕头睡觉。幸运地是，我可以没有枕头睡着，但我感到头下的地板非常硬。

巴巴叫我们住在美拉巴德的邮局里。终于和巴巴在一起了，我们感到非常幸福。我们一边说：“你用这个角落，我用这个角落”，一边开始铺床，并打开行李箱。

巴巴走进房间，问道：“你们有足够的被褥吗？谁都不能在这里生病。”

“是的，巴巴。”我们回答说。

“让我看看。”巴巴说。巴巴知道有某样必要的东西不见了。我们打开铺盖给他看，巴巴看着我们的铺盖说：“你们的枕头在哪儿？”

“巴巴，”我们回答说：“我们不用枕头。”

“什么！”巴巴叫道：“你们为什么不用枕头？”他看起来一点儿都不高兴。

我们不知道说什么。我们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们以为巴巴会对我们满意的。那时候我们真的很傻。我们想取悦巴巴，可这一点都不让他高兴。

我不想说这是小蔻诗德的主意。小蔻诗德和我互相看了看，说：“巴巴，我们不需要枕头。”

巴巴说：“你们如果住在这里，就要用枕头，保持身体健康。我们缺医少药。你们要睡好并照顾好身体，不然你们都直接回阿美纳伽去。”

“不，巴巴，求求您。”我们恳求说。

“好吧，”巴巴说：“今晚你们要用枕头睡觉。”

因此巴巴叫人从阿美纳伽送来枕头，再次得到它真是不错。我发现巴巴不喜欢这种荒唐的东西。我们企图当苦行僧，但你必须在内心做个苦行僧。

5

在邮局的日子



在接近 1924 年底时，巴巴返回美拉巴德，并叫我们第一批女子去那里永久地加入他。我们——我母亲、我、娜佳、大蔻诗德和小蔻诗德，不时还有朵拉玛西——共同住在铁路边的邮局里。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个邮局，我说过，那时英国在美拉巴德有一个军训营。

那里的大多数军用建筑都不是经久的，但邮局却是。它是一座非常坚固且建造得很好的建筑，厚厚的墙壁由大块的黑石砌成。它有一个大房间，南侧和东侧有阳台。只在南面和北面的墙上有窗户，窗户上装有栏杆。英国人把它建在铁路近处，以便火车经过时能够容易地把邮包搬上搬下火车。后来因为它不再用做邮局，铁路部门命令把它推倒，我们对此很难过，但有人对我说，邮局墙壁的石头被用来建造巴巴的三摩地。

我们是那么喜爱邮局。在那里发生了很多与巴巴的“第一次”：我第一次在那里得到巴巴的达善；我第一次在那里听到巴巴用他可爱的声音唱歌；巴巴在那里洗浴过；他在那里用过茶饭。巴巴曾经睡在那里，阿冉岗的村民也是在那里第一次认识巴巴并得到他的达善。因此那个地方对我们是神圣的。

最初的那些日子对我们很特殊。当时只有三个男满德里和巴巴在一起：古斯塔吉、帕椎和马萨吉。巴巴和他们睡在邮局的阳台上，在没有窗户的东侧，正对着马路。

时值初冬，阳台受寒冷的东风吹袭。巴巴没有床，只有一张薄褥子垫在地面的席子上，晚上他会冷得睡不着。巴巴也没有蚊帐，蛇或蝎子能轻易地爬进他的被窝取暖。巴巴睡不着，在凌晨三点半就坐起来，身上裹住毯子。清晨五点，巴巴会叫醒满德里。不管他们呼噜打得多香，巴巴会拿着他的凉鞋扔向其中的一个。他尤其喜欢瞄向马萨吉，后者会醒来，看见巴巴的凉鞋，非常高兴。马萨吉会起来，亲吻巴巴的凉鞋，再把它还给他。

我们女孩在邮局内的房间里，在铺盖卷里睡得非常舒服，而巴巴，王中之王，却露宿室外，没有合适的床铺。现在夜间在美拉扎德，我想着巴巴，记起所有这些细节；巴巴是怎样把舒适给别人，却不顾他自己。我们真是迟钝！我们这些女孩子在里面感到如此温暖舒适，而巴巴在外面却那么不舒适。可我们不能让巴巴使用房间，我们女孩子不能睡在阳台上，所以巴巴不得不和满德里睡在外面，他经受了所有那些不适。

我们的食物很简单，在早上我们只喝淡茶，当然包括巴巴。我们女孩子早早起床把茶准备好。我从来不喜欢早起，当我来跟随巴巴生活时，早起对我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们要在五点或更早起床，准备巴巴的茶。五点半我们就会听到巴巴向我们走来，他一边走一边用优美的嗓子唱着歌。

在外面阳台上有一个烧木柴的小火炉，我们用来做饭，但我们在房间里的煤油炉上烧茶，因为巴巴不喜欢他的茶里有木柴的烟味。茶非常淡，用一点新鲜薄荷、柠檬草和一小撮干茶叶做成。我们在里面加糖，但没有牛奶，也没有面饼（chapatis）；没有黄油，没有面包。这种淡茶是我们仅有的早餐！

我会在东侧阳台把茶给巴巴，他坐在那里的那个行李箱上，跟满德里聊天。娜佳或我母亲把满德里的茶给他们。巴巴的茶盛在一只大铝杯里，巴巴还用这个杯子洗脸、洗澡及喝水。我们上茶时，它新做好，热气腾腾，所以巴巴的大铝杯太烫，他不能放到唇边。我母亲注意到这个问题，她教我们把巴巴的大茶杯放在半桶凉水里，冷却到合适的温度，再给巴巴。

我们只有最必需的用品，所有的器具不是黄铜或铝制品，就是搪瓷的。巴巴对我们说每件东西都必须是不易碎的，因为我们不能换置任何东西。

午饭我们吃米饭和加香料的豆糊，晚上我们吃米饭和不加香料的豆糊。稍后不久巴巴还让我们做咖喱菜和米饭。我小时候很喜欢吃肉和鱼，一点都不喜欢吃蔬菜，但巴巴使我



完全忘了肉食。我很年轻，早餐只喝不加牛奶的淡茶，我会感到非常饿，所以急切地盼望着我们的米饭和豆糊。

娜佳在阳台上的木柴炉灶上煮米和豆糊，我帮助她刷锅洗盘，及磨碾香料。在石头上磨碾香料不大容易，干椰子和芫荽籽尤其坚硬，我尽力把它们磨得非常非常细，尤其是巴巴让我们做咖喱菜时，细磨的香料会使咖喱很平顺。

巴巴那时年轻，仅仅在黎明喝淡茶，然后和满德里一起辛苦干活，会让他感到很饿。他早在九点半就来吃午饭，在下午四点或五点吃晚饭——米饭和豆糊。

娜佳很早就生火做豆糊，以便为巴巴准备好。当他进来时，他不是叫“娜佳”而是叫“娜佳丽 (Najari)”，对她那么亲切。

“娜佳丽，几点了？饭好了没？”

娜佳会说：“巴巴，豆糊刚做好，但米饭还不十分熟。”

巴巴会回答说：“不要紧，我不吃米饭，只要豆糊好了。”

吃饭时巴巴坐在地上的小毯子上，在阳台上的火炉边。我把饭盛在他的黄铜盘子里端给他。我们还很生疏，不习惯与大师一起生活，没有意识到要把鞋子脱掉。我们服侍巴巴时仍然穿着凉鞋。现在我想起这些小事情，感到那时巴巴肯定觉得我们很没礼貌，但是玛妮说巴巴想要我们那样；太聪明的人也许会争论太多，使他的工作更困难。

巴巴用饭有时会要面包。顾麦拜访巴巴时会从阿美纳伽带给他，只有一小条面包。我们用布把它包住，放在锅里保鲜。面包会变得不太新鲜，但巴巴会把它掰成小块放在豆糊里。巴巴总是用手掰面包，他从来不切。看着巴巴吃，我们也会感到饥饿。

我们女孩子在巴巴面前仍然有点害羞。我们从远处偷看巴巴，但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跟他说话，除非他对我们说话。巴巴对我们很严格。

巴巴已经对我说过不要读书或写字，所以我连他对我们说的事情都不能记下来。我来时箱子里带着我喜欢的一些书——大卫·科波菲尔 (David Copperfield) 和其它书——以便与女孩们分享，但我很快把它们送回阿美纳伽我姐姐那里，我再也没有看见那些书！

我也不能碰触或对任何男人说话，我准备的食物只能给巴巴，后来给学校的孩子，但不给男人。古斯塔吉是这些规则的一个例外。他的储存室在邮局的一个阳台上，巴巴派他给我们送口信，甚至巴巴本人也很少走进我们的房间。他会在邮局阳台上吃饭喝茶。

即使在最初也有很多其它的小命令。比如，我们要在晚上穿上暖和的上衣，还有我说过的用白色头巾盖着头。我们可以到阳台上做饭，在最早期我们可以去井边洗我们的衣服；除此之外我几乎总是呆在房间里。我们不去外面游逛，那时候美拉巴德山对所有的人都是禁止入内的。

巴巴很喜爱音乐，我说过他有一副非常优美甜润的嗓子。有时巴巴会在清晨唱歌，他的声音非常动听，甚至在刷牙和喝茶前他也会优美地唱歌。

一天清早，我们快速地卷上铺盖，把它放在一旁，用冷水洗脸刷牙后，匆忙地为巴巴做早茶。我在抽着煤油炉，弄出很大的噪音，这时我母亲说：“听！因为炉子响你听不到，可巴巴在唱歌，他唱得真美！”

我们一边听，一边听见巴巴的声音越来越近。他在唱一首新歌，不是卡瓦里，而是一首普通的歌，曲调很好听。一开始我们站在房间中间，因为我们知道巴巴不喜欢我们从窗户里盯着他看，但我们仍然能看到外面。巴巴的声音更近了，然后他转过邮局的墙角走来；我们看到了他。这时天刚刚破晓，黎明的曙光照在他可爱的脸庞上。他是那么美，穿着白色长袍，头发散开。他一边唱，一边优雅地舞蹈。虽然只是几秒钟的一瞥，但巴巴在黎明的曙光里边歌边舞的情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当巴巴转向阳台角的时候，我们冲到窗边想多看他一眼，但他已经走出了我们的视线。不过在那几秒钟我们的确看到了他，穿着白色的长袍，那么修长俊美。他因喜悦而自然地



跳舞唱歌。

巴巴经常一边在邮局阳台上走，一边唱卡瓦里歌，那些是他最喜欢的一类歌曲，但他从不唱完整首歌。巴巴只唱其中他最喜欢的三四行，并且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唱。

在一个特殊的日子，巴巴在阳台上走来走去，唱着一首歌中的几行，我们女孩坐着剥蒜。巴巴走到我们面前说：“你们在听我唱歌，但你们理解它的意思吗？”

那是一首用乌尔都语写的卡瓦里歌。我小时候只学过一点乌尔都语，用来和仆人们讲话。

“不，巴巴，我们一点都不懂。”我们回答说。

于是他解释给我们听。歌词大意是：“如果在陶醉（masti）的时刻你想起了至爱，那就是爱。那时你必须把头放在他脚上。”

英语中没有确切的词汇来表达“masti”。它的意思是陶醉于你喜爱做的事，看一场精彩的电影；享受美味食物；开心地和某人交谈等等。它是那种幸福感，不一定与至爱有关。因此歌中唱到，甚至当你在享受时也把头放在他的脚上，那么你就是在爱着他。

“把你的头放在他脚上”用直白的话说就是记得至爱；想着他，这样当你想他时，你的爱在那一刻是对他的，而不是对你正在享受的事情。就应该这样去爱他。

做到这个是很难的。当你吃着很诱人的食物时，你想的是食物而不是巴巴。但是如果你记起巴巴，那就是爱。

如今在美拉扎德，吃饭前我们说“Jai Baba”，我会对巴巴说：“来和我们一起吃。”邀请巴巴与你在一起，与你一起吃饭，巴巴会感到高兴的，因为你想到了他。

一天早上，巴巴在邮局坐在地上他的小毯子上。他叫我过来坐下，问我：“你会唱英文歌吗？”

“不会，巴巴，”我说：“我不会什么歌。我连唱歌的好嗓子都没有。”

“不要紧，”巴巴回答：“我要你唱歌时，你必须唱。你不记得在学校唱过什么歌吗？”

巴巴知道我的确知道一首歌，但我一首都想不起来。跟巴巴在一起时，一个人有时会脑子空白，忘了他本来知道的东西。

“努力想出一首。”巴巴说。我想啊想啊，然后记起了我在学校时和女孩们唱过的一首英文歌。它叫做“天鹅”，不是“通往天鹅河的路”，而是“天鹅，我多么爱你，我多么爱你，我亲爱的老天鹅！”

我感到很害羞，但是我不得不为巴巴唱，他非常喜欢。

“再唱一遍。”巴巴对我说：“我想学这首。”于是巴巴跟着我一句一句重复，几分钟他就学会了整首歌。

第二天早晨我们听到巴巴大声唱着“天鹅”，他唱得很优美。巴巴对我们说这是他唱的第一首英文歌，我很高兴他是跟我学的。

有一次巴巴甚至也教了我们一首歌，完整的一首歌，不只是四行。这是一首献给奎师那的歌。他叫我们女孩子坐在他面前，他非常亲切地一句接一句教我们。娜佳和我都没有好歌喉，而大蔻诗德和小蔻诗德二人有。这样我们从巴巴那里学会了一首歌！

在邮局的那些早期的日子里，巴巴有时无意间泄漏一些秘密，他那时对我们说的很多事情后来都成为现实。

那个期间巴巴有一次对我们说：“有一天我将拿出我的剑！”我们看着巴巴，感到很吃惊，不知道巴巴的意思可能会是什么。巴巴穿着白色的长袍，头发松散飘逸，是那么友爱文雅。那时我们从没听说过卡利时代（Kali Yuga）的阿瓦塔，巴巴也没有对我们说他是谁。如今我们知道圣典中称这个时代为卡利时代，而这个时代的阿瓦塔总是被描绘成骑着一匹白马，手持抽出的剑。我们理解了巴巴的意思。

数千年来，阿瓦塔一次又一次地来临，告诉我们怎样做人。他用不同的方式，对我们



说去实践“善思、善言和善行”，但是我们没有听。现在，就像母亲不得不拿棍子警告不听话的孩子一样，巴巴也将不得不拿出他的剑，让他的孩子们听话。这就是我感觉将会发生的。

巴巴精力非常充沛，当然他还年轻俊美。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里，邮局还没有圈起来，我们会看到巴巴健步如飞地穿过田野，来往于邮局与满德里正修建的老房子（现在的免费客栈，Dharamshala）之间。晚上黄昏时巴巴坐在地板上和我母亲以及我们女孩在一起，我们帮他按摩脚和腿。巴巴那时候喜爱听音乐，因此我们经常给他唱歌。巴巴有时给我们讲好笑的故事，有时他会说：“现在你们给我讲些好笑的故事。”当巴巴让我讲时，我对他说我从来没读过好笑的故事；我们总是在学校学习，没有时间看这类书。其他女孩子对巴巴说：“我们只知道一个很短的。”巴巴温和地说：“不管多短，告诉我！”于是她们讲了，巴巴很喜欢那个故事。但是下一次巴巴要听好笑的故事时，女孩们不得不对他说她们没有更多的了。“没关系，”巴巴说：“把同样的故事再讲一遍。”于是她们把故事重复了一遍，巴巴就像第一次听一样，非常欣赏！巴巴天真无邪，喜欢开玩笑，喜欢有趣的事儿，就像个年轻的男学生。巴巴喜欢听人们生活中发生的趣事，他本人非常机智聪明，巴巴能最轻易地在某个情形中发现幽默，他经常逗每个人开心。巴巴脑子里有那么多重要的工作，他对我们说幽默减轻了工作负担。他是那么可爱，他过去是这样。而他现在仍然非常美，但你们却看不到他！

在邮局时有一天（我记得只有巴巴、我和我母亲在场），巴巴对我说：“坐下。”于是我坐在他面前的地板上。当然他也是坐在地板上；我们没有椅子。

“你喜欢在这里工作居住吗？”他问我。

“是的，巴巴，我喜爱在这儿，服侍您。”我回答说。

“那么从今天起你将是我的勤务兵。”巴巴对我说。

“勤务兵？”我说：“巴巴，我不知道‘勤务兵’是什么意思。”

巴巴解释说它的意思是我将照管他的衣服，他的箱子，准备他的茶，洗他的衣服等等。我非常高兴！他说：“把我的东西从古斯塔吉那里接过来，你现在要为我做一切的事情。”在那天之前古斯塔吉是唯一被允许碰巴巴的东西的人。

因此从那天起我开始服侍巴巴。他要洗脸时，我就去准备水，随后我把水倒在他手里，把香皂递给他；再倒水让巴巴洗脸洗手，并递给他毛巾。巴巴刮胡子时，我把他的剃须刀给他，我给他做茶盛饭。

被允许洗巴巴的衣服，我感到非常幸福，也很骄傲。我喜爱洗他的衣服。我们女孩子一起去马路旁的那口水井，巴巴1923年第一次来美拉巴德时曾喝过井里的水。路上空荡荡的，除了偶尔经过的农夫或牛车。井被可爱的石头矮墙围着，现如今矮墙已经不在那儿了，我们在矮墙的石头上面洗衣。我们用小桶从井里打水，把石头洗净，然后我洗巴巴的衣服。之后洗我们自己的。我们洗衣服时，可以看到巴巴穿梭于田野间。那是很美好的时光。

回到邮局我单独系上一条绳子，晾巴巴的衣服，它们还有一点潮湿时，我把他的长袍叠好，放在干净的被单里，用手压，这样当我打开时，它们就像熨过似的。我再把它们晾干，之后放进巴巴的箱子。

1924年12月，巴巴带我们乘坐夜间的火车去孟买。那时候没有直达的火车，因此我们不得不半夜在敦德（Dhond）转车。巴巴让我们在下午五点准备好出发，因为时值十二月，在路上会冷，他让我们带上暖和的衣物，别感冒了。

我们准备好了的东西，我把自己暖和的粉红针织外套放在卷好的铺盖上。我母亲喜爱编织，当我还在学校时，她为我编织了这件衣服。它很宽松，几乎到了我的膝盖，但很暖和，因此我一直留着它。毛衣是好看的粉色，不太艳，边上织了条白色的边带。



巴巴走进我们的房间，手里拿着一捆淡紫色的布。令我们惊讶的是，他把这捆布扔在我们地板上的大棉地毯上，手里握着布的另一端。随后巴巴开始非常非常迅速地把布裹在他的头上，他轻微地转头，这样一转，那样一转，非常美，直到头发全部藏在头巾里！我们旅行时，巴巴不想他的头发被人看到。

然后他问我们：“你们行装都收拾好了吗？我们必须十五分钟内出发。你们忘没忘带暖和衣服？”巴巴看见我铺盖上放的粉色外套，拿起来问：“这是谁的？”我说：“是我的，巴巴。”他穿上毛衣，因为它是编织的，对他合身。

“这件外套漂亮暖和。”巴巴说：“你若是在火车上感到冷，记着穿上它。”

巴巴穿着粉色外套，戴着粉色头巾非常可爱，但在我们坐马车去火车站之前，他把外套脱下来。

如今在夜晚当我想起巴巴，忆起我们跟他在一起做的每件小事时，我意识到这是巴巴穿过的第一件粉色外衣。巴巴总是穿白色、杏仁色或淡蓝的外衣，不是粉色的，但巴巴在古鲁帕萨德达善时却穿着粉外衣。那是有人送给他的，而且很适合他，所以我们说：“巴巴，为什么你不穿着它？”但巴巴穿的第一件粉色外衣是我母亲给我织的！

我们乘马车从邮局去火车站。那时候火车站人很少。我们黄昏时到的，我们等火车时，巴巴让我们坐在一条长凳上，而他开始从站台的一头走向另一头，他身着卡木里外衣、拖鞋、长袍和头巾，非常美。

巴巴一边走，一边开始在站台的每个末端大声唱歌，那儿没人，他经过我们和其他等车的人时唱得很轻柔。巴巴来回地走着，歌声忽高忽低。听他唱歌真美好，这说明他喜爱音乐和唱歌，而他保持那么多年的沉默，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啊！

火车到站时，满德里先冲上去找巴巴的隔间。它很小，只有两个座位，一个给巴巴用，一个给古斯塔吉。巴巴让我们坐在女客车厢。之后他走进他的小隔间。古斯塔吉把他的铺盖推进去。我们坐在长椅上等满德里去找女客车厢时，巴巴派古斯塔吉叫我去他那里。

“噢，发生什么事了？”我想：“我犯什么错儿了吗？我做了什么事儿让巴巴叫我过去？”我走到巴巴的隔间爬进去。

巴巴很亲切。他叫我坐下并说：“按摩我的脚。”于是我给巴巴的脚按摩了大约半分钟，然后他对我说：“你知道，你要是每天给我按摩脚，从不中断，我会让你成为像巴巴简那样！”

我很惊讶。我连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事。我从没向往过那样的伟大，成为巴巴简那样！我只想和巴巴在一起，爱他，服侍他。但我能说什么呢，于是我只是说：“是，巴巴。”

但巴巴知道我在孟买不能天天为他按摩脚，而一天都不拉。他在那里保持了七天的沉默，还斋戒了一些日子，那时甚至没人可以进他的房间。巴巴是想看看我的反应，看我会说什么！巴巴那样说很恶作剧，但又很可爱！他有时不禁会用某些事情让人吓一跳。

在1924年12月那次访问孟买时，我们住在达达拉（Dadar）的巴如查（Bharucha）大院，离大师之家不远，就在这次访问期间，巴巴创作了“古吉拉特阿提”（Gujarati Arti）。

在巴如查大院巴巴的房间在大厅的远端，挨着古斯塔吉的房间，古斯塔吉的房间那边还有一个房间。我们妇女——我母亲、我和娜佳，住在大厅过道的最后一间，隔壁是厨房。

白天，我们和我母亲在厨房准备食物，当巴巴离开他的房间后，古斯塔吉给我示范怎样给巴巴铺床，打扫他的房间和浴室。我还洗巴巴的衣服并整理他的箱子。

有时巴巴晚上叫我母亲和我们女孩去他房间跟他坐在一起，有时某个歌手会来给巴巴唱歌。我还记得一天早上，巴巴对我们说他整夜未睡，而是一直听一个格扎尔（ghazal）歌手唱歌。这表明巴巴是多么地喜爱美丽的音乐。

在那时，1924年，巴巴还在说话。但是在孟买，正如我说过的，他保持了大约七天沉默。我想巴巴一定是想看看沉默的感觉如何。巴巴也斋戒，只喝用几片茶叶和一点薄荷做



成的淡茶。

我们为巴巴备有一个茶盘，上面有一个小茶壶，一个糖碗和一只杯子。我们特别小心让它保持干净，没有一个污点。娜佳做好巴巴的茶，我把茶盘端到他房间门口，巴巴在门口从我手里接过茶盘。

一天巴巴在茶盘某处看到一只小蚂蚁。蚂蚁在孟买是个大麻烦，这只小蚂蚁一定是躲在茶盘底下，然后在我递给巴巴的时候爬了上来。巴巴很不高兴。“在我的茶和糖碗旁边有蚂蚁！你怎么这样粗心？”他说。巴巴把茶壶扔进浴室，它摔成碎片。

我们很快又给巴巴做了些茶拿给他。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巴巴教我们要更细致干净。

一天在巴如查大院，巴巴，用我们古吉拉特语说：“情绪很不佳”。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仍然不知道。我从没问过，那一定是与巴巴的工作有关，他的情绪非常火爆。那大概是上午九点或十点钟，巴巴开始对我们做的每件小事发火。

然后巴巴突然说：“你们怎么都在这里？马上出去！”我们很害怕。巴巴对娜佳说：“你先离开，带着你的箱子和铺盖。你父亲将带你去火车站。你要搭第一班火车直接去普纳。”

“噢，天，”可怜的娜佳半哭泣着说：“我的箱子在哪儿？我的衣服在哪儿？”她开始尽可能快地把她的东西塞进箱子，因为她不想让巴巴不悦或者违背巴巴。由于没有脚夫，她父亲马萨吉不得不自己扛箱子，在那个有很多仆人的时代，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情。他们俩下楼走到街上，马萨吉头上顶着箱子。

我为娜佳感到很难过；我不知道下面轮到我了。娜佳走后，巴巴转向我说：“你怎么还站在那儿？马上出去，不要再回来了！我不想看到你！”我不知道巴巴还说了些其它什么。他非常生气，说话声音很大。

巴巴说了“马上”，所以我没有时间整理行装。我只是开始走，穿着在房子里穿的粘着豆糊的衣服，旧拖鞋，戴着头巾。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巴巴只是站在那儿，仍然十分生气，所以我很快走下楼，到人行道上，开始行走。

我在孟买不识路，但是我知道娜佳去了达达拉火车站，于是我往那个方向走。后来我产生冲动回头看看哪个是巴巴的窗户，哪个是我们的窗户，我已经走了多远。我回头很胆怯地向上看。巴巴正从窗户向外看！他很生气地向我叫道：“你为什么向上看？不要看。马上走！”

于是我又继续走，但我走得很慢，心想：“我该怎么做？我该去哪里？”那时在孟买街道上几乎没有人或车。我正非常慢地走着并且琢磨着怎样做时，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我转过身，你猜是谁！我看见了巴巴。他正和古斯塔吉一起飞快地向我走来，显得很严厉。巴巴一言未发地经过我，但我非常高兴看见他。巴巴在那儿，我就不再感到迷失了。然后古斯塔吉打手势让我跟上。

走了不远，巴巴拐进一条街，有个帕西跟随者的房子在那里。他们的房子有一个小商店，巴巴走进商店。我仍在远处跟着巴巴，看到巴巴走进店我感到很放松；那意味着他不去火车站了。所以我来到房子门口等着，心想：“等巴巴出来时，我就跟着他。我不知道在孟买去哪里，他也没对我说不要跟着他。”巴巴出来后，对我说：“快点儿来！”因此巴巴和古斯塔吉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走。

我发现巴巴到那个帕西人家时，让那家里的一个人去车站——它一定是很近，去叫娜佳和马萨吉回来。所以他们也回来了，马萨吉的头上仍然顶着箱子。要是再晚一分钟，娜佳就会在去普纳的火车上了。我们感到那么高兴和宽慰！当巴巴叫我们走时，我们曾经很害怕。我们不想回家。我们只想和巴巴在一起。

所以巴巴要看看我们是否服从他的命令，而你每一次服从巴巴，你都会取悦他，使他高兴。我们从来不问巴巴为什么发生这件事；对于巴巴总是有某种原因的。



一天早上巴巴对我们说：“穿上好点的纱丽，我们要出门！”

我们都很兴奋。我们很多天都一直呆在巴如查大院里我们的房间和厨房里，我们很高兴走到房子外面。

巴巴带我们去了一个叫做维多利亚花园的公园。我们发现它包括几个小花园、一个小动物园和一条小路，巴巴可以在小路上散步很远。

巴巴对我们说：“我要去散步。你们可以做喜欢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巴巴不想让我们跟他一起，他想独自散步。因此我们看着他在他那快速的步子走开。我们去看附近的动物园。不走运的是，我们在那儿时是清洁动物笼子的时间，气味相当强烈。清扫结束后，巴巴还没回来，所以我们观看饲养员给狮子喂大块的肉。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巴巴散步回来，我们返回巴如查大院。

第二天巴巴又让我们穿上好点的纱丽，又带我们去维多利亚花园。他去散步，我们又一次观看动物笼子被清洁，还有狮子吞食大块的肉。

当第三天巴巴对我们说要出去时，我胆怯地问：“我们要去哪里，巴巴？”“维多利亚花园！”巴巴回答。我们已经看过那里所有能看的东西，我们一定是显得有点沮丧，因为巴巴改变了主意，带我们去了另一个地方。

我讲这个关于维多利亚花园的故事，是因为巴巴后来给我们讲了他有一次参观那里的事情，当时他还叫做默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是在巴巴简的吻之后，在巴巴跟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长期呆在一起之前的那些年间，巴巴那时候处于一种异常的状态。他对我们说他曾在孟买呆过一段时间，在那儿时他经常在维多利亚花园散步。在特别的一天，有个帕西人和他家人坐在一条长凳上，巴巴散步时经过那里。突然这个帕西人跳起来打了巴巴的脸，大声指责他盯着他家的妇女看！但巴巴的凝视是因为他的状态。我们非常震惊。这对巴巴该是多么羞辱呀。巴巴是那么纯洁，但为了我们，他不得不忍受这样的误解。

我记得我们在巴如查大院时巴巴带我们的另一次外出。禅吉（Chanji Faramraz Dadachanji）那时刚来巴巴这里，他在孟买有一家电影院，当然他想让巴巴参观这个电影院。

一天巴巴又对我们说：“穿上你们的好纱丽，我们去看电影。”又要外出！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那时很年轻，对巴巴还不熟悉，还没有习惯刚刚开始隐居生活。

禅吉自然给巴巴留了最好的位置，我们都坐在楼上的一个私人包厢里。那是很久以来我们看的第一场电影，它是一部拍得非常非常好的无声电影，我还记得是关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和法国大革命的。

我们正全神贯注于故事中，突然巴巴站起来对我们说要离开了！我非常惊讶。那时我不知道巴巴有在电影中途退场的习惯。于是我们跟巴巴离开了，我们一边向外走，一边扭头瞟荧幕，努力瞥最后一眼。

[1925年1月底，美赫巴巴从孟买的巴如查大院返回美拉巴德，他的一个新的工作阶段开始了。他在美拉巴德居住了两年，直到1926年11月末，这个时期有时被称作“在美拉巴德的第一次大停留”。美拉巴德从一个被弃置的军训营转变成兴旺的社区。被送回家的满德里开始返回。巴巴开设了美赫慈善药房和医院，创办了赫兹拉巴巴简学校，给每周四来的大批人群施达善，还在现在的下美拉巴德建起了很多竹编的临时建筑，供新来的居民和各种活动用。巴巴住在邮局对面穿过马路的一间狭小的石屋里，它叫做“小屋”（Jhopdi）。他指导着美拉巴德的所有活动的每一个细节，在这个极其繁忙的阶段，巴巴还斋戒，写下“那本书”，第一次点燃度内火，并开始了他的沉默。

美嫒、朵拉特麦、娜佳和小蔻诗德回到邮局，大蔻诗德（巴巴的嫂子）、苏娜玛西（小蔻诗德的母亲）来加入她们。有时朵拉玛西（巴巴的姨母）也来。玛妮在学校假期也由希芮茵陪同来住。女子们跟随巴巴以来，一直睡在地板的席子上。在美拉巴德的熙攘忙碌之



中，她们的生活非常与世隔绝。一个竹编的篱笆围住邮局，她们从不离开这个院落。除了巴巴和古斯塔吉（他在邮局阳台上有一个储存室），男人禁止进入她们的住所。]

我们回到美拉巴德以后，巴巴由于某个原因，决定送我们去萨考利住几天。我们准备好出发，然后去跟巴巴告别，他在邮局阳台上等我们。

巴巴首先走向我母亲，“你们要照顾好自己，注意健康。”巴巴对她说。他随后拥抱了她。

巴巴之后转向娜佳：“娜佳，过来。我将拥抱你，因为你是我的表妹。”巴巴拥抱了娜佳。“现在我不会拥抱其他任何人了！”巴巴说。

我站在那里，我难以描述自己的感觉。我只是跑开了。我也希望巴巴拥抱我，但他只拥抱了我母亲和娜佳，没有我。之后我们去了萨考利。

我记得我们从萨考利小住回来，在阿美纳伽的阿克巴大院（Akbar Press）住了四天，之后坐马车回美拉巴德，两地大约相距五英里。我们到美拉巴德时，听说巴巴正从阿美纳伽步行回来。那时候没有公共汽车或嘟嘟车（rickshaw），所以从阿美纳伽到美拉巴德旅行的办法只有马车、自行车或步行；很多次巴巴都是步行走那段路程的。

那时附近阿冉岗的很多村民都爱巴巴，为了表示对他的爱，他们用锣鼓欢迎巴巴回美拉巴德。我们急切地想看巴巴回来，那是个怎样的场面啊！巴巴是那么可爱，沿路大步流星地向美拉巴德走来，被一群欢乐的村民簇拥着，他们在锣鼓的伴奏下载歌载舞。

1925年2月，在巴巴31岁生日那天，我们要在凌晨两点左右起床，但在那个时间我睁不开眼睛。“发生什么事了？”我被叫醒时问道。“快点儿，美嬉，起床啦，是巴巴的生日！”女孩们对我说。“噢，是的，巴巴的生日。”我记起来了，我跳出被窝，赶快收拾好。

我们的传统是在特殊的日子，在房子入门处的地上用彩色粉笔末做出漂亮的图案，并在门口上方悬挂新鲜的花环。因此清晨很早很早我就帮忙在门口画粉笔图案及做花环。

1925年巴巴的生日是在山下庆祝的。我说过那时山上是禁止入内的，任何人都不得越过铁轨。

巴巴很早就洗完澡，然后我姐姐的丈夫，鲁斯特姆用胳膊抱起巴巴，把他放到一张椅子上。巴巴美丽的头发松散下来，非常可爱。但是这个时辰天很冷，他洗澡后坐在露天，只穿着一件薄衣，肯定感到很冷。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给巴巴披上了一条围巾。

不少人从阿美纳伽、阿冉岗和普纳聚集到美拉巴德庆祝巴巴的生日，每个人都想为巴巴洗脚。一个大盆子放在他脚下，首先是男人。一个接一个，他们把一点水倒在巴巴脚上，然后触碰一下。巴巴打手势说：“快点儿，快点儿。”他不想让人们在达善和吻脚方面过分张扬。他总是希望一切都快速地进行。巴巴坐在寒冷的空气中，让人们这么做，是因为他的信徒们想为他洗脚，并庆贺他的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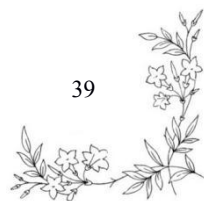
然后妇女们被叫过来。于是我们女孩子，一个接一个，把水倒在巴巴的脚上并轻轻地触碰一下。有些人把接触过巴巴的脚的水洒在自己的脸上或眼睛上。这是巴巴第一次在生日时允许我们为他洗脚。

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我服侍巴巴，娜佳做饭。我们都帮她淘米和豆，刷洗锅盘。之后我们要打扫房间，做针线活等等。巴巴曾让我母亲每天念一个小时的神名，因此她还要做这件事。

巴巴很喜爱辣酱，他给我的一个任务是做辣酱，作为他的米饭和豆糊的伴饭。这是很简单的一种辣酱，只是把蒜、盐和一些红辣椒放在一起磨碎。我也喜欢吃辣酱，但那时巴巴叫我不要吃。

有一天饭做好后，巴巴坐在地板上他的小毯子上。我给他放上辣酱，他很快尝了一下。

“谁做的辣酱？”他问。“我做的，巴巴。您让我做辣酱。”我回答说。



“但里面没盐!”

“噢,”我说:“我想我放了一些。”

“没有,”巴巴说:“它需要盐。在给我之前你怎么不先尝一下?”

“巴巴,”我回答说:“您对我说不要吃辣酱,我怎么尝呢?”

“吃是一回事,尝是另一回事。你必须先尝一下给我的东西,否则你怎么知道它是否做好了?你必须保证你给我的东西可口。你不能什么都让我吃。因此从今天起你要尝一下。”

“是,巴巴。”我回答说。从那天起,我开始尝辣酱。有时我们想服从巴巴,但做的过程中我们会犯更多的错误。巴巴向我表明,我应该用自己的常识,给他东西时要更加细心。

我曾提到过,巴巴让我母亲每天念一小时的神名来静心,当我们做家务时,她就坐在我们房间的地毯上静静地念神名。

那时候玛妮很小,大约有六岁。她从普纳来和我们住些日子,她很调皮,很好玩。在我母亲静心的时候,玛妮看我母亲念神名时显得那么严肃,而玛妮根本不把我母亲的静心看得很严肃。总之,玛妮忍不住揶揄我母亲。她知道朵拉特麦喜欢听人讲波斯语。尽管玛妮不会讲这种语言,但是她非常善于模仿,她能够绝妙地模仿波斯语的语调,听起来她就像在说波斯语。因此玛妮就开始对我母亲说“假装”的波斯语,而朵拉特麦被玛妮迷住了,以至于停下静心,转身听她说话。

就在这时巴巴走进房间,他马上看出玛妮的把戏,他显得很不高兴。

“过来。”他对她说。玛妮大吃一惊,因为巴巴看起来对她一点都不悦。她走过去,巴巴是这样惩罚她的:他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煮饭的锅,扣在玛妮头上。可怜的玛妮!饭锅正好罩在她的眼睛,直到耳朵上,她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过来站在这个角落里,记住这个惩罚。”巴巴对她说:“不要再打扰别人的祈祷。你不知道她在祈祷吗?你为什么要打扰她?现在转过身去!”巴巴离开了房间。

玛妮站在屋角,很为自己感到羞耻。

过了一小会儿,小蔻诗德进了房间,看见玛妮头上罩着饭锅站在屋角——玛妮看起来很滑稽——蔻诗德开始笑起来。就在这时巴巴又进来了!“你在笑什么?”他问蔻诗德。

“玛妮头上顶着锅站在那儿很好笑。”蔻诗德回答说。

“噢,这么说你认为她看着可笑,是吗?”巴巴说:“那么过来。”他拿起另一只锅,放在蔻诗德头上!“现在你们两个可以一起站在墙角了。”他对她说。

她们俩看起来非常好笑,我们不得不赶快离开房间,否则我们也要开始大笑了。

就这样巴巴给了她们各自的教训:不要打扰别人的祈祷,不要笑话别人的不幸。她们受的惩罚本身也很好笑,这迎合了巴巴的幽默感。打她们不是巴巴惩罚人的方式。当然,在这之后巴巴拥抱了她们,她们完全得到饶恕。

一天巴巴坐在邮局阳台上。我说过巴巴很少进我们的房间,他总是坐在阳台上。有一个人,我不知道是谁,送给巴巴一枚金戒指,这天巴巴派古斯塔吉来我们房间,对我们说不管谁有金戒指都拿给巴巴,作为交换巴巴会给她另一个。

我们中间只有两个人有金戒指:我有一个,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给我的;大蔻诗德有一个刻有图案的好看戒指。我努力把我的摘下来,但怎么也摘不下来。大蔻诗德的是结婚戒指。古斯塔吉走出去对巴巴说我的摘不下来,巴巴又派他进来说,他要取一个戒指给巴巴。所以我又一次次地努力,最后戒指终于从手指上下来了。古斯塔吉把它拿给巴巴,过了几分钟巴巴走进我们的房间,手里拿着两枚戒指。

在我们房间的一个窗台上,我们摆放着巴巴的照片和两个银花瓶。我们在花瓶里放着花,每天早上我们向巴巴的照片行礼。巴巴此时站在他的照片前对我说:“把这个戒指拿



去保存好。”他把戒指戴在我的手指上。这就是我刚才给巴巴的那个戒指，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在萨考利给我的，我意识到巴巴想亲手把这枚戒指戴在我手上。然后他把另一枚别人给他的戒指戴在我的同一个手指上。戒指很漂亮，上面刻着巴巴的名字，他对我说：“永远戴着它。”我这样做了。所以我戴的两枚戒指都来自于巴巴。

有一次禅吉，我曾说过他在孟买开了一家影院，带来一部叫“圣人萨苦”(sant sakhu)的电影给巴巴看。说的是一位女子的动人故事，她像弥拉(Mira)一样是个圣人。巴巴决定在1925年5月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生日时放映，他邀请了全村的人来看电影。电影开始时，我们女孩们很快走到巴巴坐的地方，坐在他身后。

巴巴离我们很近，娜佳悄悄地伸出手，轻轻摸了一下巴巴的长袍。随后小蔻诗德也这样做了。我想：“若是她们可以摸巴巴的长袍，为什么我不行？”于是我也伸手去摸巴巴的长袍。我基本上没碰到，我只是轻轻地把手指放在一个松褶上，这时巴巴突然转过身质问：“谁碰了我的长袍？”

不得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承认是我，真是让人尴尬。当然巴巴给了我一通训斥：“你为什么那样做？”他问：“你是不是有摸男人衣服的习惯？”

他让我非常难堪。“不，巴巴。”我回答：“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是第一次。”

其他的女孩子，娜佳和蔻诗德，可以做这类的事情而巴巴不介意，但他对我非常非常严格。

巴巴很喜爱运动，尤其是板球。打板球时他特别重规则。有一天上午碰巧几个人从阿美纳伽来美拉巴德，正好为板球比赛凑足了人数，巴巴兴致很高。“准备好，”他说：“我们将打一场板球！”

当满德里在置放三柱门时，巴巴到我们房间对我说：“快，把我的头发绑在后面。我要打板球！”

我跑向缎带盒，选了一条好看的缎子丝带，巴巴拢着他的头发，让我在脑后系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因为巴巴的长袍前面总是往下敞开一些，长袍后面也比较松，这使他的颈背露出来。巴巴从我们房间走出时，他从背后看着很可爱，身材修长，棕色的头发卷曲发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落在他白皙的脖子上。

巴巴打板球很认真，但要把板球打好，需要自由地跑动，所以他把长袍掖在裤子里。我们从远处看他打球。巴巴在阳光下很美，专心地比赛。我尤其喜欢看巴巴奔跑。

过了一些日子，在1926年底，巴巴带我们去罗纳乌拉(Lonavla)，然后去孟买呆了一个月，我们又看了巴巴打球。那是在罗纳乌拉的一个很短的比赛。巴巴的母亲希芮茵麦在那儿，还有我母亲、顾麦和我姐姐。男人们比赛时，巴巴不喜欢我们盯着看，因此我们从住处的阳台上，在长辈们身后偷看巴巴在花园里比赛。

巴巴那时候很强壮，削瘦结实，他是个多面手，擅长击球、投球和守卫。

我们初到邮局，竹席篱笆建起之前的一天，我们看见巴巴穿过田野，我们能听到他一边走，一边优美地唱歌。当巴巴停下唱歌，朝我们走来时，我们正在邮局阳台上做饭干活。

“你们知道你们此时和我在一起是多么幸运吗？在这些日子里？”他问我们。“是的，巴巴。”我们回答，但那时候我们并不真正知道我们有多么幸运。如今我们珍惜那些巴巴仍在说话和唱歌的日子。我们想不到巴巴会保持沉默四十四年，我们将多么怀念他的谈话、唱歌和笑声。

过了一段时间，巴巴对我们说，从1925年6月15日开始他将为了工作保持沉默。但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麻雀在邮局的屋顶建了一个巢，巢里寄生了虱子。顾麦从阿美纳伽来给鸟巢喷杀虫剂，但她站在梯子上时，梯子滑倒了，她摔下来并受了轻伤。由于顾麦的摔倒，巴巴把他开始沉默的时间推迟到1925年7月10日。

1925年7月9日，巴巴来到我们的房间。当时巴巴住在“小屋”，他近期内根本没来



看过我们。现在我觉得那是为了让我们习惯于看不到他，从而不会太想念他。

他对我们说：“从明天7月10日起，我将保持沉默。当我工作结束时，我会说话。你们都要保持快乐，照顾好身体并服从我的命令。”巴巴这样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感到这次沉默不是很严重，这样我们就不会感到难过。巴巴还说晚上天气冷时我们要穿上暖和的上衣；不要用冷水漱口；我们要记住他给我们的其它所有命令。他还叫我们为巴巴简中学的孩子们做饭，并保证做好。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是村民的孩子，而是把他们当作我们自己的孩子，怀着爱和关心为他们做饭。巴巴对穷人的爱是那么美。他随后对我们说，他将不来看我们了，并提醒我们要快乐与服从他的命令。

之后巴巴转向我，对我说他还要斋戒一段时间，每天我要煮一大杯牛奶送给他。他要我注意别让牛奶沾上洋葱或大蒜味儿，所以从那以后我没有碰洋葱或大蒜。我还要给他做热青辣椒，把青辣椒切开后装上切碎的大蒜馅和盐，然后用油炸。娜佳帮我做这个，因为我不能摸蒜。从那时起，在碰巴巴的杯子之前，我就注意不让手有任何味道，甚至没有火炉的煤油味。我把牛奶和辣椒准备好，这样当一个女孩跑进来说“帕稚在等着巴巴的牛奶和辣椒”时，我能够赶快煮牛奶，现炸辣椒。

就这样巴巴在开始沉默时每天只喝一杯牛奶，吃一只辣椒。他那时一定在做一些非常特殊的工作。

从7月10日开始我们听到一个新声音，大声击掌的声音。“噢，那一定是巴巴在击掌，引起满德里的注意，”我们想。最初保持沉默的那些日子对巴巴来说一定很困难。巴巴性格外向。他喜欢说话、唱歌和大笑，他不习惯沉默。巴巴有那么多工作，他仍然指导并负责一切事情。做任何事儿都要请示他，所以他自然想说话，但他没有。这对巴巴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笑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当他身边的满德里讲了某个好笑的事儿，巴巴却不能笑出声。他在嘴上绑了一条手帕，来提醒自己不发出一声。巴巴给自己施加了这么大的负担。开始时巴巴在一个石板上飞快地写字，因为他周围那些人不明白他的手势。我记得他用英语和古吉拉特语写。

如今在夜晚，当我想起亲爱的巴巴时，我不知道在7月9日夜里12点之前，他是否在“小屋”大声地唱歌。他喜爱唱歌，而他知道再过几分钟，他在此生再也不能唱歌了。

那时我们把巴巴的沉默看得很轻。最开始时巴巴曾对我们说，当他的工作完成时他就会开口说话。因此我们想：“噢，是的，七天会过去的，那时巴巴就会说话了！”但是七天过去了，巴巴没有说话。我们等啊等啊，到了七个月的时候，巴巴仍然沉默。我们感到事情严重了，我们互相询问：“巴巴将在什么时候说话？”我们想念他的声音，他的谈话，巴巴那优美的歌声，和他的欢笑。

一天我们问巴巴：“我们什么时候听到您可爱的声音，巴巴？我们什么时候再听到您唱歌说话？”巴巴在他的石板上回答说：“我做完我的工作时，就会再说话。”

巴巴一直给我们希望，使我们不会感到无望，但是接下来的四十四年中，巴巴一直保持沉默。

我们的院子有一段时间用竹席围起来，在院子里有一个用竹席编的临时大厨房，屋顶是锡皮做的。有很多新人从阿美纳伽来接受巴巴的达善，他们对我们感到好奇。巴巴悄悄地建起这个竹篱笆，我们为此感到高兴。我们不走出去，除了巴巴和古斯塔吉，男人不能进来。新厨房有五个烧木柴的火灶，在这个厨房里为巴巴简中学的孩子们做饭。我母亲指导这件工作。她告诉娜佳和其他女孩为这么多人做饭所用的豆和米、香料和蒜的适当用量，之后她们开始在这些火灶上做饭。

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没有自来水，在院子里只有一个带水龙头的大桶，桶离厨房有一段距离，我们要多次的跑来跑去洗米和豆，然后把米和豆放进火灶上的大锅里煮。火灶很热，烟很大，锡皮屋顶也会变得很热。



每天要为一百多人做饭，要在上午十点之前做好。因此每个人都很忙碌，都跑着做自己的工作。

巴巴亲自为孩子们盛饭，并给任何一个饥饿的路人饭吃。有时他会用手指检验一下饭是否煮熟了。

然后巴巴说在晚上要做蔬菜。菜必须在做前细心地去除沙子和碎草，洗净；还要为学校的孩子和满德里做很多薄饼。

我们每个人都分配有各自的任务，那些日子每个人都整天忙碌。那时村子里没有学校。巴巴第一个为这些村民开办学校，第一个让他们知道他们能够学会读书写字。

一天早上，也许是巴巴开始沉默后的一个月，他走进我们的院子，站在邮局东侧阳台上。巴巴有一段时间没来这里了。我没有看见巴巴，因为我正在房间里清洗他的早餐用具，他一定是向在厨房工作的女孩之一拍掌示意。她们跑过来时，他打手势说：“叫美嫒来！”她们跑进房间对我说：“赶快，美嫒，巴巴叫你！”“噢，”我边向阳台走边想：“巴巴想对我说些什么。我希望我没有犯什么错。”

巴巴刚洗过澡，他站在阳台上被他用作凳子的木制行李箱旁。阳台高出地面约 18 英寸，我站在地上仰望着他。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巴巴是那么美。他非常年轻，非常非常清瘦。巴巴的皮肤很白皙，这天早上他的脸有些发红。他的棕色头发松散着，在太阳下发光，发梢是金色的，像是一个光环围绕着他。巴巴穿着一件新长袍，新鲜洁白，在颈部敞开，胸口露出的 V 字形皮肤因太阳晒呈粉红色。

巴巴问我：“你在做什么？”“我在做我的工作，巴巴。”我回答说。“你快乐吗？”“是，非常快乐。”我告诉他。他在跟我闲聊。

然后巴巴坐在箱子上，拿过石板，在上面写下他想对我说的话。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认出你是我的拉妲 (Radha)。”他说。他还对我说了其它一些话，但我只能对你们讲这么多。

美拉巴德的气氛非常美好。每个人都为服务巴巴而高兴；我们工作时又跑又笑。后来有一天有人对巴巴说了什么，使巴巴很不高兴。他把我们女孩们叫来。

“你们所有人都马上离开，”他对我们说：“这一刻就离开美拉巴德，回阿美纳伽去！”

我们没有收拾行李，穿着旧纱丽，把纱丽搭在头上，我们穿过田野，开始沿着马路向阿美纳伽走。“走”就是“走”，我们不能停下来换衣服或找一把伞遮阳。

“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心里纳闷：“为什么我们被轰出来？”我们舍弃一切来跟巴巴在一起，现在不知道往谁家去。

就这样我们很慢地沿着马路走，边走边担心，边担心边走。村子里一条无家可归的狗，我们一直在喂它，跟在我们后面。

所幸的是我们走得如此慢，因为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拍手声和身后追赶我们的脚步声。我们转身看到一位满德里向我们走来。他对我们说巴巴叫我们回去。我们是那么释然和高兴！我们转身，非常快地走回美拉巴德，继续我们的工作！

到了 1926 年 2 月巴巴生日那天。我们做了叫做拉瓦 (rava) 的重料甜食代替蛋糕来庆祝生日。它由粗粒小麦粉、酥油、糖、葡萄干和杏仁做成，热的时候吃。它不但美味可口，还有诱人的香气。我们通常在一个人生日的早上同茶一起吃。

在巴巴生日的早上，他坐在邮局附近的赛朝廷 (Sai Darbar)，娜佳的父亲马萨吉是个优秀厨师，他把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拉瓦放在巴巴面前。满德里先被叫过来，巴巴给他们每个人盘子里盛一大份拉瓦，一个接一个。然后轮到妇女们。我喜爱拉瓦，并很高兴巴巴给这么大的份。我们很少有这样的优待。那天一大早，我就热切地盼望着一盘美味的冒着热气的拉瓦和一杯热茶。

一些年长的妇女得到她们的，然后轮到我了，于是我把盘子递给巴巴。他把手放进锅



里，拿出一小撮像花生粒那么大的拉瓦放到我的盘子里！我看着巴巴，不知道说什么。

巴巴对我说：“你感冒了，不是吗？”

“没有，巴巴。”我说：“我没感冒。”

“嗓子疼？”

“不疼，巴巴。嗓子不疼。”

巴巴然后说：“好吧。”他把勺子放进锅里，给我盛了一大盘！我们女孩子拿着一盘拉瓦和一铝杯茶，走向房间静静地享受我们的盛宴。

巴巴给所有的人盛拉瓦，看起来那么美。我仍然记得他当时是多么可爱。巴巴十分有趣，他喜欢揶揄我们！但他也知道我曾经感到嘴馋，并向我显示他知道！

一天下午四点半过后，有人叫道：“巴巴来了！”我们很快把工作放在一边，整理一下纱丽，巴巴拿着一个板球拍、球和三柱门到达。

“我教你们怎样打板球。”他对我们说。于是巴巴给我们演示怎样击球和投球。他解释了怎样得分，怎样击中边界等等。巴巴教我们，我们学得很开心！那天我们打了一小会儿板球，巴巴看到我们都懂了这个游戏，他就让我们每天要打一个小时。

我们还很年轻，并且总是呆在院子里；但巴巴不想让我们感到被禁闭。他也知道我们需要锻炼。所以我们通过打板球，可以大叫大笑，感到自由，我们的头脑就不会感到我们被关闭起来了。

巴巴的三摩地还没有建造，山上唯一的建筑是那个旧军用水塔，在1926年它还没有修缮，所有的新临时建筑都在铁路另一边的下美拉巴德，包括邮局、主房（客栈）、小屋和浴房。巴巴开始沉默后，甚至此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很少看到巴巴。1926年中期的一天，古斯塔吉从他邮局阳台上的储存间叫我们：“快看！看，巴巴在向山上走。往那看。”我们都冲到邮局院子里一个能够看到铁路那边的地方。

我说过邮局有高高的竹席篱笆，它围住我们的房间和临时厨房，这样人们从外面就看不到里面，我们可以自由地工作。但我们也没有开阔的视野看到外面，我们不知道巴巴正在上山。它仍然属于禁区，巴巴去那里是不寻常的。

我们跑到能看见铁路的唯一的高处，在那儿我们看到巴巴正一个人向山上走，他穿着白色长袍，头发散开，非常可爱。巴巴刚穿过铁道口开始上山，这么多天后才看到巴巴，我们激动地互相推挤着。他一定是听到了我们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因为他转过身来。

“巴巴在看！”我们叫道，我们向他挥手，他挥手回应。我们非常高兴！

他又走了一小段路，回头看我们是否还在那里观望，我们又向他挥手，他挥手回应。

所以巴巴就这样往山上走，不时停下，转身向我们挥手。那时候山上没有树，我们能很清楚地看着巴巴上山。巴巴看起来非常甜美。当他到了山顶时，他又转过身，我们还在那里。巴巴对我们显得很渺小，我们对他也显得很渺小，但我们又向他挥手，他也向我们挥手。

那时候山上没有门也没有墙，只有一个大水塔，水塔里面有两个大房间。因为是水塔，所以地面上没有门（后来的门是为修爱院的男孩们建造的），只有一些台阶通向一面墙顶部的一个开口。那时水塔上面的一层楼还没有建。巴巴站在这些台阶的最顶端，然后转过身，向我们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将进入水塔。因此我们走开了，巴巴进入了大水塔，闭关做他的工作。

后来在1926年底，巴巴解散了一切。学校停办了；我们收起所有的厨房用具，收拾好我们的箱子，准备跟巴巴一起离开。巴巴让人拆除了所有在美拉巴德的临时建筑，包括赛朝廷、巴巴简中学等等；只有邮局、主房、小屋、桌屋和浴房保留在下美拉巴德。我们和巴巴一起离开，前往罗纳乌拉和孟买。



修爱院年间

1926 年 12 月至 1929 年

[巴巴一行在罗纳乌拉和孟买逗留了一个月，并于 1926 年圣诞节返回美拉巴德，开始了被称作“在美拉巴德的第二次大停留”时期。巴巴很快又为村里的男孩重新开办了赫兹拉巴巴简中学，学校就在阿冉岗村外的家属区，他还另外为村里的女孩开设了单独的学校。

后来，在 1927 年 5 月，巴巴开办了男子寄宿学校——美赫修道所 (Meher Ashram)。远至波斯 (伊朗) 的孩子都前来加入。最初，它也在家属区，但在两个月之内，巴巴让大多数学生，连同赫兹拉巴巴简中学的学生，都搬到美拉巴德山上的旧水塔。

刚回到美拉巴德时，巴巴住在山下的小屋或桌屋。在 1927 年 8 月，巴巴搬到山上一间临时房子，它后来被重新建造，成为他的三摩地，1927 年 11 月，巴巴在这间临时房子里开始了为期五个半月的斋戒和闭关。1928 年 3 月，巴巴把美赫修道所分开，其中一部分叫做“修爱院 (Prem Ashram)”。

巴巴搬到山上后，美嬉和女满德里很少见到他，直到 1928 年 6 月，巴巴把整个社区搬到托卡。他们在那里一直住到 1928 年 11 月，这时巴巴把一切又搬回美拉巴德。]

在 1926 年的圣诞节，我们从孟买和罗纳乌拉返回美拉巴德。我们女孩不是住在邮局，而是住在度内火旁的浴房，我母亲和我曾在 1924 年 5 月第一次到美拉巴德时住在那里。巴巴让人用竹席篱笆把房子围起来，因此我们在那里感到相当舒适和隐蔽。

只有我们几个人：我母亲、我、娜佳和小蔻诗德，后来还有小蔻诗德的母亲苏娜玛西和大蔻诗德。巴巴会来我们房间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或者来吃午饭。

我母亲和娜佳做饭，我照料巴巴的衣服，为他做茶端饭。我们还洗器皿、做薄饼、清扫房间、洗自己的衣服等等。巴巴确保我们忙碌不停。

我们刚回来时，巴巴有时住在小屋，有时住在桌屋。满德里住在旧客栈。

晚上灯笼点亮后，巴巴去旧客栈和满德里在一起。他们开始为他唱阿提。第一个阿提是用马拉地语写的。它是一个刚认识巴巴的婆罗门大学生创作的。尽管他是个很新的巴巴爱者，但他对巴巴的信心足以让他写出这个优美的阿提。

我们在晚上没工作，从远处我们能听到满德里的歌声。我们的房间没有合适的窗户，只有很高的通风窗，所以不能朝外看，但我们踮着脚尖，贴着窗户侧耳细听，就能听到唱阿提的声音。

我们会想：“满德里们多好啊，他们在为巴巴唱阿提。巴巴一定坐在那里。多美啊！”

一个晚上过去了，然后又是一个，然后第三个。我们都在想：“要是我们能给巴巴唱阿提来感动他该多好；要是我们有这个机会该多好。满德里们多好，不过，不要紧，我们可以听他们唱歌，我们可以想像巴巴坐在那儿幸福高兴。”

后来有一天他们唱阿提的时候，我们正在窗户下使劲听，突然听到门外的脚步声。“噢，”我们想：“谁来了？没人可以来这里。这是谁？”

我们转过身，巴巴站在门口！阿提还在唱着，他却离开来我们这里。巴巴来到我们这儿！他跟我们一起坐着，让我们为他按摩脚。这表明巴巴是神，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思想，并听见我们的渴望，他知道我们正贴着墙听阿提，还知道我们渴望和他在一起。巴巴想到了我们，这让我们感到幸福！

1927 年 8 月，巴巴离开下美拉巴德他一直居住的小屋和桌屋，住到山上修爱院男孩们附近，他们住在水塔里。在搬上山之前，巴巴来到我们的房间，告诉我们要快乐，并服从



他的命令，照顾好我们的健康。巴巴离开后我们有一段时间很少见到他。

在山上巴巴住的地方是现在的三摩地，但在那时它不是好看的石头建筑，而是一间看着很粗糙的房子，用长短不齐的锡皮和帆布拼凑而成。它满是裂缝，蛇会轻易爬进去。夜里巴巴不仅住在那里，他还睡在房间里挖的一个坑里，这个坑后来成为他的墓穴。

我们仍然不被许可上山，因此直到1928年2月巴巴的生日，我们才看到巴巴住的地方，那次是作为特殊优待，巴巴让我们去了那里。当时巴巴在这个临时凑成的房间里闭关，他没有走出房间，但他站在门口，我们从远处得到他的达善并看到了他是怎样居住的。

从1927年11月中旬开始，巴巴在山上斋戒了大约五个半月，其中一段时间他在这个临时凑成的房间里闭关。

在那几个月里，巴巴唯一的食物是每天两杯牛奶咖啡，这时他传话给我，让我每天准备好派人送上去。

我每天很仔细地准备，把盛咖啡的瓶子洗得非常非常干净，适当地量好牛奶，特别小心不让牛奶染上洋葱或大蒜味。每天早上我给瓶子装上两杯咖啡，让村里的一个八九岁的男孩送上山给巴巴。

但很不幸。巴巴不能说话，这段时间又长期斋戒，每天只喝这两杯咖啡，而他却连这两杯咖啡也没有喝到。斋戒结束后谈起这个话题，我们才发现那个带瓶子上山的男孩一过铁路就会停下来，坐在沟里，喝掉巴巴的一部分咖啡。巴巴从没抱怨给他的咖啡少了。

巴巴在墓穴房间里闭关期间，有时让一些访者来见他。顾麦，偶尔还有我姐姐，会来美拉巴德见巴巴几分钟。此外，没有妇女被允许上山，我们好几个月都没见他。那时小蔻诗德的父亲凯库史拉玛萨 (Kaikushra Masa) 身体不好，巴巴允许他上山看巴巴。当凯库史拉玛萨下山后，他告诉我们修爱院的男孩们怎样爱巴巴，怎样依恋巴巴。我们开始感到有点嫉妒，心想：“最近几个月巴巴完全忘记我们了。他一直专注于修爱院的孩子；他一点儿不想我们。我们必须提醒他我们在这儿！”

于是我们女孩们商量了一下，努力想办法让巴巴注意到我们。我们不能给他送食物，因为他在斋戒，最后我们决定送给他一个花环。

但是我们从哪里弄到鲜花呢？我们不被允许从集市上买任何东西，因此我们不能买花，而美拉巴德没有鲜花。不过，来美拉巴德服务巴巴的，有一个年轻的印度教妇女，她叫瓦露 (Valu)，住在阿冉岗村。她非常爱巴巴，后来她来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时她打扫院子，从井里提水，灌满我们的大水桶，还做其它杂活。因此我们问瓦露在阿冉岗是否有野花。她告诉我们：“在村子里没有花，雨水不多，花长不出来。”但是后来她想起她曾看见过一些夹竹桃，长在村外不远处一条干涸的小河床上。于是到了晚上，她在美拉巴德的工作结束后，就一个人去这个河床上，采摘这些极可爱的单瓣夹竹桃花，花有粉色和白色的，她用纱丽兜得满满的。天快黑了，所以她一路飞快地回到我们在美拉巴德的房间，把花给我们。

我们又高兴又激动，想像着我们将给巴巴的大惊喜。我们像往常一样没有家具，只有一个棉地毯。因此我们坐在地上，比着自己的脖子来决定花环做多长，并喋喋不休地商议怎样考虑到巴巴的身高。我们还高兴地争论着怎样安排粉红色和白色的花。我们做了一个花环，还剩了一些花，我们就为巴巴的手腕做了花手镯。还有一些花剩下，所以我们给巴巴做了一个小花冠。然后我们把它们都包在布里保鲜，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可以让凯库史拉玛萨带给巴巴。早上来临时，我们告诉他：“请把这包花给巴巴。即使他不要，也要争取把它们留在他的门阶上。”

我说过巴巴在闭关。凯库史拉玛萨走近门口时，他出于尊敬，向巴巴双手合十，就像我们祈祷时一样。巴巴从房间里指着花问：“这是什么？”巴巴打手势让他打开包裹并说：“它们真好看。”巴巴把手从门口伸出来，从凯库史拉玛萨那里拿过花。因为那时谁都不



允许碰巴巴，所以巴巴自己把花环戴在脖子上，随后他戴上花手镯。最后，巴巴带着被逗乐的微笑，把花冠戴在头上。他让凯库史拉玛萨告诉我们说他喜欢这些鲜花，并亲手把它们戴在身上了。

听到这些，我们非常高兴。第二天我们请瓦露再给我们带鲜花来！

这就是我们如何让巴巴想着我们的。巴巴想着并知道每一个人，他是神，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

巴巴仍在保持这次长期斋戒的时候，巴巴简从普纳来美拉巴德看他。她从来不去任何地方旅行，甚至没在普纳当地乘坐过汽车，但在1928年4月初，巴巴简却大老远来会见巴巴。她的汽车停在铁路边，有人去山上送信给巴巴说巴巴简来了。巴巴停下闭关，下山走向巴巴简的汽车。没人看见这次会见，甚至满德里也没有。但是我们透过我们房间周围的竹席窥视，尽管我们不能看到很多，但我们确实看到巴巴走近巴巴简的汽车。巴巴是怎样跟她打招呼的，我们没有看到，但这是巴巴和巴巴简在很多很多年后第一次互相联系。巴巴简想再见到巴巴。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巴巴简的肉身，我们后来意识到她是来和巴巴告别的。巴巴简于1931年离开肉身，刚好在巴巴离开印度第一次访问西方时。

1928年中期，巴巴从修爱院下山来我们这里，他对我们说我们将搬迁到托卡，那里离美拉巴德有五十英里，在美拉巴德和奥朗戈巴德(Aurangabad)之间。所以我们去了托卡。

我们是下午到达托卡的，在炎热的夏天乘车后感到又热又累，但我们立刻开始工作，安顿下来。巴巴的东西，我们自己的东西，锅碗杯盘都必须尽快安排好，因为第二天早上我们女孩们就要为修爱院的男孩们和满德里做饭了。

我们非常非常忙碌，所以上床时已经很累了。我们决定第二天早上五点起床，以防巴巴一早来我们院子里。在美拉巴德巴巴通常是五点后来到，我们想在他来前准备好。但是巴巴没有在早上五点来；他在凌晨三点四十五分就来了，我们都还在床上。巴巴大声地拍掌且打手势：“什么！你们还在睡觉？为什么你们这么晚？”

我们都从床上跳起来，我跑过去为巴巴准备早上洗漱刮脸的水。我把一切都为他准备好：他的水、洗脸的香皂、毛巾、刮脸用具和他坐的凳子。

在托卡我们的住宅在野地里，用竹席围起来，这使我们的院子很隐蔽，这样我们做事时感到自由。在这里我们有很多人，25或30个妇女，其中有些是印度教徒，有些是帕西人，有些是伊朗人。我们有一排房间，另外还有一个大房间，本来计划做厨房的，但由于我们住的非常拥挤，就把它隔成厨房和两个年长妇女的睡房。我们女孩们睡在地板上，紧挨在一起。我们房子的隔壁是我姐姐馥芮妮和她的孩子们，那里另外还有一个小房间。

就这样在托卡我们在早上四点左右起床。娜佳和我们女孩子必须为一百多人做薄饼和饭菜。我们在头天夜里上床前预备并揉好做薄饼的面，以便为第二天早上做好准备。午饭必须在上午11点准备好，所以我们早上八点就开始烙薄饼。蔬菜要清洗切块，洋葱和大蒜要剥皮切片。那时我们不做米和豆糊，但在厨房有很多的工作。

巴巴也非常忙碌，指导每件事并照看所有的细节。他不斋戒时会来我们这里吃饭。

我们在那里期间，奎师那主的生日来临了。我们听说修爱院的男孩们打算庆贺。

那天早上巴巴洗了澡并穿上新长袍。然后我为他梳理漂亮的头发。他去看男孩们。他们把他打扮成奎师那，还让他穿着那个服装照相。

我们女孩们也想庆祝奎师那生日，但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想起印度教徒会做个小摇篮，把奎师那的画像放进去，并对着画像唱摇篮曲。还供奉鲜花和分发甜点。于是我们决定做一个摇篮，不是小摇篮，而是个不一般的！我们要做个大摇篮，让巴巴本人躺进去。

我们女孩们聚在一起，大家都很兴奋。我们找了一条漂亮的床单，一条结实的绳子。我们把床单的四个角牢牢地系在屋顶。然后我们用鲜花把这个摇篮装饰起来。

当巴巴来我们这里时，我们给他献上花环并说：“巴巴，今年我们想庆祝奎师那的生



日。请您躺进我们为您做的这个摇篮里好吗？”

因此巴巴到摇篮里，微笑着躺下。他知道修爱院的男孩们都很高兴，他也想让我们高兴。小蔻诗德有一副好嗓子，她知道一首摇篮曲，所以她和其他人给巴巴唱歌，我们一边轻轻地摇动巴巴躺着的摇篮。

大概在歌唱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巴巴问：“什么声音？”随后他迅速地跳出摇篮，他跳的正是时候。床单有一个大口子，再多一秒钟巴巴就会从裂缝里滑到地上了。床单已经不大新，在巴巴的背下裂开。幸运的是摇篮离地面只有大约两尺半。

巴巴大笑，我们也都大笑。他揶揄我们说：“这是一种很不错的摇篮，这个摇篮！我很喜欢它。没有关系。”

巴巴然后让蔻诗德唱完摇篮曲，我们就是这样庆贺奎师那主的生日的！

那一年雨季迟迟不来。托卡的村民已经种下了庄稼，但只降过一小场阵雨，他们害怕失去粮食。他们听说巴巴是个“大圣人”，决定请求他的帮助。很多男人拿着鲜花来，向巴巴行礼并求他赐雨。他们告诉巴巴说：“要是不下雨，对我们将是个大灾难。我们将失去全年的粮食，那是我们的食物啊！”

“要耐心，”巴巴对他们说：“我会照看这件事。会下雨的。”于是村民们高兴地回家了。

在两天之内天空被乌云遮住了，那天夜里开始下雨，下个不停。我们房间是土做的地面，正好与田野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我们晚上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地上的铺盖卷里。那天夜里雨下得很大，雨水进入我们的房间，我们和铺盖都被雨水浸湿了。我们很快卷起铺盖，把它放在我们的箱子上，但是雨太大，不久箱子也泡在水里了。于是我们不得不把它抱起来，这时巴巴来了，我们正抱着这些沉重的箱子。

“拿些土来堵住门口。”巴巴对我们说。于是我们弄了些泥土，在门口堆了个坎儿，水倒是不再进来了。

然后巴巴说：“把水舀出去。”我们设法用盆、桶和锡罐把水排掉。但是地面仍然很潮湿，那天夜里我们根本不能睡觉。那些农民们求雨，我们却被淹！

第二天天亮后雨仍旧不停。虽然不大了，但它却整天轻轻地下呀下呀。向巴巴求雨的农民现在又来乞求他叫雨停下。巴巴打手势说：“好吧。”第二天雨停了，天空洁净而晴朗，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晾干我们潮湿的床铺。

农民们非常高兴，他们的庄稼保住了。他们敲着鼓来巴巴这里，把鲜花和甜食献给他，要求他去他们村里。巴巴同意了，他们都冲向他，用一个大椅子把他抬起来。抬巴巴的人有高有矮，他们给了巴巴一次很不舒适的兜风。每次他们欢呼巴巴，都把椅子扔向空中，巴巴不得不紧紧抓着椅子，以免被抛出去。他们在感谢巴巴的热情中，却忘记了他的舒适。巴巴一点儿没有享受这次兜风，但是为了取悦村民们，让他们高兴，他把所有这些不适都放在一边。

1928年11月，巴巴决定返回美拉巴德。这年的11月份很多雨，我们都厌倦了潮湿。托卡位于三条河的汇合处，离开时巴巴坐船渡过其中一条，到对岸去乘坐他的汽车。巴巴的司机想让巴巴上车时尽量方便，因而把车开得过于靠近河岸，汽车陷进那里的一个湿沙坑。

司机试图把它开出去，但是它陷得太牢了。巴巴叫人送一些公牛来。村民马上送来了六对。村民们把牛套在汽车上，吆喝着公牛。六对公牛又拉又拖，但汽车就是不动。他们试了一次又一次，但汽车仍然不动弹。它牢牢地陷在湿沙里。

巴巴说：“等一下，把牛松开。”他叫过阿冉岗的村长帕特尔（Patel，1923年在美拉巴德他曾经给巴巴水桶从井里打水）。帕特尔爱巴巴并且带着他的两头公牛来了托卡。巴巴说：“把你的两头牛带来套上。”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一对牛怎么能把六对牛都拉不动的汽车拉出来，但是帕特尔把他的牛带来，套在汽车上。巴巴走向它们，用手掌在它们屁股上重重拍了一下，像是在鞭策它们：“加油，加油，尽力拉。”当它们开始拉时，汽车渐渐地缓慢地从湿沙里出来了。

每个旁观的人都很惊讶。这两头牛做了十二头牛都做不到的事情，然后他们意识到是巴巴给牛力量把汽车拉出来的。

这两头公牛被带回美拉巴德后，巴巴一直留着它们，从那时起，他不让它们干太重的活儿。它们死去时，巴巴没有让人像对待别的公牛一样处置它们。它们被光荣地埋葬在巴巴选的一个地方。

从托卡返回美拉巴德后，我们住在邮局里。巴巴和修爱院的男孩们回到山上，他根本不来看我们了。赛德·阿里 (Syed Ali)，那时他是个很小的男孩，在巴巴不斋戒的时候就从我们这里把巴巴的食物送上山去。阿里会来到邮局，对我们说：“把皇帝的饭给我！”

尽管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话，但我们喜欢听他这样叫巴巴。我会帮助准备巴巴的食物，然后娜佳或我母亲把巴巴的托盘递给阿里。

一天巴巴传信来，说他要来邮局洗浴，然后吃午饭。这段时间巴巴通常在山上洗浴，但那天他在山上洗浴一定是不方便。

吃完午饭巴巴告诉我们：“现在没钱了。一切都结束了，你们不能再住在这里了。你们需要去纳西科 (Nasik) 与鲁斯特姆和馥芮妮住在一起。”他们是我姐姐和她的丈夫。

随后巴巴对我们说，我们一定不要因离开美拉巴德而担心。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服从他，当他有空时会不时来纳西科看望我们。我们那时并不知道，巴巴有自己的计划，他尚未告诉任何人。不是因为钱已花完，而是巴巴正计划去西方！

7

纳西科

1929 年初 - 1933 年 11 月

[1929 年初，巴巴让美嫒和女满德里搬到纳西科。1929 年 5 月，巴巴访问了奎达，以及其他地方，在 7 月和 8 月的部分时间，巴巴再次去了远至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 (Srinagar) 的北部。

1929 年 9 月，巴巴第二次访问波斯 (伊朗)，此时修爱院的男孩们已经被送回家。在这些旅行中美嫒和女满德里没有伴随巴巴。

1929 年 10 月底，巴巴也搬到纳西科，这里成为他的基地，一直到 1933 年 11 月。

1930 年巴巴整年都在印度，有时旅行，有时在纳西科、美拉巴德或盘奇伽尼 (Panchgani) 的虎谷闭关。1931 年 5 月，巴巴完成了他的第三次波斯 (伊朗) 之行。在 1931 年 9 月初，他乘拉杰普塔纳 (Rajputana) 号客轮从卡拉奇 (当时属于印度) 赴英国，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西方之行。1932 年玛妮离开学校，并且永久地加入女满德里。在此之前她只是在学校放假期间来美拉巴德与女满德里共同生活。

巴巴的第一次西方之行标志着他的世界旅行阶段的开端，1931 年到 1937 年间，巴巴十次访问西方。美嫒和其他女子只是在 1937 年访问戛纳 (Cannes) 时伴随着他。]

就这样我们搬到纳西科，这后来也成了巴巴的总部，虽然那时很多时间他因工作而离开。我说过我们住在我姐姐馥芮妮的院落里。她和她丈夫鲁斯特姆之前从阿美纳伽搬到那里，他们开办了汽车修配的生意。

就是在纳西科，巴巴让我母亲朵拉特麦保持沉默，她这样做了大约 22 年。我母亲没



有回到美拉巴德居住，而是在巴巴的命令下，继续和我姐姐在纳西科生活，帮她照看她的众多子女。因为她通过服务她的家庭来服从巴巴，所以这跟服务巴巴一样。在沉默中我母亲做着她的一切工作，她甚至还去市场，在那里她会带着纸和笔，用马拉地语、印地语或古吉拉特语写下她需要的东西。在那里他们叫她沉默的妇女，她保持沉默一直到1952年11月去世。她去世时还遵守着巴巴的命令。

在1931年中期，巴巴对我们说他将访问西方，并且将乘坐拉杰普塔纳号航行。我们在这个时期很少见到巴巴，并为他这次来感到很兴奋，可他现在却给了我们这个消息。

“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巴巴？”我们难过地思忖。“一旦那里的工作结束。”巴巴告诉我们。他对我们说要快乐，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服从他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我们服从了巴巴。我们知道为了他的工作他必须去西方。

巴巴知道我们会想念他，所以他在离开之前对我们说，当圈子影院（Circle Cinema）有好电影时我们可以去看，圈子剧院是由满德里经营的。在美拉巴德那么多年，且与外界没有接触之后，看电影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优待。就这样我们看了“莱拉与马农（Leyla and Majnun）”和“希芮茵与法拉德（Shireen and Farhad）”。我记得电影院有七圈灯，用巴巴的旗帜颜色设计，一圈接一圈地亮起来。

我们知道西方人一定在娱乐巴巴，自然我们也有一点竞争的情感。于是我们也决定当巴巴回来时娱乐他。

我们在圈子影院看过一场很逗笑的电影，我们想把整个剧情演给巴巴。玛妮现在已永久地加入了我们，由于她是个很好的演员，我们就让她负责这出戏。因为电影中有唱歌跳舞的情节，我们派大蔻诗德再去看一遍电影，记下曲调和舞步。她还在影院买了一张节目单，上面有歌词。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段舞蹈，那些嗓子好的还要唱歌。我还演了一个小角色，假扮成小男孩。

我们对自己的角色练了又练，做了一些可爱的服装，甚至用真头发做了些假胡子。当1932年初巴巴结束第一次西方之行返回纳西科之后，我们为他上演了我们的戏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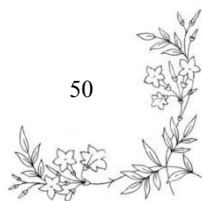
我们的化妆做得很棒，以至于巴巴都认不出谁是谁！他非常喜欢这部戏，对我们说：“它真好，明天你们必须再演一遍，我要带满德里们来看！”第一次只有巴巴和拉姆玖（Ramjoo）家的几个妇女观看，我跳了我的那段舞蹈。后来因男满德里要来看，我请迪娜·塔拉提（Dina Talati）代替我跳舞，并穿着我的服装，但是我表演了假扮男孩的那个很小的角色。

就这样巴巴款待我们去看电影，这激发了我们的灵感，给了他一个款待！

在1931年到1937年之间，巴巴十次访问西方。每一次我们都很想念他。他走后，我们试着为他做花环、王冠和绣花长袍，想等他回来时给他穿上，我们用这些事来占据我们的脑子。那时我们很年轻，我们喜欢亮闪闪的东西。所幸的是，我们有一些丝绸纱丽可用做材料，不知从哪里我们得到了一些金丝线、小金属圆片和人造宝石。我设计绣花图案和饰物，当我们的家务做完后，我们就坐在一起，做单个的花朵和花蕾，或把丝线缝在织网上，再绣上长袍，等等。这样我们使自己保持忙碌，我们的注意力总是在巴巴身上，当他工作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手工活给他一个惊喜。

1933年初有一天巴巴告诉我们：“两天后我们要去孟买接西方人，穿上你们的好看纱丽，拿出最佳的形象。”巴巴的西方门徒第一次从英国来印度，我们心想，“我们戴着这些白色头巾怎样拿出最佳形象呢？”我们已经戴了很多年了，巴巴说为了这次会面我们可以摘下它们。

我们兴奋地为去孟买收拾行装。那时在纳西科我们有很多妇女，我们乘火车去孟买。在那儿我们住在孟买郊区坎第瓦力（Kandivali）的一个又大又漂亮的楼房的二层。男满德里住在楼下。



西方人到达之前，巴巴提醒我们：“一定穿上你们的好纱丽，把你们的头发做漂亮些。”我们根本不知道任何发式。那时我的头发很长，我只是在白色头巾下挽了一个髻。但是，我知道巴巴想让我们看着漂亮，为了让他高兴，我把头发放下来夹在后面，这对我是个新体验。

我们没穿平时的棉纱丽，而是穿上最好的丝绸纱丽。为了彻底地服从巴巴，我们还抹了口红和粉，我们只在从前演戏时用过这些。巴巴非常满意，他也很顽皮！在英国时巴巴对西方人谈过我们；说我们舍弃一切跟随他；我们过着极为简单的生活；我们很重灵性。而在孟买他将要把这些穿着丝绸纱丽的时髦女子介绍给她们！现在我们认识到他是在检验他的西方弟子对他的爱。

我们打扮时，巴巴派我姐姐馥芮妮代表他去码头迎接西方的女子。“她们到时，”他对她们说：“告诉她们我藏起来了，我将只拥抱找到我的人——不拥抱其他任何人！”

所以她们到时，巴巴没有迎接西方人。相反他藏在房子里，他的爱者必须去寻找他！大家到达后，她们跟我们友好地打招呼，但很快就问：“但巴巴在哪儿？”我们解释说她们必须找到他，只有找到他的那个人才能接受他的拥抱。

她们全部跑开，有的去餐厅；有的去卧室，等等。小蔻诗德那时懂很少英语，当诺芮娜（Norina）跑来时，她正站在客厅。“告诉我巴巴在哪儿。”诺芮娜乞求说。蔻诗德说：“找到他了，找到他了，”她把语法时态搞错了。“噢，他在哪儿？”诺芮娜问，蔻诗德继续催促说：“找到他了，找到他了。”非常好笑。

然后传来一阵高兴的声音和巴巴的拍手声，我们看到巴巴拉着迪莉亚（Delia）的手从浴室里走出来。她第一个发现巴巴是多么高兴啊！巴巴藏在浴室角的柜子和墙之间，只有她想到去那看看。再次看到巴巴所有的西方人又高兴又激动。“迪莉亚找到了我。”她对她们说：“所以我将拥抱她。”“是，巴巴。”她们回答，但她们快乐的表情消失了。她们现在看起来难过和被忽视。巴巴拥抱了迪莉亚，但接着他转向其他人并拥抱了她们，一个接一个。她们悲伤的脸又被快乐点亮了。

过了一会儿巴巴说：“现在你们可以给我演出了！”于是玛格丽特跳了一段优美的独舞；奥德丽（Audrey）也跳了舞，穿着带环的裙子；梅布尔（Mabel）也表演了舞蹈。西方人给巴巴跳完舞后，巴巴让玛妮为她们表演了一个印度舞。

后来有一天西方人想穿纱丽，她们来到我们房间，我们帮她们穿上纱丽，我记得我帮迪莉亚。这对她们所有的人都是新的经历，她们想照相。她们到楼上的阳台，巴巴在中间，敏塔（Minta）在他的一边，奥德丽在另一边，照了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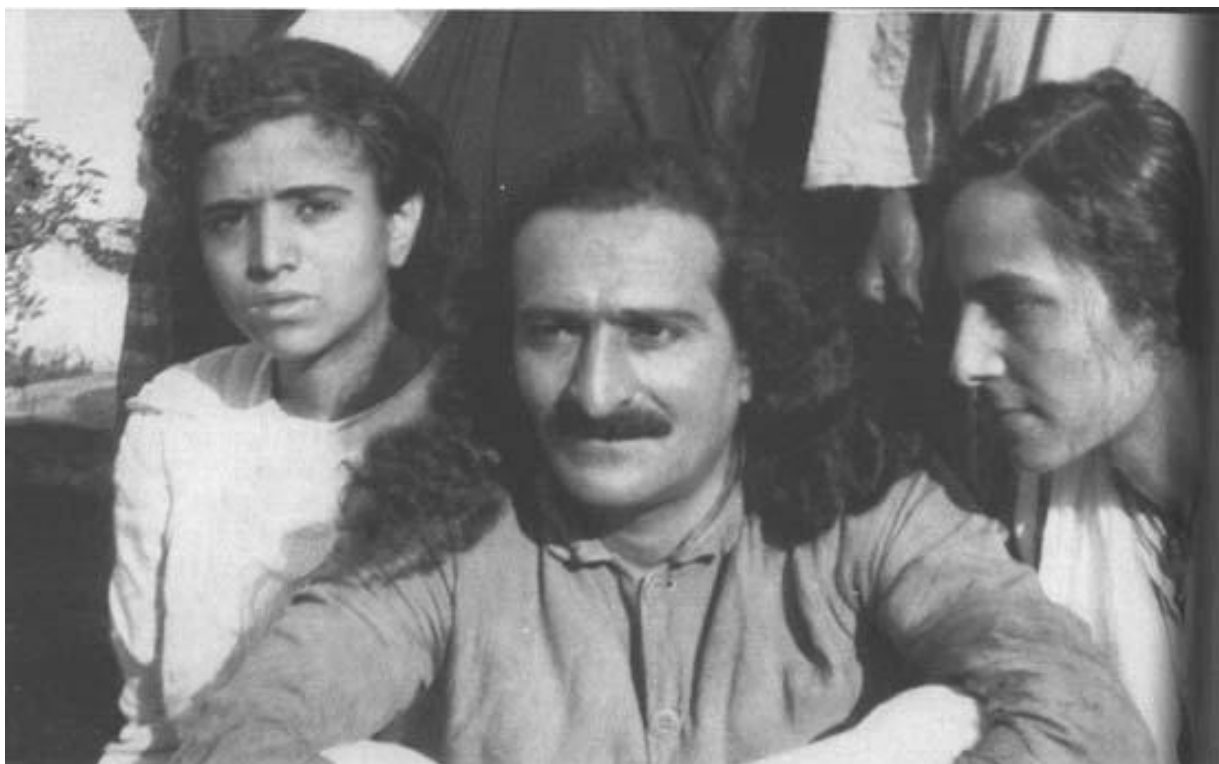
时值4月，孟买非常热，巴巴决定把我们女孩们送回纳西科，同时他带西方人去克什米尔，并在路上观光。





30年代初在纳西科。
站立者（从左到右）：小蔻诗德，馥芮妮，顾麦，瓦露，娜佳，美婧。
前排坐着的是玛妮和苏娜玛西。





美嫒在巴巴左侧，玛妮在右侧。摄于 1936 年迈索尔访问期间。

8

美拉巴德山

1933 年 11 月至 1938 年 12 月

[1933 年 11 月底，巴巴把他的社区从纳西科迁到美拉巴德。那时核心的女满德里——美嫒、玛妮、娜佳和小蔻诗德，以及苏娜玛西和瓦露——住在美拉巴德山的旧水塔里。

自从 1924 年加入巴巴以来，美嫒的生活，在巴巴的命令下，变得越来越隐匿。在山上的这些年，她的生活极为封闭。巴巴对山上所有的女子都很严格，尤其是对美嫒。

在山上美嫒的房间和巴巴的厨房之间，巴巴让人建了一条竹席通道。美嫒的房间只在天花板旁边开有通风窗，她仅仅从她的房间穿过竹席通道去厨房工作，或去浴室。她不可以去其它任何地方，甚至不能去院子里，除非偶尔在巴巴的陪伴下。

根据巴巴的命令，美嫒不能见任何男人，不能听到男人的声音，甚至不能听到女人提到男人的名字，有很多年任何男人都不许见她。总是有一个女子，苏娜玛西或卡库 (Kaku，住在山下的韦希奴的母亲) 在大门外的小水塔下面的一间房子里守望，每当有男人需要上山，比如从集市送来必需品时，守望的女子就要摇铃，山上的女子们就必须关上自己的房门。当工人，比如水管工来维修时，因为不能保证他不会说话，玛妮不得不演奏西塔琴 (sitar)，有时连续几个小时，以挡住任何的男性声音。即使后来当西方人来到后，给巴巴读报纸时，只要是在山上或美嫒在场，她们就不能说男人的名字，因此有时新闻变得一片混乱。

当美嫒旅行时，例如 1936 年去迈索尔 (Mysore)，玛妮在她一侧拉着她的胳膊，另一个女子在她另一侧，还有一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美嫒戴着墨镜，镜片上盖着棕色纸，因



此她根本什么都看不到。她只是看着地面走路，被周围的人领着。

1938 年在美拉巴德巴巴的生日被大规模庆祝。从孟买、普纳和那格浦尔 (Nagpur) 来的东方女爱者第一次住在山上 (还有几个已经住在那里的西方女子)。山上院子里的不同角落都有提示让女子们不要提任何男人的名字，那个场合没有男人上山来。

这个时期，巴巴不允许任何人，甚至其他女子，碰触美嫒；唯一的例外是他妹妹玛妮。西方女子来美拉巴德居住时——有的在 1937 年末，其他的在 1938 年，她们其中有些人给美嫒做衣服，但只有玛妮能为美嫒量尺寸和试衣。巴巴也不允许任何人保存美嫒的照片、底片或她穿过的任何衣服，这些命令一直执行到 40 年代后期。

还在纳西科时巴巴让美嫒偶尔看场电影，但现在，在巴巴的命令下，美嫒不能看任何电影，写或读任何东西。在厨房里，米、豆和糖等主要原料存放在写着字的旧锡罐里。但不可阅读的命令非常严格，玛妮把这些锡罐的字全都用纸盖上。那时美嫒的名字从来不能写出来，如果写给巴巴的任何纸条里提到美嫒，她被称作“M”或“她”。

当女子们需要从市场购置货物时，她们把要求写在一张纸上，把这个清单送给巴巴，他再仔细审查。他若是同意，就会把清单交给去市场购物的人，后者买来物品并把它们交给在大门外的小水塔房间里守望的苏娜玛西。苏娜玛西会告诉巴巴订的货来了，之后把货物给女子们。

每当巴巴去西方时，会给女子们一小笔钱，用于食物和必需品，这将维持到巴巴回来。有时巴巴在外呆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那段时间她们在配给上就很困难。她们的生活极为节俭，吃最简单的食物，衣服上补丁摞补丁，尽量延长少量供应品比如香皂的使用时间。巴巴的命令是她们不能穿有破洞的衣服，因此如果她们的衣服上有个破口或洞，她们得马上换掉或把洞缝上。有时她们的衣服补丁太多，她们只能把一件衣服缝在另一件里面，以便遵守这个命令，她们的很多衣服都有好几层。由于不想要东西给巴巴增加负担，她们尽量向他隐瞒她们的衣衫褴褛状况，巴巴在美拉巴德时她们穿上好衣服，他旅行时她们穿补丁和多层衣服。一天巴巴没通知她们就返回了，巴巴发现她们衣衫褴褛，对她们一顿训斥，问她们为何不把需求告诉他。在这种生活中不应向巴巴隐瞒任何东西。

虽然美嫒完全与世隔绝，但在她的房间和厨房里她却没有任何的隐私。按照巴巴的命令，美嫒从来不可单独呆着。巴巴给玛妮的首要命令是时刻伴随美嫒，玛妮只有在洗浴和个人需要时才离开房间，由于美嫒从来不能独自一人，另一个人被指定协助玛妮；首先是蔻诗德，1938 年以后是卡曼玛西 (Kharman Masi)。这意味着连美嫒经由竹席通道去厨房时，也有人始终陪伴着她。

此外，巴巴离开，到印度或西方旅行时，按照巴巴的命令，玛妮要为他写日记，记下美嫒的健康和情绪的每个细节，从美嫒醒来直到她上床期间的每个行动。美嫒的每个活动都被玛妮记录下来，行动的时间也被记录下来——一分不差！

这些女子在这些年间所经历的贫穷、纯洁和服从生活，她们并不看作是被剥夺了自由，而是感到快乐和充实。她们什么都没有，但她们又拥有一切。在这整个期间，以及四十年代——那时有许多女子在社区生活，直到新生活，美嫒总是超然的。她的整个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巴巴身上；想巴巴，与他在一起，为他做一切事情。她非常安静，即使在四十年代她都是呆在自己房间里，几乎不与其他人交往，除非巴巴也在那儿。在这些时候巴巴会让美嫒坐在他身边，巴巴离开时，她便回到自己的房间。在这些年间见过她的那些女子，立刻认出她的角色，并且知道她很特殊。在这个时期前后，巴巴这样评价美嫒：“美嫒和我为一，很多次我感受到什么，美嫒同时也感受到”。他告诉其他女子：“我爱你们所有的人，但美嫒是我的至爱。她像我的拉姐……”“她是我的呼吸，离开之我就不能生活。”巴巴为自己而呵护着美嫒。]

我们于 1933 年底和巴巴一起从纳西科返回美拉巴德，我们四个女孩——玛妮、我、



娜佳和小蔻诗德，还有苏娜玛西和瓦露——共同住在山上。我们是在修爱院男孩们之后最早住在那里的，那儿的气氛很美。我们在那儿能感受到巴巴的爱和在，所有这些他给了那些男孩们。巴巴非常爱那些男孩们，他们也爱他。最后我们住在修爱院男孩们曾经住过的水塔里的房间里，在那些不允许我们上山的年间，我们曾常常想像巴巴所在的地方。

我们的房间，东间 (the East Room)，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合适的窗户，只有很高的通风口，装置在紧挨天花板的墙上。我们每个人只有一张床、一个箱子和一只小木凳；所以我们不是很拥挤。我们刚到那时，巴巴睡在连着厨房的那个小房间里，因为三摩地附近他的小屋那时还没建。有时巴巴甚至睡在露天，在三摩地附近的一些石板上，修爱院的男孩们曾在那里坐过。

水塔的上层还没有加上，但在我们从纳西科回来之前，巴巴让人给我们建了厨房，就是现在曼萨丽 (Mansari) 住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给巴巴和我们自己做饭；这也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它被称作巴巴的厨房。晚些时候来的西方和东方女子用餐的锡皮棚屋那时还没建。巴巴让人用竹屏风从我们的房间到厨房建了一个通道，所以我们很隐蔽。

我们的生活非常严格，有几年我们只是离开房间去厨房工作，或去浴室，或者在巴巴偶尔来时带我们散步。我从没在院子里走动，作为锻炼我会在房间或厨房里走动。后来巴巴让我们在现在的锡皮棚屋处打羽毛球。

苏娜玛西，有时韦希奴的母亲卡库，在凸起的小水塔底下的小房间里守望，有人上山时她就摇铃。这是让我们关上房门的信号，直到她再次摇铃发信号说他们离开了。我们听到‘解除’铃声就打开门。因此我们的生活是很严格的，但我们有至爱巴巴；我们是怎样充满快乐啊！他的爱和他的陪伴是我们想要的一切。

巴巴起床很早，我们会在五点半或六点起床，即使在冬天。洗手洗脸后我们烧热巴巴的洗脸水和剃面水。巴巴刮完胡子，我递给他茶和一片面包。那就是我们的早餐：茶和一片面包，或者其它时候是茶和香蕉。只有我们很少几个人和巴巴在那里，那些安静的早晨非常珍贵，如同在家一般。

巴巴下山去满德里那里时，我们在厨房里做事。我加满巴巴的水瓶，叠好他的餐巾，整理他的板架，清洗他的香皂碟、牙刷和梳子等等。然后我帮忙做厨房的工作：清洗米和豆，剥切蔬菜，为巴巴的食物磨碎多味调料粉 (masala) 和椰子，搅拌我们保存的奶油制成黄油，以及任何需要做的事情。娜佳那时为巴巴做饭。稍后来，就在蓝车旅行之前不久，娜佳有几年身体不好，我便为巴巴做饭。

巴巴在下美拉巴德同男满德里一起工作后，通常在十一点差一刻左右来山上吃午饭。因为我从不在院子里，所以看不到巴巴上山，但苏娜玛西可以从水塔下的岗位看到巴巴。她一通知我们“巴巴来了！”我们会匆忙做好一切，等着巴巴到来。夏天厨房非常非常热，我们就在自己的房间服侍巴巴吃饭，那里有厚厚的石墙，稍微凉快一些。当苏娜玛西给我们信号时，我们会很快把一些温水和巴巴的脸盆毛巾端到我们的房间，以便他到时使用。

四月和五月在美拉巴德，地面很热，巴巴穿拖鞋在白天的酷热中走上山。一天顾麦来看望我们，她对我说：“地面这么热，巴巴在炎热的太阳下走这么多路。他的脚掌一定受烫。”她向我说明怎样帮助缓解烫伤。之后我听从她的建议，在炎热的夏天我把一些奶牛的酥油涂在巴巴的脚掌上，再用一个小铜碗按摩，以此帮助降温。然后我把巴巴的脚在一盆水里放一会儿，再轻轻擦干。这样做以后巴巴感到舒服一些，他便在午饭前休息一小会儿。巴巴的脚非常可爱，甚至在走了这么多路之后，它们的形状仍旧细长而健美；他的腿修长且健壮。

天气凉爽时，巴巴在厨房吃饭。我给他倒水洗手，递给他毛巾。之后巴巴靠着一个坐垫在窗下的矮桌旁坐下，矮桌在炉子的对面。我给他盛饭：通常是米、豆糊和辣酱；或者米、蔬菜和辣酱。



巴巴的命令是我们白天不能躺下，所以午饭后我在房间里做了很多针线活。我缝补巴巴的长袍和外衣，为他做新的，缝补我的衣服，我们有布料时 also 做新的。我清理巴巴的躺椅 (gadi)，让他的衣服和箱子保持整洁。每件事都是为了巴巴，我们只想着他。巴巴的命令仍旧是我不能读书写字，当厨房和缝补的工作结束后，我就为巴巴的漂亮照片做相框或用他漂亮的头发和指甲做绣花胸针。我还记得我剥黄瓜籽，然后烘烤，放在罐子里给巴巴享用！

傍晚巴巴有时候跟我们打羽毛球，在现在棚子的位置；很长时间一次，当巴巴有兴致时，他会带我们女孩们到院子外，沿着山脊散步。我们从不单独去。我们会走一段路，然后巴巴会坐下，我们在他周围，我们会聊一会儿。1935 年我们得到一头可爱的白色毛驴，我们带驴子一起散步。一天我要求巴巴骑上它，所以我们下一次散步时，巴巴就骑了一会儿毛驴。他在那头白色毛驴的背上，看着很可爱。

有些傍晚巴巴带我们坐在厨房后面。巴巴坐在一个棉垫上，我们能够看见远处的山丘；那时候还没有墙，坐在那里，巴巴给我们讲一段灵性语录或给我们讲一个故事，或者他让玛妮或其他人给他讲个笑话或故事。巴巴会对我们说：“享受这些，尽量多接受些，因为以后就不会像这样了。”

我们在晚上六点左右吃晚餐。通常是一个蔬菜，面包或一些奶酪，一个薄饼或一杯牛奶，也许有一些果酱。

1935 年之前巴巴通常是让头发松散下来，但在美拉巴德夏天风很大，上山时巴巴的头发会被风吹到脸上或眼睛里。因此有一天他让我编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编巴巴的头发。早些时候我用一个蝴蝶结把它系在脑后，但我从未为他编过。（当巴巴离开萨考利时开始留头发，每次阿瓦塔来都有长头发。）当巴巴的指甲太长时我会提醒他：“巴巴，您的指甲很长了。”巴巴会回答说：“是的，它们需要修剪。”于是我把它剪掉。当然我保留着剪下的指甲。

就是在山上这些年间我开始修巴巴的胡子的。巴巴在早年从来不剪胡子，他第一次修胡子是在 1931 年他第一次去西方之前，从那以后一定是男满德里为他修剪的。我是这样学会剪胡子的。现今是图书馆的那个小房间那时是空的，玛妮偶尔去那里注射，因为她的健康需要这么做，但那时我从不去那里。一天巴巴叫一位男满德里卡卡·巴瑞亚 (Kaka Baria) 上山，并叫他在那个房间里等着。然后他叫过玛妮，通过他仍在用的字母板告诉她：“现在仔细看着，卡卡将向你示范怎样给我修胡子，你要解释给美娒。”

之后，过了大约 15 天，巴巴的胡子又需要修剪时，他上山到我们的厨房来，叫我修剪。玛妮已给我解释过卡卡是怎么做的，但我做时仍然感到很紧张。我用极小的梳子轻轻地向下梳理巴巴的胡须，非常非常小心地剪，先是一边，然后是另一边。之后我退后观看。一边比另一边短！“噢，巴巴，”我告诉他：“不是很齐。”“让我瞧瞧。”巴巴说，我们给他拿来我们的镜子。“是的，我知道了。”巴巴对我说：“从这边再剪一点儿。”于是我修剪较长的一边，又退后看。较长的一边现在太短了！但还不止如此。现在巴巴的整个胡子比他通常留的更短了些。巴巴又看了看镜子说：“就这样吧。不要再剪了。”他不要一副像查理·卓别林的胡子！

从那时起我总是给巴巴剪胡子。第一次之后我知道怎么做了，胡子不再倾向一边了。巴巴不介意我们第一次犯错误，因为这样我们学习怎样恰当地做事情。

在山上的这些年间，巴巴常常是来了又走，他为了工作去西方，也在印度旅行。

巴巴不在的时候，也会确保我们一直忙碌。我们依旧有厨房工作做，午饭——经常是一个煮土豆、黄油、薄饼和酸菜代替米和豆糊——之后当我们的针线活做完后，我做更多的相框、胸针和别针。我们不能想要什么都从市场上买，所以我用木棍、贝壳、镜子碎片、彩纸、丝带、甚至硬纸板（我用封腊装饰一番）做相框。我继续做装有巴巴相片的项链坠



和胸针，里面我用巴巴的可爱头发和指甲做设计。我甚至用小镜片摆成我想要的形状来覆盖照片。我们还完成了我们在纳西科就开始做的花环、王冠和长袍，亲爱的巴巴在他生日那天第一次穿戴。

1934年底巴巴去西方旅行，这次他访问了加拿大，巴巴知道他离开的时间比往常要长，他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的项目。巴巴说我们要做一个大的相框，放十二张他的照片。我们自己做了一切；我们用木头制成框架，用绉纸做花，摆在每张照片周围；我们自己做了背衬。总之，一切都是我们做的，除了为相框切割大玻璃以外。这几乎占去了巴巴离开期间我们的所有时间，至今它还挂在美拉扎德我的房间里。巴巴知道我们会多么想念他，因此他让我们在他不在期间做这个来占据我们的头脑。我们制作相框时，不仅在服从巴巴的命令，而且总是在看照片上巴巴可爱的面容！

就在这次旅行之前，巴巴给我们带来两只白兔，它们属于他的动物家庭里的第一批成员，这个家庭我们照顾了很多年并占用了我们很多时间。后来还有鹦鹉、八哥、萨伦基鸟、金丝雀、孔雀、麻雀、珍珠鸡、猫鼬、猴子、鹿、狗、鸽子、羊，甚至还有一条蛇。

一天巴巴比平时吃午饭早来了一会儿。我们赶忙准备他的盘子并准备好让他洗手，但巴巴却把手放在口袋里对我说：“拿着这个！”我伸出手，巴巴把一个幼鸟放在我手里！“噢，”我说：“它这么难看，巴巴！”它是一只绿色的鹦鹉，但一根羽毛都没有，只有瘦瘦的、皮包骨的脖子和大大的红嘴。它看起来非常非常丑陋。巴巴回答说：“当它的羽毛长出来以后，它会很漂亮。等着吧，你会看到的。”

然后巴巴把手放在口袋里，又拿出一个光秃秃的小鸟给玛妮。接着他又把手伸进他的口袋，拿出来第三只给蔻诗德。

我们捧着这些光秃秃的小鸟，它们开始叫唤。“它们饿了，”巴巴告诉我们：“我们来喂它们。”我们揉了一些鸡豆粉和一点酥油，递给巴巴。他坐在那里，三只鹦鹉暂栖在他面前，它们不停地叫着要食物。然后它们把嘴张得非常非常大，像敞开的提箱，巴巴把一些食物放进一个小家伙的嘴里，第二个小家伙叫着，“我也要”，巴巴喂了那只，然后是第三只。这时第一只又大声叫了起来；它想要更多的。所以巴巴赶紧喂它，就这样继续着。它们吃呀吃呀，直到坐在巴巴面前，开始呻吟。

巴巴说：“现在它们吃得太多了，它们会肚子不舒服的。我们让它们散会儿步。”

于是巴巴把它们放在厨房的地上，你想象不出它们看起来有多丑，没有羽毛，全身覆盖着难看的粉红色皮肤。“现在我们推着它们向前走。”巴巴说，他用一个手指推它们。可它们因吃得太多，并不想散步，但巴巴对我们说：“不行，我们必须让它们散步。”因此我们带它们一直走到厨房的另一端墙壁，之后巴巴把它们转过身，推它们又一次散步。在厨房两三个来回后，巴巴说：“现在可以了；把它们放进篮子里。它们会好的。”它们是不错，到了傍晚它们又饿了！

这些鹦鹉长成了很漂亮的大鸟，巴巴给它们带来一个可爱的大黄铜笼子。因为它们一起长大，所以很友好，不打架，但却互相使诡计。它们的笼子里有一个秋千，它们喜欢在上面荡秋千，但一次只能容纳一只。鹦鹉们很喜欢红辣椒；它们喜欢吃辣椒籽。所以当笼子底的鹦鹉想玩秋千时，它就会抓着一只红辣椒的茎，像打伞一样举着，一圈又一圈地转，引诱秋千上的那只。那一只会向下看并想：“噢，它有一只不错的红辣椒。”便爬下来。另一只会迅速扔掉红辣椒，爬上秋千。它们就这样互相使诡计的。鹦鹉是很可爱的鸟。后来，我们开始旅行时，巴巴把它们给一些巴巴爱者来喂养。

我姐姐的丈夫鲁斯特姆曾经从孟买给巴巴买过一只尼泊尔八哥。它是一只很漂亮的鸟，长着蓝黑色的羽毛和橘红色的短腿。它的嘴是相配的橘红色，它耳朵下挂着两片花边状的耳垂。它也是一只很聪明的鸟，玛妮弹西塔琴时，八哥会跟着节拍跳舞，准确得让人无可挑剔，它的花边耳垂也跟着音乐摆动。八哥是模仿的行家，因此我决定看我能不能教它说



“亲爱的巴巴”。每天在去厨房前，我缓慢地对它说：“亲-爱-的 巴-巴，巴-巴 亲-爱-的。”五六天之内它确实会说“巴巴亲爱的”了。

我非常高兴能给巴巴这个惊喜，他来吃午饭时，我们告诉他：“巴巴，八哥会说话，很动听地说‘巴巴亲爱的’”。我们等啊等啊，可八哥一个字都不说。就在我们离开房间时，八哥很清晰地说：“巴巴亲爱的”，巴巴听到八哥说话非常高兴。这只鸟有非常甜美的嗓子，很好听。它不仅会说“巴巴亲爱的”，还能模仿我们每个人的嗓音，听起来就像我、玛妮、娜佳、蔻诗德或瓦露的声音。我们很兴奋听它说“巴巴亲爱的”，因为西方女子很快要来了，经过隐居的生活，我们对会见她们感到有些害羞。我们很高兴有这只漂亮的鸟向她们展示，它用这么多种不同的嗓音说“巴巴亲爱的”。但结果是她们没有见到我们的八哥。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跟巴巴在厨房里，我们都全神贯注地服侍巴巴用餐，跟他说话，以至于大暴风雨来了，我们却忘记了八哥。雨下得很大，风吹得很猛，我们房间里的八哥笼子虽然离门上开着的窗户有一段距离，但八哥还是完全淋湿了。

它得了肺炎，鸟很难治疗。巴巴上山来时，我们告诉他八哥病得很重。我们都在我的房间里，聚集在这只可爱的鸟周围，每个人都很伤心。我们问它：“八哥，你什么时候再说‘巴巴亲爱的’？”它睁开眼睛，只说了“巴巴”，就死了。巴巴用一块软布那么慈爱地托着它，并亲手把它埋在他栽在我们厨房外的那棵苦楝树下。所以那只八哥是很幸运的。

另一个时候在山上，我们养了四只萨伦基鸟，它们住在一个很大的笼子里。它们是普通的鸟，歌声很甜美。照顾它们并清理它们的笼子是小蔻诗德的工作，但有一天她在厨房工作时切破了手指，伤口感染。巴巴对她说：“不要用你的疼痛手指清理鸟笼。美媚和玛妮将一起去做。”

我们很高兴做这事。我们把鸟笼拿到太阳下，这样鸟和笼子都能透透空气。我们清理了笼子，给萨伦基鸟新食物和新水，还在边上放上野葛苣做小吃。我们做了一切，并且做得漂亮！

是午饭时间了，我们去吃饭，对自己深感满意，把笼子清理得这么好。我们正在吃饭，一位清扫院子并做其它工作的女子跑到厨房，对我们说：“萨伦基鸟在屋顶上！”

屋顶上总是有很多萨伦基鸟，因为它们是那么普通的鸟。所以我们说：“噢，是的。当然它们在那儿。就让它们玩儿吧。”

“可是，”她说：“它们是我们的萨伦基鸟。”

“我们的萨伦基鸟？”我们问。

“是的，笼子里的。”

“笼子里的！”我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曾把笼子清理得那样好，但我们去看时，整个笼子是空的。我们忘了关上笼子门。我们俩都那么心不在焉，以至于谁都没记住做这个。我们很担心：“巴巴问起它们时，我们怎么办？”我们互相说着。但巴巴上山时我们不得不告诉他发生了什么。

“什么？”巴巴说：“你们俩谁都没记住关笼子门？”

“没有，巴巴，”我们回答说：“我们把一切都做得很完美，除了让门开着之外。”

巴巴不悦，我们想起我们曾是多么骄傲啊。“别介意，”巴巴对我们说：“让它们自由吧。”

所以这些小事确实会发生。

1935年巴巴闭关很长时间。年中巴巴去了阿布山（Mt·Abu），在那里他在阿姆比卡（Ambika）丘陵的一个山洞里闭关两个月。巴巴在那里做了一半工作，并在八月返回美拉巴德完成它。为了做闭关工作，巴巴想找一个没人打扰的安静地方。他在他的三摩地旁边选了地点，建一间小屋。巴巴急于使用，就让帕椎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这个屋子，它现在叫做巴巴小屋（Baba's Cabin）。帕椎建完地基后，他想用砖砌墙，这样会经久耐用，但



巴巴不给他时间，“不行，用最快的速度建起来，”他告诉帕椎。因此帕椎匆忙用锡皮建成墙壁；这就是为什么山上的巴巴小屋有那么强厚的地基，却只有薄墙。

巴巴在小屋处监察工作。然后他会走过这段短路来我们的厨房问：“饭好了吗？”我们不得不说：“没有，巴巴。”于是他会走回去看工人们是不是在加紧建小屋。建小屋时巴巴是那么没耐心与不安静，在炎热的太阳下，在小屋和厨房之间来回走着。他不断地催促工作，结果是几天之内小屋就建成了，准备好让巴巴闭关使用。

这个屋子是个很小的房间，大部分空间被一张大床占据。关在那个小屋根本不好受，但为了工作巴巴忍受了这些不便。他的工作对于他比舒适重要多了。

这次在小屋里闭关开始于1935年8月，结束于12月末，开始时巴巴还斋戒，当他结束斋戒后，给我们传话说，要我们在第一天给他送些简单的豆糊和米饭，第二天送小面饼。

因此第一天我们给他送了豆糊和米饭。第二天是做小面饼的时间。娜佳和我费了很大功夫，给巴巴做那些好吃的的面饼。我们仔细地准备配料：土豆、蒜、鲜姜、鲜芫荽和盐，我们把它们卷进面包屑，用油炸到金棕色，看起来很诱人。想到巴巴刚停止斋戒，我们就没有放辣椒，因为我们认为斋戒后吃热辣食物不好。我们把小面饼送走，深感巴巴会喜爱它们，就像我们的自我感觉一样，巴巴会对我们满意。我们是多么高兴啊！

过了一段时间托盘送回来了，托盘上有一张巴巴授述的纸条。娜佳急忙读给我听，它却写着：“这些面饼无望、无气、无味 (hopeless, dumbless, and tasteless)！”要正确理解这个纸条，需要懂一点古吉拉特语。古吉拉特语中“dumb”意思是“呼吸”，因此巴巴的“无气”是指它里面没有生命。

“噢，巴巴不喜欢它们。”我们对彼此说。我们原以为巴巴会表扬这些面饼，但这正相反。我们很失望并意识到巴巴喜欢吃辣面饼。

第二天我们做了辣面饼，巴巴很喜欢它们！

这个时候巴巴的宠物是洽姆 (Chum)。我把洽姆叫做宠物，但他也是一只很好的看门狗。他爱巴巴，但占有欲极强，不让任何人接近巴巴。

山上还有一头母牛，这头母牛也爱巴巴。我们送面包给巴巴喂洽姆吃，当巴巴扔一片给母牛时，洽姆会忍受不了这个。他对母牛非常嫉妒，企图把她赶走。但母牛不想离开，她会在洽姆追赶下绕着巴巴的小屋一圈圈地跑。很快巴巴就分不出谁在前面，谁在追谁。每天这两位就这样娱乐巴巴，他闭关出来后，给我们讲了这一切。

这次闭关期间，开始时巴巴总是呆在小屋里，后来有一段时间他离开房间，走到外面他的小院子里。巴巴从未走出大门来我们的宿舍。一天巴巴在屋外时，他发现草地上有些野花，他采了几朵，用一片草叶束起来。瓦露被允许走近门口，她一定是在附近，因为巴巴把这一小束花给她，连同这个口信：“把这些给美嫒，告诉她这些是巴巴最喜欢的野花。”

这些花在这里很常见。它们没有强烈的香味，但它们是很漂亮的小花，有五片乳白色的花瓣和一个黄色的花心。那天是巴巴心血来潮给我送些什么，所以他发现了这些花，我仍然把这些花保存在美拉扎德我的房间里。

此后过了几天，巴巴从闭关中出来，回到他的正常生活，下山去满德里那里等等。现在是1935年12月，那次巴巴在那个小屋闭关一定有近五个月。

1936年初巴巴带我们去迈索尔 (Mysore) 居住。这很出乎意料，因为我们多年没有离开美拉巴德了。我们对这次旅行很兴奋，但就是我们在那里时玛妮不得不做一个紧急的耳科手术。后来我们意识到这一定是巴巴带我们去那儿的原因。这是很严重的耳乳突手术，那时在阿美纳伽没有做这种手术的适当设备。在那里时我们的很严格的生活继续着。

[1936年底，巴巴的一批西方爱者——包括诺芮娜·马切贝利 (Norina Matchabelli)、伊丽莎白·帕特森 (Elizabeth Patterson)、娜丁·托尔斯泰 (Nadine Tolstoy)、吉蒂·戴维 (Kitty Davy)、诺妮 (Nonny) 和拉诺·盖利 (Rano Gayly)、玛格丽特·克拉思科 (Margaret Craske)、



迪莉亚·德里昂 (Delia Deleon)、茹阿诺·波基斯拉乌 (Ruano Bogislav)、马尔科姆·施洛斯 (Malcolm Schloss)、珍妮·亚得列 (Jeane Adriel) 和加勒特·福尔特 (Garrett Fort) ——到达印度，住在纳西科的美赫静修所。巴巴现在把他的时间分配在美拉巴德、纳西科社区与玛司特兼疯人院之间；玛司特兼疯人院位于拉乎里 (Rahuri)，距美拉巴德一小时车程的一个镇子。按照巴巴的指示，在纳西科的西方女子定期来美拉巴德山看望美嬉和东方女子。

1937年2月，巴巴的生日在纳西科大规模庆祝，但美嬉和东方女子的隐居生活继续着，她们没有参加。

1937年7月底，巴巴，连同美嬉、玛妮、娜佳、蔻诗德、苏娜玛西、瓦露和其他一些西方女子，包括诺芮娜和茹阿诺，乘斯塔拉斯纳瓦号 (Strathnavar) 从孟买启航去马赛。只有六位女子住在山上的安静年月正画上句号。她们全都乘坐经济舱，美嬉和东方女子在活动期间仍然严格地隐居。她们的舱位在机舱上方，她们不能到甲板上或去餐厅或见其他乘客。]

我们乘船通过阿拉伯海，在那里我晕船很厉害。巴巴非常关心。他要了苏打水帮我止吐，并喂我喝橘子汁，这让我感觉好些了。巴巴对我是那么关心爱护，精心照料。之后我们通过红海，那里非常非常热，并穿过地中海到了马赛。巴巴催促我们走下跳板，我们快速穿过人群，我们对此很不习惯，乘车到戛纳的乡间别墅。

我们最初航行时我晕船，娜佳没有，但我们一到陆地，可怜的娜佳“晕陆”了！我们很奇怪，因为我们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我们在别墅挑选自己的卧室，打开行李的时候，娜佳只是闭着眼躺在一把椅子上。在这些忙乱中我最后设法送信给巴巴，他很快赶来。巴巴看着娜佳问我：“娜佳怎么了？她怎么还没有选卧室？”“巴巴，”我解释说：“她晕陆地了。”因此巴巴为她选了个房间，她上床休息。

那天第一个晚上玛妮、蔻诗德和我共用楼上的两个房间。这个房子有电，在美拉巴德用了多年的煤油灯之后，我们一点儿都不习惯它。当我们关灯时，突然一切漆黑，我们找不到自己的床。

早上巴巴问我们：“你们睡得好吗？刷过牙了吗？”然后他告诉我们：“现在不要打开箱子，我一小时后回来。”

巴巴离开了，他回来时带我们去了他找到的一个可爱别墅。巴巴不喜欢第一个，现在我们搬进这个新的，“卡达那 (caldana) 别墅”。

[在第一次访问法国期间——包括游览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那里她们是唯一的观光团——美嬉和东方女子的隐居生活继续着。1937年11月，她们和巴巴一起乘只有一个等级舱位的新船，切尔卡西亚号 (Circassia)，回美拉巴德。吉蒂、茹阿诺和诺芮娜加入她们，住在水塔的西间 (现在的博物馆)，后来伊丽莎白、诺妮和玛格丽特也加入了她们。]

诺芮娜、吉蒂和茹阿诺和我们一块从戛纳返回，她们也住在山上。吉蒂曾对巴巴说她想为他服务，因此巴巴让娜佳教吉蒂印度烹饪。那时候吉蒂不会说马拉地语，娜佳懂很少一点英语，只能说几个词，有时她们在一起很好笑。

有一次，娜佳向吉蒂示范怎样做菜，第一步是把切碎的洋葱炒金黄。娜佳在锅里把油加热，然后把切好的洋葱加进去。洋葱刚放到锅里时不能搅动。洋葱是冷的，在油和洋葱都变热之前不能翻搅。娜佳试图给吉蒂解释，但她说的是：“不要动！”所以吉蒂完美地站着不动，几乎是立正待令。要厨师立正站着，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鲜的做饭姿势，我们都对此大笑了一场。我们把这件事告诉巴巴时，他也被逗笑了。

由于西方人不适应美拉巴德夏天的炎热，巴巴也不想让她们生病，所以1938年3月中旬，他带我们去盘齐伽尼 (Panchgani)，这是离马哈巴里什沃 (Mahabaleshwar) 约12英里的山间驻地。巴巴在盘齐伽尼时，他让彭杜和帕椎在美拉巴德山开工建造水塔的上层



(现在的学习室)和瞭望台。我们坐汽车去盘齐伽尼,像平时一样,当前面坐的不仅是巴巴或我们其中的一个女子时,就在我们之间牢牢地竖起一个屏风,将前面与后排的座位分开。在我们的车里,伊丽莎白开车,巴巴和另一个人(我们不知道是谁,因为我们看不见他们)坐在前面,玛妮、我、娜佳、蔻诗德和两只鸟坐在后面。第二辆车上是苏娜玛西、茹阿诺、吉蒂、诺芮娜、诺妮、瓦露、司机和凯佩(伊丽莎白的狗)。我记得在路上轮胎破了几次。

在盘齐伽尼,我们住在一座叫“迪库希(Dilkhush)”的房子里,在那儿时巴巴叫其他的亲近者,如阿娜瓦丝和娜格丝·达达禅吉(Nargis Dadachanji),来跟我们住。巴巴很放松,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在傍晚他经常带我们坐在花园里,在那里我们欣赏着美丽的景色。他跟我们玩牌,做看手势猜字谜游戏,带我们散步。一天晚上巴巴带我们去老虎谷,那儿离我们的房子很近。我们参观了他曾在里面闭关几个月的山洞,入口处有栅栏,我们都从一个小门爬进洞里。透过栅栏向外看景色很可爱。这次逗留期间,稍后巴巴让伊丽莎白在这个洞里呆了一夜。

巴巴还多次带我们到附近的马哈巴里什沃,在不同的景点野餐,比如孟买点、埃费斯通(Elphinston)点等。我能向巴巴和其他人介绍马哈巴里什沃,因为我童年时在那里的“温馨屋”住过几个月,那是我母亲曾拥有的三个别墅之一。在这些观光中,我们还参观了“温馨屋”和一个叫做“银纳湖”的池塘,童年时我曾和我母亲每天去那里,她在那儿祈祷时我独自玩。我还给巴巴和其他人看了我小时候经常取水喝的泉眼。

有时我们在野餐时会遇到不期而至的客人。一次我们听到灌木丛里的瑟瑟声,突然出现了一只巨大的黑色水牛。她站在那里盯着我们,很快又有两只水牛和他们的小小牧羊女加入,他们都盯着我们看!还有一次外出时,我们被一群大灰猴子造访,马哈巴里什沃盛产这种猴子。

几个月后巴巴准备离开盘齐伽尼时,水塔上添加的一层还没建成,巴巴安排我们住在地区专员的房子里,在阿美纳伽人们把它称作“灌溉房”,刚好在距通向现在的美拉扎德的马路不远的地方。

更多的西方人和东方人加入了我们,我们有很多人住在阿美纳伽:海伦·达姆(Helen Dahm)、娜丁·托尔斯泰(Nadine Tolstoy)、艾琳·比罗(Irene Billo)、海蒂·莫特恩(Heidi Merten),埃瑞奇的母亲盖麦和她的两个女儿美茹和玛努(Mehru, Manu)。娜格丝·考特沃(Nargis Kotwal)和她的两个女儿娜菊和希拉(Najoo, Hilla)也加入了我们。这个房子有几个平时做办公室的房间,但由于我们这么多人在那儿,每个房间都摆满了床。

这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因此我们喜欢这座房子。巴巴经常带我们散步,在那时候那里很安静,我们可以穿过田野去现在的“美赫之家(Meher Manzil)”。那时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间房屋,只有几棵榕树。伊丽莎白把车开到那儿,带来野餐篮子、饮用水、地毯和垫子,巴巴就坐在一颗大榕树下的垫子上,现在这棵树在美赫之家的花园里,诺芮娜一边给巴巴讲有趣的故事。她喜欢逗巴巴开心,她总是叫他“巴巴亲爱的”。吉蒂、伊丽莎白和娜丁也跟巴巴聊天。我们都喜欢与巴巴在一起的那些时光。

1938年8月,水塔(它现在被称作美赫静修所)上面的新层和瞭望台建成了,我们搬回美拉巴德。玛妮、我、娜佳、蔻诗德、苏娜玛西和瓦露在东间,其他女子,她们有很多人,住在西间(即现在的博物馆)、图书室和顶楼。

我们只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在1938年12月初,我们开始了蓝车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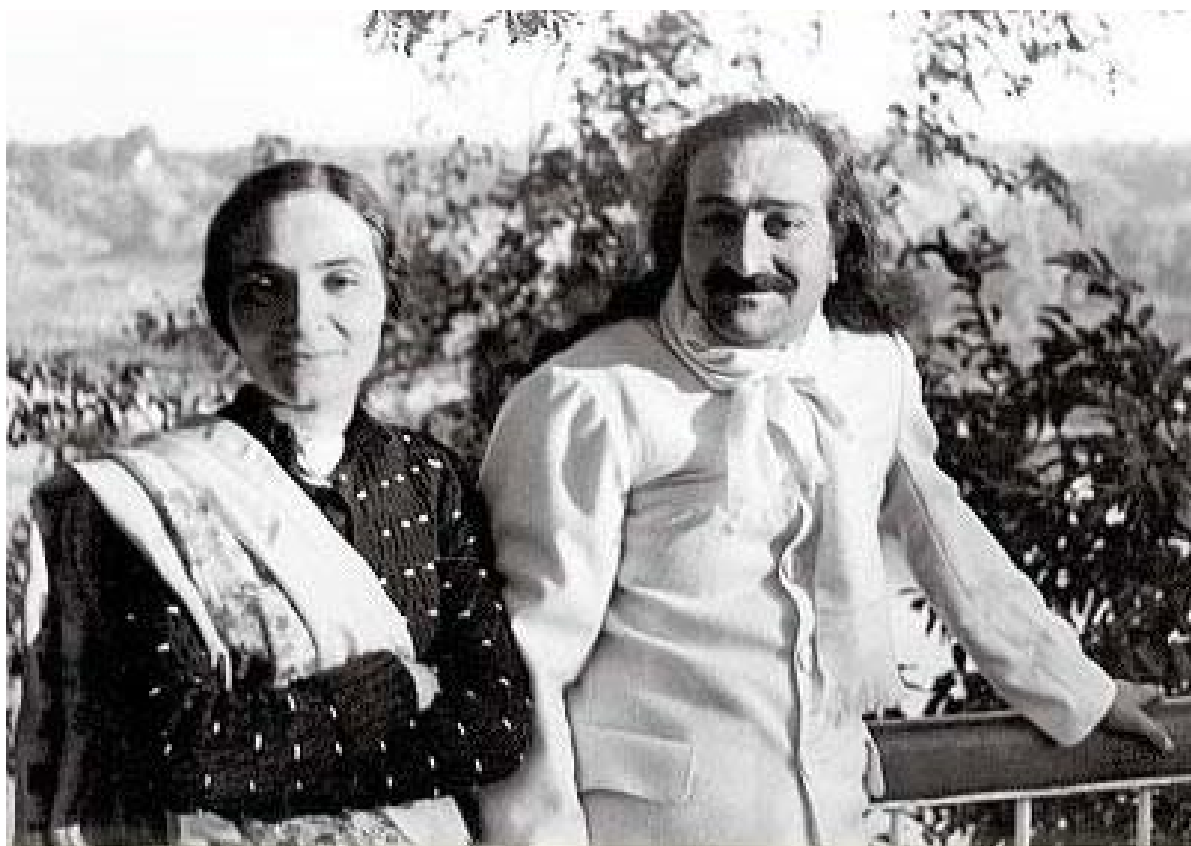
总是在搬迁

1938 年 12 月至 1949 年 10 月

自从跟随巴巴之后，我们经常搬家，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住过：在美拉巴德，在库希如大院，在北印度旅行，在孟买、托卡、纳西科、迈索尔、戛纳、盘齐伽尼和阿美纳伽。但是从 1938 年 12 月开始的蓝车旅行，直到几乎二十年后我们返回美拉扎德永久居住，我们“总是在搬迁”。

蓝车旅行

1938 年 12 月 - 1941 年 11 月



1938 年 12 月第一次蓝车旅行期间美赫巴巴与美嫒在贾巴尔普尔附近的大理石岩

[1938 年 12 月 8 日，巴巴开始了一系列的贯穿全印度的旅行，他和一大群女门徒一起，乘坐一辆小型的蓝色面包车。除了那些开车的男门徒之外，参加这些旅行的男满德里坐火车先行。在那些旅行中，巴巴不断地联系玛司特，此外还要照顾一大群在艰苦条件下生活的人的福利和情绪。

在第四次蓝车旅行前巴巴告诉女子们：“在旅行中将会有大量的艰苦与乐趣，二者兼有！无论如何，我向你们保证将有一大堆的刺激！”这描绘了所有的旅行。

这些蓝车旅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观光。不管在哪里停下，巴巴通常会带女子们参观当地的名胜，在印度的路上辛苦旅行之后，一定经常让人感到疲惫。对于美嫒和少数几个曾在山上过隐居生活的女子，她们的生活突然从哪儿都不去与什么都不见，变成哪儿都去和



什么都见！巴巴仍然对美婣很严格，但是当她们外出时不再像在法国那样戴着用纸片盖着的墨镜；在这段时期巴巴经常带她们看电影，既在阿美纳伽的“萨若希有声电影院 (Sarosh Talkies)”，也在旅途上的电影院。这个阶段于 1941 年 11 月结束。]

我们跟巴巴乘蓝车行遍印度，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我们的蓝车里全是女子，当然除了和我们坐在一起的巴巴，以及坐在驾驶室的埃瑞奇和卡卡或邓肯医生之外。其他的男满德里坐火车在我们前面先行，在不同的地点为我们安排住宿。

有时车里有多达三十个东方和西方女子，而汽车本应承载的人数只是十六个人。大家都挤在一起，在过道上放着小凳子，让年轻些的人坐，比如美茹，她在学校假期加入我们。阿娜瓦丝和娜格丝，还有其他的亲近者，在可能的时候也加入我们。巴巴会另外安排汽车载我们，但它们经常抛锚。那时比平常更多的人不得不挤进面包车。有时我们坐火车旅行一段路程，然后蓝车在安排好的地点接我们。

我们做了五次主要的蓝车旅行。在这些旅行中间我们返回美拉巴德山，有时住一个月，有时住几个月。在有些地方我们住很长时间。我们在班加罗尔住了八个月，在阿杰梅尔 (Ajmer)、贾巴尔普尔 (Jubbulpore) 和盘齐伽尼也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有时我们只住一夜。

旅行时巴巴不停地做他的玛司特工作。巴巴律己甚严，从来不怕吃苦；除此之外，他还费心地照顾这么多不同的人及其不同的性情。我们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时，比如在班加罗尔或阿杰梅尔，巴巴就会建起一个玛司特中心。

关于蓝车旅行我可以给你讲些什么呢？我们在 1938 年 12 月离开美拉巴德，第一次旅行把我们带到海德拉巴 (Hyderabad)，之后北上到贾巴尔普尔，巴巴把那里用作他的总部。从那里我们向北去了很多地方，包括贝纳勒斯、德里、阿格拉 (Agra)、阿杰梅尔 (巴巴在那里有一个玛司特中心)，之后回到贾巴尔普尔，最后回到美拉巴德。我们在外大约有六个月。

在这次旅行中，如同在所有的旅行中那样，我们住驿站旅店 (政府招待所，清洁度和家具的好坏程度不等)、旅馆和租来的平房。在驿站旅店，通常很少家具，因此我们就把铺盖放在地板上。有时我们只停留一夜，巴巴会问我们：“你们能否一晚不用铺盖？我们明天很早出发，这将省得满德里再把它捆起来。”“好的，巴巴。”我们会回答说。我们会睡在地上，在脏地毯上，椅子上，桌子上，我们能找到的任何东西上。

在一些地方，比如贝纳勒斯，我们感到非常非常冷，而在其他地方又非常热。在那格浦尔的一次旅行中，我们住在一个漂亮的驿站旅店，它有个长长的阳台，俯视着一面可爱的湖泊。我们坐在阳台上，却热得没心情欣赏风景甚至不感到饥饿。天气非常热，我们可以在洗澡之前洗衣服，当我们洗完澡十五到二十分钟以后，就可以穿上同一件衣服——它已经干了！

因为天热，巴巴让我们很早起床，经常在早上两点。我们会喝茶，打点行李，并在四点半或五点出发。我们的司机之一伊丽莎白总是讨厌早醒。她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完全地清醒过来，她刚醒时，做每件事都非常非常缓慢。巴巴有时会来到她在地上睡的角落，打响指叫她起床。伊丽莎白会慢慢睁开眼睛说：“是，巴巴亲爱的，我就起来。”但是起床对她来说非常困难。巴巴会告诉她：“不要着急，伊丽莎白，但要保证准备好按时出发！”

所以四点半或五点我们已经在路上。经常是到了吃饭时间，巴巴也不停车。我们会整天坐车，所有人都会很饿。那时公路很少铺柏油，因此到了晚上，在炎热、干燥、尘土飞扬的路上旅行一整天后，我们满身是灰尘。我们到达目的地后，发现很少有水，所以不能洗浴。前一天晚上做的豆糊会变酸且冒泡，土豆会坏掉，因此巴巴会说：“喝茶吧。”可是我们会发现牛奶已凝固变质了，因此晚餐就喝不放牛奶的茶，也许有些面包和一小块奶酪。要么有时，发生这样的事情时，我们会做伊丽莎白所说的“肥皂汤”——切碎土豆、洋葱、



大蒜，全部放进一大锅水里煮。巴巴也和我们分担所有这些不便。

在蓝车旅行期间娜佳身体不好，因此我为巴巴做饭。我把巴巴的炉子、锅等放在一个箱子里，我们短暂停留时就把箱子从车上卸下来。我们到了某个驿站旅店，我会忙着准备巴巴的饭。在一个新地方借灯笼光打开包装着的锅盘，找水，并快速做饭等相当困难。吉蒂为其他人做饭，我记得的一件做饭趣事是这样的：

我们在贝纳勒斯时，巴巴带我们去鹿野苑看佛陀最初剃度弟子的地方。我们回贝纳勒斯时已很晚了，大家都饿。吉蒂点着火，但是做饭的锅都在汽车顶上。因此她用一只平时储水的陶制锅，开始煮我们的“肥皂汤”。有一小会儿一切都好，但是后来汤开始从锅里漏出来。陶制锅裂了，我们的晚餐正在将火扑灭！你可以想像每个人的感觉。吉蒂拿出我们带的一只桶，把半熟的汤倒进去。她设法用桶煮开了它。那是很淡的清汤，有几片土豆和洋葱躺在里面，但我们并不介意它不怎么熟。我们又冷又饿，很高兴能吃些热的东西。我们还吃了一些面包。

我记得的另一个趣事是吉蒂被误作小偷！有一天半夜她想起她早上第一件事是煮土豆。土豆在车顶的麻袋里，吉蒂当即决定立刻爬到车顶把它们拿下来。汽车的一侧有个小铁梯，吉蒂于是爬上去。但是有个人在车里睡觉看守车，吉蒂把他惊醒了。

他自然以为吉蒂是个小偷，冲出汽车，挥着棍子大叫起来。吉蒂也大声叫着：“不，不，是我。”

“‘我’是谁？”看守者叫道。这时巴巴和我们都醒了，跑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半夜里这一切混乱只是因为吉蒂在找土豆！

我们到了某个镇子或城市，巴巴常常带我们观光。1938年12月，我们住在贾巴尔普尔城外。为了祝贺我的生日，巴巴带我们去一个叫“大理石岩”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在纳巴达河（Narbada）上划船。

在贝纳勒斯我们游览了恒河，在阿格拉看了泰姬陵，在斋浦尔（Jaipur）看了琥珀宫殿和其它景点。巴巴还带我们去了北印度与奎师那主和佛主有关的地方。就这样巴巴让我们看了印度很多著名的景点。

接近1939年中时，我们在回到美拉巴德之前，又返回贾巴尔普尔，巴巴让玛妮排演一出戏，巴巴亲自为每个人安排角色。玛妮扮演希特勒，恺悌扮演墨索里尼，拉诺扮演斯大林。这是一出哑剧，没有任何台词！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几个月。

1939年5月我们结束第一次蓝车旅行返回美拉巴德山，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

重回美拉巴德

回到美拉巴德后巴巴忙于工作，但他和我们一起吃饭，在傍晚打羽毛球，还巡视一番我们院子里养的所有动物。巴巴现在的住所经常是帕椎早些时候在三摩地附近建造的小屋。

在白天巴巴也常来看我们。他会来到我和玛妮、蔻诗德、娜佳、苏娜玛西和瓦露共住的房间，坐在我的床上，背靠着一个大枕头。

“叫所有的人来！”巴巴会对我们说。有人传话过去：“巴巴叫每个人，巴巴叫每个人。”所有人都会放下正在做的任何事情，在厨房里做饭，磨调味品，洗衣服，在楼上写信或读书，然后跑到我的房间和巴巴在一起。

现在我们人很多，不能继续在巴巴的厨房吃饭，而是一起坐在新建的锡皮棚子下吃饭。做了长凳给我们当桌子，每个人有一个小凳子，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还有一只油漆剥落的搪瓷盘子和杯子。在蓝车旅行时我们在棉背包里装着这些盘子和杯子。

上午十一点整午饭铃响，每个人不管在做什么都立刻放下来吃饭。巴巴要每个人都行动迅速。



※※※

1939年8月，我们坐蓝车离开美拉巴德，前往班加罗尔，开始第二次旅行，在那里我们一直住到1940年4月底。整个美拉巴德都搬到了那里，包括我们在美拉巴德山上的动物园。有微型猴子“幸运儿 (Lucky)”，小羚羊“百合(Lily)”，“宾狗 (Bingo)”和“金狗 (Jingo)”两只狗，他们是在贾巴尔普尔得到的，我们的两头猪“纳蹄 (Nutty)”和“伽蹄 (Gutty)”，红猴子“邦地 (Bundy)”和“敦地 (Dundy)”，兔子“雪儿 (Snowie)”，伊丽莎白的狗“凯佩 (Kippy)”和其它几只狗，包括两只可爱的长毛垂耳犬，伊丽莎白的两只鸟和另外两只猴子。在班加罗尔，一只黑白相间的海德拉巴猫“丝绸 (Silkie)”也加入进来。它已经发育成熟了，但仍然像幼猫一样大。一只山羊，一个羊羔和一只孔雀也加入了我们。

开始时我们住在一些临时宿舍里，后来搬进“连环屋 (The links)”，一座很大很可爱的房子，在班加罗尔高尔夫球场旁边。巴巴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玛司特中心，他负责管理着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个细节。他还经常因工作在玛司特中心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斋戒。

我们都忙于自己的职责：我照料巴巴，吉蒂和埃瑞奇的妹妹玛努做饭，伊丽莎白和艾琳照看动物，娜丁和诺芮娜在班加罗尔和迈索尔讲演，向人们介绍巴巴。

玛格丽特·克拉思科从英国来加入我们，希芮茵麦也来跟我们住了一些时候。其他亲近者能从工作中脱身时也来。

玛妮、诺芮娜和其他人在这里表演了很多幽默剧，让巴巴开心。只有巴巴和我，有时同拜度 (Baidul) 的妻子索彤和她的女儿们，还有琵拉麦、阿娜瓦丝和娜格丝这些仅有的观众。巴巴喜爱幽默和笑话。他乐于人们谈他们生活中有趣的小事，他喜欢人们无意中用错词；最小的理由也能让他发现某个事件里的幽默。巴巴说幽默减轻了他的宇宙工作的负担。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他的宇宙工作，还有禁食与闭关，因此当人们让他开心时，巴巴喜欢。他心里装着太多严肃的事情。

现在巴巴爱者给我们表演，这样通过我们，巴巴也开心。无论谁开心时，巴巴也开心，因为巴巴在每一颗心里。

就是我们在班加罗尔的时候，巴巴在离班加罗尔 22 英里远的拜拉曼伽拉 (Byramangala) 为“美赫巴巴宇宙灵性中心”埋置了奠基石。

我们从班加罗尔，经由卡瓦 (Karwar) 和果阿 (Goa，在这里巴巴遇见了他的一个特使)，马哈巴里什沃和盘齐伽尼，返回美拉巴德。我们于1940年5月到达美拉巴德，在那里一直呆到7月初。

回到美拉巴德

回来后我们在锡棚下吃午饭时多了一个客人。在班加罗尔时，伊丽莎白在菜市上发现了一只孔雀，巴巴准许她收留。他叫莫提 (Moti)，他和我们一起回到美拉巴德。

不过有趣的是，每当厨师吉蒂和塔嫫 (Tara，阿冉岗村长帕透的女儿) 打铃开饭时，莫提就会跳上一张椅子，展开他的尾巴和翅膀，跳舞腾跃且高视阔步！他很温顺，喜欢成为注意力中心。吉蒂会对莫提大叫，但他根本不听她的。因此她会把他推下长凳，作为回应，他会对她大声鸣叫。观看吉蒂和莫提非常好玩！

巴巴的长沙发椅那时且现在仍然在锡棚下。我把一小块桌布放在上面，防止食物将它弄脏。巴巴和我们所有人坐在那儿，我给巴巴盛饭，然后我们坐在他周围吃饭。有时巴巴会在我房间里坐在我的床上用餐。

※※※

我们的第三次旅行是乘坐火车而不是蓝车，从印度的东部到加尔各答，又返回美拉巴



德。我们在 1940 年 7 月初离开，在离加尔各答很近的山间驻地兰契（Ranchi）呆了几周，我们返回之前在加尔各答游览了两天。1940 年 7 月底我们又回到美拉巴德，这次呆了三个月。但这段时间我们很少看到巴巴。他在严密的闭关中，对他的玛司特做工作。我们也都进入了一段更严格的训练时期。一些人要保持沉默，很多人不能写字，我们一天只在中午吃一餐。巴巴还把女子分成两组，谁都不可与她的小组之外的人讲话，除了作为中间人的吉蒂之外。

巴巴这段时期还让我们所有人在早上五点到厨房集合，唱颂“神的七个名字”。这大概用二十分钟，玛妮用簧风琴为我们伴奏。我曾说过，可怜的伊丽莎白憎恨早起，我们会看着她非常困倦地从静修所的楼上走下楼梯。她提着一盏灯笼，但她的眼睛闭着；我们的心悬着，直到她安全到达厨房。

※※※

1940 年 11 月，我们启程做第四次蓝车旅行。这一次我们大部分路程还是乘火车。这次旅行路线很长，把我们从南方的锡兰（现今的斯里兰卡）带到北部的拉合尔（Lahore），再到西北的奎达，它靠近英属印度与阿富汗（现今为巴基斯坦）的边界。在奎达我们冻僵了，在拉合尔被烤糊了，每个人都变得相当瘦，因为我们还在半斋戒。

我记得去奎达的路上。沿途景色很荒凉。路两边耸立着光秃秃的大山，高得不能从汽车的小窗户里看见山顶，在这些大山面前，我们的汽车看起来像个火柴盒。那里的天气非常非常冷。

我们到了卡尔（Khar）驿站旅店。方圆几英里没有其它建筑物，它只是一个临时休息处，我们将在那里停留两个晚上，然后继续向奎达旅行。巴巴让吉蒂尽快把我带进这个小旅店里。玛妮在我们后面一点，因此吉蒂和我先进入房子。在这个极为荒凉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帕坦人，他穿着讲究，戴着漂亮的熨过且打折的雪白色穆斯林头巾。他走过来，用乌尔都语跟吉蒂讲话。我知道一点乌尔都语，但我不与男人说话。吉蒂一点儿不会说，所以她用马拉地语对他讲话！我想她在试图告诉他等玛妮来，但他是帕坦人，当然不懂马拉地语。就这样他对吉蒂说乌尔都语，她对他说马拉地语。谁都听不懂对方说的一个字！很好笑。有时吉蒂让我发笑。

“吉蒂，”我告诉她：“他不懂马拉地语，他不会说这种语言。”

“哦。”吉蒂说，庆幸的是玛妮在这时走了进来。

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两天。天气冰冷，寒风吹过山脉。寒冷使我们饥饿，我们能吃的只有清淡的豆糊、生洋葱，还好，有充足的烤饼（naan）。不过我们很高兴有些热乎的东西吃。当食物都吃完后，我们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因为没有地方买所需的物品，那里什么都没有。巴巴对我们说，他的父亲在寻找他（神）时曾经走过这些山脉。

我们继续旅行，直到来到一个小居住区。这个地方像是个客栈，人们可以来吃东西或问路，那里聚集了很多帕坦人。巴巴注意到附近拴着三匹马，他跟一些帕坦人交谈后问他们：“它们是好马吗？”

“哦，是的。”马的主人们回答说：“我们给您赛赛看如何？”巴巴说：“好，我会给赢者发奖！”于是三个人跳上自己的马，为巴巴和我们所有的人表演了一场激烈的比赛。巴巴给了赢者一些钱。

从这一处开始，我们需要护卫过山，因为有强盗藏在荒凉的路口，单独旅行很危险。一些俾路支人携带着上了膛的步枪，在吉普车里陪伴我们，直到我们再次到达安全的地方。之后他们返回，我们继续上路去奎达。

我们在春天到了奎达，那里很多果树开花了。我们根本认不出奎达了。自从 1924 年我第一次跟巴巴访问那里以后，它遭受了一次严重地震，很多房子被毁坏并重建。早期的有些房子很美观，但新的建筑是用泥砖建成的，很简陋。不过，在地震时它们更安全，而



且也很舒适温暖。

天气仍旧很冷，有一天我们遇到了一场大冰雹，冰雹像鸡蛋那样大，在早上我们打不开房门，因为门口的冰雹堆变成一大块冰！我们在那里时一天只吃一餐，不过在其它时间我们可以吃烤饼，抹上蜂蜜和鲜奶油。好吃极了！尽管寒冷，巴巴还是斋戒了一段时间。他只让我给他烤一两只苹果，挖掉中间的核，放进一片丁香和一点糖。很多次巴巴给自己的身体施加很大的压力。

玛司特恰提·巴巴 (Chatti Baba) 被带到奎达，一天巴巴带我们去他房间，让我们看他是怎样生活的。包裹在厚暖衣服里的我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恰提巴巴在他房间的地板上灌上水，他正坐在中间。看见他，诺芮娜大叫：“哦，我的上帝。他怎么能那样做？天这么冷！”我们都冻得半僵，巴巴给我们解释说：“看，玛司特就像这样，他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体。”

就是在奎达时，伊丽莎白又发现了一只狗，他成为巴巴允许她留着的众狗中的一员。这只幸运的狗叫“捡来 (Foundy)”。

在第四次旅行中，除了伊丽莎白的一些宠物外，我们还带了一条金鱼，养在碗里！巴巴让玛妮照看这条金鱼，与其说它是金鱼还不如说是“银鱼”。我们旅行时玛妮把碗放在腿上，需要时还得换水。这次旅行我们又在阿杰梅尔稍作逗留，阿杰梅尔的水很特别。这个地区的土壤里含有大量的云母（铝硅酸盐），这溶入饮用水里，味道一点都不好，水看起来就像浮着一层油，几乎每个人喝过之后都感到胃不舒服。我们在那儿时，金鱼碗中的水需要换，玛妮小心地换了。但是当她几个小时后回来，碗里的鱼不见了！她四处寻找，发现它在地板上。一定是有云母的水太糟糕了，它才跳出碗外！

我们在阿杰梅尔时，吉蒂听说一位欧洲女子要回英国，她有一架钢琴要卖。吉蒂知道钢琴是我最喜欢的乐器，我在童年时学过。吉蒂来巴巴这里之前在英国教音乐。吉蒂问巴巴我们能否买下这架钢琴，因为它是二手的，不是很贵。她一定是很甜蜜地求巴巴，因为巴巴同意了。这架钢琴买来，被送到美拉巴德我们的房间。

1941 年 6 月巴巴派伊丽莎白、诺芮娜和娜丁回美国。伊丽莎白的两只狗“凯佩”和“捡来”和她一起回去，我们其余的人返回美拉巴德，我们于 1941 年 7 月中旬到达。

美拉巴德

回到美拉巴德，吉蒂用巴巴在阿杰梅尔买的钢琴每四天给我上一次课。开始时我对她说：“吉蒂，我已多年没碰过钢琴了。我的手指怎么弹呀？”

她回答说：“哦，行的，你会弹得很美的！”吉蒂开头教我弹奏一些儿童的曲子。起初有点难，但是我很快就找到了窍门。一天我一个人在东间时，巴巴进来了。他朝钢琴打手势。我知道巴巴会欣赏活泼的曲调，我为他演奏了“你认识约翰皮尔吗？”(Do Ye Ken John Peel)。巴巴听后很满意。

后来吉蒂说：“你知道，美媚，我有个很好的主意，你会非常喜欢的。”“是什么？”我问。吉蒂打开一本乐谱，上面是“蓝色多瑙河”！我说：“我连儿童的曲子都弹不好，你想让我弹这个？”见谱即奏是很难的。我记得在学校见谱即奏考试时我是多么紧张。“瞧它听起来多美，”吉蒂回答并为我弹了一遍。吉蒂又鼓励并让我相信我能够做到，她真的教了我一页谱子。

※※※

1941 年 9 月我们离开美拉巴德进行最后一次蓝车旅行。我们首先去了盘齐伽尼，在那里停留两个月，然后在 11 月我们去了卡瓦。

关于我们在卡瓦的逗留，故事很长。玛妮、我、恺悌、卡曼玛西、瓦露、吉蒂、拉诺、



玛格丽特和艾琳·比罗，还有其他人，跟巴巴一起在那里住了十天。我们住在一所很新的房子里，离镇子一小段路。房子相当普通，但很方便。

有一天早上巴巴带我们散步。走了大约半英里后我们向左转，到了一片荫凉的可爱松树林。松树长着很细的针而不是叶子，地上覆盖着这些松针，走上去很柔软。我们跟着巴巴穿过树林，来到一个美丽的海滩。它不是笔直的海滩，而是一个可爱海湾的一部分，海浪轻轻地打着海岸。

“这里真可爱，”巴巴说。他转过身，巴巴本人在海边看着就非常美。我们都聚集在他身边欣赏着风景。他对我们说：“你们都可以做你们喜欢的事……一起聊天或散步或无论做什么都行。”巴巴想单独散步，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跟着他。

巴巴走得非常非常快，走了很远，我们站在那里一起聊天，直到半小时后他返回。巴巴那么喜爱散步。

“现在我们回家。”巴巴对我们说。当我们穿过那片可爱松树林的凉荫往回走的时候，巴巴听到身后有人低语和咯咯地笑。巴巴回头看见玛妮和恺悌正相互耳语，看样子是想对他说些什么，但不知道如何开口。

因此巴巴问：“你们在谈论什么？想说什么？”“哦，巴巴，”她们回答：“我们想学游泳。”“游泳？”巴巴说：“你们想学怎样游泳？”“是的，巴巴，这里那么可爱。海里的风浪一点都不大。这里是学游泳的完美地方！”巴巴转过身看着我：“如果美嬉说行，如果她想学游泳，那么你们也可以，否则就不行。”

“美嬉，说行，说行。”她们叫道。我对巴巴说：“巴巴，我没想过这个，不过学起来一定很不错。我确实不介意学还是不学。”“不行，”巴巴说：“只有你想学，其他人才可以学。”“美嬉，说行，说行。”恺悌和玛妮一起央求我。所以我说：“好的，巴巴，会很不错的。”

我们回到家，玛格丽特向我们讲解了各种划水姿势以及怎样呼吸。巴巴对我们说：“你们必须先枕在枕头上练习，肚子趴在枕头上，同时挥动手和脚，这样你们在海里试时就会容易。”

天气非常非常热，但是玛妮和我在房间里的枕头上练习。我们练累了和太热时，就去看别人怎样做。她们都肚子趴在地板上，老的少的，胖的瘦的，练习蛙泳。真是滑稽的场景！我们被逗乐了，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我们每天都这么练习。

在我们去海里游泳之前，艾琳·比罗把我叫到她的房间。她说：“美嬉，我知道你没有泳衣。我有一条漂亮的针织宽松裤，如果你喜欢就穿上。”艾琳比我高大，因此裤子有些长而松。但我很高兴穿着它，因为这能盖着我的腿。第二天我们出发去海边，在海里把我们的理论课付诸实践。没有一个人有适当的泳衣，我们穿着自选的各式各样的衣服游泳，看着很是滑稽。

玛格丽特和艾琳在水里托着我，向我示范蛙泳时怎样摆动胳膊和腿。这对我是个新体验，在水里随海浪上下起伏，所以第一次我紧紧地抓着她们。吉蒂和拉诺一定是在教恺悌和玛妮。后来我们回到房子里，再用枕头练习，并努力协调我们的胳膊和腿。我们在枕头上游得非常好，可在水里却不能平衡。我们总是沉到水底。

在海里游了三四天，我们还是不能游得很好。我能划一两下，但吸满水的裤子把我的腿向下拉。玛格丽特鼓励我说：“美嬉，你确实知道怎么游。你不该穿那样的裤子。它往下拉你的腿，你用不上脚。”但我没有泳衣，所以我继续穿这些裤子。

后来巴巴说：“明天我要来看你们游泳学得怎么样了。你们每个人都要划十次，之后，游泳到此为止。”

第二天巴巴把我们全都带到海边，他站在岸上看我们游泳。巴巴告诉我们：“我将拍手数到十，每拍一下你们划一次。如果你们能划十次，你们就知道怎样游泳。”我第一个游。



玛格丽特带我走到海里，一直到水浸着我的下巴。她告诉我：“不要紧张，美嫒。你知道怎样游泳。”她在水里给我摆好位置，要靠我自己了。

巴巴拍了一下，我划了一下。第二下——水到了我的下巴；第三下——到了我的鼻子；第四下——到了我的眼睛；第五下，我完全沉入水下。等我在海底划完了十下，她们不得不把我拉出来！

我转头看巴巴，心想：“巴巴会说什么？他满意吗？我通过考试了吗？”“很好，”巴巴说：“很好，我很高兴。现在出来吧。”噢，我真高兴，我通过了考试！

然后每个人一个接一个过去。恺悌是下一个，玛格丽特把她领到水里。巴巴拍一，二，三、四、五，她便在海底了。“好，”巴巴说：“好，现在出来吧。”

现在轮到玛妮了。玛格丽特在水里给她摆好位置，就离开了。巴巴拍了一下，玛妮就沉到海底了。她甚至不能像我们那样划第二、三、四下。事实上，她甚至不能划第一下！

“她为什么不能像美嫒和恺悌那样划几下？”巴巴问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回答说：“巴巴，她的腿很长，让她无法平衡。”巴巴说：“不行，她必须学几个划水动作。我再给她几天时间学习，你们都跟她一起来并且教她。”

因此接下来几天玛妮和拉诺、玛格丽特、吉蒂继续去游泳。她们在水里托着她，向她示范划水的动作，但是当时她还是没有完全学会游泳。

从卡瓦我们搬到贝尔高姆 (Belgaum)，后来新生活开始时我们也在那个镇子住过。我们在那里呆的时间不长，最后我们返回美拉巴德。汽车的轮胎已经完全磨损了，我们走走停停才返回美拉巴德山，于 1941 年 11 月底到达。

[蓝车旅行之后，直到 1956 年 12 月第二次车祸，巴巴继续在印度不停地旅行，联系玛司特，还有穷人和精神病人。他在德拉敦 (Dehra Dun)、马哈巴里什沃、海德拉巴和萨塔拉等地建起总部，并从这些基地和几个男满德里出去寻找玛司特。巴巴时不时返回美拉巴德，或者在 1944 年之后回美拉扎德，作短期逗留。

到 1943 年为止，巴巴带埃舍的全部女子去他的各个总部，但 1943 年在拉合尔，他却把女子埃舍分开。从那时起只有美嫒、玛妮和美茹总是伴随他旅行。她们会在巴巴的“基地营”等着巴巴从寻找玛司特的旅行中回来。拉诺、吉蒂和玛格丽特轮流伴随巴巴，协助安排旅行和照顾美嫒。伊丽莎白、诺芮娜和娜丁已经在 1941 年 6 月返回美国，埃舍的其他女子，包括东方的和西方的，留在美拉巴德山，巴巴不时地叫她们来见他，无论他在哪儿。

从 1944 年开始，巴巴由美嫒、玛妮、美茹和玛格丽特伴随，在美拉扎德作短期的逗留。其他女子继续住在美拉巴德。

1946 年玛格丽特和艾琳被送回西方，埃舍的其他一些东方女子，也被送回她们各自在孟买或普纳的家。

1949 年 10 月 16 日，巴巴在美嫒、玛妮、美茹和高荷医生（她在 1947 年来巴巴这里）的伴随下，连同男满德里，一起从阿美纳伽出发，开始了新生活。

整个四十年代，巴巴慢慢地解除了他在美拉巴德山期间和更早期给美嫒的很多限制，比如巴巴慢慢地允许美嫒读书，听见男人的名字，旅行时看见男人经过，等等。从 1947 年开始直到 1959 年，巴巴多次访问孟买，举办达善活动，出发到印度各地寻找玛司特，启程去西方，或做身体检查与治疗。巴巴通常住在纳瑞曼与阿娜瓦丝的家“阿厦那 (Ashiana)”，巴巴常常带美嫒和其他女子一起来。巴巴让阿娜瓦丝招待美嫒和其他女子，看电影、去餐馆、观光和野餐。以这个方式，巴巴让女子们见识了埃舍外面的世界。

这样巴巴慢慢地解除了他给美嫒的限制，为她参加新生活做好准备。巴巴说新生活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将没有任何限制和隐居。不过，有一个命令巴巴从未取消，那就是男人不许碰美嫒。只是在很多年后，巴巴离开肉身之后，美嫒才慢慢地开始对男人讲话。



即使这个也是巴巴安排好的，1968年1月31日，巴巴让她第一次跟男满德里们打招呼，为她将来的角色做好准备。]

现在我可以给你们讲些什么呢？我们女子这边的生活与男满德里的生活很不同。他们伴随巴巴联系玛司特，和巴巴一起会见很多人，并把他的语录解释给别人。在另一方面，我们则呆在房子里，无论在哪儿，给巴巴做饭，清理他的房间，照管他的衣服，巴巴允许时做针线活和读书，等待他回来。所以我不像埃瑞奇那样有很多故事，他跟巴巴一起到处走动。我们的生活是隐居的，由小事组成。没有很多事件或亮点，但我可以讲一些我脑子想到的事情。

德拉敦与瑞什可希，罗纳乌拉到美拉巴德
1942年

蓝车旅行之后，我们在美拉巴德呆了一小段时间，1942年初巴巴带我们所有的人去德拉敦住了七个多月。在德拉敦我们住在一个安静地区的一座很漂亮很大的房子里。巴巴为了他的玛司特工作不断地来来走走。

那时战争一定是到了很严重的时刻，因为在即将离开去联系玛司特之前，巴巴对我们说：“现在你们都必须学习自卫。若是印度被侵略，你们不能落到侵略者手里。”

巴巴让玛格丽特教我们自卫，他给了每个人木棒用来保护自己。每晚六点，玛格丽特吹响口哨，我们集合上自卫课。玛格丽特是个很好的老师，教了我们很多有用的技巧，但很快我们就不得不放弃用木棒练习。索彤和她女儿朵拉也和我们在一起，上课期间她们会变得很激动，我们不敢信任她们不会用这些木棒狠击我们！她们很危险！所以我们停止用木棒，用报纸卷替代。

1942年6月我们在附近的瑞什可希度过。我们的房子在悬崖顶，眺望着恒河，那里很美。从悬崖到河边大约有四五十级台阶。我们用的水必须从这些台阶抬上来。因为房子里没有自来水，每天傍晚当太阳西下时，巴巴就让我们到河边去洗衣服。

这个夏天我们在瑞什可希。天气经常很炎热，然而恒河水却很凉，因为河水来自于融化的雪，在冰凉的水中洗衣服让我们凉爽下来，我们的衣服在仍然发热的岩石上干得很快。

我们在瑞什可希的房子有两层，顶层有一圈相当窄的阳台。一天，只有玛妮和我在楼上，恺悌和其他人在楼下的厨房里，突然有一只猴子跳上我们房间旁边的阳台。他不是那种友好的猴子，个子很大。玛妮和我试图把他吓跑，但这只猴子动都不动。他向我们露出牙齿，但不是在笑。他想让我们知道他不怕我们。

现在我知道这些猴子根本不怕女人，我想出个主意。“玛妮，”我对她说：“穿上你的裤子，在脸上画上胡子，这样那个猴子可能认为你是个男人并且走开！”

因此玛妮在她嘴唇上画了胡子，穿上她的裤子，拿起一根棍子。她向猴子走了两步，并向他挥舞棍子。可猴子又露出牙齿！他没有上当。他知道玛妮不是男人，所以我们只好耐心地等到他主动离开。

在那儿的时候，巴巴让我们每天傍晚静心半小时，我们洗完衣服后坐在河边想巴巴。他告诉我们：“持我的名并想着我，不要担心念头会来，只是重复我的名字。它就像一面蚊帐；念头来了却叮不住你。”

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差点发生一件严重的事件。美茹那时只有十多岁，她决定游泳并跳进河里。附近有一块很大的岩石，不知怎么岩石在旁边制造了一股强水流，就像个漩涡。美茹被吸了进去，并被拖到岩石下。“救命，救命！”她喊到。但是附近的人以为她在开玩笑。我在远处，但我能看到美茹遇到麻烦了。于是我也开始大叫。有人正伸手拉她出水时，吉蒂勇敢地穿着所有的衣服跳进去，但她也陷入急流，不得不被救出。在这次险些造成意



外的事件之后，谁都不可在恒河里游泳了。

从瑞什可希我们跟巴巴一起回到德拉敦。我们跟巴巴于 1942 年 9 月中旬离开德拉敦，搬到离普纳不远的罗纳乌拉，在那里一直住到年底。

我们在罗纳乌拉的房子叫做前程山庄 (prospect lodge)，它是个大而散的地方，有一个大院子。巴巴有时带我们沿着可爱的小路散步，在傍晚，他和我一起玩游戏。巴巴任一个队的队长，玛妮任另一个队的。我会在巴巴这边。巴巴出门联系玛斯特时，他让我们继续玩，因为这对我们是很好的锻炼。

我还记得有一条小溪穿过院子，小溪上有一座小桥。我们有时站在桥上向水中看，你猜我们看到了什么？蛇！小溪里有大量的蛇出没。它们不仅是普通的灰色或棕色蛇，而是五颜六色，特别是绿色的，它们的皮上长着美丽的花纹。

巴巴从不独自过夜。他休息时总是让一位满德里为他守夜。他对我们说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那些鬼魂，没有肉身的灵魂，在晚上被吸引到他身边，希望从他们的处境中获得解脱。他们不让他休息。但是如果房间里有醒着的人同巴巴在一起，这些灵魂就不会打扰他。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个，是因为我们在罗纳乌拉住的那所房子闹鬼。在夜里他打扰我们很厉害，吓坏了和我们一起的可怜的盖麦。

[1942 年 12 月 22 日，巴巴离开罗纳乌拉回美拉巴德几周。离开前的那天，12 月 21 日，巴巴在那里为纳瑞曼和阿娜瓦丝举行了订婚仪式，并把戒指戴在他们的手指上。

1942 年 12 月 27 日在美拉巴德山，第一次大规模地庆祝美媚的生日。巴巴的亲近女弟子从孟买、普纳或其它地方被邀请来，住美拉巴德山上。多年来美媚只穿着很朴素的棉纱丽，但在这个场合，按照巴巴的意愿，她从头到脚都穿着新衣。她的纱丽是白色的薄纱，略略绣些金银丝线，她戴着一条印有“美赫巴巴”字母的项链。阿娜瓦丝回忆在那个场合美媚的美丽时说：“美媚看着非常美，她真的像一个天使。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她身体的美丽——她的确很美——还有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内在的美。”]

美拉巴德，马哈巴里什沃，盘齐伽尼；
拉合尔和克什米尔
1943 年

[1943 年 2 月巴巴再次搬迁女子埃舍，这一次是从美拉巴德搬到马哈巴里什沃的一座叫“风景谷”的房子。在那里巴巴和美媚有时乘小型的轻便四轮马车兜风。他们在马哈巴里什沃度过 2 月和 3 月，而后于 1943 年 4 月搬到附近的盘齐伽尼，在吉尔基屋子 (Jalki Bungalow) 里又住了两个月。在马哈巴里什沃和盘齐伽尼，巴巴给了一个那年后期将要发生的事情的预演，即对拉合尔的女子埃舍进行分组。他只去美媚、玛妮和美茹共住的房间，其他女子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甚至都不能看见他。

他们在盘齐伽尼期间，巴巴出门旅行一个月，那段时间每个星期天，他都让所有的女子保持沉默，只吃一餐面包和茶，不工作。

1943 年 6 月是在美拉巴德度过的。在盘齐伽尼时巴巴让美媚和其他人骑马。当她们回到美拉巴德时，有五匹马在那里被喂养了一段时间。马厩在女子的院子里，由爱马的艾琳·比罗喂养。每天美媚在山上骑马跑上好一会儿，美茹步行看护。

1943 年 7 月，巴巴把埃舍搬到拉合尔住了五个月。女子埃舍就是在这里被分开的。埃舍占用了三座房子：第一座由美媚、玛妮、美茹、瓦露、吉蒂、玛格丽特、拉诺，后来有娜佳，跟巴巴一起使用。第二座住着恺悌、艾琳、曼萨丽、卡曼玛西、琵拉麦和她女儿希拉、苏娜玛西、蔻诗德、塔娑和建谷 (Jangu，美茹的弟弟)，有段时间还有娜佳。离巴巴的房子大约两弗隆（四分之一英里）远是男满德里的住处。



第一个房子的女子可以每周看望住在第二个房子里的女子两次。第二个房子的女子可以每周看望第一个房子的美嬉等女子一次。但是第二个房子的女子却不可以见巴巴或送任何信给他。这个命令非常严格，她们甚至不能朝巴巴的房子的方向看。]

拉合尔

1943年7月到11月

拉合尔热得无法想像。空气基本上是静止的，一个树叶都不动。就像被关在匣子里。尽管这里的土壤很肥沃，但它却是一种细细的白沙土，太阳整天都打在白沙上，我们被烘烤着。

我们到达时，卡拉奇来的琵拉麦来迎接，她穿着黑色长袖上衣。光是看到她就让我们感到更热了，我们奇怪她为何选那样的衣服。后来她向我们解释说，有人告诉她巴巴不允许女子露出胳膊。在那种天气下她所有的上衣都是无袖的，除了那件黑色的。穿着它，她也感到非常热。

有时沙尘暴会穿过沙漠吹来，我们冲过去关上所有的门窗。那些风暴很可怕。每件东西上都覆盖一层白色的尘土。尽管我们在那里时是雨季，但是几乎从没下过雨。我们整个7、8、9月都在盼着下雨。“什么时候天会下雨并凉爽下来呢？”我们琢磨着。这时天上会开始落雨点，我们很兴奋。但雨点却很快停了下来。

在拉合尔时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感到饥饿。我们吃完早餐，而在午饭时我们又非常饥饿。因此我们着实享用了一大餐米和豆糊。四点到了，是喝茶时间。在拉合尔有一些巴巴爱者，其中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子，她做了好吃的葡萄干小圆面包送给我们。到喝茶的时间我们已很饿，吃完了所有的小面包，就好像我们一天没吃饭似的。我们同样很有胃口地吃晚餐。之前在炎热天气里我们总是没胃口吃东西，可在拉合尔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饿。

我们在拉合尔城外租了一所漂亮的新房子，但却很小。只有玛妮、我、美茹和瓦露，还有吉蒂、玛格丽特和拉诺，我想后来还有娜佳，一起跟巴巴住在那里。房子是平顶的，晚上我们爬上屋顶睡在露天。

在那样的热度下我们在房间里怎么能睡得着？连床垫都是热的。我们没有仆人，所以不能把整张床搬到楼顶上，但每天晚上我们奋力把床垫搬上楼梯。第一天晚上我们上去后心想这将会多凉快啊，可我们忘了太阳已经把水泥屋顶晒了一整天，床垫变得甚至更热，我们躺在上面时，背也变得更热了。但是这里仍然比我们的房间里凉快，有时甚至有微风吹来。在星空下玛格丽特会讲笑话逗我们大笑。

巴巴经常出门联系玛司特。他很关心人；他知道在卡瓦我们刚开始学游泳，而我们想学好。巴巴也鼓励我们学。“你们已经开始学了，为什么半途而废呢？”他对我们说。

巴巴为我们拿到许可，使用在拉合尔的一个奥林匹克标准的游泳池，我们两座房子的女子一起坐公共汽车去这个游泳池。池子很可爱，水不断地通过大管子流进流出，水流制造出小波浪。

玛格丽特是我们的教练，她是个优秀的老师。我学会了侧泳和仰泳，但玛妮还是掌握不好。她可以划几下，但随后就沉到水底。

一天玛妮请一个新到我们埃舍的人来看她划水，以确保她不被淹。（玛妮总是让一个人抓着她的游泳衣腰部，以便她不会沉到水底。）因为玛妮开始做得很好，这个人就松开她，转身跟旁边一个人聊天。当她回过头，却看不见玛妮了！

“哦，玛妮，”她惊慌地说：“你去哪儿了？”她环顾四周，但玛妮消失了。她向下看，看到玛妮正在游泳池底下。玛妮很快地被救了上来。

我们所有人也许去了这个游泳池三次，但玛妮还是很快就会沉下去。因此巴巴仅仅安



排了玛妮、我和玛格丽特去一所穆罕默德女子寄宿学校的游泳池。玛格丽特不久前被一只疯狗咬伤了，尽管她担心水会带来的后果，但为了让巴巴高兴，她勇敢地克服了恐惧，并跟我们一起去。

这里很隐蔽，因为学校的女孩都戴着面纱，我现在有了一件游泳衣。有一次我在游泳池里轻松地游到另一端。“瞧，我对你说过，”玛格丽特说：“我说过你知道怎样游。那些裤子把你的腿向下拉。现在你在水里很轻并且平衡，你游得很好。现在再游一遍。”于是我游到另一端，出来了。有五六天我们去这个游泳池，最后玛妮也学会游泳了。

克什米尔

我们在拉合尔时，除了巴巴和我，几乎每个人都患了疟疾。巴巴曾决定带我们几个人去克什米尔，但现在玛妮也病了。巴巴考虑改变他的计划，因为玛妮很不舒服，但她对他说：“不行，巴巴，我仍然能去。即使发烧，我也能到处走动。”

因此在9月我们启程前往克什米尔。我记得我们坐火车和汽车旅行，我们这边有玛妮、我、美茹和拉诺伴随巴巴，男满德里那边有卡卡和禅吉，也许还有其他人。我们在那里只呆了八天，我们住在斯利那加（Srinager）的萨姆旅馆。这是个很不错的旅馆，不很大，楼上有可爱的大阳台，用作餐厅，三面可以看到达尔湖（Dal Lake）的景色。我们跟随巴巴住过各种各样的地方，这一个不豪华，但管理得很好。

因为玛妮发烧，巴巴让卡卡告诉旅馆厨房只给她送汤和烤面包。侍者听到后，一个对另一个人叫着：“汤加烤面包，一人，汤加烤面包，一人。”话从阳台一直传到厨房。因此从来不喜欢汤和烤面包的可怜的玛妮，不得不在床上喝罐头汤吃烤面包，同时我们却在那个漂亮的阳台上吃着美味的食物。

然后，突然，玛妮病好了。疟疾就是那样；每隔一天你会发烧，中间的日子你又感觉相当好。巴巴让玛妮跟我们一起吃早餐与观光，中午我们去吃午饭时传话：“不要一个人的汤，要一个人的午餐，”我们的话经过所有的侍者传到厨房。

就这样玛妮第一天好转，第二天又发烧。然后又好。因此每天这些让我发笑的消息都从阳台传到厨房。后来有一天当玛妮好转时他们送来了汤，我们听到卡卡·巴瑞亚在厨房对侍者大叫：“为什么你们给女士送汤？她没病！”就好像玛妮从没喝过汤似的。

当玛妮感到好些时，巴巴带我们从斯利那加到一个约三十英里外的漂亮地方“花路”（Gulmarg，Gul意思是鲜花，marg意思是小径）小游。那时候公路到花路前就结束了，去那里的唯一方式是骑马或步行。在公路尽头有个大牧场，有很多马出租。我们都根据自己的骑马技术选了马。我找了一匹烈马出发了。

巴巴说他要和男门徒一起骑马，因此我们没等他。我们往这个平缓的山上——它不很陡——骑了一段路后，玛妮说：“美茹，你一定得向后看看。看巴巴是怎样骑马的。”我回头看见巴巴是那么可爱，他选了最小的马，他的腿悬垂着。这是一匹安静的马，巴巴看上去很放松，在这条两旁长着可爱树木的漂亮马径上，巴巴享受着骑马的乐趣，禅吉和卡卡在他的两侧。

到了花路后，我们把马留给马夫。当时英国仍然统治着印度，有些英国人在那里的一个可爱的球场上打高尔夫球。我们看了一间旅馆，一家书店和很多房前有漂亮花园的小农舍。

从花路我们沿着山的一侧向野餐处攀登。到达山顶时我们很惊讶。我们到了一片完全平坦而可爱的高原上。它是那么美丽，巨大，广阔，绿得像是地上铺了一张绿色的天鹅绒地毯。在那上面气温冰冷，微风吹拂着。我们的脸颊和鼻子就像冰，在热乎乎的爬山之后，冰冷让人感到很舒服。我们站在那里，眺望着终年覆盖着白雪的山脉。太阳照在积雪的山



顶上，冰雪在太阳下闪着光。非常之美。

“是的，是很美。”巴巴说：“不过要快点儿，我们来吃饭。”和巴巴一起总是匆匆忙忙的。因此我们铺开小地毯，巴巴坐下。凉爽的空气和骑马爬山使大家非常饿，我们开始了一顿美味的午餐，有三明治和其它好吃的东西。吃饭时我们看见远处山坡有个人下山，背着重负。等他走近时，我们能看到他背的是一大块冰。在他的背与冰块之间有个小衬垫，他像马一样被套在冰块上。像他那样的穷人工作很辛苦，他一定是从冰川上切下冰块，送下山给英国人放在冰柜里用。我们爬完山凉快下来已经感到冷，因此我们可以想像，这个可怜的人一定感到冰冷的水渗进他的衣服里。

“就这些了。”巴巴说：“你们已经看了要看的。我们下山。”因此我们下去寻马。马儿总是喜欢回家，我的那匹急切地想要奔驰，我也是。因为斜坡平缓，我加了一鞭。我喜欢疾驰，这时脸上凉飕飕的。

“等等，美娒。”玛妮在后面喊：“停一下，等等我们。”但我知道巴巴不会介意，我痛快地奔跑了一次。马夫也有点受惊，他不知道我会骑马，他在我后面跑试图追上我！

巴巴、禅吉和卡卡慢慢的下山，亲爱的巴巴骑在他的马驹上看上去很可爱。我们坐车回到旅馆。玛妮那天晚上身体很好，她吃得好，休息得也好。但是第二天她又发烧了，厨房被告知做“汤加烤面包”！

我们在斯利那加度过了一段很幸福的时光，玛妮也从疟疾中康复了。我们从斯利那加回到拉合尔。

返回美拉巴德

我们跟巴巴在一起的生活绝不全是好玩的事儿。我曾给你们讲过，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做饭、缝纫和洗刷中度过，当巴巴和我们在一起时，我们照料他。但那构不成故事。不过，下面的故事与好事情有关，虽然它一点儿也不好玩儿。

1943年11月我们离开拉合尔返回美拉巴德。大多数女孩和年长的妇女已经坐火车直接回到阿美纳伽。玛妮、我、美茹和吉蒂另外同巴巴旅行。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在很多地方停留。巴巴先带我们去阿姆利扎（Amritsar）看金寺，之后我们去乌代浦尔（Udaipur）。

乌代浦尔是个很美的地方，被光秃秃的高山环绕着，在一面可爱的湖中央有两座历史悠久的宫殿。跟巴巴一起旅行的男满德里在镇上找到一家便宜的帕西旅馆，但巴巴带我们女孩去一个比较豪华的宾馆，有美丽的花园并可以欣赏湖上的风景。宾馆的每件东西都昂贵时髦。它位于湖边，是乌代浦尔王公的客房，我相信那时王公仍然住在湖中一个岛上的宫殿里。

我们早上到达宾馆，空腹旅行后我们感到很饿。我们随身带了一罐饼干，我们正要吃一些充饥，巴巴对我们说：“不要吃饼干。别破坏了胃口。我想让你们享受午餐。”

午餐时间终于来了，我们走进宾馆极为优雅的餐厅。餐厅里有很多桌子，桌面上摆着银光闪闪的餐具，为了增加私密，在房间的一些特别位置，还摆放了屏风。旅馆有一套固定的菜单，当侍者上第一道菜时，我们琢磨着在我们面前将摆上什么美味。

白汁鱼肉饼！可怜的玛妮盯着自己的盘子。她饿坏了，但是巴巴给她的一个命令是不要同时吃鱼和牛奶。尽管巴巴吃了，但这不是他喜欢的菜。

吉蒂被派去看看下面的菜是什么。她回来告诉我们说只有奶酪、饼干和一些甜点。吃完午餐我们离开餐厅，感到相当失望，仍然很饿。我们本来盼着在这么好的旅馆会有丰盛的午餐。“哦，不是的，”吉蒂安慰我们：“英国人午餐吃得少，但晚餐总是很好。”巴巴说：“一定不要吃那些饼干破坏了你们的胃口！”

晚上我们又带着好胃口走进那个餐厅。我们的餐桌在房间最底端的角落，一边有个屏



风，另一边是壁炉。我们坐下来看有什么美味佳肴。我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侍者送上来的又是白汁鱼肉饼！巴巴像我们所说的完全“失去兴致”了。他站起来离开房间，我们马上跟着他站起来。

就在这个当口美茹滑倒在壁炉边的地板上。她开始失去平衡时，伸手去抓桌布来保护自己，但玛妮马上低声对她说：“不可，你会把盘子都拉到地上去的。”因此美茹失去平衡摔倒在地。正好有一对很英国化的夫妇在餐厅里，为了不让他们看着她从地上站起来，美茹决定用双手双膝绕着桌子爬到屏风后面，在那里她可以悄悄地站起来离开房间。她还很年轻，所以咯咯地笑起来。我责备了她几句，因为巴巴正在生气，这不是咯咯笑的时候，但是现在想起来确实很好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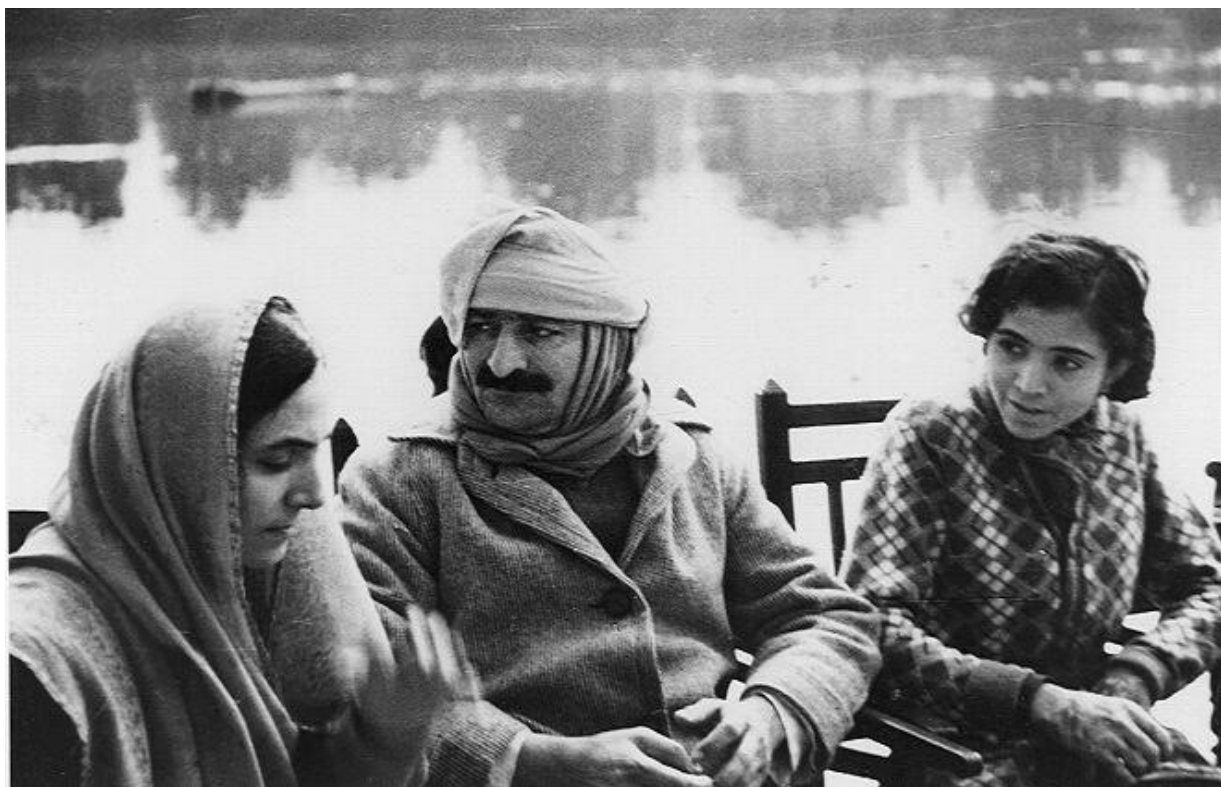
我们很快跟着巴巴走出餐厅。巴巴派吉蒂去告诉工作人员食物是多么糟糕，我们对这个旅馆多么失望。得到回话说王公正在湖上的宫殿里举行庆祝活动，可能是个婚礼，他把他所有的厨师和仆人都带过去服侍他的客人了！

后来，当一个满德里从他们便宜的帕西旅馆过来时，巴巴问：“你们吃了什么？”“非常好吃的食物。”他回答说：“豆团咖喱（dhansak）和烤羊肉串（kebab），随便吃。”这是我们都喜爱的帕西特产。满德里付了很便宜的旅馆费却吃得这么好，我们和巴巴付了这么多却饿肚子！

“立刻收拾行李，”巴巴对我们说：“满德里可以搬走，我带你们过去！”所以我们搬到这个小旅馆，住得很开心。它一点儿不豪华，但我们却很舒适，吃得很好。巴巴对这儿很满意，因此我们也很高兴。

我们在那里时，我记得巴巴联系了一个玛司特。巴巴无论去哪里，总是为了他的工作。我们的旅行从来都不只是为了游玩。巴巴若是带我们观光，同时也会派满德里出去寻找玛司特，以便他去联系。跟巴巴在一起，工作与娱乐并行。

我想我们在乌代浦尔住了八天。从乌代浦尔我们返回美拉巴德，在11月底到达，并在美拉巴德度过了这年剩下的时间。



1939年第一次蓝车旅行期间美茹、巴巴、玛妮在恒河边



在美拉扎德的首次居住；
奥兰加巴德，赖布尔（Raipur）和克什米尔
1944 年

奥兰加巴德（Aurangabad）

从拉合尔回来后我们在美拉巴德山上的东屋住了两个月。之后在 1944 年初巴巴搬到奥兰加巴德。女子这边巴巴带了玛妮、我、美茹和玛格丽特。这次我们在奥兰加巴德大约住了两个月。同年晚些时候我们返回美拉巴德，住了六个星期左右。

巴巴在那里租的房子属于一个很好的穆斯林家庭。房子相当小，穆斯林样式的，环绕着院子而建。这家人在我们住的这条路上拥有几所房子：我们女子住一所，这家人住在附近另一所，男满德里住在一所农舍。我记得我们刚到那时，这家人很好心地送给我们好吃的咖喱米饭（pulao）。他们想到我们旅行后会很累，不会安排做饭。之后，他们有时也会送来特别的食物。

在奥兰加巴德，玛妮开始做饭。在这之前，娜佳、恺悌或吉蒂和我们一起旅行时负责做饭，但现在巴巴让玛妮做饭。我在厨房帮她。我清洗蔬菜，玛妮在火炉边。她问我怎样做这个或那个菜，用多少调味品，并把这一切都写下来，我们在一起很开心。玛格丽特在那时不能吃盐，所以我们吃的每样东西，做时都不放盐。

有一天巴巴和我们一起坐在阳台上，我突然感到有人在看我们。我环顾四周，见一个小女孩在偷看巴巴。巴巴的隐私是那么少，我对这种侵扰有些不满。这个女孩跑开了，但她时不时地回来。我们意识到她是被她奶奶，也就是我们房东的母亲派来的。我们没告诉这家人巴巴是谁，但这家的奶奶对巴巴很好奇。我们离开之前，巴巴在那里举行了一次达善活动，这家人知道他是谁了。我们后来在同一年再次住他家的另一所房子时，全家人都想跟巴巴在一起。巴巴甚至邀请他们来美拉巴德参加同年我的生日庆祝。整个家庭都来了，住在美拉巴德，老奶奶一个劲地为派她孙女偷看我们而道歉！

巴巴不做玛司特旅行时，他有时带我们散步或观光，我们就是这样看到埃洛拉石窟（Ellora Caves）和道拉达巴德（Daulatabad）的。

我们在奥兰加巴德第一次居住期间，一天巴巴想到个主意。“你在这儿想游泳吗？”他问我。巴巴发现男满德里农舍对面有一个很大的空池子。它一定是从前某个穆斯林王公家的女子用的。这个游泳池离我们的房子很近，但由于没有巴巴我们不能去那儿，所以未曾看到。巴巴让男满德里离开农舍，他把我们带到那儿。那是很大的空池子，落满灰尘和干树叶。

“这里没有管子，巴巴，水从哪里来？”我问他。

“这个不要紧。”巴巴回答说：“只要告诉我，你是否想游泳。”

玛妮说是，我也说是的。现在我能游一点，也喜欢。因为是巴巴建议的，他一定是想让我游泳。因此我对巴巴说：“是的，巴巴，如果您容易安排的话，我们是想游泳。”

“好，这好办。”巴巴说，但为了我们，巴巴费了很多麻烦。他首先让人清除了池子里的树叶和灰尘，然后清扫得漂亮干净。之后卡车开始运来大桶大桶的水。我们从房子里可以看到卡车转弯去游泳池，连续几天卡车运来的一桶桶的水被倒进池子。然后巴巴又带我们看我们的新游泳池。

“水够吗？”他问我们。

“哦，是的，巴巴。”我告诉他：“池子很漂亮，巴巴，您太好了。我们会很喜欢游泳的。”

“你们可以每天三点钟来这儿，一直游到四点半或五点。”巴巴对我们说。



所以第二天三点我们准备好游泳，去巴巴用那么多的爱为我们准备的游泳池。当然，我们去那里时，满德里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农舍，我们很隐蔽。我们四个人高兴地游泳戏水，直到玛格丽特提醒我们：“现在各位要认真了，练习侧泳。”她还让我们练习其它姿势：蛙泳、仰泳和潜水。巴巴让我们学了很多种姿势。

享受巴巴用这么多的爱为我们准备的泳池的，并不只是我们。几天之内大量的青蛙驾到，池面出现了一层绿藻。我们未曾看到任何蝌蚪，奇怪一夜之间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多青蛙。所以我们在游泳之前用一张床单捞掉绿藻，并赶走青蛙。在我们当天游完泳后，它们又径直跳回游泳池。

过了些天之后，巴巴说：“现在我们把美拉巴德的女孩们叫来，也让她们游泳，换一下环境。”因此恺悌、拉诺、娜佳、吉蒂、蔻诗德、苏娜玛西、曼萨丽和其他一些人都坐公共汽车来到奥兰加巴德。巴巴让男满德里搬出那个农舍，让美拉巴德的女子们住在那里。恺悌尤其喜欢游泳，但她的耳朵对水敏感，因此她用棉球把耳朵堵上，剪掉一只袜子的顶部，拉下来盖住头发，像个游泳帽。然后她就准备游泳了。

天气温暖，在巴巴用这么多的爱给我们运来的水里游泳，每个人都很高兴。

1944年4月，巴巴带我们——玛妮、我、美茹和玛格丽特——第一次在美拉扎德居住。

美拉扎德——巴巴的家

要讲述美拉扎德是怎样建立的，我们是怎样最初住在那里的，我必须倒回几个月，回到1943年底巴巴和我们从拉合尔回来的时候。巴巴想在一个气氛不同于美拉巴德的安静地方闭关。那时很多女子住在山上，包括东方和西方人，巴巴肯定是需要一个更隐蔽的地方工作。

巴巴后来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那时他让男满德里为他找一个气氛好的安静地方，男门徒们，连来自阿美纳伽的萨如希和阿迪，都在整个阿美纳伽地区寻找这么个地方。但是他们找不到合适的。

后来有一天韦希奴老师沿着奥兰加巴德公路骑车，他看到一条安静的公路岔开。他曾听说英国人在二十年代早期建的一个为阿美纳伽供水的湖，就在这个方向。他感到那里一定还会建有一些房屋，让监督建湖的工程师们住。所以他沿着这条安静的路骑下去，并很快发现了将成为美拉扎德的地方，韦希奴感到这正是巴巴会喜欢的地方。

巴巴去了那里。他看过后很喜欢，有一小段时间巴巴在那里的一个房间里闭关，但是我不知道细节。

巴巴返回美拉巴德时，他对玛妮和我说：“后天穿上纱丽，我们出门去看看这个地方。你们会喜欢它的，它在一个湖边。”

我想，“多好啊，在湖上的房子，那一定很美。”能和巴巴一起出门我们高兴而激动，那天到来时玛妮和我跟巴巴一起去美拉扎德。

巴巴带我们来到这个满是树木的可爱地方。它不在湖上，但离湖不远。美拉巴德土地很贫瘠，但这个地方苦楝树、罗望子和凤凰树成荫。我喜爱树木，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里。

巴巴问我：“这儿很美，是不是？你喜欢吗？”

“哦，是的，巴巴，”我说。“我很喜欢这里。这是个美丽的地方，这里的树已经长大了，那么凉爽遮荫。”

“我也很喜欢这里，”巴巴对我说。“以后我们将建一所房子。”

当时那里只有一部分的女子农舍，就是现在美茹和阿娜瓦丝住的房间，但房间的一部分没有屋顶。当时那里还有另外一个房间（巴巴曾在里面做那次的短期闭关）以及一个旧建筑的地基。如今男门徒住的那边，我记得那时有两间房：法鲁（Falu）的房间和厨房。



如今男门徒那边的一排房子那时不在，满德里大厅，它最初做车库后来做希巴（Sheba）的马厩，当时也没有建。

我们第一次在奥兰加巴德时，巴巴让人修整了农舍的屋顶，在旧地基上建了一座小房子，就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所在的地方。

我们从奥兰加巴德回到美拉巴德，收拾了我们的东西，在1944年4月第一次和巴巴搬到美拉扎德。只有玛妮、我、美茹，所有的西方人中只有玛格丽特。

巴巴住在美茹和阿娜瓦丝如今住的小农舍里。它那时只有两个房间（后来又加盖了两个房间——恺悌和拉诺的房间，阳台也加宽了）。巴巴只在夜间需要小农舍，因为白天他和男满德里整天在一起。我们女子住在新建的房子里，它很小。玛妮、我和美茹合住一间，玛格丽特住在很窄很小的另一间。我们相当拥挤，但是只要巴巴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不介意任何的不方便。我们住的新房子里还有一个小食品室，一个月后巴巴叫娜佳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在这个食品室里做饭，因为没有合适的厨房。后来瓦露加入我们。有个以前的建筑物留下的地基，我们现在的厨房就建在上面。瓦露搬来石头，用泥和水做成水泥，曾亲手在那儿建过一间小厨房。

我们在屋子前的狭窄阳台上吃饭，坐在小凳子上，盘子放在膝盖上。巴巴坐在中间。我们的米和豆糊又香又热，因为锅直接从灶台上端到阳台上。那是很幸福的时光，我们的生活简单平静，只有我们几个人和巴巴在一起。

又有两个居民加入了我们。一位是萨如希给巴巴的一只小硬毛犬。她刚到不久我们就遇到一场大暴风雨，因此我们叫她台风（Typhoon）。另一位是一只漂亮的暹罗猫，巴巴让玛格丽特照看她，我们把这只猫叫做艺妓（Geisha）。她住在随身带来的一只有三个隔间的大笼子里。笼子几乎占满了玛格丽特的微型房间，艺妓不愿意离开笼子，但最终玛格丽特说服她四处遛达，像正常的猫那样。

巴巴还给了玛格丽特看守我们的水井的任务，因为村民习惯从里面打水。他们会在桶上系根绳子，把它扔进井里打水上来。巴巴不喜欢他们这样做，现在这是我们的饮用水，他们会很容易将它污染。因为无法知道村民的桶和绳子是否干净。所以巴巴安排玛格丽特备好一副干净的桶和绳子，她将确保村民们打水时用这个。

时值仲夏，玛格丽特要呆在外面非常非常热的太阳下。她戴了一顶遮阳帽，但仍然感到热。我们怕她中暑，因此推荐了一个古老的印度单方：让她在口袋里放一个洋葱，不知为什么这会防止中暑。所以玛格丽特在口袋里放上一个洋葱。之后我们每次见她，都会提醒她这事儿，她会笑着同意说洋葱救了她的命。

玛格丽特教我们锻炼，不是芭蕾，只是普通的保健练习。巴巴总是非常讲究，我们应该照顾好健康，即使现在我每天早上都做这些运动。

我一直很喜爱大自然。我喜爱树木花草、鸟和动物。一切自然的东西，我都喜爱；我一点都不喜欢机器。

巴巴一定知道我盼望做些园艺，因为在美拉扎德他让我开始做花园。我最初做一些小花床。有时在傍晚巴巴会带我们在附近的乡间散步，在散步中我们收集漂亮的石块儿，我把这些石块放在我的小花床上。但是几年后，在1948年建造主房时，泥瓦匠把所有这些石块收集起来，放入地基。

在这些年间我很少有机会适当地照顾花园，我们只是在美拉扎德住一两个月，然后会和巴巴一起旅行，很多月不回美拉扎德。几乎没有水和好的表土，这样的条件也很难种植花园。我们不得不从湖边取来好土壤。太阳很热，风常常很猛，那时似乎所有的自然力都在反对做花园。

后来我们住在美拉扎德时，花园建好了，巴巴很赞赏它，对我说花的颜色是多么美。我说：“巴巴，这里种花很难，我们没有好土，几乎没有什么水。”



“这就是为什么我欣赏它，”巴巴回答，“因为你投入了那么多劳动，你是用爱去做的。我欣赏这个，这也是我爱它的原因。这让我高兴。”

我们的小房子事实证明很不方便。它建造时我们远在奥兰加巴德，不知为什么它里面的地板低于地面。雨季时我们很担心进水。建造者还用布做天花板，因为我们很少在那里，老鼠开始住在天花板上。最主要的是它太小了，没有地方让巴巴住。在美拉扎德最初那些年，我们时不时来住一两个月，巴巴大多数时间住在一家农舍里，它属于一位名叫戈亚拉（Ghyara）的帕西人，距美拉扎德有半英里。后来巴巴问我希望房子建成什么样。我给巴巴讲了我喜欢的样子，他让人建了如今美拉扎德的主房。

赖布尔

我们第一次在美拉扎德只呆了三个月，后来在1944年7月，玛妮、我、美茹、高荷医生同巴巴一起离开，前往赖布尔。高荷刚在孟买完成了她的医学学位，巴巴叫她来加入我们。她在赖布尔和我们住了一个月，然后返回孟买继续深造。

去赖布尔的路上我们在美拉巴德停了两天，玛格丽特和艺妓留在那里。硬毛犬台风和我们一起走。

我们到达赖布尔火车站时，发现一大群人聚集在那里，都在等着问候巴巴。走过急切地等待巴巴达善的人群，这对我们还是第一次，我们不知道如何对付。“只管走。”巴巴告诉我们。所以玛妮、高荷和美茹簇拥在我周围，我们总算穿过了人群。

我们在赖布尔停了一个月，住在行政长官嘉尔·科罗瓦拉（Jal Kerawala）为巴巴安排的一座大房子里。他还安排并送来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物品。房子很大，我们用不了全部的房间。

巴巴像平常一样去寻找玛司特。我们做日常家务活，高荷坐在阳台上一边看守，一边看医学书。在奥兰加巴德巴巴曾经让玛妮做饭，但她仍然有很多需要学的东西，因此她经常来征求我的意见，有时结果很好笑。一天玛妮想做一道甜食，她弄来一些袋装的东西，混在一起。她不知道要煮多久，因此点着火煮呀煮呀。甜食变得像石头！那天有客人在，不过我们还是不能浪费它。玛妮自豪地把它端上餐桌，可是，当她试图盛给别人时，她不得不用刀和勺奋战。我向客人保证它很好吃，每个人都受鼓励吃下去，我们一点都没浪费。

在赖布尔之后，我们和巴巴去了克什米尔。因为高荷那时打算回孟买，巴巴把拉诺从美拉巴德叫来陪伴我们，拉诺从美拉巴德给我们带来一个有趣的故事。

巴巴有个门徒名叫凯克巴德·达斯托（KaiKobad Dastur），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我们尚未见过。我们在赖布尔时，她们四位都来美拉巴德山的埃舍居住。她们到达之前，美拉巴德的每个人都有点担心，因为女子们听说这些新来者是孟买的名流。多年住在山上并跟巴巴旅行之后，没有谁看上去光彩夺目，她们的日常衣服补丁摺补丁，破旧不堪。

“她们来时，我们白天要穿着最好的衣服，”女子们这么决定：“我们穿旧衣服睡觉。巴巴会希望我们给她们留一个好印象的。”

达斯托家的女孩们到时已很晚了，山上的每个人都穿着最好的衣服在那里迎接她们。她们与玛格丽特、艺妓猫以及其他合住静修所楼上的房间，即如今的学习室，所以她们上楼安顿好过夜。

就寝时间到时，玛格丽特决定让猫睡在她床上。艺妓还是美拉巴德的新客，玛格丽特想让她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感到安全，所以她把猫放在自己的床上，掖好蚊帐。

大家都睡着后，突然很可怕的嚎叫打破了宁静。有人点亮灯笼，每个人都跳下床看是什么造成这个可怕的声音。在玛格丽特的床上她们看到了一场最凶恶的猫战！事情是这样的：另外一只住在美拉巴德的猫嗅到了艺妓，他从开着的窗户钻进来，隔着蚊帐攻击可怜



的艺妓。战斗总算被制止了，但不是在玛格丽特的蚊帐被撕成碎片之前，也不是在新来者好好地领略一番穿着破旧衣服的美拉巴德女子之前！每个人都想给新来的女孩们一个美好的欢迎，但迎接她们的反而是一场猫战！后来，我们认识了达斯托一家人，发现她们根本不是世故的社交界女子，而是很天真害羞的女孩。

巴巴在赖布尔的达善活动结束后，高荷离开去了孟买，是我们和巴巴去克什米尔的时候了。我们计划用两天时间开车到巴德那拉 (Badnera)，在那里我们将赶上一列开往克什米尔的火车。这次汽车旅行充满曲折。

我们乘坐的是嘉尔雇来的一辆小轿车和一辆旅行轿车，他也是司机之一。巴巴和另一个司机坐在轿车的前座，玛妮、我、美茹和台风坐在后排。像平常一样，一个帘子把我们与前排座位分开。在旅行轿车里有开车的嘉尔、一个“完美男孩”、拉诺和男满德里。就是在这段时期巴巴在寻找“完美男孩”，一位满德里找到一个男孩，他向巴巴保证巴巴会喜欢。这个男孩的家人准许他跟巴巴一起旅行。

午饭时我们停在一家驿站旅店。我们自带着午餐，巴巴说他想吃些米饭和豆糊，我们也盼望着一顿好午餐，可是事与愿违。装着豆糊的容器盖子就是取不下来，尽管每个人都试过，但它一动不动。一定是打包的时候豆糊太热了，容器里面形成真空，紧紧吸住盖子。因此我们都只是吃了米饭做午餐。

午饭后我们又出发了。我们将在嘉尔为巴巴安排的另一个驿站旅店过夜。我们预期在傍晚到达那里，但是汽车抛锚了！我们所有人，包括巴巴，都出来推车。但是直到后半夜我们才到达目的地。

第二天一大早，只睡了两个小时后，我们就出发了。当然，我们没有抱怨，我们在那儿不是为了娱乐；这是巴巴的工作。

走了一小段路后，巴巴决定调换车里的座位安排。现在车的前排左侧坐着巴巴，完美男孩坐中间，嘉尔在司机座位上。后排是玛妮、我、美茹和台风。我们又开始旅行，但是汽车的喇叭突然不管用了。在印度司机们不停地用喇叭来警示路上的其它汽车、自行车、山羊、牛车、马车、卡车、摩托车和行人。这是在四十年代，那时的汽车装配有一个备用喇叭。喇叭装在汽车里靠近司机的位置，有点像一个系着橡皮球的号角。要让它发出声音，你就按压橡皮球。但是这个橡皮球坏了，喇叭一声不响，这辆车处处都出了毛病！巴巴转身对行政长官嘉尔打手势说：“你为我安排的是什么车？”

在印度没喇叭开车是很危险的，因此嘉尔·科罗瓦拉取下这个号角状的喇叭，去掉破了的橡皮球。他随后把喇叭给他身边的男孩，告诉他在必要时像吹号角一样吹它。

这个男孩多么高兴呀！他响亮而悠长地吹着喇叭“呜——呜——”，不只是对走近的汽车，而且对一英里外驶来的任何东西。噪音让巴巴和我们每个人耳朵都要聋了。“不，不要那样。”行政长官告诉他，“等到我们开近以后，快速地‘嘟嘟’吹一下就停下。”

这是一次很滑稽的旅程，但最终，我们到了巴德那拉的驿站旅店。巴巴让人把这个男孩送回家。我们将在当天夜里赶火车去克什米尔，由于头天晚上睡得很少，我们都盼望着在旅行前休息一下并洗个澡。我们很放松，不用打开我们的箱子，穿上纱丽，然后再费事叠上它们，再次打点行李。我们正要休息，巴巴走进我们的房间。

“快点儿，穿上你们的好纱丽，我们去看电影！”

“好的，巴巴。”我们说。我们怎么能说：“哦，不，巴巴。”于是我们很快打开箱子，穿上纱丽坐进汽车。

驿站旅店的仆人们来跟我们说再见，司机坐了进来。我们准备好离开，但汽车却发动不了！司机试了又试想启动它，但它就是不走。又试了几次后巴巴说：“现在太晚了。每个人都下车！”

巴巴从车的前座下来，但我们发现我们的车门完全卡住了。巴巴试图打开它，其他每



个人都试了，但它就是不动。此时，驿站旅店的仆人们都盯着我们。车外拉诺对巴巴说：“巴巴，站到旁边，我要踢门。”于是拉诺狠狠对着门踢了一脚，它终于开了。我们回到驿站旅店，虽然没得到看电影的享受，我们却仍然有仔细叠起包好纱丽的麻烦！

这就是给我们带来如此多麻烦的汽车的故事。

我们只睡了一小会儿，后半夜我们去火车站坐车去拉瓦品第 (Rawalpindi)。我们必须要在那格浦尔转车。

“火车进站时，你们女孩们要快点进女士车厢。”巴巴告诉我们。车站非常拥挤，火车只停几分钟。玛妮、美茹和拉诺带我们设法穿过人群，火车到站时，拉诺找到了我们的车厢。她看到里面只有两个女子，但是车厢的门锁上了，两个乘客在酣睡！

拉诺咚咚地敲着门，但没有效果。她叫不醒她们。此时她已变得绝望，因为如果火车把我们留在站台上，巴巴会很生气。最后，拉诺设法打开了一个窗户。她把手伸进窗户，在其中一个女子——完全的陌生人——的臀部上重重拍了几下把她叫醒。此外她还能做什么呢？

门打开了，我们及时上了车。我们发现我们的旅伴是帕西人。

“你们从哪儿来？”她们问我们。“哦，我们来自于普纳，但现在住在阿美纳伽，”我们回答说：“这是我们的朋友，她从美国来看我们。”我们介绍了拉诺，她们很高兴遇见她。

我们聊天，打盹儿，然后抵达那格浦尔，我们要在那里转车。巴巴告诉我们在格浦尔车站的某个地点和他碰面，我们要快速地下火车。玛妮和美茹必须和我在一起，这留下拉诺处理我们所有的行李。“快点儿，拉诺，拿上我的箱子，不要忘了我的手提箱。赶紧，拉诺。”我们对她说，而这时她忙着把每件东西及时拿下火车。

当我们离开车厢时，我回头瞥见帕西女子的脸。她们满脸的震惊。我们曾介绍说这个美国女子是我们的客人，而现在我们却指使她团团转，把她一个人留下处理我们的行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啊！

去克什米尔的旅途中，我们经由拉瓦品第，并在拉瓦品第由火车换乘汽车。

克什米尔

在1944年8月中旬，我们和台风一起到了斯利那加，并在那里呆了六周，住在斯利那加郊外一座租来的可爱房子里。巴巴已经安排了他的秘书禅吉在克什米尔与他会合。从孟买来的途中，禅吉生病了，他因为在旅行，也不能适当地照顾身体。在斯利那加医生给他做了检查，发现他患了伤寒。他住进医院，巴巴一天两次去看望他。

因为巴巴经常在医院，他对我们说：“你们女孩子可以出去看湖或去看电影，做你们喜欢的任何事。”早上巴巴喜欢让我们出去散步或划船，因为他不希望我们在这么可爱的地方坐在屋里。因此玛妮、我、美茹和拉诺坐马车去达尔湖，我记得湖里长满粉红色的荷花，簇拥着船经过的小水道。我们在那里惬意地划船。我们还游览了沙利玛花园 (Shalimar Gardens)。

过了些日子，禅吉去世了，他被葬于克什米尔。巴巴满足了他的心愿。很多年前，在1933年，禅吉伴随巴巴和第一批来印度的西方门徒去克什米尔。禅吉发现克什米尔非常非常美，他一定是喜爱这里的山与湖，因为他对巴巴说：“我想在这里生活和死去，并且葬在这里。”因此他确实返回了克什米尔，住了些天后，死于并葬在那里，就像他所希望的那样。

禅吉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人们想念他。他对巴巴怀有很深的爱，为他做了很多工作，勤奋地为巴巴服务直到最后。

在克什米尔有时巴巴带我们去观光。在一个地方他指着远处的山脉问我们：“你们能



看见那座山的中部吗？耶稣的肉身就葬在那儿。”

没有人上那儿去，很难爬，但有一次巴巴在耶稣的墓地旁闭关了几个小时。满德里在山下等他，巴巴独自在那里。非常令人感动。

从克什米尔我们返回奥兰加巴德，路上停留的地方之一是阿格拉。我们一行在半夜到了阿格拉，乘坐几辆马车去住处。我和巴巴乘坐一辆，刚走不远我就注意到这匹马举止奇怪。“快，巴巴，这匹马有问题，我们必须下车。”我对他说。巴巴和我立刻跳下车，刚好赶在马后腿立起向前冲之前。

事情是这样的：马车夫喝了很多酒，没有注意到马具的一个缰绳跑到马肚下，在马腿中间摇动。这自然打扰了可怜的马，它只能后腿立起向前冲，让马夫知道某个地方出错了。

我们在阿格拉时，巴巴再次带我们去看泰姬陵。像平常那样，他还联系了玛司特。

回到奥兰加巴德时，我们住在同一个地方的另一所房子里，仍是那个穆斯林房主。我们在那里呆了大约六个星期，从10月初到11月底。之后我们跟巴巴一起返回美拉扎德，度过这一年剩下的时间。

[按照巴巴的命令，1944年12月21日，纳瑞曼与阿娜瓦丝在阿美纳伽结婚，1944年12月28日，美嫒的生日又一次在美拉巴德大规模地庆祝。1944年12月23日，巴巴和住在美拉扎德的女子们来美拉巴德参加庆贺活动。

在1942年美嫒的生日庆祝时，只有女子在美拉巴德山上。这次生日美嫒穿着绣着宽银边的粉红色纱丽，她脖子上戴着印有“BABA'S LOVE (巴巴的爱)”字母的金项链。纱丽和项链都是一个亲近的巴巴爱者经巴巴允许送给美嫒的。

当客人们聚在一起时，巴巴和美嫒走出来，巴巴对每个人说：“美嫒是不是很漂亮！”]

从美拉扎德到海德拉巴；从帕萨拉尼 (Pasarani) 到美拉巴德

我们与巴巴一起在美拉扎德迎来了1945年，他的玛司特工作在那里继续着。1月底，巴巴带我们去鲁西帕珀 (Rusipop，高荷和恺悌的父亲) 在阿美纳伽的房子，在那里我们只住了一个多月。在那个期间我们听说在阿美纳伽爆发了黑死病。印度当时仍然在英国统治下，英国人坚持让所有的阿美纳伽居民接种抵抗这种病的疫苗。但是巴巴说：“你们不要接种疫苗。”因此我们感到很安全。尽管英国人在宣传中很彻底地让每个人预防，但我们一个人都没有注射。

在3月初我们跟巴巴一起出发去海德拉巴。

海德拉巴

女子这边巴巴带了玛妮、我、娜佳、美茹、瓦露、拉诺、吉蒂和玛格丽特去海德拉巴。当然，我们出发时不知道将去那里多久。我们不问巴巴那样的问题。但我们在海德拉巴住了大约六个月，在那段时间我们住在狂欢山 (Jubilee Hills) 地区两所不同的房子里。

海德拉巴本身位于平原，但在海德拉巴之外却有一些可爱的小山，由不寻常的岩石形成。很多很多年前这些山上只是一片荒野，没有任何房屋，吉普赛人会在此宿营。英国人首先注意到这个地方是多么美，他们在那里建了大房子，间距开阔且带着可爱的花园。在这些山上只建了几所房子，有钱的海德拉巴穆斯林也搬到那里。

我们住的第一所房子很小，并受蛇害之扰。我们在那里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但却发生了一件与娜佳有关的趣事，她像吉蒂一样在表达自己时经常让我们发笑。

娜佳与拉诺及玛格丽特合住一间屋子。娜佳睡觉不沉，轻微的声音都会打扰她，在这个房子里她经常夜间听到她床边有声音。娜佳会起来，用手电筒这里照照，那里照照，从



而把在那儿睡觉的拉诺和玛格丽特弄醒。有一天夜里，玛格丽特受够了，于是问道：“娜佳，你在干什么？”

“我在打手电。”娜佳回答。

“你不是打手电，”玛格丽特说：“你是打我们，用光刺我们的眼睛。我们没法睡。我们不介意噪声，即便打扰你的声音是蛇或不管是什么，只是请你不要用光打我们的眼睛。”

第二天我们听到这个故事都笑了。

巴巴让邓肯为我们另找一处房子。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事，但是巴巴一定是想把住在美拉巴德的女子叫来跟我们在一起，换一下环境，所以他需要一所更大的房子。作为神，他知道正有合适的房子在等着我们呢。

离我们的第一所房子不远，有一座很可爱的大房子，还没有全部完工。它仍然需要最后的装饰，比如再油漆一遍、安装门把手等等。

邓肯找到穆斯林房主问：“你能把这所房子短期出租给我们吗？”

房主自然回答说：“但这是我为妻子和子女建的。”

“我们不会需要很长时间。”邓肯告诉他，并且很彬彬有礼地跟这个人交谈。

这个房主同意了把房子租给邓肯，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一所崭新的房子，房主和他的家人都盼望着住进去，但是他却情愿把它租给邓肯。

“请给我时间完工，”房主请求邓肯。但是因为邓肯知道巴巴急于搬进去，因此他、拉诺和吉蒂不断地督促房主尽快完工。仅仅在几天中，除了灯罩和几个细节之外，其它都完工了。邓肯告诉房主：“现在好了。有了水和电，不用担心灯罩。我们现在就搬进去。”

这个房主不认识巴巴，他一定对这些西方人的表现感到迷惑，他们似乎并不关心房子的状况。

当然，房子里还没有家具，我们对房主说我们将带自己的家具。我们的家具运到时他刚好在那里，他一定大吃了一惊。搬进来的非但不是英国人通常用的漂亮家具，而是这些从当地租来的废旧不堪的床和桌椅。房主环顾四周，看到他可爱的房子摆满这些破家具。他一定是个好心的人！

这还不是全部。他指给拉诺看哪些是卧室，哪个是客厅，哪个是餐厅等等。尽管房子很大，可我们有八个人，巴巴和拉诺知道我们需要更多的空间做卧室。因此餐厅不得不变成一间卧室，拉诺指挥着仆人把我们的床放在那里。

“哦，天，”房主说：“那不是卧室，那是餐厅。”但它变成了卧室。

它还是一所很不错的房子。靠一面墙摆着一个养满小鱼的鱼缸，透过鱼缸的玻璃，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游泳池。那是个中型泳池，连接着房子，它是那么可爱。穆斯林喜欢美丽的装饰性物品，池底的瓷砖是浅蓝色的，散布着白色的星星图案，就好像天空倒映在水中。

我们在这所房子里非常非常舒适。从前面的门廊开始，有一条走廊，铺着红地毯，一直通到后面的阳台，有几个浴室，一个晨间起居室，一个客厅等等。与房子有关的一切都弄得很漂亮。

他们开始建造房子时，房主还规划了花园，因此我们搬进来时已是花草满园。在花园里有一个可爱的客房。

过了些天，巴巴把其余的女子分批从美拉巴德叫来，这样她们也可以游泳并开心地玩，她们住在花园里可爱的房子里。我不知道男满德里住在哪儿，也许住在我们搬出来的那所房子里。

因为这是穆斯林的房子，所以游泳池是隐藏的，以便居家的妇女游泳时隐蔽。巴巴叫人清理了池子，并让我们用大水龙头往池子里放一夜水，把它灌满。“你们可以在上午十点钟游泳，然后从下午三点游到五点。下泳池之前一定要先淋浴，”巴巴告诉我们。

我们非常高兴，玛妮、我和美茹决定在三点钟游泳。玛格丽特就是在这里教我们跳水



的，玛妮和吉蒂不太喜欢跳水，我学会了。在海德拉巴我们完成了游泳训练，现在我们知道单臂出水、侧泳、蛙泳、潜水、踩水与跳水。有时我们在泳池里呆很长时间，玛格丽特会对我们说：“出来吧，你们会感冒的。”但是我们回答她说我们感觉很好，因此继续游泳与戏水。

玛格丽特的教学方式很美好，她给我们那么大的信心。“不要泄气，”她会对我们说。“喏，你能做得更好。现在再来一遍。”她对我们是那么温和。

就这样，凭借巴巴的恩典，我学会了怎样游泳与跳水。

当巴巴和我们在一起时，我们在晚上会围坐在他周围，玛格丽特会朗读阿加莎·克里斯提 (Agatha Christie) 的侦探故事。不过，巴巴长期地离开做玛司特工作。有一次巴巴回来后，他没有进房子，而是让汽车停在大门口的马路上，坐在车里传话叫我、玛妮和美茹穿上纱丽去见他。而我们还在水里游泳！听到巴巴的命令，我们冲进房间，很快换上了漂亮的纱丽去见巴巴。我们很高兴他叫我们。他带我们三个去电影院，我们看了“法国人的小河” (Frenchman's Creek)！

在海德拉巴，那只在 1944 年我们第一次住在美拉扎德时加入我们的硬毛犬台风死了。她突然似乎哪里疼痛。她不吃东西，开始发高烧。我们不知道她出了什么毛病。

后来听说有人看见她在追一只游荡的猫时从很高的栏杆上摔下来。她一定是受了内伤，我们救不了她。她是一只多么幸运的狗啊，曾经生活在至爱巴巴的家，和他一起旅行，被巴巴轻拍与爱抚。

[在 1945 年 9 月初，巴巴搬到帕萨拉尼，马哈巴里什沃山脉脚下的乌艾 (Wai) 附近的一个乡村。以前他们开车去盘齐伽尼时，曾经在路见过这个类似城堡的建筑。它被高墙围起来，属于一个穆斯林王公。巴巴这次租下这座建筑，同他的大家庭一直住到 12 月中旬。到帕萨拉尼后不久，巴巴由很多男满德里陪同，离开了很长时间去做工作。巴巴不仅在远至加尔各答的很多地方联系了很多玛司特和穷人，他还做了一次非常严密的闭关。]

帕萨拉尼

从海德拉巴，巴巴把我们搬到帕萨拉尼，在那里我们住在一个穆斯林王公的城堡里。巴巴把在美拉巴德生活的所有女子都叫来住在帕萨拉尼，因此在那儿我们有很多人。我记得有玛妮、我、美茹、娜佳、恺悌、蔻诗德、瓦露、索彤、朵拉、曼萨丽、凯克巴德家、玛格丽特、吉蒂、拉诺和艾琳·比罗。这段时间巴巴大部分时间离开去做他的玛司特工作，还有一次闭关。

可怜的朵拉，拜度的女儿，身体不好。还在美拉巴德山时，她身上长了一些可怕的大水泡，然后变成溃疡。她在帕萨拉尼时，这些水泡继续出现。这时抗生素还没有被发现，因而存在着这些溃疡致使败血病的很大危险。巴巴让尼鲁医生每天给朵拉的感染处敷上杀菌药膏，并让曼萨丽照顾朵拉。巴巴还特别雇了一位妇女陪她，做她要求的每件事。巴巴无微不至地照料我们，我们身体不适时，他对每个细节都关心负责。这种疾病是治不好的，但巴巴的爱和慈悲却医好了朵拉。她后来结婚了，如今已经做了祖母。

巴巴离开之前要我们每天散步，不要单独一个人，而是至少四个人一起。那时帕萨拉尼仍然是很荒凉的地方，野生动物四处游荡。谁和谁一起散步经常更换，有时是玛妮、我、恺悌和美茹，有时是恺悌和三个达斯托家的女孩谷露 (Goolu)、佳露 (Jalu) 和美露 (Mehroo) 一起去。一天晚上后面这四位散步回来得很晚，她们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恺悌和三个达斯托家的女孩在傍晚出发，沿着主路上山了山道。她们边走边聊，忘了时间，突然发现已是黄昏。她们很害怕，因为离家很远，而巴巴曾经告诉我们要在天黑之前回来。这时沿着山路开来一辆大卡车，车后盖着防水油布，卡车经过她们，转个弯消失了。



“小心，”恺悌警告女孩子们，“我们不能信任这些人。他们可能会把我们放进卡车带走！”女孩们后来转过弯，卡车正停在路上！她们吓坏了。“哦，巴巴，”恺悌说：“卡车停下了。他们一定在计划绑架我们。他们会轻易地用扳手击我们的头！我们不能去那儿，”她告诉女孩们：“只要跟着我，完全照我说的做。”

她们能看见远处山路底端城堡里的灯光，但她们要避开那辆卡车，唯一的回家之路是从山腰下去，山坡很陡峭，布满岩石和荆棘。

“我们怎么能下去呢？”三个女孩哭道。“滚就是了，”恺悌告诉她们：“持巴巴的名，跟着我！”就这样她们奋力爬下山，到家时衣衫褴褛，浑身擦伤，精疲力尽。

当她们告诉我们她们的故事时，我们忍不住笑她们。“你们的胆量都跑哪儿去了？”我问恺悌，她总是夸口说自己无所畏惧，若是她遇到一只老虎，她会揪着他的耳朵骑到他的背上！

巴巴从闭关中回到我们这里时，非常疲惫。看到他这个状况我们很难过，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这是他的工作，你们想像不出他为人类做了多少的工作，受了多少的苦。

我们在12月中旬离开帕萨拉尼，这一年剩下的时间在美拉巴德度过。

从德拉敦到马哈巴里什沃

[1946年2月初，巴巴和几个女子离开美拉巴德山，到美拉扎德过了平静的两个半月。之后，在同年的4月中旬，美婼、玛妮、美茹跟巴巴一起经由德里到达德拉敦，并在那里住了七个半月。后来一些在美拉巴德的女子加入她们。这段时间巴巴全身投入玛司特工作，由于他不想被打扰，他的大家庭的所在之处不让一般人知道。

巴巴的房子位于萨润坡（Sahranpur）路。萨润坡路是德拉敦城外的一条主路，这条路还是德里到德拉敦的公交路线。去德里的公共汽车就停在这个房子前面，这对巴巴很方便，因为他经常乘公共汽车去德里转乘火车，去印度各地做他的玛司特工作。

在德拉敦期间，巴巴不断外出联系玛司特，仅仅回萨润坡路几天，重又出发联系玛司特去了。

在6月巴巴带几个女子和男满德里去了库鲁山谷（Kulu Valley），后来去了西姆拉（Simla）。他们还去了哈德沃大法会（Hardwar Mela）。1946年11月底，就在寒冬到来之前，巴巴把他的埃舍从德拉敦搬到马哈巴里什沃，并在那里住了后面的六个月。]

1946年初，玛妮、我和美茹跟巴巴一起从阿美纳伽到了德里，后来加入我们的其他人——拉诺、吉蒂、玛格丽特、娜佳、恺悌和蔻诗德——是分两批来的。艾琳已经返回瑞士，玛格丽特跟我们在德拉敦呆了一小段时间后，返回英国。

我们的房子尽管在一条主路上，但却很安静，因为那时的车辆很少。我们的卧室在上层，或者我们称作的第一层，巴巴睡在楼下地面一层。当巴巴和我们在一起时，那些住在巴巴房间上面的女孩们必须非常非常安静，以免打扰他。

房子有电，但没有自来水，这对我们很不方便，因为我们的水要从花园的水井运到房子里。

花园很大，尤其是后花园，里面有一片番石榴果园，顺坡往下延伸到一个干涸的河床边。我们在那里时，番石榴可以采摘了，成熟的果实吸引来很多蝙蝠。为了吓走它们，仆人们会敲打锡罐弄出可怕的声音。如果巴巴在家里做闭关工作，噪音就会打扰他。

我们以园丁妻子的名字，给这个房子命名为“皮皮房子”。房东雇了一个园丁照看院子和番石榴树，园丁的妻子帮我们打水等等。这个女子有一副极不寻常的嗓音，她说话时鼻音很重，超过我们遇到的任何人。我们给她起了绰号“皮皮（P·P·）”，因此这个房子对于我们也成了皮皮房子。



有一天我们发现虽然皮皮和园丁已经有两个孩子，但他们却没有结婚。事情是这样的：在印度婚事通常由父母安排，皮皮的父母包办把她嫁给一个男人，男人一定是虐待了她，所以皮皮离开这个人，同园丁私奔了。此后皮皮一直作为园丁妻子与他一起生活，还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他们从未结过婚，因为在村民中，一个人必须请全村人吃饭才被视为成亲了。皮皮的父母为了给她操办婚事已经耗尽财力，又因为她跟园丁逃跑，皮皮父母与她断绝了关系。因此可怜的皮皮操办不起另一次婚礼。

巴巴听说他们没结婚，就对他们说：“你们像这样在一块儿生活很不好。你们必须结婚。”

于是皮皮装扮成年轻的新娘，嫁给了她的园丁，她的两个孩子在一旁观礼，巴巴支付了婚礼费用。皮皮很高兴终于结了婚。

恺悌、吉蒂和蔻诗德轮流做饭，每人一星期，美茹和我帮忙洗菜切菜。在德拉敦有一个名叫茵杜 (Indu) 的女孩在我们那儿住，她在做饭上帮了很大忙，每周和大家一起轮流做。巴巴很早就认识茵杜的父亲，那时巴巴在普纳开棕榈酒店。当时这个人在一家棕榈种植园工作，韦希奴老师很好心地收留了他和他家人，让他们住在他在普纳的家里。通过韦希奴和他母亲卡库，这家人多年来一直和巴巴保持着联系，所以当茵杜来时我们就认识她。我记得茵杜跟我们呆到 1947 年后半年我们去萨塔拉之前，那时她决定回普纳完成学业。

在德拉敦的那些日子很幸福。巴巴允许我散步，读图书馆的书，听收音机，在夜间我们还能看见花园里的萤火虫。有时我们往下走到花园的尽头，到那条干涸的河床边。一天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些真正的吉普赛人，是漫游于阿富汗高山里的那些。他们看上去是那么自豪，衣着多姿多彩，我们被他们迷住了。

从德拉敦来的克基·那拉瓦拉 (Keki Nalavala)，他刚认识并跟随巴巴，送给巴巴一台收音机。我们听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节目，并听到一个我们叫做“是，不是”的节目。那是一种智力竞赛。竞赛主持人企图诱导参赛者用“是”或“不是”回答他的问题。如果参赛者设法坚持了一定时间而没说“是”或“不是”，他就赢了。问题诸如“你吃过早餐了吗？”回答这种问题而不说“是”并不容易，听这个节目非常有趣。

我们可以随意在花园里散步。读图书馆的书和听广播可能似乎是小事，但对我们来说在那时却是很大的奢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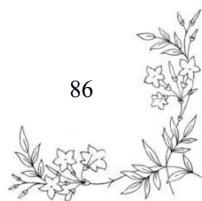
还有其它好玩的事：到库鲁山谷的旅行，参观哈德沃大法会，在西姆拉度短假，都是与巴巴一起去的。

库鲁山谷

我们到德拉敦一个月多点时，巴巴带我们几个去库鲁山谷的卡春 (Katrain)。女子这边有玛妮、我、美茹和拉诺；男子那边我只记得有邓肯医生，做饭的卡卡·巴瑞亚，还有拜度。由于我们总是与男满德里严格分开，我从来都不很清楚男子那边谁跟巴巴在一起。

去库鲁的旅途上，拉诺病得厉害。我们中途停留的一个地方是曼底 (Mandi)，在那儿我们住在一家驿站旅店。拉诺完全没有了胃口，在我们生病时通常很关爱我们的巴巴，却让她吃一大盘咖喱菜和米饭。可怜的拉诺感觉糟糕极了。她几乎要哭了，但是她服从了巴巴，吃完食物，然后立刻离开房间，大口呕吐。我们到达卡春时，邓肯医生对她说她患了传染性肝炎，因此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附近有一个牛棚，上面有两个小房间，所以拉诺住到那里，在康复期间，拉诺得以欣赏库鲁山谷的美丽风景。

后来拉诺想起，当她和玛格丽特以及吉蒂在去德拉敦的途中，坐公共汽车经过德里时，她们每人买了一杯甘蔗汁。车上一位旅伴警告拉诺不要喝她的，但是她没听。甘蔗汁是众所周知的肝炎来源，她一定是在那里被传染上的。



拉诺恢复得很快，邓肯告诉她这是他见过的最轻的肝炎病例。那时没有治疗肝炎的特效疗法，很多人死于这种病。巴巴后来提醒拉诺他令她在曼底吃的那顿饭，并告诉她说，因为她服从了巴巴，吃了饭菜，她的病才减轻了。

库鲁山谷很美，因为它的覆盖着白雪的高山和松树森林，人们经常把它比作瑞士。巴巴非常喜欢这里。我们住在一个被巨大松树所环抱着的小农舍里，俯视着一个名叫卡春的村庄。那时卡春还是个很小的村庄，必须用马驮食物上来给我们。没有汽车或自行车路，要到我们的农舍，我们要么走上山坡，要么骑雇来的小山马。

巴巴是那么可爱。他知道我爱骑马，因为这些小山马可以雇，巴巴觉得这是让我骑马的好机会。因此他让邓肯为我们雇些小马，它们需要在下午四点到我们的农舍。四点之前我们就和巴巴一起等着小马的到来。然而，马主是单纯的村民，没有时间观念。我们等啊等啊，他们还是没来。巴巴变得不耐烦了，他开始送信给邓肯医生：“为什么马还没有来？你给他们准确的指示吗？他们来的时候，你一定要责备他们。”

马主带着他们的马终于来了，迟到了将近一个小时。邓肯立刻开始责备他们。我不知道邓肯具体说了什么，但他坚持叫他们带上马离开。那些马主是穷人，出租马的钱对他们很重要。不管邓肯说什么，他们都拒绝离开，而是一个劲儿地求他原谅他们，后来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头巾放在邓肯脚上，好像在说：“我们向您顶礼，请您原谅我们。”

此时邓肯自己陷入了严厉训斥别人的过程中，他非但没有保持平静，反而开始感到很气愤。突然巴巴拍手，“你为什么变得这么生气？”他问邓肯，“有这个必要吗？我让你责备他们，我没有让你生气！”

这好像朝邓肯脸上泼了冷水，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巴巴让他表现得像是生气了，但不是感到愤怒。

当然，巴巴同情那些村民。他还是雇了他们的小马。他说：“美妮，你选自己喜欢的马，然后玛妮可以为自己选一个，然后是美茹。”巴巴打算在我们骑马时散步，但是我们怎么能让巴巴走路而自己享受骑马呢！

“巴巴，”我说：“如果您也骑马，我们会很喜欢的。”

巴巴同意了，他为自己挑了一匹最安静的小马，我们骑马出发了。

巴巴的马悠闲地走着，他很高兴我有一匹好马并享受了骑乘的乐趣。

早上我们和巴巴一起散步。我们注意到这个地区的女子很好看，但是当我们更近地看她们时，我们发现她们很多人的脖子底部肿大。她们患甲状腺肿病，这是因为她们唯一的水源来自于山顶上融化的冰雪。冰水从山上流下来汇成小溪，村民们用这些小溪的水做饭等。甲状腺肿由缺碘引起，而这种水里没有碘。

一天我们和巴巴散步时，一个女子向他走来。她让巴巴看了她的甲状腺肿并向他要医药。巴巴给了她一瓶碘滴剂，帮她治疗。

另一天早上我们散步时，巴巴看见一位身穿赭色衣的圣徒 (sadhu) 在我们前面路上快速走着。巴巴想联系这个圣徒，他派玛妮追上去对他说：“我哥哥想见你。”然后巴巴让我们走出视线，以便他单独接触这个圣徒。他说我们决不可望见他们的会面。巴巴结束他与此人的工作后，他回到我们这边。

第二天散步时，我们沿小路来到同一个地方，看到那个圣徒向我们走来。巴巴一看见他就让我们马上转身走开，以便巴巴不碰见他。下一次我们散步时又看到这个圣徒，巴巴又让我们转身走另外一条路，以避免与他相遇。我们必须走很快才能避开他；这就像捉迷藏。巴巴告诉我们这个圣徒认出了他是谁，他想再次得到巴巴的达善与接触。然而，巴巴已经完成了他对这个圣徒的工作，不需要进一步的联系了。巴巴对我们说，这个人是真正的圣徒，因此他能对他做工作。

就在我们离开之前，发生了另一件有趣的事。一个自称被丈夫虐待的当地女子，被巴



巴巴送到我们的住所。巴巴同情她，让我们给她一些工作做，并在离开卡春前的几天中照顾她。我们对这个女子感到有些惊讶。她友善而丰满，穿得吃得都好，整天抽烟。在我们看来，她根本不像是被虐待的样子。不过，巴巴把她送过来必有缘由，因此我们收留了她，但是她什么事情都不做，既不洗衣也不扫地，一点家务都不做。

巴巴还让这个女子分享我们的午餐。午餐是从下面男满德里那里送上来的，由于从陡峭的山坡把饭送上来很困难，送来的饭刚够每个人吃的。不够分给其他仆人，所以午饭时，巴巴会让美茹找到这个女子，悄悄地给她饭吃，以便其他自己带饭的仆人不会嫉妒她。巴巴给她饭吃总有他的理由。

因为我们要离开库鲁山谷了，巴巴把我们带到曼那丽 (Manali)，库鲁山谷里比卡春更高且在山更深处的一个村子。到那里，我们要乘坐一辆当地的公共汽车，沿途有一条可爱的湍急河流。车里还有空位可以坐，但司机开始不愿意让我们全部上车，邓肯不得不执意坚持，我们才上了车。

景色非常美。从曼那丽我们在山谷里步行攀登了更远更高，到了一个小村庄，我记得它叫瓦希斯塔 (Vashista)。那里有几座农夫的房子，一个天然的热泉，漂亮的池子冒着蒸汽，人们可以在里面洗浴。巴巴要我们等着，同时他去联系附近的一个玛司特。这表明巴巴知道一切，他知道在瓦希斯塔有一个玛司特，这就是他带我们来曼那丽的原因。像平常一样，巴巴把他的工作与观光结合起来。之后我们返回了德拉敦。

哈德沃

我们在德拉敦居住期间，赶上哈德沃大法会。这是在哈德沃举行的圣徒与弃世者 (sanyasi) 大聚会，每十二年一次，巴巴想在那里做他的工作。

我们在哈德沃的一家旅馆住了两天，在哈德沃所有的房子都有点像人住的笼子，因为窗户上都有栏杆，他们安装栏杆的原因是为了阻挡猴子。最坏的一种猴子是大红脸猴，它们很恶劣，喜欢从房子里偷食物，在哈德沃到处是这种猴子。

我记得我们在哈德沃时喝完了开水，由于巴巴曾告诉我们不要喝自来水，我们变得非常非常渴。当然，巴巴为了工作出门了，我们不能出去买什么喝，甚至买饮料。就寝时间到了，我们不知道嗓子这样干渴怎么能睡着。

“只要用自来水漱口，吐出来就行。”娜佳建议说：“那会让人觉得像喝水！”但就在这时巴巴回来，带着给所有人的水。巴巴总是照顾我们的每一个需要，在最需要水时，他为我们带来水。

西姆拉

巴巴带我们从德拉敦去西姆拉时，轮到吉蒂来伴随巴巴。女子这边去的有玛妮、我、美茹和吉蒂。“这是度假。”巴巴告诉我们。我们在那里住了大约十天，天气非常冷。那时候英国人把西姆拉用作夏天的山间驻地，有照管得很好的时髦商店和房子。

我们住在一个小型的印度教旅馆里，当然作为印度教旅馆，它只供应素食。但是印度教的食物和我们的那种素食很不相同，因此我们很享受饮食的变化。但是我们最享受的是巴巴和我们在一起。他带我们在西姆拉长时间散步，他有时跟我们打牌。

有一天巴巴很亲切地决定给我们一个特殊款待，他带我们去看了一场戏剧！剧院小巧可爱，座位上罩着漂亮的天鹅绒，我记得我们坐在楼座前排。

这个故事的要点是：看剧时我注意到舞台上的桌子上放着一只美丽的白色雪花石膏花瓶，它的形状和颜色吸引了我。我们回到家时，我对女孩们评论说：“舞台上那只白色的



雪花石膏花瓶真漂亮!”

“白色花瓶?”玛妮说:“没有白色花瓶。那是一只可爱的黄铜花瓶。”

“不对,它是白色的。”我告诉她。“我可以肯定,因为我很欣赏它呢。”

“我也是,”玛妮回答说。“它肯定是黄铜的。”

“不,不对。它是白色的雪花石膏。”我坚持己见。

“不,我知道它是黄铜的!”

因此我们友好地争辩着,各自都确信自己是对的。

吉蒂不像我们那样受约束,她可以自由地在镇上来去。第二天她消失了一会儿,回来时她对我们说她去了剧院,询问花瓶的颜色。她就是那么友善体贴。

“谁对?”我们急切地问。

“嗯,”吉蒂告诉我们:“经理说在戏剧的一半,舞台上放着白色花瓶,在另一半放着黄铜的。”我们都对了!

说到吉蒂,让我想起我们在西姆拉时她寻找一只苏格兰猎犬的事。玛妮想要那个特别品种的狗,所以巴巴让吉蒂在英国人中询问有没有苏格兰幼犬。她很擅于和陌生人打交道,能与新结识的英国朋友愉快地聊天,谈论她们认识的人、狗等等,但她没能找到一只苏格兰猎犬。稍后巴巴找到了一只,那是在我们回到德拉敦的皮皮房子之后。巴巴做玛司特工作经过德里时,找到这只幼犬,给了玛妮,也就是我们叫做爆竹(Cracker)的那只小狗。

1946年11月底,在天气变得太冷之前,我们跟巴巴离开德拉敦,他带我们到马哈巴里什沃,在那里我们度过了随后的六个月。

马哈巴里什沃,萨塔拉与美拉扎德

1947年

在1946年底从德拉敦到马哈巴里什沃后,巴巴租了阿伽·汗(Aga Khan)的房子,被称作佛罗伦萨大厅。我们和巴巴将在那里居住好几次。

佛罗伦萨大厅是一座又大又暗的两层楼房,四面森林环抱,可以看到对面山谷和马哈巴里什沃山脉的可爱风景。那时候森林里还有老虎和黑豹,有时夜间我们听到它们走到离我们的房子很近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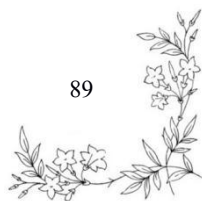
院子很大,里面有几座建筑;巴巴和我们女孩们住在主房,单独的一处住着满德里,离我们的房子不远处有几个旧马厩,巴巴在那里建起了他的玛司特中心。巴巴的卧室在主房的楼上,有一个室外的楼梯上去。这使得为巴巴守夜的满德里来去很方便。

就像我说的,佛罗伦萨大厅是个比较暗的地方,而我们喜欢更明亮温暖些的房子。在那里时我们的确看过一些房子,但我们没有搬家,因为这样适合巴巴的财务预算。由于这个院子包含三个建筑,相当于一次租用三个地方。假若巴巴租三个分开的地方,就会太贵了。

我们这边有好多人:玛妮、我、美茹、高荷、恺悌、娜佳、蔻诗德、苏娜玛西、拉诺和吉蒂。茵杜还在,吉蒂、蔻诗德和茵杜继续像在德拉敦一样每周轮流做饭。

玛司特中心保留了两个月,也就是我们在马哈巴里什沃的最初两个月,巴巴忙于照料玛司特,为他们做工作,给他们洗澡,喂他们吃饭,等等。一天巴巴让男满德里离开,他带我们穿过院子去看玛司特们。

巴巴有时也跟我们一起打羽毛球,他离开去做玛司特工作或达善活动时,让我们继续打球。巴巴还让我们打排球。我们频繁地散步,有时和巴巴一起去,巴巴离开时我们自己去。我们在马哈巴里什沃地区探索了很多幽静的道路,还去了“亚瑟之座(Arthur' Seat)”等著名的景点。就这样巴巴确保了我们得到足够的锻炼。



去过马哈巴里什沃的人都知道，那里有很多很多灰猴子。我们发现它们喜欢从我们的房子里偷东西，因此我们不得不时时警惕，把它们赶走。爆竹是个非常出色的赶猴者，帮了我们很大忙。

在马哈巴里什沃我开始种植菜园，在美茹的帮助下我种了做沙拉用的生菜、小萝卜和西红柿。猴子们喜欢吃西红柿，我们不得不把蔬菜移植到靠近房子的地方，以便更好地监视它们及猴子！

萨塔拉

临近 1947 年 5 月底时，巴巴让我们所有的人都从马哈巴里什沃迁到萨塔拉。巴巴在马哈巴里什沃居住从来不超过 5 月份，因为 6 月雨季到来，马哈巴里什沃的降水量每年超过三百英寸。在雨季为了保护房屋必须加盖锡皮或竹席，每件东西都会发霉，所有的房子必须生火烘干。只有已习惯于此的当地人才能忍受所有这些潮湿和雨水。

萨塔拉在马哈巴里什沃所属山脉脚下，这次我们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左右。我们住在一所新房子里，名叫穆厦房子 (Mutha' Bungalow)，后来在新生活期间我们又一次返回那里。

这也是一座两层的楼房，巴巴的卧室在楼上。巴巴在附近另外租了一所房子用作玛司特中心，从 6 月使用到 7 月的部分时间。巴巴为满德里租了另外一两座农舍。

我们非常喜欢萨塔拉。那里气候宜人，不太冷也不太热，雨水充足，在那个年代它也很安静。

巴巴很高兴做他的玛司特工作，有时他带我们散步。像平常一样，我照看巴巴的房间和物品，并在美茹的帮助下开始种植另一个菜园。而且在萨塔拉没有猴子！

1947 年 7 月，伊丽莎白和诺芮娜从美国来到萨塔拉，在随后的两年与我们一起生活。诺芮娜的身体不好，所以巴巴为她们俩安排了一个单独的农舍。高荷医生在这里永久地加入了我们，巴巴让她住在农舍照料诺芮娜。我还记得在伊丽莎白的生日，玛妮为她上演了一场音乐会。

伊丽莎白带来两辆可爱的迪·索托 (De Soto) 车，送给巴巴作礼物。它们与其说是轿车，不如说更像旅行车，一辆是绿色的，另一辆是蓝色的。一天巴巴带我们几个女孩子去贝尔高姆，我们乘坐的就是其中的一辆。

到 7 月底，巴巴解散了玛司特中心，再次和男门徒一起外出联系玛司特。1947 年 8 月下旬，我们都跟巴巴回美拉巴德呆了十天左右，之后玛妮、我、美茹、高荷、娜佳、伊丽莎白、诺芮娜与巴巴一起到美拉扎德居住。

回到美拉扎德

我们离开美拉巴德几乎有一年半的时间。那时主房还没有建，我们的住宿仍然很拥挤，因此巴巴不得不再次住进戈亚拉的农房。玛妮、我、美茹、高荷和娜佳住在后来重建成主房的小房子里，诺芮娜和伊丽莎白住在农舍里。

自从 1944 年我们第一次到美拉扎德居住，巴巴就带我们女孩们在周围的乡村散步远足。巴巴在散步或爬山时总是很高兴，因为他喜欢这样。有时巴巴叫美拉巴德的女孩们来加入我们当天的远足。有一次巴巴带我们所有人去爬坪坡岗 (Pimpalgaon) 湖后面的那座大山。巴巴开始登山时，我们都聚集在山脚观望。随后我们也开始向上爬，看到这么多人跟着巴巴爬那座山，真是可爱的景象！我们站在山顶鸟瞰湖水和乡村，在山顶我们不仅发现了一眼泉水，还看到最不寻常的情景：一座古老建筑物的废墟。这座山一定曾经有人住



过。

还有一天我们进行一次愉快的出游，参观了附近山上的一个墓地，据说有一位至师埋葬在那里。巴巴还带我们去了堪都巴（Khandoba）山，这座山离美拉扎德很近，山上有一座印度教寺庙。我不擅于登高，在那座山上的某处我感到非常眩晕。巴巴转身，把手伸给我。“别怕，过来，握紧，”巴巴告诉我。他非常体贴地引领我，我的眩晕消失了。巴巴没进寺庙，只是呆在外面。然而，巴巴的亲临祝福了此地，那些每年去那里敬拜朝圣一次的村民们是多么幸运啊。

巴巴仍然经常离开去联系玛司特，所以我们做针线活、园艺以及其它工作。1947年底，巴巴第一次在闭关山上闭关。帕椎在山顶上建了两间小棚屋，一间在最高处，一间在低一点的地方，一天巴巴带我们女孩们上山看它们。诺芮娜和伊丽莎白也去了，由于她们的健康状况，我们爬得非常非常慢。

就在到达巴巴的棚屋之前，有个非常陡峭与狭窄的地点。我说过，我不能站在高处，我开始感觉相当头晕。我正要伸出手稳住自己，巴巴转身发现我四肢着地！“怎么回事？”他问。“巴巴，我感到很害怕。”我告诉他。巴巴把手伸给我：“美茹，抓住，抓住。”巴巴用力一拉，把我拉过了山的那个部分。巴巴问我：“感到平安了吗？”“是的，巴巴。”我回答说。

随后巴巴带我们看他的棚屋的内部。里面有一把椅子，空出的地方够放一张床，后来床被运上来，还有空间可以让巴巴坐在地上工作（巴巴通常坐在地上做闭关工作），棚屋有两个小窗户。诺芮娜带了个小照相机，她在闭关山上为巴巴和棚屋拍了一张照片。

在这次，我记得，十二天的闭关中，巴巴住在高处的棚屋，他让从美拉巴德来的一个玛司特住在低处的棚屋。这次闭关期间，巴巴有一两次让玛妮和我上山看他。

也是在1947年，巴巴开始带我们去孟买住在阿娜瓦丝和纳瑞曼的公寓“阿厦那”。巴巴对阿娜瓦丝说他希望我们玩得开心，让她带我们去野餐、观光、看电影，等等。我们有时穿着阿娜瓦丝的好看纱丽，穿衣打扮过程中很开心。那时候孟买是个很漂亮的城市，一点都不拥挤。

我特别记得我们在那里看到的一次独立日庆祝。那是在1月份，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了。阿娜瓦丝带我们去参观城市的装饰。所有的重要建筑物都装点着小灯，看上去非常可爱，那天很热闹。

美拉扎德，鲁西珀伯家，阿美纳伽与美拉扎德乔迁之喜
1948年

这一年年初我们住在美拉扎德，但是在2月份我们都搬到鲁西珀伯在阿美纳伽的家，在那里我们一直住到原来老地基上的小房子重建成现在的主房。巴巴曾经让我设计想要改造与添加的东西，我们都贡献了很多想法。

我们增加了一层，以便巴巴有自己的房间，还有一个室外楼梯，这样满德里守夜时可自由来去。我说过，在那之前我们住在美拉扎德时，巴巴主要是住在戈亚拉的农舍里。为了巴巴的舒适，我们很注意的一个方面是房子内的空气流通。这里夏季非常热，因为细心的设计，我们能在炎热的夏夜让凉些的微风通过整个房子。当然，在白天的酷热里我们关上门窗，留住夜里的空气并挡住太阳的热气。

鲁西珀伯的房子那时很宽敞舒适。为了给巴巴腾房，鲁西珀伯和跟他在一起的家人已经搬出去，住在阿美纳伽的朋友那里。我们一起住的有玛妮、我、高荷和美茹，加上诺芮娜和伊丽莎白，有时还有其他人。满德里住在附近某处的旧制冰厂。巴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做玛司特和穷人工作。那一年巴巴做了那么多的旅行，从西部的戈那（Girnar）到东部



的加尔各答，从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到南部的马德拉斯，从不让自己空闲下来。他不是坐舒服的出租车旅行，而是坐火车的三等车厢和拥挤的公共汽车。

这个期间，巴巴给全世界的爱者机会，让爱者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遵守若干命令中的一个，比如保持沉默，一天只吃一餐，及其它一些规定。巴巴让我们一天只吃一餐，因此我们在鲁西珀伯家做饭较少。一旦适应了只吃一餐下午饭，我们发现我们喜欢晚上的额外自由时间，平常都把时间花在做饭吃饭上了。

我们在那里时，玛妮忙着在打字机上打邓肯的书《行道者》。邓肯画了一张漂亮的印度地图，标出巴巴曾联系过玛司特的地方。邓肯是很细心的人，当印刷者在地图上造成一些印刷错误时，巴巴就把它拿给我们修正。一定有一千来张这样的地图，我们非常仔细地修改了每一张。

说起邓肯让我想起一只小鸟，小鸟是一天巴巴和我们在一起时我们发现的。巴巴从玛司特工作中回来一小段时间。这天刮着强风，风摇动着我们院子里的树枝。突然，一只小鸟从一根很细的树枝上的鸟巢里掉下来。我们够不着鸟巢把它放回去，于是决定收留它。就在这时邓肯来到屋子的另一个房间，跟玛妮商量《行道者》的事。所以我叫过玛妮，让她问邓肯医生喂这只鸟什么，它是一只金丝雀幼鸟。“只是一两条虫子就行。”邓肯告诉玛妮。我们很高兴听说它这么好养活。

实际情况是一两条虫子根本不够！我们为这只鸟挖了一桶又一桶的虫子，还让我们的清扫工挖。以前我们曾经养大过很多只鸟，但从来没有一只能吃这么多虫子。巴巴会亲手喂它。因此只要巴巴一走进房间，即使我们刚刚喂过它，这只鸟也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大声地叫着要食物！

“你们为什么不喂它？为什么让它这么挨饿？”巴巴会问我们。“但是我们刚刚喂过它，巴巴。”我们会解释说。“那一定是还不够。”巴巴说，他会亲自喂它。能被巴巴亲手喂养，这只幼鸟非常幸运。

它长成了一只可爱的金丝雀。等它完全长大并在屋子里练习飞行后，巴巴说：“现在我们必须把它放飞到花园里，这样它能够在空中飞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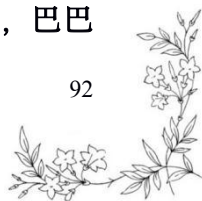
一天下午，我们小心地检查过周围没有乌鸦，才把这只鸟带到外面。巴巴把它放在手里，然后放它飞了。它飞到树上，巴巴微笑地看着它。他很高兴看到这只鸟自由快乐。巴巴是那么爱鸟类！他也喜爱动物，但他最爱的是人类。有个人，大概是早年巴巴访问英国时的一个记者，问巴巴他是否恋爱过。“是的，”巴巴回答说：“我永远在与人类恋爱。”

说到动物我想起在鲁西珀伯家时我们有很多只狗。有爆竹——玛妮的苏格兰猎犬；五弦琴（Banjo）——萨如希给巴巴的达克斯猎狗；伊丽莎白的“捡来”；丹尼（Daney），巴巴给伊丽莎白的丹麦大狗；还有住在鲁西珀伯家大院里的两只狗。巴巴后来又找到了一只狗来加入他的家庭。

那是我们在鲁西珀伯家时，巴巴又去喜马拉雅山寻找玛司特。有一天在山上，一只毛茸茸的幼犬开始跟着巴巴。巴巴沿着一侧是悬崖峭壁的极狭窄的山路走时，这只在附近玩耍的小狗滑倒差点摔死。但是她很勇敢聪明，她用两只前爪抓住岩石。她一边拼命抓住岩石一边大叫，巴巴匆忙赶回去，把她拉到安全地带。

她是一只非常勇敢机智的小狗，巴巴打听到她的主人，后者把她送给了巴巴。所以巴巴把这只小狗带回鲁西珀伯家给我们看，他把小狗交给卡卡·巴瑞亚带。巴巴知道将来，他知道卡卡将独自在美拉扎德住很长时间，而这只小狗将成为出色的看家犬和卡卡的好伙伴。

她是一只藏獒，她长成一条非常漂亮的狗：黑玉色，脚上有白色与棕色斑纹，就像穿着鞋子。巴巴给她的昵称是高尔够（Golgol）意思是“圆圆的”，因为她是只很胖的小狗，现在我们叫她靴子（Bhooty），因为她脚上的花纹。后来靴子生了马斯坦（Mastan），巴巴



最爱的宠物。

现在回到我们在鲁西珀伯家的生活。你们来过美拉扎德的人也许会注意到在埃瑞奇的房间附近的一棵芒果树。有一天巴巴从孟买回到鲁西珀伯家，带着一些芒果种子。芒果是孟买的玛司特们给他的，他吃了芒果并保存了种子。巴巴非常爱玛司特们，他们也爱他，巴巴从来都不丢弃他们给他的任何东西。

“他们怀着这么大的爱送给巴巴的芒果，要是把芒果种子种成芒果树该多好啊！”我心想。因此我们找了几个花盆，请巴巴亲自种上。

巴巴很亲切地在七个花盆里种了七颗种子，它们都发芽了。我们回美拉扎德时，带着这些小树苗，我把它们种在那里。但不到一年之后我们离开过新生活，我们不在时，有一棵死了。后来在1965年有一场大旱，没有多余的水浇树，因此另外五棵也死了。现在只剩下一棵，每年它都给我们结出最甜的芒果，这是巴巴的帕萨德，因为这是从他吃过的芒果种子里长出来的树。巴巴用他俊美的双手栽下了种子。

1948年7月，迪莉亚和珍妮在经过十年之后，再次从西方来和巴巴在一起。她们在美拉巴德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到鲁西珀伯家加入了我们。

8月底，就在我们离开七个月后，我们在美拉扎德的新居建成，巴巴邀请他在美拉巴德、阿美纳伽、普纳和孟买的爱者来庆贺乔迁之喜。暖屋庆贺时男人都在男门徒那边，我们女子坐在花园里，午餐是油炸土豆菜团（wada），土豆片和拉瓦甜食（rava），放在香蕉叶盘子上。新房子的前门有一把大银锁和银钥匙，午饭后巴巴转动钥匙打开锁。他打开门，我们都跟着他走进去。

就这样我们搬进了美拉扎德的新房子。巴巴的房间在楼上，玛妮、我、美茹、高荷和娜佳住在新房子里。诺芮娜、伊丽莎白、迪莉亚和珍妮住在农舍里。巴巴在离开美拉扎德去工作之前，和我们共同生活了两个月，晚上我们在新客厅里围坐在他身边。我说过，巴巴喜欢幽默和笑话，每天晚上他都会对西方人说：“现在给我讲个笑话！”

像那样不得不给巴巴讲笑话并不总是好玩的。很快诺芮娜、伊丽莎白、迪莉亚和珍妮就讲完了自己知道的笑话，她们变得有点绝望。不过迪莉亚设法弄到一本笑话书，这本书里的笑话按照字母顺序编排。四个女孩中的一个从A讲到E，另一个从F讲到K等等。每天她们会从自己那段书里记住一个笑话，为晚上巴巴指派她们讲时做好准备。这一直进行得很顺利，直到迪莉亚患了感冒，有几天不能和我们在一起。

当她又加入我们时，巴巴叫她讲个笑话。“哦，好的，巴巴，”她高兴地说，并给他讲了她刚记住的自己那段书里的笑话。巴巴没笑并告诉她：“我听过那个笑话！”“哦天，巴巴，”迪莉亚说：“真对不起。”

第二天晚上同样的事情发生了。迪莉亚讲了她那段书中的下面一个笑话，但似乎巴巴也已经听过了。迪莉亚很迷惑，“巴巴，我真是想不通，”她对他说。不过，当第三天晚上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时，迪莉亚突然意识到她缺席时发生了什么。“巴巴，有人偷了我的笑话！”我们都知道是谁讲了迪莉亚的笑话，巴巴看着诺芮娜。

诺芮娜所讲的笑话部分包含T字母，而几乎所有的T笑话都是关于一个名叫汤米（Tommy）的小男孩。“但是，巴巴亲爱的，”诺芮娜对看着她的巴巴说：“我能怎么办呢？我已经厌倦透了汤米！”

我还记得一个汤米笑话，因为巴巴非常喜欢它，故事是这样的：一位老师问她的学生们：“有谁知道上帝在哪儿？”除了汤米外每个人都一脸茫然，汤米举起了胳膊。“好的，汤米，你知道？”“是的，小姐。”汤米回答说：“他在我家厕所里。”“你怎么这么说呢？”老师问，对他的回答深感惊讶。“是这样的，小姐，每天早上我父亲都敲着厕所的门说，‘哦上帝，你还在里面吗？’”

巴巴和我们在一起，因此在新居的那些日子很幸福。10月份迪莉亚和珍妮离开印度，



过了不久巴巴也为玛司特工作离开。但是年底他又回到美拉扎德和我们在一起。

美拉扎德和阿布山 (Mt · Abu)，美拉扎德
1949 年

1949 年巴巴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对很多人它都是个巨大的震惊，因为这是巴巴开始新生活的那一年，但是在这年年初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在美拉扎德的新居刚刚舒适地安顿下来，1949 年初巴巴却带我们去阿布山住了三个月。

文古尔拉 (Vengurla)

我记得在离开美拉扎德去阿布山时，巴巴首先带我们去海边小住。（也许是在从阿布山回来之后——我说过，我从来不计日记。）早在 1947 年，满德里在文古尔拉发现了一座很漂亮的政府招待所。文古尔拉是印度西海岸的一个小海港，位于孟买南边，巴巴那时曾带我们几个人去过那里。这次巴巴带了玛妮、我、美茹、高荷、恺悌和玛努，还有一两个男满德里，作短暂逗留。

我们在文古尔拉住的驿站旅店盖在伸向大海的岩石峭壁上，我们日夜都能听到海水冲击岩石的声音。甚至通向旅店的路都是从岩石中开辟出来的。我们从悬崖上的栖息处能观看渔民划船来来去去，太阳坠落到海里，月光在海浪上嬉戏。那里非常美丽。

旅店经理是穆斯林和好厨师。我们在那里时巴巴允许我们吃任何东西，厨师给我们做的鱼、贝类海鲜、咖喱菜和鱼片都很好，我们简直不知道该先吃哪一样。

在旅店附近游泳是不可能的。那里没有海滩，只有悬崖和岩石。但是不远处有个很美的金色长沙滩，天空映出椰子树的轮廓，沙滩后面还有一些矮灌木丛。那里从来没看到过一个人，只有巴巴和我们，埃瑞奇，也许还有邓肯；他们在一段距离之外。

我们在那里很享受游泳的乐趣，但是巴巴不和我们一起游泳。有一天我对巴巴说：“您为什么不走进去一些呢，巴巴？这是那么可爱。盐水对您的腿很有好处。”巴巴同意走进水里，但是他对我们说一定不要看他。我们转过身，巴巴沿沙滩走到埃瑞奇等他的地方，埃瑞奇一定是带巴巴到海里游了一会儿。

阿布山 - 1949 年 3 月、4 月、5 月

巴巴只带着玛妮、我、高荷和美茹上了阿布山。阿布山是拉贾斯坦邦的一个很美丽的山间驻地，虽然离它很近的阿美德巴德很热，但阿布山却位于内陆，海拔近四千英尺，因此它会很冷。

拜度为我们选好了租住的房子，我们感到他的选择有点奇怪，因为房子的四面都有公路经过。我们就像处在公路海洋包围中的小岛上。幸运的是，路上几乎没什么车辆，由于房子的花园有围墙，所以我们很隐蔽。房子是旧的，家具也陈旧摇晃。但是我们清洁打扫了每样东西之后，在那里感到相当舒服。不管怎样阿布山的气氛很美。

巴巴对我们说，我们在那里时不必做饭；我们的食物有人送来，因此我们很少有事情做。当然我要照料巴巴的东西，但是，就像以往一样，在这个玛司特工作阶段，巴巴经常出门联系玛司特。巴巴曾对我们说，我们可以长时间地散步，并阅读当地图书馆的书。

玛妮有很多打字工作要做，但是在 3 月，我们到达那里时，气温在早上非常冷，使得玛妮的手指僵硬得不能打字！“不要紧，”她说：“我等到一点钟暖和了再打。”但是到了一点钟天也没暖和起来，跟早上一样冷！阿布山的气候就是那样。



巴巴出发去做玛司特工作之前，他带我们散步，指给我们看我们单独散步时应该走的路线。虽然阿布山多丘陵，但山坡平缓，公路上都铺了柏油。我们在路上很少看到人，只有一两个人经过，因为山中避暑的季节还没开始。所以，当巴巴离开时，我们有一些惬意的散步，冷空气和运动给了我们很好的胃口。但是因为我们不做饭，在房子里根本没有食物，在我们的食物到达之前，我们会非常饿。

过了一段时间巴巴派瓦露来加入我们，我们很高兴见到她。她会给我们做薄饼，在晚上那是我们的奢侈品。瓦露不和我们一起散步，而是把自己锁在房子里做事情，在我们回来之前不让任何仆人进来！

在散步中我们经过了很多房子，带有可爱的花园，里面种满了天竺葵和锡叶藤 (petria)。因为大多数房子是富有人的避暑处，所以它们还在关闭着，只留下园丁和他的妻子照看。玛妮和高荷与这些人聊天，他们会高兴地给我们看花园和房子。

有一所房子属于比贾浦尔 (Bijapur) 的王公，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柴藤和蓝花楸。我喜欢蓝色的花，当我们离开阿布山回美拉扎德时，园丁很友善地给了我一些柴藤、锡叶藤和天竺葵的插条，甚至还有几棵蓝花楸树苗。美拉扎德的气候对柴藤来说太热了，我们因新生活离开时天竺葵还没有开花。锡叶藤的藤蔓长得也不是很好，因此我把它送到阴凉些的美赫纳泽，到现在它还在那里繁茂生长。蓝花楸树仍然在美拉扎德我栽种的地方，在巴巴卧室的门旁。就这样，我们和巴巴旅行时，我从印度不同的地区为美拉扎德花园采集了植物。

有一次散步时巴巴带我们经过一个有名的界标，叫做修女岩。它是自然形成的一块岩石，岩石恰如穿着修女服装的修女，甚至修女脸上还罩着面纱。我们被这个完美的修女形象迷住了，有一次当巴巴去旅行后，我们决定去更仔细地看看它。这块岩石坐落在阿布山金卡纳 (Mt. Abu Gymkhana, 运动俱乐部) 网球场后面的山坡上。我们穿过网球场，来到一片浓密的树丛屏障前。我们爬过了树丛，衣服被树下灌木的刺挂破，最后终于接近了修女岩。让我们吃惊的是，一旦接近岩石，却发现根本看不到修女了。我们经过这一切的努力，只是发现只有在远处才能看到修女！

有一天散步中我们尝试一条新路线时，经过一个菜园，在这个菜园里我到一棵非常大的生菜。照管这个菜园的园丁就在附近，但是我不能和他说话。所以我对玛妮说：“玛妮，我们好久没吃生菜了。问问园丁他是否能把它卖给我们！”

于是我们走进菜园。玛妮问了园丁后，他把这棵巨大的生菜卖给我们，只收了很少很少一点钱。

因为生菜是我要的，我们出发时由我带着它。但这棵生菜非常重，我很快就累了。另一个人接过去，但是她们也很快就累了，于是我们把生菜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我们走到镇上时，像我们这样的人拿着一棵大生菜，看起来非常奇怪！

当我们终于把它带到家时，我测量了一下，它大到抱着它时我的两只手碰不到一起。叶片也很巨大，我们把它洗好，我分给每个人两片叶子，但即使两片叶子也没有人能吃完！这样，我们非但不能趁新鲜吃完它，反而不得不接连几天吃那棵生菜！

一天，在另一条新路上的另一次散步中，我们来到一所可爱的农舍，它很隐蔽，还有美丽的花园。高荷请看房人让我们参观了一下，我们很喜欢它。“为什么拜度选了我们那所房子呢？”我们很纳闷。“它被公路包围着，而巴巴喜欢僻静。这个农舍十分适合！因此我们决定等巴巴从工作中返回后请他看看。

所以，当巴巴又和我们在一起，并且到散步的时候，我们带他去了那个方向。看房人让我们进去，我们带巴巴参观了这个农舍。之后巴巴走到前面的阳台，他在走进阳光灿烂的花园之前，打开了用来遮阳的伞。但伞尖碰到了天花板上的蜜蜂窝，我们谁都没有注意到它。所有愤怒的蜜蜂们都直冲巴巴飞来！我们吓坏了，其他人奋力向蜜蜂们挥舞头巾或



无论什么来保护巴巴。我有一顶宽边的哗叽毡帽，我用它连续地轻拍着巴巴的背把蜜蜂赶走。

巴巴走进花园，这些蜜蜂一直追着我们，直到篱笆旁，那一定是它们的边界，因为到篱笆旁时它们飞回去了。没有一个蜜蜂蜇到巴巴，我们很高兴能够遮挡保护巴巴。

我随后重新把毡帽戴上。但是我后来把它取下来时，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两只蜜蜂飞了出来。它们整个时间都在我的帽子里，却没有叮我！

除了散步，当然，加上针线活，我们还读了不少书。我提到过，这个期间巴巴对我说我可以读书，我们找到一个可以借阅的图书馆，借出来很多书。我们把我们最喜欢的留下，等巴巴回来后玛妮读给他听。有一次巴巴还带我们去修女岩附近的帕西金卡纳（Parsi Gymkhana）看了一场电影。那是一部相当无聊的片子，我们没有再去那里。

美拉扎德

从阿布山我们回到美拉扎德。有四十天时间，包括六月的一部分和整个七月，巴巴都在美拉扎德进行非常严格的闭关，他在全世界的爱者都在1949年7月保持沉默一个月。我们在阿布山时，巴巴把旧蓝车（现在它在美拉扎德）用竹篱笆围起来，这就是他这次闭关的地方。当然，我们也都保持沉默。

巴巴做闭关工作时，最微小的噪音都会打扰他，因此美茹不得不很安静地说服我们树上的鸟儿在这段时间到别的地方去。我们所有的仆人都必须非常小心，他们清洗锅盘时不能砰地一声把它们扔到水槽里。

起初巴巴完全禁食，后来他开始一天吃一次。之后他准许玛妮和我在早上去看他。在七月中旬左右，巴巴到普纳去了大概八天时间，并在那里继续他的闭关工作，之后返回美拉扎德。

8月1日，巴巴把美拉巴德和阿美纳伽的爱者全部叫来，让他们在美拉扎德打破一个月之久的沉默。只有巴巴给我们说话的信号时，我们才打破沉默。纳瑞曼和阿娜瓦丝也在哪里，他们已经在美拉扎德度过了整个的沉默月。当巴巴从他的闭关中来，来到我们这边时，他是那么精疲力竭。看到巴巴这样，让人非常难过，但只有他才能做他的工作。他为了我们做了多少工作，受了多少苦啊。

我们知道这次闭关和禁食对巴巴是多么巨大的压力，我们也知道在这之后他会喜欢放松一下。为了让巴巴开心，玛妮准备了一个木偶表演。她自己制作了木偶，写了对白，上演了木偶剧，巴巴的确非常喜欢。我记得她的角色之一是个西班牙舞女，另一个是只熊。

这次闭关刚刚结束，巴巴就带我们几个人去盘齐伽尼，住在“银橡树”，这是阿鲁医生（Dr. Alu Khambatta）为巴巴安排的。阿娜瓦丝和阿鲁医生跟我们在一起。

之后，1949年8月中旬我们从盘齐伽尼返回时，巴巴带我们去美拉巴德参加在东屋举行的新生活会议。

10

新生活

1949年10月16日至1952年4月

最初宣布新生活是在1949年8月，巴巴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召集到美拉巴德山上参加特别议会。跟巴巴从美拉扎德一起来的有玛妮、我、高荷、美茹、娜佳和瓦露；已经在美



拉巴德生活的有吉蒂、拉诺、恺悌、苏娜玛西、蔻诗德、曼萨丽、凯科巴德一家、索彤和朵拉。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刚刚离印去美国，带着创建美赫灵性中心的指示。

铃声在美拉巴德响起，召唤“每一个人”，我们女孩都聚集在东屋。巴巴坐在我的床上，注意到所有进屋的女子。巴巴对我们微笑着，但是我们从他的表情中感觉到严肃性。他让我们大家都坐下。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小凳子，找了个能看到巴巴的地方坐下。巴巴用字母板告诉我们，由玛妮读出，说我们是多么难得的珍宝，我们能在他的埃舍并离他这样近是多么幸运。巴巴说现在他同样期望我们服从他，我们每个人都要依次走到他面前，给出她的回答，她是否准备好服从巴巴并完全按巴巴的希望做。巴巴对我们说，他可能叫一些人留在美拉巴德，叫另一些人去孟买或普纳或其它任何地方，甚至结婚。巴巴自己将带几个男女满德里离开阿美纳伽。

大家一个接一个地走到巴巴面前，当被问到她是否会服从巴巴的无论什么决定时，有些毫不犹豫地说是，另一些稍微想了一下也说是。气氛紧张庄严。在每个人都回答了“是的，巴巴”之后，巴巴说他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很满意。

巴巴然后对我们说，美拉巴德埃舍，山上山下，都将被解散，而不管每个人被送到哪里，与他的联结依然保持不变。因此巴巴对依靠他的每个人做了安排，一切东西都被卖掉。一些女子将住在美拉巴德，一些在普纳，一些在孟买。玛妮、我、高荷和美茹将伴随他过新生活。

我在《新生活的故事》中已经给你们讲了那个时期跟至爱巴巴在一起的很多故事：怎样在1949年10月16日，玛妮、我、高荷和美茹，从女满德里这边，跟巴巴一起离开美拉扎德；在阿美纳伽铁路道口与男同伴们会合，步行及乘公共汽车到达贝尔高姆(Belgaum)；我们怎样在那里度过一个月，并在1949年11月中旬乘火车去印度北部的贝拿勒斯(Banaras，现在称做瓦拉纳西 Varanasi)。

在贝拿勒斯和附近的鹿野苑(Sarnath)逗留近一个月后，我们于1949年12月12日步行出发去德拉敦。我们离开鹿野苑时一定很惹人注目！一匹白马带领着我们的队伍，后面跟着我们的骆驼车、一头白母牛和两头小牛拉着的牛车，我们的小篷车由两头公牛和两头驴子拉着。在动物和它们的照看者及其驾驶者后面是男同伴们，然后是巴巴和埃瑞奇。他们都穿着新生活的白色长衫(kafni)和绿色头巾，然后是我们四个穿着蓝色棉纱丽的女子。所幸的是，巴巴只让我们在步行开始时穿着这种纱丽。它们非常不舒服，妨碍我们走路，此外天很寒冷。因此当巴巴说我们可以穿便裤时，我们松了口气。

虽然巴巴有时决定乘火车旅行，但我们从鹿野苑到德拉敦的大部分路程是步行，夜里我们在果园宿营或住在驿站旅店。男满德里，有时还有巴巴，为我们乞讨食物。巴巴曾让我在他的赭色行乞袋上用黑色带子缝上印地语“Premsay Bhiksha Dijye”，意思是“怀着爱施舍”。

像我们这样的人徒步旅行或乞讨是前所未闻的，因此我们很少不受打扰。我们在路上或宿营时，人们是怎样盯着我们看啊。不过，他们虽然没听说，但却感到巴巴是某个伟大的人物，他们会向巴巴双手合十并非常尊敬地向他鞠躬致意。他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看到神，即便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

这是深冬，我们所在的地区是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我们能远远看见山中的积雪。我们感到非常非常冷。我们的手又紫又青，怎么都暖和不起来。在这个新生活中，巴巴教我们感激每一件小事：在一个寒冷的早上，一位贫穷的村妇给我们热菠菜和粟米面饼；在清早的黑暗和寒冷中空腹乘火车旅行数小时后，在火车站得到的热茶和烤面包片；步行一整天后，有个篷车可爬进去过夜，而巴巴却睡在寒冷的帐篷里，满德里们睡在露天星空下；经过几天的步行和几夜的果园宿营后，能洗个浴，洗头 and 衣服。

我们在1950年1月12日到达德拉敦，刚好是离开鹿野苑一个月之后，我们在那个地



区住过几所房子，包括曼吉瑞玛非 (Manjri Mafi)，即现在的美赫玛非，直到 1950 年 6 月我们离开，乘火车前往萨塔拉。

这次在萨塔拉，又一个居民加入了我们的大家庭。她是一个商人的小马驹，我们非常喜爱她，叫她贝格姆 (Begum)。

从萨塔拉巴巴把我们带到马哈巴里什沃，在那里，在 1950 年 10 月 16 日，新生活开始整整一年后，巴巴走出新生活一天，并召集他的爱者们开了一次会。之后巴巴离开去加尔各答周围（那里在闹可怕的饥荒）和其它地方做他的工作。巴巴回来后，我记得我们访问了孟买，然后我们又去马哈巴里什沃住了几个月。后来在 1951 年 5 月我们启程去了安得拉邦 (Andhra Pradesh) 的海德拉巴，在那里我们一直住到 1951 年 10 月，这时我们女孩子们坐汽车回美拉扎德。巴巴在海德拉巴郊外的一个山洞里闭关之后，由四名男满德里伴随，回到美拉扎德的闭关山。他们一路上步行、坐汽车、卡车或火车。巴巴于 1951 年 11 月底到达美拉扎德，并在此结束了他的“末那乃希” (Manonash) 工作。

我记得有几个故事我没有在《新生活故事》里讲过。有一个发生在新生活初期我们在贝尔高姆时。就在那个时候伽尼医生 (Dr. Ghani) 在巴巴的帮助下写了“新生活之歌”。巴巴给出主题，伽尼医生写成诗歌，然后巴巴又添加几行或删除掉一些。这首歌新生活期间每天都在满德里的住处被唱。阿迪一边唱，一边用簧风琴伴奏，巴巴击鼓，满德里们唱合声。它是一首很特殊的歌，我仍然记得巴巴为他的满德里伴奏时的击鼓声。这只鼓现在存放在美拉巴德博物馆里。

后来，巴巴在晚上会到我们的住处一会儿，他有时问我们：“你们有什么歌要唱，有什么故事要讲，或有什么趣事说给我听吗？”由于巴巴曾经告诉我们：“不要读任何书。”我们不能给巴巴念书让他开心。（男满德里给我们外语旧报纸来裹东西或生火，以免我们无意中读到什么，以此来帮助我们遵守巴巴的命令。）

我们绞尽脑汁找些什么来做，就像很多年前我们在邮局时那样。之后我有了个主意：玛妮可以教高荷一首歌，然后高荷可以唱给巴巴听！我知道这会让巴巴惊讶与开心，因为高荷非常害羞，她以前从来没有给巴巴唱过歌。经过再三的哄诱，我们说服高荷学这首特别的歌曲，一天晚上她唱给巴巴听。这是一首著名的歌，翻译成英文的意思是：

忍耐，忍耐，忍耐，要忍耐。
你的忍耐将被神奖赏。
忍耐是神的神圣品质，
奉献并忠诚于忍耐吧。
通过忍耐你的考验与苦难将被融化。

巴巴对高荷唱歌显得惊讶而愉快，他风趣地逗高荷，故意曲解歌词、改变词义并问她：“你是这样唱的吗？”我们都大笑起来，因为巴巴改得很机智。“不，不，巴巴，”高荷抗议说：“我没有那样唱！”

巴巴就这样逗我们开心。巴巴以他的优美方式，使气氛轻松愉快，不是我们让他开心，而是他让我们大笑！

我们在贝拿勒斯时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我们的住处楼上，当我们在清晨时分的黑暗中初到那里时，发现其中一间屋子塞满了家具。那个房间里到处是桌子、椅子、沙发，我们几乎穿不过去。后来我们发现那是一间讲堂。

巴巴曾经告诉过我们不能使用家具，他让满德里把所有东西都搬到楼上的阳台上，只留下一张桌子给我们放盘子，一把椅子悬挂巴巴的衣服。

一天晚上，当巴巴和满德里们在一起时，我在巴巴的房间里和美茹说话。我感到很累，



然后我注意到不知怎的我开始感到相当舒适，美茹也注意到我看上去很舒适。突然，我们想到了同一个事情！“快，美茹，”美茹说：“起来，你坐在了椅子上！”

“哦！”我说。我在违反巴巴的命令，我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我完全忘了不可坐椅子的命令！

旅行时我们总是随身带着一些饮用水，准备给巴巴要水时喝，但是有一次在徒步旅行期间我们没有带水，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没用它了。就在那天巴巴要水喝，而我们却没有。我们真是感到糟糕！新生活期间我们要帮助巴巴保持好情绪，不能破坏之，而我们的粗心真是很严重。

幸运的是附近有一口井，水井旁边站着一个拿水桶的人。巴巴派埃瑞奇向那个人要了水。当水被带来时，巴巴在接受水之前，向埃瑞奇鞠躬并用手碰触了埃瑞奇的脚。然后巴巴让埃瑞奇也照此向那个人做。这就好像是通过埃瑞奇，巴巴碰触了赠水人的脚。从这以后，我们从没忘记过带水！

从喜马拉雅地区向德拉敦行进途中，我们主要是步行，但是我们坐火车从贾普尔（Jaunpur）到莫拉达巴德（Moradabad），后来我们又坐火车从纳吉贝巴德（Najibabad）到德拉敦。

我们在莫拉达巴德时发生了几个小事件。我们大约在半夜到达莫拉达巴德；新生活期间我们似乎总是在半夜到达目的地。正值寒冬，天冷得刺骨，乘敞篷马车去我们住处的路似乎没有尽头。玛妮身体不好，我们盼着让她在暖和房间里舒服一些。但是当我们终于到达时，我们发现房间刚刚洗刷过，地板还湿着，没有灯，没有家具，有十二扇门向外面寒冷的空气敞开着。玛妮蜷缩着坐在湿地板上，同时我们关上十二扇门阻挡严寒，最后当一些行李运到时，我们赶紧为她打开一个铺盖卷。

第二天早上，我们能够清楚地视察我们的住处。它是一所印度教的免费客栈，提供给圣徒和朝圣者使用。我们的房屋四周是狭窄的阳台，前面有一片空地，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旅人做饭生火而熏黑的石头。

玛妮感觉好一点了，所以我们一起去停在附近的篷车处拿几样所需的东西。我们还点燃小火炉为巴巴加热一些冰水。我们正在屋外的露天忙着做这些，突然一个婆罗门出现了。他走向我们说：“你们是谁？你们为什么在这里？”

我们回答说：“我们是获准在这里的。”

“不行，你们不能住在这里！”他对我们说：“你们都必须出去！”这个人跟我们争执着，我不得不让高荷跑去巴巴那里，请他让满德里过来。满德里们很快过来，向这个婆罗门解释说我们有使用这个地方的特别许可。他们向他出示了官方签署的通行证，婆罗门最后相信了他们，并走开了。

在莫拉达巴德，巴巴的帐篷搭在我们房间的走廊上，一天下午巴巴回到帐篷稍微休息一下。巴巴一定是整个上午都在莫拉达巴德，也许在那儿做玛司特工作。“要非常安静。”巴巴告诉我们。

因此我们安静地呆在房间里。突然一个很胖且秃顶的圣徒出现在我们的门阶上。“给我布施！”他吼叫道。高荷马上走过去，但他还是不停叫着：“布施！面粉！”

我们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不做饭。“请原谅，我们什么都没有，”高荷告诉他，“请安静些，有人在休息。”

“什么！没面粉！”他叫道。他奇怪地看着她，因为在印度面粉总是由妇女保存。

“没有，”高荷说：“请去男人那边询问。”

“男人？”圣徒吼道：“为什么男人就会有面粉？”

“嘘——”高荷说。最后她设法说服那个圣徒离开了，不过巴巴没有受打扰。巴巴后来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个真正的求道者。



跟巴巴在一起并不总是容易的。我不仅仅指新生活期间，而是指跟他在一起的所有时间。有时我们忘了服从巴巴。我们不完美，但是我们总是努力。大多数时间我们确实服从了他。在某些时候却很难，非常难，但巴巴从不把我们承受不了的重担放在我们身上。

回顾过去，我们感到巴巴在新生活中是满意和愉快的，因为有他的满德里们跟着他走；我们也很幸福。虽然存在着不适和困难，但巴巴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经历它，为了巴巴，且跟巴巴在一起——这是我们唯一的愿望。

11

访问西方

1952 年

[巴巴继续过着新生活，以及其它的阶段，比如 1952 年底的“火热自由生活”旅行，但巴巴工作的末那乃希阶段结束了。]

1952 年初期，伊丽莎白和诺芮娜根据巴巴的指示，在南卡罗莱那州的默土海滨创建“美赫灵性中心”。伊丽莎白请求巴巴访问美国，以主持中心的正式开幕。巴巴一行在 1952 年 4 月离开印度，并在 1952 年 8 月返回。

随着新生活，美嬉开始和其他亲近的女子更自由地相处。之前她非常安静，很少跟别人说话，现在她开始稍微跟别人交往。慢慢地巴巴为美嬉的将来做准备——她将会见他的很多爱者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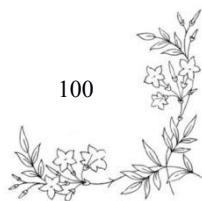
伊丽莎白邀请巴巴去美国，为默土海滨的中心开幕，这是她和诺芮娜为巴巴建立的。她自然希望巴巴第一个住在那里，在中心向巴巴的爱者开放之前，用巴巴的美好亲临为中心“暖屋”与祝福。所以伊丽莎白安排了机票，女子这边巴巴带着玛妮、我、高荷、美茹、拉诺和吉蒂。我们曾在 1937 年跟巴巴一起访问了法国，这次巴巴带我们去了美国、英国和瑞士。

虽然我们乘坐的是当时最大最快的飞机，但我们还是用了两天两夜才到达纽约。这是我们第一次乘飞机，一切都对我们显得新鲜有趣。飞机容纳五十位乘客，它对我们显得很大！座位成对摆放，中间有一个过道，我和巴巴坐在一起。

让我们惊讶的是，每过几个小时航空小姐就给我们端来一盘食物，因为巴巴告诉我们在飞机上他平时对我们的食物限制和指示被取消，所以我们能够享用任何东西。开始我想：“真好，”但由于我们只是坐着而得不到运动，我很快失去了胃口。不过下一盘食物送来时，它看起来还是很诱人，我也会尝一些。可怜的美茹和吉蒂晕机很厉害，她们一点东西都吃不下。

巴巴刚刚结束末那乃希工作，因此他非常累。他在飞机上经常休息，用被单罩着自己，但是不管他有没有罩着自己，人们还是感觉到他的神性，并被他所吸引。

其中有一个欧洲小女孩，她和妈妈坐的位置离我们有一段距离。第一天早上，她在过道上玩，每经过一个乘客她都抬头看一眼。然后她看到了巴巴！这个小女孩很快走到他面前，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并冲着他微笑。尽管走到欧洲人那里对她会是更自然，但她直接走向巴巴。她被他深深地吸引。巴巴用胳膊圈住她，拍她并爱抚她的头发，她非常高兴。她的妈妈看见她和巴巴在一起时，叫道：“回到你的座位上，你不能打扰这位先生。”小女孩不得不回到她妈妈那里，但她妈妈一开始跟另一个乘客聊天而注意力分散，小女孩就又很快回到巴巴身边。巴巴又一次爱抚她。她十分被巴巴吸引，她似乎从他那里感受到了很多爱。她是很幸运的孩子！



另一个孩子，一个小男孩，来到巴巴的座位前，伸出手摸巴巴，即使巴巴盖着毯子。还有一位男子，沿着过道快速地经过巴巴，好像要去哪里。不过，当他转身时，他却非常非常慢地走回他的座位，一直看着巴巴。之后他再次大步走过过道，转身，迟缓地回到座位上，仍然尽可能长时间地看巴巴。他这样做了很多次，好像是他看不够巴巴优美的脸庞。

伊丽莎白在纽约接我们，并陪同我们到她和诺芮娜在默土海滨为巴巴建立的中心。她们怀着如此的爱把每样东西都做得十全十美，直到最小的细节，巴巴很感动与高兴。巴巴住在被称做“巴巴屋子”的地方，我们女子住在“客房”，这是伊丽莎白为我们女子建的特别房舍。访问期间我们大多数时间呆在我们的房子里，巴巴下午来这里休息。三餐被送到客房，我们在那里的小餐厅吃饭。

一天我们看到有人托着一盘子鸡经过。“谁要吃鸡肉？”我们问。“哦，那是给厨师的。”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很惊讶。鸡肉对我们来说是稀有的款待，在飞机上无约束地享用之后，我们又回到平时的素食，所以我们不能吃。

有一天吉蒂说将款待我们吃黑眼豆，并解释说那是南方的特产。吉蒂把这个菜描绘得如此诱人，我们想到有新鲜可口的东西，都快流口水了；午餐驾到。我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南方特产是一碗我们非常熟悉的叫“出若(chora)”的豆子，我们在美拉扎德经常吃！

后来我们听说厨师们开着自己的汽车上班。这对我们是另一个惊奇，因为我们从来没听说过雇员拥有汽车。在印度汽车是很大的奢侈品！“美国是个不同的国家，”我们互相说：“在这里我们吃煮的菜，而雇员吃鸡并且开自己的汽车！”

在中心呆了一些天后，我们和巴巴乘车横穿美国，去加利福尼亚的美赫山。很多年前，巴巴曾对满德里说他的鲜血将要洒到美国的土地上。我们已经把这个忘了，但是当它在这次汽车旅行中发生时，我们想起了巴巴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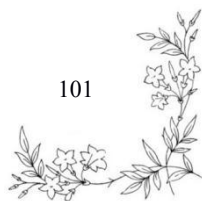
我记得我们旅行了两天后，在美国中部的俄克拉荷马。伊丽莎白驾驶我们的车。巴巴和她坐在前面，玛妮、美茹和我在后排。在跟着我们的一辆旅行车里，是司机萨如希及高荷、拉诺、吉蒂和迪莉亚。

突然间，巴巴叫伊丽莎白开快，于是伊丽莎白加快了速度。过了三四分钟巴巴又对伊丽莎白说：“开快些，再快些。”伊丽莎白再加速。而五分钟后巴巴又打手势：“快些！”伊丽莎白说：“巴巴，我已经达到一小时 90 英里了。”但是她服从了巴巴，开得更快了。巴巴知道他想要什么。

现在我可以说事故发生了，但巴巴的恩典是如此地丰厚，使我没有看到它是怎样发生的。我一定是失去了知觉。有人告诉我说我被抛出车外的路上，巴巴也被抛了出去。但是我记得一件事。在我们被撞击的那一刻我所经历的是这样：我看到坐在前面的巴巴，他转过身问我：“你伤着了吗，美娒？你伤的厉害吗？”“没有，巴巴，”我说：“我没有受伤。一点不严重。什么都不用担心。”我把手放在额头上，遮掩我受伤的地方，以免巴巴担心。这是我所看到的，但不知为何巴巴和我都被抛到路上，我失去了知觉。

我昏迷了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有多少天，也不知道巴巴严重受伤了。有人告诉我当第二辆车带着高荷和其他人到达时，巴巴正躺在路上，受伤很严重，疼痛剧烈。他的腿完全骨折了，他的胳膊在连接肩膀处也骨折了。巴巴的鼻子断了，口内受伤，满脸是鲜血。巴巴正处于巨大的疼痛中且非常需要帮助，可他看着天空，没有发出一声，以免人们知道他有多疼痛或他伤得有多严重。他受着这样的剧痛，甚至没有呻吟一声。

当一辆救护车带着担架到来时，巴巴不让他们帮助他。他指着我做手势，“先帮助她。”所以他们先抬起我，当第二副担架到来时巴巴才被救助。即使巴巴在巨大的疼痛中，并且自己需要帮助时，他也首先想到别人。他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刻还想着别人，他的爱是多么美好啊！



我们被送到布拉格 (Prague) 医院，那里有一位很好的医生，伯尔森 (Burleson) 医生，照料我们。巴巴再次让他们先照看我。我现在对此感到很难过，但是我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我在昏迷中。

我得到照料，巴巴的腿被打上了石膏。巴巴在一间病房，伊丽莎白和我在另一间。伊丽莎白在方向盘后面，她的两只胳膊和很多根肋骨都折断了。大概两天之后我醒过来时，巴巴让高荷传话说让我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的。他说如果我可以走路，他想让我去他的病房看他；于是我过去了。巴巴的腿被盖着，因此我没看到他受了严重的伤。我不能很好地睁开眼睛，因为我的额头受伤了，与嗅觉、眼睛和牙齿有关的神经被损坏了。我的门牙感觉麻木，眼睛只能睁开一条缝，我必须把头向后仰才能看巴巴及看路。巴巴让我回去休息，后来他送来可爱的纸条，高荷读给我听。即使那时我也不能听完全，后来我又重读了一遍。

我们的医生，伯尔森医生，被巴巴震惊了。巴巴被送来时，他看得出巴巴在剧痛中，他的腿完全骨折，浑身伤口和瘀伤，鼻子骨折。“这个人是谁？”伯尔森医生问：“他没有呻吟、抱怨或发出一点声音，但他一定在剧痛中。他怎么能够忍受这样的疼痛而不吭一声？”有人向伯尔森医生介绍了巴巴，他后来成了巴巴爱者并对他有巨大的信心。他的妻子也是个很好的人。

我们稍微好点后，搬到伊丽莎白的私人住所，在默土海滨的尤朋沙丘 (Youpon Dunes)。巴巴和我不可以坐着旅行，因此必须乘救护车。巴巴已被担架抬进送我们去默土海滨的救护车，但我不知道这个。当高荷和一名护士来带我时，我向救护车走去。“不行，不行，你必须躺在这个担架上。”她们对我说。“但是我能走路，为什么要躺在担架上？”我问。但是她们坚持这样，当然，我按她们说的做了。她们把我的担架放在救护车里巴巴的担架旁边，这样我们并排躺着。

高荷和我们坐在一起照顾巴巴，在那里回答巴巴可能问的问题。两个非常非常年轻的人驾驶救护车，但事实证明他们是好司机。

我们一边行驶，巴巴对我说：“看看外面，是个城镇吗？”于是我会伸起背直到能看到外面。“是的，巴巴，是个城镇。”经过很长的路程以后，最后我们来到一个镇子，在那里的一家汽车旅馆过夜。高荷帮助我走进我们的房间，巴巴由满德里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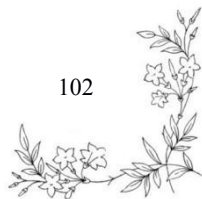
第二天我们到了默土海滨和伊丽莎白的私人住宅尤朋沙丘，在那里巴巴用的是曾属于伊丽莎白母亲的特别卧室。它很漂亮，面对着大海，但是巴巴还是很不舒服。时值6月，天气很热且潮湿，就像孟买一样。巴巴热得流汗，这使他的腿在石膏里感到很痒。巴巴让拉诺想办法缓解一下，于是她拿来一支细铅笔和一根很细的编织针，这样巴巴就能用它们伸进石膏里抓痒。我们尽力让巴巴舒服一些，但是巴巴的状态很不佳。

伊丽莎白意识到天气对巴巴太热了，她给巴巴的房间安装了空调，这样他舒服多了。我们女子也感到炎热，我们都希望巴巴把我们叫进那个凉爽的空调房间。

我们在伊丽莎白家住了一个多月。我没有进过花园，我总是呆在房子里或阳台上，玛格丽特会来我的房间给我按摩手脚。我没有外出过，除了有一次去北卡罗莱那的杜伦市 (Durham) 的杜克 (Duke) 医院，在那里巴巴换石膏，我照 X 光。我们还需要咨询什么时候我们适合回印度。那时旅行需要两天两夜，我们被告知必须再休息一段时间。

亲爱的巴巴非常亲切和蔼。他知道我们一直在房子里感到禁锢，所以有一天他把我们叫进他的房间，让拉诺在报纸上查看除了电影院在默土海滨还有什么娱乐。巴巴知道有某个我喜爱的事情，拉诺找到了，是一个马展！

我们不知道怎样让巴巴带着石膏下楼，这样他就能和我们一起去，伊丽莎白传话给我们，旋转巴巴房间角的一个门上的黄铜把手。我们以前没注意过，现在我们却发现它是一个电梯门的把手，电梯是为伊丽莎白的老母亲安装的。这对巴巴非常方便。



我们去了马展，展览好极了。巴巴和蔼可亲。他对马匹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指指这匹，问问我们那匹怎么样，以便我们更有兴趣，更开心。这个展览有三天，我们观看了第一和第二天。

巴巴想换一下环境。他现在已经在尤朋沙丘休息了一个多月，他想去纽约。纽约的旅馆非常贵，所以巴巴让他的爱者们找一个他和我们女子可以住的地方。菲丽丝·福立德瑞克 (Filis Friderick) 有个朋友，芙瑞丝 (Ferris) 女士，住在斯卡斯代尔 (Scarsdale)。芙瑞丝女士从没见过巴巴，但是她通过珍妮·阿德芮尔 (Jean Adriel) 听说过他，芙瑞丝女士很高兴让巴巴住在她家里。她认识很多舞蹈、音乐等领域的杰出人物，她家里摆着他们的照片。当然，芙瑞丝女士现在也想要巴巴的照片。她是个很好的人。我们在那儿时，艾薇·杜思 (Ivy Duce) 请巴巴去她那里，给很多期望见他的人达善，巴巴去了。

[巴巴一行从斯卡斯代尔返回印度，经过英国时他们在伦敦的鲁本斯 (Reubens) 旅馆住了六天。在那儿时，迪莉亚带女满德里们观光。她们参观了图索夫人 (Madam Tussaud) 蜡像馆、伦敦塔、英国皇家植物园 (Kew Gardens) 以及其它地方。有一天她们开车去了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 (Stratford-on-Avon)。

从英国巴巴一行去了瑞士，他们在卢加诺 (Lugarno) 的海蒂 (Heidi Merten) 家里住了两个星期。他们从卢加诺返回孟买，途中在巴黎和卡拉奇转机。他们于 1952 年 8 月回到美拉扎德。

吉蒂按照巴巴的命令没有跟他回印度，而是留在默土海滨的美赫灵性中心，在那里服务巴巴。]

在我们回印度的途中，有两个故事我记忆尤其深刻。一个是拉诺遇到的趣事；我想那应该是在瑞士她办理我们的机票的时候。

拉诺的工作是帮助安排和办理巴巴一行人的机票，在这个特别的地方，某个官员要问她同路人的名字。

拉诺说：“默文·希瑞亚·伊朗尼”，这个官员记下来。

“他从哪儿来？”他问。

“阿美纳伽。”拉诺回答，他也记下来。

“结婚了吗？”他问。

“没有结婚。”拉诺回答，官员记下来。

“还有谁？”他问。

“美婼·吉·伊朗尼。”

“从哪儿来？”他问。

“阿美纳伽。”拉诺回答。

“结婚了吗？”他问。

“没有结婚。”拉诺回答。

“下一个。”

“玛妮·希·伊朗尼。”

“从哪儿来？”

“阿美纳伽。”

“结婚了吗？”

“没有。”

“还有谁？”

“高荷·拉·伊朗尼。”他写下高荷的名字。

“她从哪儿来？”

“阿美纳伽。”



“结婚了吗？”他又问。

“没有。”拉诺又回答说。

“又一个没结婚的！还有其他人吗？”

“是的，美茹·拉·伊朗尼。”

“从阿美纳伽来？”他问。

“是的。”拉诺回答。

“没有结婚？”他问。

“没有结婚。”拉诺回答说。

“什么！所有这些伊朗人都从阿美纳伽来，还都没有结婚？”

这个官员对这些阿美纳伽的未婚伊朗人感到非常惊奇！拉诺把整件事的经过讲给巴巴和我们听，巴巴为此非常开心。

回家途中我们必须经日内瓦去巴黎，并在那里转机飞往卡拉奇。我们在巴黎郊外的机场等候我们的飞机，巴巴坐在轮椅里，因为他的腿没有完全康复。

巴巴已经在轮椅里坐了很长时间，等啊等着登机，我们女子们聚集在他身边。巴巴对拉诺说：“去问问我们什么时候登机。”拉诺回来说：“还要等半个小时，”但是只过了十分钟巴巴又派她去问。这发生了好几次，直到一个官员告诉拉诺不要担心。

最后我们被告知可以登机了，巴巴的椅子被推到舷梯。那里有一些法国航空官员和几个法国人。巴巴转身说：“我不能爬上去。”他对讲法语的拉诺说：“告诉他们我不能爬上去。该怎么做？”

于是拉诺用法语解释说巴巴的腿严重受伤，他不能走上飞机的台阶。就在这时，一个看上去很强壮的高个子法国人走过来说：“我把他抱上去。”这个人很幸运，他确实抱了巴巴。他很强壮，他把巴巴从椅子上轻柔地托起来，好像巴巴是个小孩子。巴巴用胳膊搂着这个人的脖子，然后非常非常缓慢地，这个人把巴巴抱上舷梯。“哦，巴巴，巴巴。”我们的心悬到嗓子眼儿，恐怕这个人会绊倒，但是他把巴巴安全地放在座位上，巴巴拍了拍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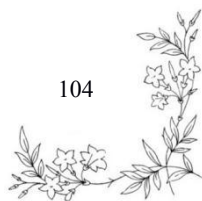
这个法国人真是幸运，在巴巴需要帮助时用双手抱起巴巴，而他却不知道他抱的是谁，不知道他是多么幸运。我们印象很深，很高兴巴巴被安全地抱到座位上。我仍然记得巴巴搂着那个人时的可爱模样！

从瑞士我们经巴黎飞到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飞回印度，于晚上到达孟买。等我们跟来机场接我们的每个人打过招呼，已经很晚了，我们在黑夜中开车从孟买到普纳，从普纳到美拉扎德。天刚下过雨，空气潮湿，但很舒适。我们在途中停车，在车里服侍巴巴吃东西，当我们终于安全地到达美拉扎德时，我们都非常困倦。

几周后有一天，巴巴在美拉扎德的花园里散步，我们在阳台上。他问我们：“我走得还好吗？”我们说：“是的，巴巴。您一点儿不跛。您走得很自然。”于是巴巴稍微加快了步子，从那天起巴巴每天都走远一些。他喜爱走路。这次事故后巴巴的腿痊愈得很好，我们很高兴。巴巴的腿刚一好转，他就知道他要补回失去的时间。他立刻开始首次在汉默坡（Hamirpur）和安得拉（Andhra）举行达善，那里的人们是怀着多大的爱来欢迎巴巴啊。就是在对汉默坡地区的后来的一次访问中，即1954年2月，巴巴第一次说他是阿瓦塔。

我们回印度一段时间以后，伯尔森医生的妻子给玛妮写信问我好，并询问我是否因伤而头痛。玛妮回信说：“没有，美茹从未头痛过。是我，玛妮很头痛！”凭藉巴巴的恩典，我从来没有头痛过，但是我完全失去了嗅觉。我什么都闻不到，食物、玫瑰和其它任何东西。

经过很多很多年后，M·S·伊朗尼上校第一次给巴巴写信。他是我母亲的哥哥，我小时候他非常爱我们，但他后来写文章反对巴巴。他从哪里听说了车祸并想见我。我们没有会面，但这说明我舅舅还在想念着我们。



12

德拉敦， 马哈巴里什沃，萨塔拉

1953 - 1956 年

[1953 年 2 月巴巴把总部从美拉扎德迁到德拉敦 (Dehra Dun)。在那里有两个新居民加入了这个家庭：一个是一匹漂亮的小雌马，名叫希巴 (Sheba)，巴巴把它交给美嫒照看，另一个是一条英国小猎犬，名叫彼得 (Peter)，它是巴巴和女子们参观附近的木苏瑞 (Mussoorie) 时得到的。

1953 年底巴巴把所有的人，包括希巴和彼得，从德拉敦搬到马哈巴里什沃的佛罗伦萨大厅，1954 年 6 月他们又搬到萨塔拉的格拉夫顿 (Grafton)。这里便成为巴巴的总部，直到 1956 年 12 月巴巴遇到第二次车祸。

在这些年间，巴巴和女满德里仅仅来美拉扎德住过两次，一次是巴巴在美拉巴德举行撒晤斯活动，即 1954 年 9 月的“难以置信的三周”期间，另一次是 1955 年 11 月的撒晤斯活动。平时美拉扎德交给卡卡照管，还有巴巴的藏獒“靴子”。1956 年 7 月巴巴对西方做了一次短期访问，包括瑞士、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但是女子们没有伴随他。

贯穿这些年，巴巴继续旅行寻找玛司特，做玛司特工作。]

在我的书《巴巴也爱我们》中的希巴和彼得的故事里，我曾给你们讲了 1953 年我们在德拉敦和木苏瑞，以及后来在马哈巴里什沃和萨塔拉的逗留，所以现在我只给你们讲讲我们是怎样离开萨塔拉的。这很让人难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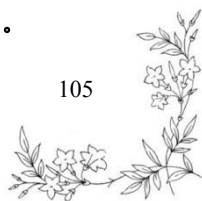
一天巴巴评论道：“萨塔拉真好；气候真宜人。”但很快我们就不得不离开了。我们喜爱那里，我们以为我们将跟巴巴在格拉夫顿的房子里度过余生。那时它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尽管我们住在路边，路连着村庄和萨塔拉的主要市场。村民们在集市日满载着蔬菜走过，娜佳会为我们的厨房购买这些非常新鲜的蔬菜。这里的降雨和土壤都好，所以我有个茂盛的花园。我喜欢大量的活动，热爱挖土与料理花园。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娜佳都化装，表演独角小品，让巴巴开心。她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她的服装和化妆的确精彩。

后来，1956 年 12 月的一天，巴巴同男满德里去普纳看板球比赛。天已晚，我们等巴巴回来已经有些时候了。大约下午 6:30，我们听到汽车停下。我急切地等着巴巴进来问候他，但是他没有进来。汽车不是我们的载着满德里的那辆；它是一辆陌生的汽车，只载着巴巴和韦希奴。

韦希奴告诉我们出了车祸，我们发现亲爱的巴巴受了伤。他在剧痛中，几乎不能动。

房子里只有我们女子，但我们拿来一把椅子，把它放在汽车旁，帮巴巴坐上去。这对巴巴非常困难，但我们设法帮他坐进椅子，把他抬进屋。巴巴的舌头的伤口很严重，他的下巴和眼皮也是。他优美的右肩有严重瘀伤。我们得知尼鲁医生在车祸中去世，埃瑞奇和彭杜都被送到医院。我们还听说这次事故发生在普纳和萨塔拉之间，离萨塔拉很远。



邓肯医生从男宿舍那边过来为巴巴检查，他发现巴巴不能站立。他把巴巴带到萨塔拉的市立医院，X光显示巴巴的右臀部骨折了。市立医院的医生给巴巴上了石膏绷带，不仅绕他的腿，还绕着他的腹部。巴巴已经很受苦了，还得打上这些石膏，他非常非常不舒服。

邓肯医生和高荷医生对巴巴的治疗很不满意，于是邓肯医生立刻去普纳，他在那里找了另一个整形外科医生。巴巴被救护车送到这个医生的医院，但是这个地方也不合适。邓肯医生继续寻找，最后他听说了一个很好的军医，查特吉医生 (Dr. Chatterji)，他知道该怎么做。查特吉医生尽了全力，他对巴巴说他需要休养整整一个月。

事故中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巴巴把脚放在汽车的仪表板上，在事故中汽车滚过一座桥。极大的冲撞力把巴巴的股骨头顶推入关节臼，以至于臼在中间断裂。润滑关节的液体也被破坏了，因为关节臼不可置换，所以造成永久性的损伤。

我们很快赶往普纳，住在美赫吉 (Meherjee Karkaria) 为我们安排的叫“银橡树”的房子里。邓肯医生给巴巴弄到一张特制的床，巴巴来到银橡树，在这里我们可以照顾他。美茹的做医生的妹妹娜谷 (Naggu) 从孟买来帮我们照料巴巴。她和高荷会交换意见怎样给巴巴最好的治疗。

一天晚上我们和巴巴在他的房间时，他告诉我们：“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这样你们会休息好，在早上会精力充沛。”

巴巴自己感到不安宁，但他当时没对我们提起。我们准备好休息，在9点左右就上床了，但在半夜高荷来到我们房间。“醒醒，巴巴叫我们。”她说。我很快下床，梳头，穿上适当的衣服，去了巴巴的房间，我们站在他的床周围。

巴巴说他忘了给我们一个他想要我们念的祷文。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睡不着，身心都感到烦躁不安。巴巴知道现在他不能像过去那样走路了。他喜欢快步到处走，做他的工作，但他现在为了我们而放弃了走路，面对这一点对于巴巴是很大的痛苦。巴巴告诉我们，当他经历这些时，如果有我和其他人陪伴在他身边，这对他将是一个帮助。他非常不安宁，最后高荷和娜谷决定给他注射。我记得娜谷用酒精擦巴巴的胳膊，抓着他的手，高荷在旁边注射。我们女子站在巴巴床边，为他念一篇祷文，祝他平安地度过这一夜。

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巴巴继续在每天半夜叫醒我们，跟他在夜间呆一会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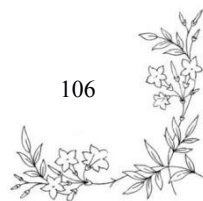
巴巴已经仰身躺了很多天，我无法为他梳理头发。我总是辫上巴巴的头发，用一条小丝带扎着辫子。因为巴巴有很细软的卷发，他头上的短发会形成可爱的卷儿。我喜爱看这些小卷儿，但现在他的这部分头发却纠结一团。平躺了很多天后，巴巴终于可以靠着枕头坐起来了。“给我梳头。”他对我说。于是我解开他的发辫，但我不能很快地解开他的细软头发里的结。我试了又试，直到巴巴问，“你在做什么？”他有些没耐心，因为他厌倦了躺在床上。

我向他解释说：“我不能解开这些结，巴巴。要想很快打开，必须每天梳理。唯一的办法是剪掉您的一部分头发，如果您让我做的话。”巴巴同意了。所以那天我剪了巴巴的头发，我把那些纠结的发卷剪掉了。

医生每天来检查巴巴的进展。一天他告诉巴巴：“您不应该整天呆在这间小卧室里。要到阳台上欣赏树木，每天坐车出门转转。这能够分散您对臀部疼痛的注意力。”

巴巴喜欢这个主意，他开始同几个男满德里乘车出门三刻钟。巴巴离开后，我们冲进他的房间，擦拭每样东西，清洗地板，更换他的床单，等等，这样当巴巴回来时每样东西都新鲜干净。

巴巴乘车回来后会躺在床上休息，并让我们给他按摩一会儿腿。这个时候他会让我们给他讲我们的童年。对我们生活中那些日子的每个小细节，他都显得那样真正感兴趣。当我告诉他在学校里对我特别好的某个老师的故事时，第二天巴巴自己提到这个老师的名字，并让我告诉他这个老师的更多事情。



这次车祸非常严重。到底有多么严重和巴巴因而要受多少痛苦，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渐渐地，通过理疗和锻炼，巴巴的健康好转，可以和我们回到美拉扎德过他的 1957 年的生日了。

13

美拉扎德

巴巴的家

1957 年 2 月 - 1969 年 1 月 31 日

[1957 年 2 月巴巴从普纳来到美拉扎德，这成为他的家，直到 1969 年 1 月 31 日他离开肉身。从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到他第二次车祸之前，巴巴工作的主要部分一直是联系他的亲爱的孩子们——玛司特，这个工作需要他在全印度旅行。现在巴巴仅仅住在美拉扎德，只是每年夏季在普纳的古鲁帕萨德度过。（除了 1958 年夏天巴巴在马哈巴里什沃的沙普尔大厅（Shapoor Hall）逗留，还有偶尔短暂访问孟买时住在纳瑞曼和阿娜瓦丝的家阿厦那，以及 1958 年中期对美国 and 澳大利亚的短期访问之外。）由于健康的原因，巴巴现在较少接见爱者。但是至爱的大门时不时地大开，比如 1962 年在古鲁帕萨德的东西方大会聚，1965 年在古鲁帕萨德的东方人达善，以及巴巴在访问古鲁帕萨德期间通常允许的亲密达善。1968 年巴巴在美拉扎德和古鲁帕萨德做了高强度的闭关，他还在 1968 年宣布：“我的工作现在已经百分之百令我满意地完成了。”

现在巴巴停止了旅行，美嬉和在美拉扎德的女满德里——玛妮、高荷医生、美茹、娜佳和拉诺——在接下来的十二年里一直和他在一起。]

于是我们跟巴巴一起回到美拉扎德居住。美拉巴德的意思是“美赫繁荣”，美拉扎德的意思是“美赫自由”。作为巴巴的家，美拉扎德是那么有福，他在此居住的时间比其它任何地方都长。巴巴在这里的花园里经常散步，在这里做他的闭关工作，在这里对他的玛司特做工作，在这里与他的满德里同坐，在这里会见他的东西方爱者，在这里吃饭，并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二年在这里休息，在这之前还有很多次在这里休息。在这里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在美拉扎德巴巴离开了他的肉身。

我们到达美拉扎德时，刚好赶上巴巴的 63 岁生日，我们问巴巴他是否想让我们庆祝他的生日，他说：“是的，但是只在我们中间，不要邀请其他人。”

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小蛋糕，在巴巴生日那天用一些小黄花点缀它。我们离开美拉扎德太久，这里已经没有真正的花园了。这些年来卡卡·巴瑞亚一个人照看美拉扎德，只有藏葵“靴子”与他作伴，没有人帮他打理花园。我们还真的找到了一棵孤独的玫瑰树，上面只有一朵玫瑰花。我们摘下这朵玫瑰，把它放在巴巴的生日蛋糕最上面。我们还插上几支小蜡烛。

亲爱的巴巴从没有从第二次车祸中完全复原，这最后的十二年对他是最困难的。他总是有着可爱健壮的双腿，他喜爱步行。甚至在第一次车祸后，他还能走得很快，满德里们要跑步才能跟上他。但是现在巴巴却不能方便地走路。巴巴放弃了那么多，为了爱我们每一个人；甚至爱那些不爱他的人们。巴巴爱说话，但他不能说话。他爱走路，现在他甚至连这个也不能享受。他变得无助。巴巴不能随意走动，他甚至不能自己穿衣服。所以现在这种生活对他非常困难。

车祸之后，最初巴巴住在楼下，1957 年夏季结束我们从普纳返回后，巴巴又回到楼上



他从前的房间。但从1958年起爬楼梯对巴巴来说非常困难，我们请他搬到楼下的房间，即现在被称作巴巴卧室，当时高荷、娜佳和美茹住在那里。巴巴同意了，在他改变主意之前，我们很快把他的床和家具搬下来。很幸运巴巴搬了房间，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需要越来越多地照顾他。

在我给你们讲在美拉扎德我们怎样度过跟巴巴在一起的日子之前，我必须介绍一下马斯坦(Mastan)，巴巴最宠爱的狗，因为在这些年间它是巴巴家庭的一个部分。

我们回到这里时，马斯坦只有三个月，跟他母亲靴子在美拉扎德生活。巴巴的马希巴和玛妮的小猎犬彼得已经从萨塔拉被送到美拉扎德。希巴在美拉扎德生活了一小段时间。但是我们的院子太小，周围的乡野又太崎岖，马不能安全地得到适当锻炼，所以她被送给了阿美纳伽的军事骑术学校。几年之后我们在普纳看了一场赛马，在比赛中她赢了。

马斯坦的母亲靴子是一只很好的看门狗，但是她一点都不习惯我们。巴巴告诉我们：“她不认识你们，如果她被放开，可能会攻击你们。”所以每天巴巴用链子牵着她来看我们。她会看着每一个人，好像在说：“我认识你吗？你们都是谁？”她的目光最为非凡。她是一只非常聪明的狗。

“让她熟悉你们的气味，”巴巴说：“让她知道你们属于这里。”巴巴让我们打个鸡蛋放在盘子里，看着她吃，然后伸出我们的手让她闻。就这样巴巴保证靴子认得我们并与我们为友。

这时马斯坦还是一只小狗，他和彼得相互很友爱，他们喜欢一起玩。但是逐渐地马斯坦长大了，他一岁时已经是一只又大又壮的犬了。当然，彼得还保持着原来的大小，他会看着马斯坦，好像在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大？”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尽管马斯坦个子大，但是他还是一只幼犬，他仍然想和彼得玩。现在这些游戏对彼得来说太粗野了，他会在嬉戏中受伤，但是彼得很聪明。他看到马斯坦想要玩耍时，就会跑到我们的擦鞋垫上躺在上面，这样他身下就有个柔软的垫子，这时他才邀请马斯坦一起玩。

马斯坦长成一只很好看的狗，但是，虽然他父亲是只德国牧羊犬，马斯坦的耳朵却竖不起来。我想他有直立耳朵的话也许看上去会更漂亮。因此一天早上我抱着马斯坦俯在我们客厅的窗台上，美茹从外面给我们拍了一张快照。为了照像我把马斯坦的耳朵竖起来！胶卷冲洗出来后，马斯坦在这张照片里很好看，他的耳朵竖着，嘴巴鼻子很英俊。我们拿这张照片给巴巴看，这是他特别喜欢的一张。

在很多方面巴巴表现出他对马斯坦的爱。我们最初回到美拉扎德时巴巴不在餐厅吃饭，他在卧室里吃。娜佳为巴巴做饭，我端给巴巴并服侍他用餐。巴巴吃饭时，我们坐在他旁边。巴巴吃完总是说：“现在把马斯坦带过来，”于是我跑去解开马斯坦。我会对他说：“去巴巴那儿，马斯坦，去巴巴那儿。”他会奔跑回巴巴的房间，站在他面前。

与之同时，拉诺和玛妮会把折成一半的床单铺在巴巴的床尾。马斯坦来到后巴巴会拍床尾向他示意，马斯坦便跳上床，躺在巴巴脚边。然后他会看看巴巴，再看看我们，好像在说：“瞧我坐在哪儿！”马斯坦显得非常自豪。

“把马斯坦的食物拿来。”巴巴会对我说。我们拿来他的食物，巴巴便在自己的床上亲手喂马斯坦。马斯坦是多么幸运啊，他被巴巴喂的时候是多么高兴啊！当可口的食物喂完了，巴巴会拍拍马斯坦，我会对马斯坦说：“吻巴巴，马斯坦，吻巴巴。”我们教过马斯坦亲吻巴巴。巴巴做得非常甜蜜。他会弯下腰接受马斯坦的吻，同时马斯坦抬起鼻子好像去吻巴巴。

巴巴爱动物，在他的众多宠物中，巴巴最爱马斯坦。但是巴巴也对他非常严格。马斯坦不在房间时，从来不被放开。马斯坦总是被拴着，这样他就不能去村子里和其它的狗混在一起。

这就是马斯坦。现在我可以给你们讲，我们是怎样在美拉扎德度过时光的。在早上六



点左右，后来几年有时会更晚些，当守夜的满德里离开后，巴巴召唤我们。巴巴的床边有一个按钮，控制着一个装电池的铃，他想起床时就按这个按钮。我们等在外面，一听到铃声就快速打开巴巴卧室的门。

我第一个走进去，亲吻巴巴的脸颊道早安。“您休息得好吗，巴巴？”我问。巴巴会打手势说“是”或“不是”，他总是问我睡得怎样。然后我说：“您现在想起来吗，巴巴？”当巴巴说“好”时，我会给他拿来长袍，帮他穿上，然后把上衣递给他。

我记得有一个寒冷的早晨，巴巴匆忙穿一件暖上衣。我把上衣递给他，他穿上，然后开始自己系纽扣。但是巴巴扣错位了，于是他把所有的纽扣解开，然后把上衣的底端放到一起对齐。这是个很简单的动作，但是巴巴那时看上去那么可爱，他坐在床上，脚放在垫子上，把上衣末端拉到一起，然后扣上纽扣。他像是一个小孩；巴巴是那么美。他放脚的垫子仍然在他床边的地板上。

金德医生 (Dr. Ginde) 是给巴巴治疗的医生之一，他对高荷讲过，因为损伤，巴巴必须把脚放在垫子上，不能放在硬地板上。我们托人买了一些棉花，清理掉种子等，自己做了这个垫子。金德医生还说，巴巴必须在右手下也放个垫子。我们也做了一个，它仍然在亲爱的巴巴的床上。因此现在当我们在巴巴的床边顶礼时，我们亲吻地上的垫子，以纪念他的俊美的莲足。

巴巴穿上外衣后，会坐在床上跟我们聊一会儿天，之后有时他会再躺十五或二十分钟，让我们按摩他的腿和脚。

我们四个人，玛妮、我、高荷医生和美茹，围坐在巴巴的床边。天气冷时，如果被子里从巴巴背上滑下来，我会捡起再给他盖上，尽量让巴巴感到舒适。但是，与此同时其他三个女孩子会开始按摩巴巴的脚，没有我坐的地方了。于是巴巴会对我说：“按摩我的手，”我就会按摩他的手和肩膀。也许他不需要按摩那里，但巴巴让我这样做，以便我不感到被忽略了。巴巴就像那样非常可亲，他考虑很周到，很可爱。

然后，巴巴握着我的手作支撑，慢慢地从床上起来，缓慢地走向餐厅。在那里他会漱口，我会帮他在桌边洗脸。巴巴的髌关节骨折了，长时间站立让他非常疼痛，甚至洗头时他也不得不坐在餐桌旁。巴巴不能像从前那样站在脸盆边洗漱。

巴巴喜欢听音乐，他吃早餐时，高荷会打开一个小调频收音机。她会搜索电台直到找到一些巴巴喜爱的音乐。早餐后我把巴巴的剃须刀递给他。巴巴每天都刮胡子，刮完他总是摸摸他的脸看有没有漏掉什么。然后我给巴巴梳理头发，同时巴巴听收音机里的音乐。

说到巴巴刮胡子，让我想起巴巴怎样揶揄我们的。一天巴巴坐在餐桌旁他的椅子上，我把他的剃须刀递给他。巴巴没有用，反而把剃须刀放在桌子上，眨着眼看着站在周围的我们。当然，我们都是女子，不用刮胡子。

“你们知道吗，下一次我再来时，我会保证妇女们必须刮胡子，不让男人做。”他告诉我们。

我们都很吃惊，“不可，巴巴，请不要那样做！不可，巴巴！”我们恳求说。

“为什么不？”巴巴问。

“巴巴，”我们回答说：“我们女子不刮胡子已经有足够的麻烦事了。”

“那好吧，”巴巴说。“别怕。男人将像现在这样必须刮胡子。”巴巴喜欢像这样跟我们开玩笑。

巴巴吃完早餐并刮完胡子后，是去满德里大厅男门徒那边的时间了，满德里大厅在院子的另一部分，与我们的房子分开。巴巴会在上午 7:30 到那里，但他的健康状况不好时他有时会晚些。

直到 1965 年巴巴还能走路去满德里大厅，尽管非常非常缓慢。下台阶时巴巴不得不把手轻轻放在我的手里做支撑，然后他走过花园，高荷在一边，我在另一边。我们走到满



德里大厅的入门处，巴巴会停下来让我回到我们的住处，我离开后，等在那里的弗朗西斯和埃瑞奇会把巴巴带进满德里大厅。

巴巴经常在美拉扎德的花园里散步。他喜爱亮丽的颜色，他总是夸赞鲜花和美丽的植物。他对一切的爱都是那么美，对花儿、动物和鸟儿。我记得1969年1月巴巴要我告诉他飞到美拉扎德花园的所有鸟类的名字。巴巴爱万人万物。他非常爱他的爱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来他这里。巴巴说他的爱把他的爱者带到他这里。所以他的爱者们非常、非常幸运，因为他们对巴巴的爱显示了巴巴是多么爱他们。对于神，只有爱是重要的，神只要爱。

1965年后巴巴几乎不能走路了。他非常虚弱，由于关节炎，他的髋关节更差了。巴巴设法从他的房间走到餐厅，但是他不得不坐在椅子上从我们这边被抬到满德里大厅，再被抬回来。

想到巴巴坐在椅子上被抬着，让我记起一天早上巴巴正要去满德里大厅时发生的一件小事。高荷发现收音机里有个巴基斯坦电台在播放卡瓦里歌曲。这是巴巴最喜爱的那类歌曲，但很少在收音机里播放。巴巴听了一段后说：“现在我得走了，不然去满德里那边就晚了。”当巴巴起来往阳台走时，我赶紧对高荷说：“拿着收音机跟着巴巴。为什么巴巴要错过他喜爱的歌曲呢？”我帮巴巴走到我们的走廊，高荷拿着收音机跟在后面。

在走廊上高荷一边拿着收音机，一边吹口哨叫园丁用椅子把巴巴抬到满德里大厅。他们跑过来抬起巴巴的椅子，把他抬走了。

“跟着巴巴。”我告诉高荷。于是她拿着收音机跟在后面，一直到满德里大厅，这样巴巴听完了整个格扎尔！

巴巴离开去满德里大厅时，美茹和我赶紧把他的铺盖拿到太阳下晾晒，清洁他的房间，洗他的衣服，铺好床供他白天休息。如果我们有一些水果，比如无花果，在时令季节盖麦会从普纳送来，我会剥好皮，让高荷用小碟子送到满德里大厅给巴巴。

巴巴在满德里大厅只能坐在屋角的椅子上，不能走动，这使他很疲劳。满德里给巴巴读信件，但是回复这么多封信也让巴巴很累。他不能说话，在1954年巴巴还放弃了使用字母板，所以他必须以极大的耐心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要说的话。满德里不能领会每一个手势，巴巴每回复一封信都很困难。

从满德里大厅回来后，巴巴通常休息一小会儿，那时马斯坦可以自由地走进屋子。马斯坦喜欢睡在最凉快的中厅的正中央，因此当巴巴去卧室时，马斯坦则挡在路上。但是巴巴告诉我们：“别打扰他。让他睡吧。”巴巴会握着我的手，极其吃力地，慢慢跛着脚绕过马斯坦。巴巴是这样地爱动物，他不想让马斯坦从睡眠中被惊扰。他会是怎样地更爱每一个人啊。

然后巴巴休息一会儿，我跟他坐在一起，拉诺给他读《时代》杂志。其他人如果有空，也会过来，但是娜佳要负责做饭，玛妮经常要处理信件。

午饭时间到了！我们最初回美拉扎德时，我说过，巴巴在他的卧室里吃午饭，但后来他来餐厅和我们一起吃。我们在美拉扎德有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巴巴坐在首端。他让我坐在他右侧，玛妮坐在他左侧，玛妮旁边是娜佳，我旁边坐着高荷。在桌尾面对着巴巴的是拉诺和美茹。巴巴的餐椅仍然在这里，每天早上我把鲜花放在桌子上他的位置。现在每餐我们都说“Jai Baba”并请求他：“巴巴亲爱的，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吧。”

当巴巴坐下时，他总是告诉我给他盛什么菜，给巴巴盛完后，我们还会同他一起进餐。有时巴巴看到我盘子里有他喜爱的食物，比如一片奶酪、小馅饼或炸菜条(bhajia)。每当这时，他会轻轻地伸手拿一点。我非常高兴，我总是对他说：“巴巴，多吃点。”每当给巴巴做鱼时，他经常掰一块给我说：“这很好吃，你会喜欢的。”

第二次车祸后医生告诉巴巴说他需要吃高蛋白的食物，所以我们注意在巴巴午餐时总是做些羊肉，或偶尔做些鱼肉，巴巴不喜欢吃鸡肉。他午餐通常吃咖喱菜加羊肉和米饭，



或者辣豆糊加羊肉和米饭，巴巴是这样做的：他挑出小片的羊肉，把它们排放在盘子边上，两三片放在一边，其余的放在另一边，然后吃一点咖喱菜和米饭，或豆糊和米饭，两三片羊肉，然后也许再吃一点米饭。之后巴巴说：“现在我吃完了。我想洗手。”

大部分羊肉还摆在他的盘子里。“哦，不行，巴巴，”我们说：“您还没吃完。羊肉还在那儿。”

“那是给马斯坦的。”巴巴说。

“但是巴巴，”我告诉他：“马斯坦有他自己的食物。医生说过您必须吃高蛋白的食物，所以吃完您那份吧。您应该照顾您的健康。马斯坦有他自己的食物，里面有肉的。”

“不行，”巴巴回答：“我已经饱了，这是给马斯坦的。我喜欢给它吃这个，马斯坦也喜欢吃。所以我高兴，马斯坦也高兴。我们都高兴，我愿意这么做。”

因此我会把马斯坦带进来，他会坐在巴巴的椅子旁边看着巴巴。巴巴一片一片地把自己的羊肉喂给马斯坦吃。

每天都是这样，巴巴没有吃足够的蛋白质。他早餐几乎不吃什么，晚餐的量非常少，他又把午餐最好的部分给了马斯坦。所以我们决定聪明一些，给巴巴的午餐多订些肉。

我们请人去市场上多买些肉。娜佳做饭，我盛饭。现在巴巴的盘子里有很多羊肉片。巴巴环顾我们，好像很惊讶地看到他盘子里有这么多羊肉，但他知道这是我们的诡计。他只是对我们笑笑，所以此后我们继续盛更多的羊肉。为了让我们高兴，巴巴确实多吃了一点羊肉。

午餐后巴巴回到满德里大厅和男满德里在一起，傍晚回到我们这边。巴巴又穿过花园，再次享受那里的鲜花。我说过在美拉扎德种花非常难，因为我们的土壤贫瘠，雨水很少。

我记得有一年雨季没下雨，我们迫切地需要雨水。我们向巴巴抱怨：“为什么不下雨？”巴巴告诉我们：“等等，有一天会下雨的，只要有耐心。”巴巴总是让我们有耐心。他告诉我们天会下雨的，过了几天确实下了。雨还在下时，巴巴叫我来看看雨并说：“瞧，你高兴吗？”“是的，巴巴。”我回答说。然后我问他：“现在下得很好，巴巴，但是一旦雨停了还会很快下吗？在十五天后还会下雨吗？”

巴巴对我说：“此时在下雨，要为此高兴。不要想十五天后会发生什么！”

巴巴在他的卧室吃晚饭，只是很简单的米饭和豆糊，没有加香料，只有一点大蒜，这帮助消化，巴巴坐在哈里·肯莫尔（Harry Kenmore）送给他的安乐椅里，在约瑟夫·哈伯（Joseph Harb）送给他的轻便小桌上吃饭。

巴巴房间里原来的椅子很旧，弹簧也断了，但是巴巴不让我们从市场上买任何东西。后来，哈里·肯莫尔在一次来访中给巴巴从美国带来一把躺椅，带着可以拉出的脚凳。为了让哈里高兴，巴巴接受了，因为哈里出于爱，是那么关心巴巴的舒适。

因为巴巴不让我们买任何东西，巴巴房间里的第一张桌子是美茹手工制作的，她用竹子做桌腿。后来约瑟夫六十年代初期在普纳时，他送给巴巴一张牌桌，很轻且折叠方便。安乐椅和牌桌仍在美拉扎德巴巴的房间里，正如他房间里的每样东西仍然跟他使用的时候一样。

几乎每天晚上巴巴都坐在扶手椅里，这时玛妮给他念书。我们女子坐在巴巴周围，有时边做针线活，边听玛妮读。巴巴喜欢侦探故事，他最喜欢的侦探是雷克斯·思道特（Rex Stout）笔下的尼洛·乌尔夫（Nero Wolfe）。他也喜欢艾德格·华莱士（Edgar Wallace）和沃德豪斯（P.G. Wodehouse）的书，还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书，尤其是里面有波罗（Poirot）时。玛妮给他读了所有这些书，巴巴说玛妮的朗读使他放松，并且“减轻了压在我脑子上工作重担”。

玛妮念书时，我们打开牌桌，把它放在巴巴前面，我给他盛米饭和豆糊。巴巴在晚上吃得很少很清淡。



巴巴晚上就寝时我们离开他的房间，男满德里过来整夜为巴巴守夜。从很早很早开始，巴巴从没有单独过夜。即使在普纳，在弗格森学院路他的小茅屋里，巴巴也让人夜里坐在他的门外看守。因此，在美拉扎德这里，巴巴也总是让某个人夜间在他的卧室里。满德里轮流值班，当然，他们来去时不通过我们的宿舍，而是从朝向花园的门进巴巴的房间。

守夜的人必须很警觉。他不能闭上眼，因为巴巴不能叫他，他必须看巴巴的手势。巴巴不像我们那样睡觉。他只是休息一会儿，然后他会让满德里帮他起来。因为巴巴的髋关节骨折，他不能自己起床，必须有人帮忙。然后巴巴会要水喝或其他东西。当然，男满德里在那里时，我从来不在巴巴的房间，但早上巴巴会告诉我们他在夜间的情况。

我们就是这样跟巴巴共同度过最后那些年的日子。

在夏季，每年我们都陪同巴巴去普纳的古鲁帕萨德。在那里我们也同样地和他在一起，爱他与服侍他。我们第一次在古鲁帕萨德居住是在新生活期间，只有几天，当时我们从马哈巴里什沃去普纳做短暂逗留。

在古鲁帕萨德我们总是呆在房子里，除了特殊场合，我甚至没有走进过花园，因此巴巴有时让我们出去看电影。在最后的十二年，巴巴已经停止去电影院，他不同我们一起去。

我们会穿上我们的好纱丽，我们就要离开时，巴巴会叫我过去。他喜欢看我穿好看的纱丽，有时我会涂一点口红。巴巴会告诉我：“去好好享受吧。你高兴时，我就高兴。”然后巴巴会拥抱我。

在第二天早上用早餐时，巴巴会问我们所看电影的细节。

巴巴在古鲁帕萨德举办了很多达善活动，但是我们从未参加过这些活动。我们总是“在幕后”。因此在古鲁帕萨德举行的1962年的东西大会聚和其它达善活动，我们只是从幕帘后瞥几眼。

我曾说过，巴巴的健康状况很不好，然而他对他的爱者的爱是那么美，他举行达善来取悦他们，让他们高兴，即使这给他带来很多不适。他喜欢看到别人幸福，尤其是他的爱者。

在一次达善活动中，天气非常非常热，巴巴的脚因炎热和长时间坐着不动而肿了起来。巴巴在流汗，但是他不能站起来。他的爱者们在给他献花、向他顶礼并拥抱他。尽管巴巴非常不舒适，但他把爱给予每一个人。用语言表达你的信息很简单，但是巴巴必须一言不发地把爱和特别关注，给予那里成百上千人的每一个。巴巴必须用大量的精力来拥抱他们，在沉默中向他们显示他的爱。

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巴巴的健康逐渐恶化。我们尽力让他舒适，但是我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努力用有趣的故事让巴巴开心，他只是微微笑一下。

在1968年，大部分时间巴巴都在做闭关工作。在美拉扎德他会在满德里大厅里做，在古鲁帕萨德他在他的卧室里做。这个工作对巴巴的身体造成严重的影响。巴巴要闭关时会打手势说“不要出声。”我们仍然做事情，但是非常、非常安静地做。不能有水桶的碰撞声或说话声或狗吠声，甚至鸟叫声，我们尽最大努力不打扰巴巴的工作。在古鲁帕萨德巴巴坐在他卧室中央的一张大椅子上工作，任何人都不允许碰这张椅子。巴巴十分强调这一点，我在整理巴巴的房间时必须非常小心，以免碰到这张椅子。现在这张椅子在美拉巴德的博物馆里。

一天巴巴对我们说：“人们将会想见到我，他们却不能见到我。”那时我们不理解巴巴的意思。我们想很多人将要来见巴巴，但是也许巴巴会在屋里吃饭，所以他们不能看到他。我们没有把这看得很严重。

我想是在1968年10月，巴巴突然说：“我告诉你们，时候已到，它很近了。”我们互相看着，心想：“啊，是的，巴巴的显现近了，他将说话，给大规模的达善。”我们怎么会想到巴巴将离开肉身呢？我们从未有过这个念头。但是在1969年1月31日他确实离开了



他美好的身体。

我曾说过，巴巴为了我们每一个人，为了他对我们每个人的爱而受苦。在很多很多方面巴巴受苦。巴巴做了那么多的工作，给他的身体施加那么大的压力和劳累：禁食；闭关；做玛司特工作时在炎热的日头下走了那么多的路，连续数日在三等车厢旅行而得不到休息；接触麻风病人；向成千上万的圣徒和穷人顶礼；还有两次车祸。巴巴不得不不断地容忍他周围人的脾性，以及很多其它事情。他经受了这么多。我难以向你们诉说他给自己施加的所有痛苦。他习惯于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巴巴不得不忍受他必须经历的一切痛苦和一切困难。从来不能说出自己的意见，对一个人是多大的压力啊。我们不知道那种痛苦对巴巴是多么巨大。

在所有那些年间保持沉默，对巴巴是最困难的。巴巴的天性快活开朗。他喜爱说话、大笑与唱歌，但是沉默之后巴巴什么都不能说。他必须在字母板上拼写出一切。巴巴有着绝妙的幽默感，但如果他想开玩笑或逗某人，他不得不在字母板上指出字母。等他说完后，一半的幽默都失去了。后来巴巴甚至放弃了字母板，他以巨大的耐心，必须一遍遍地用手势重复他想表达的意思。而巴巴的性格是雷厉风行地做一切事情。

巴巴爱笑，但是连笑声他都拒绝并控制住自己。所有那些年巴巴不得不抑制着，不说出他想说的话。在四十四年中，每一秒、每一分、每一天、每一月和每一年，巴巴都不能说出他想说的话。

1941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知道他快要离开肉身了，他想再见巴巴一面。巴巴同意单独会见，但是不在萨考利。于是安排了他们在萨考利郊外见面。他们见了面，马哈拉吉眼中含着泪对巴巴说：“放弃你的沉默吧。现在这给你带来了太多痛苦。”巴巴回答说：“不行，我是来受苦的，我的工作最重要。我必须完成我的工作。”随着时间过去，巴巴忍受了多少痛苦啊。他从不告诉我们他在受苦，但是他确实在受苦。

在最后的十二年里巴巴甚至不能走路。巴巴在巨大的困难中度过那十二年，他却从未发出一声呻吟或抱怨。他的健康状况这样差，他一定是想抱怨，但是他没有。巴巴默默地忍受着，直到最后。

巴巴为了我们，为了每个人，为了全人类，为了整个造物界而受苦。巴巴对造物界的每一个灵魂都给予了巨大的推动。他是造物主，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他。

巴巴还完全地宽容，并且非常、非常慈爱。有时我们犯错误，因为与阿瓦塔一起生活并不容易。他总是考验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有时确实会疏忽并出错。但是巴巴会立刻原谅我们，并且说：“别担心。把它从你脑子中赶走，忘了它。”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服务他与爱他。

就这样巴巴为了我们每个人而受苦，现在我们应该爱他，因为他爱我们，并为我们每一个人经受了这一切痛苦。永远抓住巴巴的衣边（daaman），爱他，这是你在今生能够做的唯一真正的事情。巴巴可能似乎从你的手中夺去他的衣边，所以一定不要放开手，一定要紧紧抓住。不要辜负他对你的爱。

14

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1969年2月以后





[1969年1月31日巴巴离开肉身时，美嫒极度悲痛，伤心欲绝，看到她这样，女满德里们把自己的悲哀放在一边，尽力安慰她。

1969年3月底，仍在悲伤与震惊中的美嫒，还有女满德里，去普纳的古鲁帕萨德，出席巴巴曾许诺给爱者们的大达善。在每次聚会的开始，美嫒都站在巴巴的爱者们面前，通过麦克风问候他们“Jai Baba”。

1969年6月，美嫒和美拉扎德的满德里一起返回美拉扎德，在那里生活至今。（译者按：美嫒于1989年5月20日去世，回到她的至爱巴巴的怀抱。）在那里，对于所有来巴巴家问候她的人，正如玛妮所说：“美嫒的一尘不染的心灵，巴巴苦心呵护，它成为一面明镜，绝对清晰地反映着神圣至爱巴巴的形象，这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

巴巴离开肉身时，马斯坦开始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他走进餐厅，之前他从未这样做过，除非被人叫进来。他看着巴巴的椅子，看到巴巴不在那里。非常缓慢地，他绕餐厅走了一圈并走出餐厅，然后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躺在过道上。又过了几天，马斯坦独自走进巴巴的房间，这次他也是第一次在没被人叫时走进去。我看着他，他在巴巴的床脚停下，随后非常缓慢地绕着巴巴的床走了一整圈。之后慢慢地离开房间。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他逐渐地放弃了吃东西。

从那以后我不得不用手喂马斯坦羊肉，但除非我把它塞进他的喉咙，否则他会吐出来。这样马斯坦变得越来越瘦。

到了1969年3月底，我们要动身去普纳参加在古鲁帕萨德举行的1969年达善。马斯坦被留在美拉扎德，由一个爱他的仆人照管。在上车离开时，我走到马斯坦那里，拍拍他的头。“巴巴，”我请求到：“您会让他轻松离开的。”我念着巴巴的名，与马斯坦告了别。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在四月中旬马斯坦死了。在巴巴离开肉身前他一直精神饱满，



但是他想念巴巴的爱，并放弃了他的生命。马斯坦对巴巴就是这样的忠诚。

巴巴曾经告诉我们：“我将让马斯坦在下一世生为人，不是普通的人。他将是个爱神的很好的人。”这样凭籍巴巴的恩典，马斯坦将跳过所有中间的生命，并转生为爱神者。只有巴巴才有权这样做。这显示了巴巴对马斯坦的爱。

所以在1969年3月底，我们去了普纳，准备迎接巴巴的孩子们。他的爱者从世界各地到来，在古鲁帕萨德获得他的神圣的达善。我们怀着爱欢迎他们，就像巴巴所希望的，但是没有他我们感到很悲伤。在6月底我们回到美拉扎德。

一天，应该是在1969年7月，我站在卧室里的一扇窗前，我和玛妮在美拉扎德合住这间卧室，我看着外面的一个小花园，巴巴也会从他的卧室看到这个花园。我种植了这个花园让巴巴欣赏，我很想念亲爱巴巴的肉身在场，我感到十分悲伤和孤独。

在我的窗户很近处，有一棵野生无花果属的大树，我们叫它乌玛(umar)。它一直在那里，我从来没有真正注意过它。但是这天早上我感到我的眼睛被吸引到那棵树上。我看着树干，我不能相信我所看到的。树干上有一个十分清晰的巴巴的脸的形象，看上去非常美。

“哦，巴巴。”我说，我非常激动。没有了他，我一直感到那么悲伤，而他头戴王冠的可爱脸庞，就在他花园里的树上。他正从我的卧室窗户往里看。我知道巴巴在向我表明，他没有忘记我们；他永远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他在树里，在房子里，在每一颗心里；他是神，他无处不在。巴巴向我们证明他时刻都和我们在一起，因此我感到了一些安慰。

我很快叫玛妮来看巴巴的可爱形象，玛妮又叫来所有的女子。第二天男满德里也被叫过来。(后来附近整个坪坡岗村的人都来看。)我们想到要拍一张照片，以防形成形象的树皮发生变化。玛妮拍了些照片，并把它们送到西方给他的爱者们看。

每天早上我会采一朵万寿菊，我知道巴巴喜欢这种花，我吻过它后，把它放进巴巴王冠旁树皮上的小裂缝里。有很多年我总是打扫树的四周，因为鸟儿吃树上的野无花果，把吃了一半的果实丢在树周围的地上。现在有一个园丁打扫那里，因为用印度式的扫帚弯腰扫地对于我已越来越困难。有七年的时间，巴巴的形象非常清晰，非常美好，但后来树皮开始脱落，在白天它已不再清晰。它已经完成了使命。但是现在在夜间，当所有的朝圣者都离开后，巴巴的脸的形象仍然很美。玛妮说白天巴巴在闭关，晚上他便从闭关里走出来。我们上床之前向他的形象鞠躬。

巴巴还用其他方式让我知道他还在这里。巴巴的房间每天都清洁，我们每天晚上都拂去他的照片上的灰尘，这样太阳升起时，永远不会在他的美好形象上照见灰尘。1971年有一天，我整理完巴巴的房间后，站在装着巴巴的头发的有机玻璃盒前，它在巴巴房间的橱柜上。我从前梳理巴巴可爱的头发时，我会把夹在刷子和梳子上的断发保存下来，还有些我偶尔剪下来的发卷。哈里·肯莫尔让人把这些发卷中的一些放在一块透明有机玻璃盒里，以便给巴巴的所有爱者看。

这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能否在有机玻璃里摆放的头发中找到巴巴的脸。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它一定在那里，我必须找到它。因此我站了好长一会儿，对巴巴的头发看了又看。然后，就好像巴巴匆匆地瞥一眼，向我显示他的脸在那儿，我看到了它！它非常清晰美好，现在它被指给所有来美拉巴德他房间的爱者看。巴巴再一次给我们暗示，他无处不在，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他却能看见我们。

自从1969年以来，我们的生活在迎接巴巴的来自全世界的亲爱的孩子，与他们分享我们和至爱巴巴共同生活的故事中度过。巴巴说：“每当两个或更多的人谈起我，我就在他们中间。”他的亲爱的人在这里感受到他美好的爱和临在。开始时我很羞于在人们面前谈话，尤其是男人，因为我跟巴巴在一起的生活曾经很隐蔽。但是巴巴在1968年1月31日让我第一次与男满德里打招呼时，他告诉我：“不要紧张。我将在你的身边握着你的手。”



在 1969 年 1 月 31 日，他派玛妮来告诉我：“美茹，要勇敢。”所以我就去想这个，它给我勇气。

当有人问耶稣：“您再来时我们将怎样知道是您呢？”他回答说：“因为我将从地球的每个角落召集我的选民！”现在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巴巴爱者从世界各地来到美拉扎德和美拉巴德他的三摩地，来得到他的达善。

现在，夜间在美拉扎德，当我们在巴巴房间里唱完阿提，玛妮、高荷、美茹、阿娜瓦丝和恺悌都就寝后，我坐在餐桌边巴巴的椅子旁，想着亲爱的巴巴和他对我们所有人的爱，想着他为我们承受的那么多苦。我想起他的俊美形体的所有小细节，想起和他在一起发生的所有小事……我在萨考利对他的第一瞥……在邮局阳台上的黎明之光中巴巴边唱边舞……

巴巴十分美，在每一方面他都很美。看着巴巴是很美好的；他的眼睛很美；他的手修长而富有表现力；他的脚和脚趾很美；他的腿强壮而修长；他的声音很美；他的头发是那么柔软、闪亮而美丽；他的皮肤是那么白皙而美丽。与巴巴有关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他对我们所有人的爱也是那么美好：他保持沉默，他承受所有的苦行，他因禁食和车祸损坏了健康，他做宇宙工作，他为了我们每一个人把苦难的重担放在自己身上，所有这些都是那么美好。

现在是我们回报他的爱的时候了。你们必须继续越来越爱巴巴，通过不断地想他，用你们的爱来让巴巴高兴。想着他并且念他的名，他将永远地帮助你们。你们爱他是因为他爱你们，所以要在他的爱中保持快乐。要知道巴巴和你们在一起，知道他爱你们。因此要快乐。他是神人，被神人爱是那么美好。你们真是多么幸运啊！

胜利属于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

(Beloved Avatar Meher Baba Ki Jai!)

